

词义的分析与描写

符淮青 著
语文出版社

Hoa văn Saigon HSK

CÍYI DE FENXI HE
MIAOXIE

CÍYÍDEFENXÍHEMIÁOXIÉ
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

符淮青 著

Hoa văn Saigon HSK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 / 符淮青编著 . - 北京 : 语文出版社, 1996.1

ISBN7-80006-743-2/H · 159

.词... .符... . 汉语 - 语义 - 分析
汉语 - 语义 - 表达(语言学) .H13

CIYI DE FENXI HE MIAOXIE

词 义 的 分 析 和 描 写

符 淮 青 著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政编码 :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毫米 1/32 9.875印张 247千字

1996年 1月 第 1版 1996年 1月 第 1次 印刷

印数 : 1— 3,000 定 价 :12.00元

前 言

本书想在语言学的范围内讨论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历来被认为是语言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虽然如此，仍然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语言学研究，在词典编纂工作中，在语文教学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认识和经验。国外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语义学著作在国内得到流传和介绍，也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为了总结和探索词义分析、描写的理论和方法，我从 1981年起在北京大学汉语专业开设“词义分析”课，1986年应邀在北京语言学院语文系讲课，1987年应邀赴新疆大学讲课，也讲授了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内容。本书就是在历次讲课所用讲稿的基础上加工修改写成的。

19世纪西欧语言语义学获得独立地位以后，一直以词义为其研究对象，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语义学著作谈的主要也是词义。以后语义学扩展到研究句义、话语义，同语法研究紧密结合，但词义研究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词汇语义学 Lexical Semantics 方面的论著。

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以古代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以解读古籍为主要目的。传统训诂学对意义的研究，重点放在字义和字音、字形的关系，以及字义本身的发展上。传统训诂学包含着丰富的语义学内容，但传统训诂学未提出和探讨诸如词义的本质、词义多方面的信息内容、词义的描写、词汇系统、词义系统、词义和词的结合能力的关系等问题。也不应该对传统训诂学提出这些要求，因为

这些是描写性的词汇学、词义学的任务。我们应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去开拓、建立描写性的词汇学、词义学。

在同听课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师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我也得到启发，受到教益，讲课的内容因而不断得到充实。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由于语文出版社领导、编辑的大力支持，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衷心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学识所限 疏漏不当之处 欢迎指正。

符淮青

1991年 11月

Hoa văn Saigon HSK

目 录

第一章 词义	(1)
一、词义的意义	(1)
1 对词义认识的发展	(1)
2 布龙菲尔德的意义理论	(10)
3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	(13)
二、词义的特点	(16)
1 指号的分类	(16)
2 词义的特点	(19)
第二章 词义的类型	(26)
一、对词义类型的不同划分	(26)
1 莱昂斯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26)
2 里奇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30)
3 戈罗文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32)
4 伏敏娜对词义类型的划分	(36)
二、词的言语义的分析	(39)
三、词的反身指代义	(46)
第三章 概念义的分析	(49)
一、构成成分分析	(49)
1 来源和发展	(49)
2 莱昂斯的评论	(56)
二、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	(61)
1 词义用扩展性词语表述	(61)
2 扩展性词语表述词义的基本类型	(63)

三、自然语言释义和构成成分分析	(67)
第四章 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分析	(73)
一、词典释义模式	(73)
1 释义模式及其变化	(73)
2 一般动词的释义	(83)
二、“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87)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93)
1 检查词典释义	(93)
2 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94)
3 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99)
4 说明词义的发展	(102)
第五章 表名物的词意义的分析	(108)
一、词典释义模式	(108)
1 基本模式	(108)
2 种差的分析	(112)
3 类词语的分析	(115)
4 表名物词的其他释义方式	(118)
二、“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119)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125)
1 检查词典释义	(126)
2 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127)
3 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130)
4 说明词义的发展	(131)
第六章 表性状的词意义的分析	(137)
一、词典释义模式	(137)
1 准定义式和定义式	(137)
2(适用对象)+ 性状的说明描写”式	(139)

3 形容……”式	(141)
4“ ……的”式	(142)
二“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145)
1 释义模式的变换	(146)
2 以主要释义模式为分析的框架	(147)
3 以其他释义模式为分析的框架	(151)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152)
1检查词典释义	(152)
2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154)
3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158)
4说明词义的发展	(161)
第七章 词义的单位	(166)
一、词义的单位 and 它的性质	(166)
二、词义单位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对词义的划分	(169)
1 双语词典中义项的划分	(170)
2古代、现代义项划分的不同	(172)
三、影响义项划分的因素	(175)
1词义发展的因素	(176)
2 影响表名物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177)
3 影响表动作行为的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178)
4 影响表性状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181)
5 语法因素对义项划分的影响	(184)
6义项划分的评价	(189)
第八章 词义的模胡性问题	(194)
一、语言中词义模胡的现象	(194)
1 语言的精确表述和模胡表述	(194)
2 对性状作两项对立划分的词义模胡现象	(195)

3 时间词的模胡性	(197)
4 表示人的生理阶段的词的模胡性	(201)
5 颜色词的模胡性	(202)
6 对词义模胡的不同认识	(203)
二、词义模胡的词的释义	(204)
三、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的界限	(207)
第九章 词群	(213)
一、词汇场、语义场的理论	(213)
1 索绪尔、巴利的观点	(213)
2 易普森、特里尔、维斯盖别尔的理论	(214)
3 学者的多种探索	(216)
二、词群的描写	(222)
1 词语的分类	(222)
2 词群的主要类型	(223)
三、汉语几个词群的分析	(235)
1 普通话和闽南方言文昌话表示人头部各个部位的词群比较	(236)
2 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	(240)
3 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分析	(252)
附录	(264)
1 古汉语 汉以前 衰‘红’的颜色词	(264)
2 古汉语 汉以前 衰‘眼睛’活动的词	(267)
第十章 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	(274)
一、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	(274)
1 ‘价’的概念	(274)
2 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分析	(275)
二、“红”的结合能力分析	(280)

1‘红’的构词能力	(280)
2‘红’作为词的结合能力	(286)
三、‘打’的结合能力分析	(292)
1‘打’作为词的结合能力	(292)
2‘打’在构词中意义模糊、消失的现象	(299)
四、几点认识	(302)

Hoa văn SaigonHSK

第一章 词 义

一、词义的意义

1对词义认识的发展

词义的意义，即词义是什么的问题，被认为是哲学和语言学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从古以来，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提出了各种观点学说^①。有人认为，新的观点只能增加新的含糊和混乱^②。更有人主张放弃意义这个范畴^③。但多数学者愿意使用意义这个概念，给这个概念加上各种说明和限制。

词义问题比各种指号的意义问题范围要小。我们想在语言学的范围内扼要地介绍和讨论历史上学者们对词义这种现象认识的发展。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词(名)和物是直接联系的。他们只是争论名、物的联系是由物的本性决定的(天生的或按性质的)还是由习惯决定的(规定的或确定的)。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克拉底洛》(Kratylos这一篇中借克拉底洛这个人之口论证了名称是由物的性质决定的这一观点。他们的根据是^④第一，语言中有拟声词，不同程度上近似它所指示的声音，取声命名词则表示发出这种声音的事物，它们是由所指示的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拟声词是词汇的核心部分。第二，语言中有一部分词的声音模仿或夸张地表示事物的性质，这叫声音的象征作用。《克拉底洛》篇中以希腊

语词为他说：ρ 这个音表示运动（因为舌头在发这个音时要特别运动）在 ρεῖω（流动）ῥοή（河流）这些词中就有这个音。第三，其他的词是从上面这些词派生的。派生的方法很多，可以通过比喻，可以通过名称中各语音成分的增加、失落、转换而产生别的词。莱昂斯评论说：只有根据这种自由的、无控制的原则，才能维持词（名称）是由物的本性决定的观点^⑤。

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论证了名称是由“确定”而产生的观点。首先，由于同名性：彼此不同的物体用一个名称称呼，可见名称不是天生的。其次，由于多名性：如果彼此不同的名称适合于同一物体，那么它们就应该很相近，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由于名称的更改：如果名称是天生的，我们根据什么理由把亚里斯多德改为柏拉图，而把吉尔塔姆改为提奥弗拉斯塔呢？再次，由于同类构成的不足：我们根据什么理由从 phrónesis（理性构成 phró neí(n)有理性的）而从 dikaiosüne（正义）就不能构成这样的派生词呢？可见，名称是偶然的，而不是天生的。”^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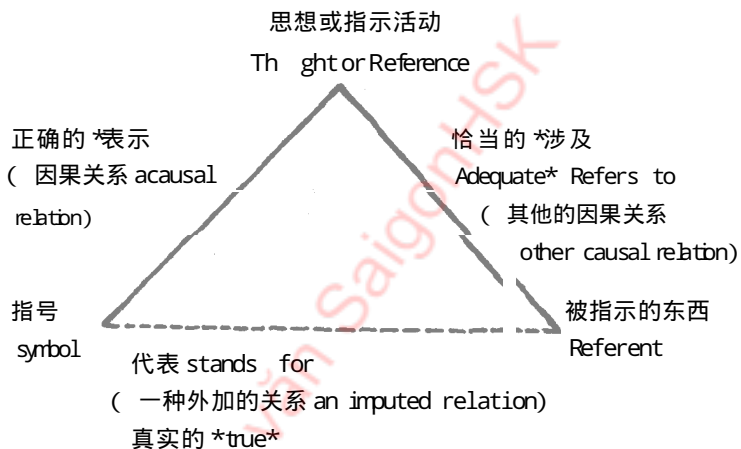
我国古代学者关于词义的有代表性的论断有：《墨子·墨经》：“以名举实”。《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物没有不是指的^⑦，天下无物，谁谓指^⑧？“假使天下没有物，谁还来说什么指？《荀子·正名》：“制名以指实”，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墨子指出名的作用就是指称物，公孙龙子肯定指称和物是密切结合的，荀子精辟地指出名实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

从上面的说明来看，希腊和我国古代学者都是把词义的构成要素分为两部分，一为名（或词），一为物（或实），分歧只在于名、物的关系是由物本性决定的，还是由习惯决定的。德谟克里特和荀子的论述，代表了古代唯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卓越见解。

欧洲中世纪的学者已认识到“词是通过概念的中介指示物的”。^⑨唯理语法学者发现，词作为一个指号，一方面同人的意识联系，另一方面同它所指示的物联系^⑩，词不直接表示物，而是通

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或模式 实体、行为、性质等 表示物”。^⑨这就是说 当时的学者已把词义构成的要素分解为三个部分 词、概念 或意识 或模式 和物。三者的关系是词通过概念 意识、模式 指示物。

美国学者奥格登(C. K. Ogden) 和瑞恰慈 I. A. Richards完整而深入地阐明了这三个要素的关系。他们在 1923年出版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这本专著中提出了说明这三个要素关系的语义三角图^⑩：



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作者的说明扼要介绍如下^⑪：

“ 指号 ”和 “思想 ”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当人们说话时 人们应用的指号 按 这里指言辞 部分地决定于完成的思想 部分地决定于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 我们完成某个思想的目的、我们的言辞对他人的作用，还有，我们的态度。当我们听到什么的时候，言辞会使我们采取某种行为和某种态度……

“思想”和“指示的东西”之间也存在一种关系。或者是不同程度的直接联系，如当我们想或注意我们看到的有颜色事物的表面时是这样；或者是不同程度的间接联系，如当我们考虑到或提到‘拿破仑’时在“思想”和“被指示的东西”之间横着很长的中间环节：词——历史学家——同时代人的记录——目击者拿破仑。

“指号”和“被指示的东西”之间仅是间接联系。在脚注中说明）有例外，当所用的指号或多或少地同被指示的对象直接类似的时候，如拟声词、图象、手势、绘画等。……

奥格登和瑞恰慈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很长时间以来，他们提出的语义三角图是说明词义问题的权威见解。今天看来，他们对构成语义三角图各个要素关系的说明是不够科学、不够确切的。

“指号”和“思想”之间不能说是存在因果关系。讨论这一点时要区别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指号”和“指号”所表示的“思想”之间关系的问题，一个是人们说话时使用的言辞（也是指号）同说话者的思想、目的、态度的关系的问题。奥格登和瑞恰慈在说明“指号”和“思想”的关系时显然是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就构成词义要素的“指号”和“思想”的关系来说，不能说“书 sh”这个指号是它表示的“思想”“装订成册的著作”的原因，反过来也不能说。指号同其代表对象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指号理论学者作了解释。美国学者皮尔斯（C. Peirce, 1839-1914）认为：“一个事物、一个事物的一个性质，或一个事件，只有在被解释的情形下，就是说，在交际过程中有人充当那些被用作指号的某个事物、事件等等的解释者的情况下，才起指号作用。”^⑩例如生火就会冒烟，人们说“烟”意味着“火”，“烟”是“火”的指号。但只有当人去解释“烟”意味着“火”时，“烟”才是“火”的指号，“火”是“烟”的指示对象。没有人的解释，“烟”是一种自然现象，“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所谓“指号”和“指示对象”的关系。烟和火之间作为自然现象有因果关系，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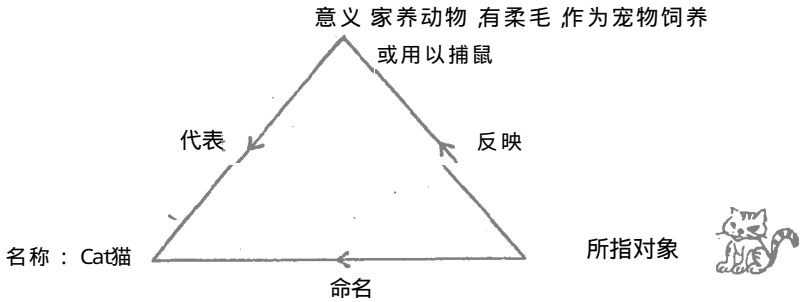
人所解释的“指号”和“指示对象”之间无因果关系。这就指出了，指号同其代表对象的联系，在人类社会，是在交际过程中由解释者所加上的关系。美国学者莫理斯（C.Morris）说：“没有一个事物本身就是一个指号，但是，当它使得某个事物通过它的中介而考虑到另一个事物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指号或指号媒介物。”^③“烟”本身不是一个指号，只有通过它的中介而考虑到“火”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指号，“sh（书）”这个音节本身不是指号，只有通过它的中介而考虑到“装订成册的著作”这个概念，或考虑到实际存在的书写人的种种认识成果的人工制品时，它才成为指号。这就指出了指号和它的代表对象之间是一种起媒介作用的代表、表示、指示的关系，而不是其他，如因果关系。指号理论学者正确指出了，在人类社会，指号“和”指号代表对象”是在人的交际过程中产生的现象，指号“和”指号代表对象”的关系是人赋予的，其间是一种媒介的关系。

“思想”和“被指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奥格登和瑞恰慈的说明也是不确切的、含糊的。他们把这二者的关系说成是“涉及”或“联系”关系。按照他们的说法，想到或注意到而我们的感官同时又直接感受到的东西时，思想“和”被指示的东西”是直接的涉及，想到古人古物，想到不在跟前的人、事物都是间接的涉及。唯物论的认识论认为，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管想到的是今人还是古人，想到的是在眼前的事物还是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想的总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当代许多语言学家应用这种观点来分析词义。苏联语言学家斯密尔尼茨基（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说：词义是事物、现象或关系在意识中的一些反映（或在性质上类似的，由现实中的一些分散因素的反映构成的心理产物），它作为词的内在方面进入词的结构之中，对这个内在方面说来，语音则是物质外壳，它不仅是表达意义，将它转达到别人的时候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是词义产生、形成、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没有物质的语音外壳（它只是在一

定场合下才用它的反映——语音形象——来代替)现实对意识的作用就不会产生我们所知道的词义这种结果。”^④这段话的前一半说明了词义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其所说的“或在性质上类似的、由现实中的一些分散因素的反映构成的心理产物”是指像“神仙”“鬼”“怪兽”这类词的词义,它们是幻想的产物,是现实中的人、动物等被赋予超自然的力量而产生的“心理产物”。它们是对现实事物的曲折、歪曲的反映。唯物论的认识论引导语言学者正确认识到了语义三角图中“思想”和“被指示的东西”的关系应该是反映和被反映者之间的关系。这段话的后一半是说明词的物质的语音外壳的性质作用的,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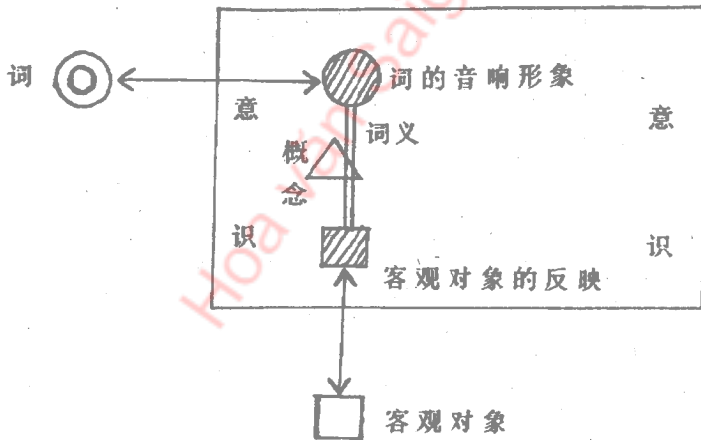
“指号”和“被指示的东西”的关系,奥格登和瑞恰慈认为一般是间接的,但拟声词等则是直接的。我们认为各种语言表示同一声音的拟声词并不一样,如汉语形容狗叫的拟声词是“汪汪”,英语是 bow - bow,俄语是 гав - гав。再如,相当于汉语拟声词“轰轰”的英语是 bang,俄语是 бай。拟声词作为语言中的词,虽然不表示思想、概念,但也应该表示某种意识内容(如某种类型的表象、印象等),因此我们认为,正像具有某种概念内容的词其“指号”词的声音形式是通过“思想”(概念内容)同“被指示的东西”间接联系一样,拟声词的语音形式也是通过某种意识内容而同所拟的声音联系的。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学者引用奥格登和瑞恰慈的语义三角图来说明词义,往往只利用这个图的框架,而加入自己的理解。例如苏联语言学家阿尔诺里德(И В Арнольд)用这个语义三角图以英语词 Cat 猫为例,这样来说明词义^⑤:



把这个语义三角图同奥格登、瑞恰慈提出的相比较，虽然构成语义的三个要素基本一样，但其间的关系，全是现代的见解了。

苏联当代一些语言学家对词义的分析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加细致。可以举戈罗文 (Б Н ГОЛОВИН) 的说明为例。他用下图来解释词义^⑥：



他解释说：词的物理的物质的外壳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中(按：指上图中的词的音响形象)现实中的物现象的物理的、物质的外

壳也反映在这里 按 指上图中的“客观对象的反映”），在词的物质外壳的反映和物的反映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以致于两种反映形成了完全的统一。每当我们意识中有物的作用，就产生对它的反映，而伴随着物的反映，就出现相应的词。反之，每当我们听到或读到词的时候，在意识中就产生对它的反映（按：指产生词的音响形象），而同时出现相应的物的反映。这种联系，这种词的物质外壳和相应的物的反映的统一，我们叫做词义。

他还认为 意义 借助于意义 使词 对物的关系通常称作指示关系 *денотатив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在这当中 意义反映物 而词的物质方面是物的指号。意义(借助于意义，使词) 对概念的关系通常称作表明关系 *сигнитив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在这里 以意义为基础形成了概念，而词的物质方面就表示和标明它。

他同斯密尔尼茨基一样，区分了词的物质外壳和词的物质外壳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音响形象）。在这一点上，同索绪尔是一致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⑩ 不过从他们的说明分析中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词的音响形象和物在意识中的反映（概念是反映的一种形态）是第二位的，词的语音外壳和物本身是第一位的。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接受语言符号仅仅是一种心理实体的观点。关于词的物质外壳和音响形象的地位和作用的比较，上面引述的斯密尔尼茨基说明词义的话中说得 clearer：（词的语音的）物质外壳，不仅是表达意义，将它转达到别人的时候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是词义产生、形成、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只是在一定场合，才用语音形象来代替它。

我们认为这些分析是有根据的，但有两点需辨明。

第一，物在意识中的反映有两种情况，一是反映物象，一是反映物的一般本质的特点。戈罗文说 现实中的物 现象 的物理的、物质的外壳也反映在这里 按 指意识中)“有把 反映”仅仅理

为事物、行为、性状的形貌的反映的可能。其说明是含糊的。我们认为词的音响形象所联系的物的形象反映，只是一般理解的形象义，非词义的核心部分，音响形象所联系的概念内容（对物的一般本质特点的反映）才是它的核心。

第二，戈罗文把音响形象同客观事物在意识中的反映之间的联系，看作词义。同把词义看作是“事物现象或关系在意识中的一定的反映”斯密尔尼茨基语见上的见解相对立。这是词义问题上的两种观点。两种观点都各有支持者，我国多数学者持后一种观点。属于前一观点的语言学者还可以举出英国的乌尔曼（S. Ullmann）他把词义定义为词义 meaning 是语音 sound 和观念（sense）之间的相互的可逆的联系。¹⁸一提起某一音组（名称）就能想起相应的观念，想起某一观念，就能说出相应的音组，所以叫做相互的可逆的联系。我们认为，意义是一种指号现象，指号同其代表对象发生联系，其所代表的对象就是该指号的意义。词的语音形式同其代表对象发生联系，其所代表的对象就是词的语音形式一般就叫做词的意义。由此可见意义的构成是有条件的指号同其代表对象的联系是意义构成的条件。把词义看作是词的语音形式同观念或概念或物在意识中的反映的联系是强调了词义构成的条件。也可以说是从词义构成条件上说明词义。但我们要看到，词的语音形式所联系的观念、概念、意识内容等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词义的这种性质，更是它的主要方面。词的不同意义是由于观念、概念、意识内容等对现实千差万别的反映产生的。只从词义构成上给词下定义，无法解释词义的差别。但是，对于词义这种指号现象，也应该说清它的构成条件。因此我们说，“词义（狭义用法指概念义）从构成上说，是词的语音形式必要时可区分为词的物质外壳和词的音响形象”所联系的概念内容从概念内容的本性上讲，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¹⁹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人们对词义认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第一,对词义构成的要素,分析越来越细,从二分(名、物)三分(词、概念、物)到四分(词的物质外壳、词的音响形象、对物的反映、客观事物)第二,对构成词义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说明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确切。但人们对词义的认识显然没有终结,随着科学、认识的发展,人们还会提出更恰当的、更令人满意的说明和分析。

2 布龙菲尔德的意义理论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在《语言论》(1933)中提出他对意义问题的观点,他的理论对美国和欧洲的语言学者有相当大的影响。

布龙菲尔德给语言形式的意义下的定义是:“说话人发出语言形式时所处的情境和这个形式在听话人那儿所起的反应。”^②他又说:“说话人的处境和听话人的反应是相互紧密地配合的……在下面的因果序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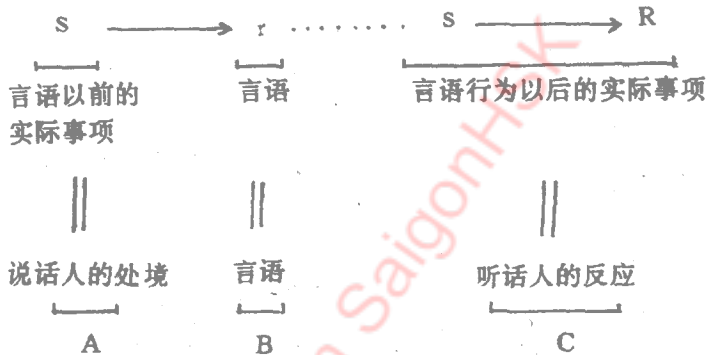
说话人的处境 言语 听话人的反应

作为最先提出命题的说话人的处境,通常比听话人的反应呈现的情况要单纯一些,所以我们一般都根据说话人的刺激来讨论和确定意义。布龙菲尔德用一套‘刺激’和‘反应’的理论来说明言语行为和言语的意义,并用琪儿饿了,叫杰克摘苹果给她吃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可以用下图来解释他的意思:(见下页)

按照布龙菲尔德对意义的说明,言语B的意义是A(说话人的处境和C(听话人的反应),但主要根据A来讨论和确定B意义。也就是根据‘琪儿饿了。她看到树上有个苹果’的处境,来确定琪儿说的话的意义。布龙菲尔德未写出琪儿说的话的内容,据情理,可以设想为‘我饿了。请摘那个苹果给我’之类的语词。乌尔曼正确地指出,这里讲的是确定语词的意义,而不是确定单个词的意义。确定单个词的意义,布龙菲尔德认为情况也一样。他曾设想别的星

琪儿饿了 她看到树上 有苹果	琪儿说话	琪儿的话对杰克 起作用	杰克跳过篱笆 上树摘苹果给琪儿 琪儿吃了
----------------------	------	----------------	----------------------------

实际刺激 言语行为反应 言语替代性刺激 实际反应



球的人来到地球上，必定注意到人类讲的话同一定情境的联系，在词的反复出现中了解到“关”“门”“苹果”这些词的意义^②。

布龙菲尔德为什么提出这种根据说话人的处境和听话人的反应来确定语言形式的意义的理论呢？因为他不愿同他认为是含糊的、难以理解的思想、意识、概念等打交道。他认为这些思想意识现象不能进行科学分析，只能求助于不可靠的“内省”（introspection）。因此，他宁愿消除语义三角图中的顶尖部分，让名称（name）和物（thing）直接联系^③。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布龙菲尔德提出了如何给语言形式下定义的观点。他说：“引起人们说话的情境包括人类世界中的每一

件客观事物和发生的情况。为了给每个语言形式下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我们对于说话人的世界里每一件事物都必须有科学的精确知识。……比方，我们可以根据化学和矿物学来给矿物的名称下定义，正如我们说‘盐，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是‘氯化钠(NaCl)’’我们也可以用植物学或者动物学的术语来给植物或者动物的名称下定义可是我们没有一种准确的方法来给像‘爱’或者‘恨’这样一些词下定义 这样一些词涉及到好些还没有准确地加以分类的环境——而这些难以确定意义的词在词汇里占了绝大多数。……所以在语言研究中对‘意义’的说明是一个薄弱环节，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人类的知识远远超过目前的状况为止。’^②布龙菲尔德的这个观点对美国语言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都主张语言脱离意义进行研究。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B. Звегинцев)说 美国语言学家 对语义具有民族的反感^③。近年情况有所改变 对语义学已有较多探索。

对布龙菲尔德的语义理论现代欧美语言学家有不少评论，下面扼要介绍乌尔曼的评论^④。乌尔曼指出，布龙菲尔德所说的根据情景来确定语言形式的意义只能用于少量的词，抽象词语无法据此确定意义 表情感状态的词也无法由此确定意义 谈论不出现在眼前的事物，所用语词意义如何确定也未讲明白。由于布龙菲尔德认为意义是非语言世界的特征或事体，把意义排除在语言学之外，他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只能在别的科学范围中去确定词的意义 例如他认为英语普通应用的词 salt(盐)是 NaCl(氯化钠)但用这个词的人可能对它的化学成分毫无所知，人们会怀疑这是这个词日常应用的意义。布龙菲尔德认为‘爱’和‘恨’这样的词只能等人种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达到完善的程度时才能说明 这简直是 普罗克拉斯提斯式(Procrustean)^⑤的无理强求了。还有，根据布龙菲尔德的理论，不同语言中的语词以不同的方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的现象无法解释。乌尔曼在《语义学》(1962)第九章 词

汇的结构”中说明了不同语言词汇系统的区别。如表颜色的词，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体系。立陶宛语无表示一般“灰”的词，俄语把“蓝”分为“深蓝”和“天蓝”。美洲印第安部落纳瓦霍(Navaho)语有相当于欧洲语言白、红、黄的颜色词，但无表黑、灰、褐、蓝、绿的颜色词，它用两个名词表示黑，一表暗黑，一表煤黑。乌尔曼认为语言不仅记录外部世界，而且用不同的方式分析世界，把它加以分类。布龙菲尔德的理论不能解释这种现象。乌尔曼认为布龙菲尔德在当时提出这个理论有一定理由，但20年后再来看就不能成立了。

我们认为，布龙菲尔德的错误在于，不承认词义是一种同词的语音形式联系的思想意识形态。客观事物、客观事件本身并不是词义。词的日常意义和术语义是不同的。不同语言的词汇系统、词义系统是不同的。他也不认识语言对词义的表述的性质和作用。因此，面对复杂的意义现象，他就只好表示束手无策了。

3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

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是英国的哲学家，他在《哲学研究》(1953)一书中说：就我们使用‘意义’这个语词的大多数情况——显然不是所有的情况——而言，‘意义’这个语词可以这样来加以定义：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应用。”他还说：在语词中，除了使用语词的方式之外，没有别的可以叫做意义的东西^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对语言研究有一定的影响。

乌尔曼认为^⑨维特根斯坦代表了意义理论中“操作论”的观点和方法(operational approach)而同“分析论”的观点和方法(analytical approach)相对立。分析论的观点和方法是传统的奥格登和瑞恰慈即其代表。分析论者把意义分解为它的构成要素去研究意义，操作论者在应用中研究意义，他们对研究意义如何起作用的兴趣高于探求意义是什么的问题。

操作论源于物理学。20世纪20年代布列德格曼(P.W. Bridgman)在《当代物理逻辑》(The Logic of modern Physics, 1927)中就说过:概念并不指示什么,而是意味着一系列的操作。概念同一系列的操作是同义词语。这种思潮也扩展到词的科学概念里来。这可用切斯(S.Chase)的一段有名的话来概括:一个词的真正意义在于观察人们用它时做什么,不在于运用它时说什么。维特根斯坦则再向前跨了一步,他不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词的用法来确定它的意义,而说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见解同当代语言理论有密切关系。例如他把词的不同功能比作工具箱中钳子、锤子、锯子等的不同作用。他同索绪尔一样,把语言比作棋戏,认为一个棋子的意义是它在棋弈中应用的规则。他甚至使用“替换试验”来说明词的不同意义。例如他比较The rose is red这玫瑰是红的和Twice two is four二乘二等于四中is的不同。他说不同在于第二句中的is可替换为等号,而第一句中的is则不能。

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加强了在他之前使用同他类似的方法确定词义的语言学家的影响。他们是以弗斯J. R. Firth和哈斯(Hass)为代表的功能论学者。弗斯曾说:“我提议把意义或功能分析为一系列功能作用,某种功能作用可以联系在某些上下文中的某些语言形式或单位的用法来确定。”(《语义学的方法》)哈斯说:“一部分语词的意义是它的功能……它的功能就是它在一定语境中出现的特点。”(《第七届国际语言学家会议录》)

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避开了含糊的、难以捉摸的主观思想情况和过程,而从以经验为根据的一定的语境中去确定意义。乌尔曼从两方面来评论它的作用。

第一,从具体词语的研究中,从词典编纂中看操作论观点和方法的作用。如果操作论仅仅是让人们收集和分析某个词出现的语境,则这种工作是徒劳的、无效的。按照这种理论,某个词如c

(猫出现的语境和某种分布的频率是它的意义 则这种语境是可以不断增加的。而一些最常见的语境,如“ I saw ___ (“我见到一只 ___”) The ___ is hungry”这只 ___ 饿了”) Our ___ is black”我们的 ___ 是黑的) 等等是最缺少信息的。这种方法的价值何在呢?但如果收集一定的典型用法的例句,从有代表性的用例中引出共同的特征,则就意味着退回到分析论的观点和方法了。因为这时就要进行“二分”(按:指分出词义的构成要素 乌尔曼称之为名称[name] 和观念[sense]),尽管这时所用术语不一样 例如用 用法 ’来代替 意义”。

第二,任何关于意义的理论只可看作是一种供工作用的假设。它的价值在于它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大多数语义理论的论著是建立在分析论的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的,操作论在这方面还未证明它的价值。而从严格意义的操作论出发,概念词典、语义场、专名学的研究等在其中是没有位置的。接受操作论意味着排除这些有活力的论题,准备这样做的语义学家可能不多。

乌尔曼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操作论的观点和方法,可以把它作为分析论观点和方法的补充。他认为可以在研究具体词义时把两种方法当作两个步骤,从操作论的方法开始,先收集恰当的例句,然后进入分析论的方法,概括和确定词的意义。操作论的方法对付言语的意义,分析论的方法对付语言的意义。二者并不绝对对立,二者缺一都不完整。

我们认为 维特根斯坦企图用 用法 ’来代替 意义”正如莱昂斯所说的,用法 ’的含义同样是含糊的^⑧。从汉语的含义来看 用法和意义的界限是清楚的。词的意义指词所反映的有关事物的一般的或本质的特点,词的用法指词能充当什么句子成分,能同哪些词搭配,能出现在哪些语境中。用法也可称之为功能、分布。若说词指示某种事物现象是它的用法,则这种用法是属于词的意义范围中的,但不能用这种解释来模胡词义和词的用法的界限。词

的意义集聚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 想用词的 用法 功能来代替词的意义 取消词的意义 说功能用法等就是词义 是不符合语言实际的。

词义可以通过收集分析词语的语境，即通过观察它的用法来确定 但科学的方法是收集选择典型的用例 去重复 分主次 从中概括出共同的东西，不能只是一味罗列语言材料。而词义既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反映，还要借助于人们掌握的各种知识才能概括，说清楚词的意义。例如 从 “我见到一只猫”“猫 饿了”“我们的猫 是黑的”等语境中，怎么能认识到 “猫”是一种哺乳动物 会捕鼠，瞳孔大小随光线强弱变化等一般的、本质的特点，从而说出“猫”一词的意义呢 说清 “猫”一词的词义 还要借助于人们在生活中积累的对猫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还要借助于生物学的成果。

尽管哲学家、语言学家对意义的本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但是从语言学家大量的研究实践中 特别是词汇学、语义学、词典编纂的实践中 人们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 人们是在考察词的各种用例中分出不同的意义，借助于生活经验和科学认识去概括说明各个词义所表示的各种事物现象的一般本质的特点。当然，语言研究中划分和确定词义的这种“朴素的实践”也并不妨碍人们对词义这种复杂的现象作多方面的、深入的探讨。

二、词义的特点

1. 指号的分类

词有意义，别的指号也有意义，词义有什么特点呢？讲清这一点要先对指号作一些说明。

对指号的研究形成专门的指号学理论，也出现了对指号的不

同分类^④。例如指号可以分为不自觉的和自觉的。无生命的自然现象“月晕而风 础润而雨”，“月晕”作为“风”的指号，“础润”作为“雨”的指号，都是不自觉的。“人害羞而脸红 脸红也是不自觉的。人和动物为了交际传递信息所用的指号是自觉的，语言及其代用品都是自觉的。指号又可分为系统的和不系统的。交通信号、乐符作为指号，是有系统的，人们谈话时使用某些手势表情达意，这种手势作为指号是无系统的。指号还可以从指号赖以建立的感觉类型来分类 如视觉指号、听觉指号等。

好的指号分类应该能揭示各种指号的某些本质特征。下面着重介绍美国学者皮尔斯和波兰学者沙夫 A. Schaff 的分类。他们的分类各有特色，能帮助人们加深对指号性质、作用的理解。

皮尔斯对指号的分类^⑤：

(1) 指号(Symbol)A指示 B,A同 B的联系是习惯的、自由的，则 A是指号。如各种交通信号灯光、旗语、莫尔斯电码、布莱尔盲文等。

(2) 形象指号(Icon)A指示 B,A同 B有相似性联系，A不同程度上像 B,A同 B的联系不是自由的，这样的 A就是形象指号。如相片、图片、雕塑是它反映的实际的人和事物的形象指号，模仿鱼游、鸟飞、蛇缠的舞蹈动作 模拟风、雨、雷的乐声 都是形象指号，语言中的拟声词，象形文字也可视为形象指号。

(3) 信号(Index)A指示 B,A出现暗含着存在 B,B是 A的来源，A说明或传达来源 B，则 A为 B的信号。如“烟”和“火”的关系。看见烟，就知道有火，火是烟的来源，烟是火的信号。信号 A同 B的联系不是自由的，也不是相似性联系，其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这种理论把人的言谈举止等也视为信号。有：1)指示个人特点的信号。如某些人特有的脚步声，某些人特有的笑声。2)指示一类人特点的信号。如指示地区的口音，指示人的地位的言谈举

止，指示职业的服饰。3)感情信号，指示信号发出者个人的情态，如害怕时的惊叫声，发喉炎时的咳嗽声。

沙夫对指号的分类^④：

我们先列出沙夫的分类层次。

指号

(1)自然指号

(2)人工的或严格的指号

1)具有一个导出的表达式的严格指号

信号

代用指号

A. 符号

B. 严格意义下的代用指号

a类似性代用指号

b约定性代用指号

2) 语词指号

下面扼要介绍沙夫对各种指号的说明：

(1)自然指号 被人解释为指号的自然现象和事物，同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无关。例如起火冒烟同人的有目的活动无关，人把“烟”解释为“火”的指号，它们是两种有联系的自然现象。山崩的时候伴随有石头滚下的声音。人们把“石头滚下的声音”作为“山崩”的指号，这也是自然指号。自然现象能成为指号，条件是人们要有关于这个自然现象的知识。

(2)人工或严格的指号 同自然指号相对，它们是一定意义下约定的，是人们为了实际目的有意识地制定的指号。下又分为具有一个导出的表达式的严格指号和语词指号两大类。

1)具有一个导出的表达式的严格指号 这里所说的“导出”，是指它们是代替语词的指号。“人只能用某种形式的语词来思考，因而所有其他形式的指号都是导出的，它们都是代替语词指号的

东西。”^④这里所说的“表达”，是指指号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某个含义的。“所有的指号在某个意义下都是表达的。”^⑤下又分为两类：信号和代用指号。

1 信号 能唤起、改变或制止某种行动的指号 如作为交通信号的红绿灯、学校中上下课的铃声、警报和信号弹等。信号是有关语词的替代物，其关系是约定的。例如如果一个蓝色的发光弹是进攻的信号 则事前要向士兵交代 它代表“冲锋 打！”的命令。

2 代用指号 具有代替作用的指号 即代表某种对象、事物状态或事件的指号。同信号相对，它不唤起人们的行为。代用指号又分为符号和严格意义下的代用指号两类。

A.符号 代表抽象概念(某种有关物质世界、物质关系、物质性质等的东西，但是本身却不是物质对象)的人工指号。如算术中用“+”表示加，“-”表示减，一般用“√”表示答案正确，“×”表示答案错误，当代常用鸽子图象表示和平，“卐”表示德国法西斯等。符号常有民族色彩，如在欧洲，服丧以黑色表示，在东方则以白色表示。

B.严格意义下的代用指号 代表具体的物质对象的人工指号。下又分类似性的代用指号和约定性的代用指号。

a. 类似性代用指号 指号同其指代的对象形貌相似。如图画、相片、雕刻。

b. 约定性代用指号 指号同其指代的对象的关系是约定的，习惯形成的。如音标、乐符、¥代表人民币圆，\$代表美圆等。

属于(2)人工的或严格的指号中的第二大类是2)语词指号，即有声语言的语词。它的特点，我们下面说明。

2 词义的特点

从上面对指号分类的介绍中我们看到，构成指号的物质材料是各式各样的 指号可能代表的对象是千差万别、性质迥异的 指

号同指代对象的联系有多种情况，有自由的、约定的，有相似性联系的，有天然联系的等等。那么语词指号、词义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准备从四个方面来谈。

第一，语词指号的透义性。语词指号以人的语音为其物质外壳，词义同语音的物质外壳的联系也是约定俗成的。但其音义的联系有自己的特点。词的声音形式同意义之间有人说是联想关系，有人说是因果关系，都难以服人。德拉克鲁阿、鲁宾斯坦等人指出语词指号的透义性 transparency to meaning 是其特点。^⑧沙夫解释这个观点说：“当他们用这个比喻的说法的时候，这些著者心里所想的是：当我们感知到语词指号的时候，那么，不同于所有其他的严格指号，我们并不感知到它们的物质形状是独立的东西，而恰恰相反，这个形状是和它的意义混同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除非在知觉失调的情形下，我们是不会去理会语词指号的物质方面的存在的。”^⑨我们认为沙夫所说明的这个观点强调的是，对本族人来说，本族语词的语音形式同它指示的意义联系非常紧密，以致达到几乎混同的程度，这是其他指号同指示对象的联系所不能比拟的；从本族人讲本族语的感受来说，运用语词是运用它的意义，似乎并不理会语词的语音形式，这是指由于人们对语词的语音形式非常熟悉，非常习惯，在语词的运用中，意义方面起了主导和支配的作用。

第二，词义能达到高度的抽象水平。人工指号都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指示一类事物 这就有抽象）语词指号的抽象性更是人所共知的。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⑩由于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它能达到其他指号不能达到的高度抽象水平。人们在对外观世界的认识改造过程中（对客观事物所做的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都要凭借语词来进行。在语言中，有指示个别事物的词（专名）指示一类事物的词（类名）有将事物现象分解为实体、

行为、性状等分别加以指示的词，有表示各种存在于事物之中、思维之中而难以具体展示的关系、作用的词等等。各学科的抽象理论，要借助语言才能形成和表述。数学语言，各种抽象的形式语言是派生的，以语言表述为基础的。因此，也可以说，各种抽象的形式语言，正是由于代表了自然语言才能获得它内容的抽象性。

第三，词的多义性。词传达的信息内容可能是多方面的。词的多义性，明显地表现在四方面。一是许多词在历史发展中生出许多新义，二是几乎大多数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获得各种临时义，三是许多词不仅有概念义（理性内容）而且有附属色彩（感情、语体色彩等），四是概括性的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其侧重指示的数量范围、部位方面、具体对象、行为和性状特征等等是不同的^⑤。因此，严格说来，纯粹意义的单义词是不存在的，词典中确定的单义词只是对具有较固定的理性内容的词类型化的说明罢了。

第四，词义在意识中的呈现是多形态的。根据现代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认识成果，结合人们的日常体验，我们准备着重说明词义的这个特点。

现代的认知心理学认为，“输入的信息在人的头脑中是以摹象表征和命题表征的形式贮存的。”^⑥“摹象表征反映认知中生动的形象的一面，在心理上与真实物体状态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⑦但在实际的记忆和思维中，仅有摹象表征是不够的。人们记住的往往是意义而非形象，使用另一种抽象符号表征，即命题表征。“命题表征是人类认知中占有主要地位的表征形式。一个命题就是一个陈述，用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之间的关系。它可以是一个语句，也可以是一个方程式，或任何其他一种符号的有意义的组合是一个最小的知识单元。”^⑧

苏联神经心理学家维戈茨基提出“内部言语”和“扩展性言语结构”的观点。“内部言语”具有述谓性、凝缩性、简化性等形态特征。内部言语的基本任务是将内部思想转变为“扩展性言语结

构”。扩展性言语结构’即指一般正常运用的词语、句子^③。

认知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这些在探索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同人们的日常体验有相当一致的地方。拿人们对词义的认识、词义的表述（即词义在意识中的呈现）来说，可以说是多形态的。既有“摹象表征”的形式，也有“命题表征”的形式。后者的表现又是各种各样的：既可以呈现为凝缩的、简化的内部言语，也可以呈现为一般应用的正常的“扩展性言语”。我们把词义在意识中呈现的形态分为下面几种类型。

（1）较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的词义。由多个词语组成，是符号串。词典中说明、描述式的释义是这种形式的代表。它是人们借助于经验、科学认识经过分析、概括产生的，内容较准确，较完整。有恰当的语言形式。如：

水 无色无臭无味的液体，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结合而成。

（2）不大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的词义。它也由多个词语组成，也是符号串。内容不大准确，不完整。形式自由。人们日常解说明词义多是这种形态。如日常生活中要问什么是“水”，可能听到的回答是“能喝的东西”、“能用来洗衣服的东西”、“井里有的东西”等等。

（3）单个同义语言符号表示的词义。它只是换了一个语言符号，它不是符号串，不是扩展性词语。只有存在同义的单个语言符号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如：

水 water（英）

вода（俄）

这是不同语言的单个语言符号的对释。

棒子 玉蜀黍

篦 鞭子

这是一种语言中单个语言符号的对释，上为普通话释方言，下为今

语释古语。

(4)词义是指示的客观事物现象的表象、印象 即词义以“摹象表征”的形式呈现。这种词义的表现形态在幼儿的意识中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幼儿说“水”时不可能解释什么是“水”，“水”在他的意识中是感觉和知觉中某种软软的、滑溜溜的，可以喝的、洗手的东西。在一般人意识中出现的词的“摹象表征”有两种作用，一方面是体现了词的指物性(词的指称功能)^④，表示具体事物现象的词都是指示客观世界中一定的具体事物现象的，这种作用同词表示某种概念内容的作用相对立。另一方面又体现了词的形象义。

词的另一意义在人的意识中有可能呈现为多种形态，这是词义的显著特点。用较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的词义可能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类型 这是词义分析和描写的重点。

附 注

- 见罗兰、周易译沙夫《语义学引论》第三章 意义的意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
- ② S. Ullmann,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P. 5. Oxford, 1962
转引自沙夫《语义学引论》，260页。
威廉·汤姆逊《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史》，9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J. Lyons,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4—6, Cambridge, 1971
- ⑤ J. Lyons,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P. 6.
- ⑥ 参看《语言及文体的古代理论》 转引自布达哥夫《语言学概论》266页 时代出版社，1956年。
- ⑦ 庞朴《公孙龙子译注》20页。
- ⑧ 同，P. 56
- ⑨ 同，P. 15
- ⑩ C. K. Ogden and I.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P. 11, London, 1927. 三角图译文采自罗兰、周易译沙夫《语义学引论》22页，但“符号”

改称 指号”。

①同①，11-12。

②转引自沙夫《语义学引论》165页。

③转引自沙夫《语义学引论》260页。

④А И·斯密尔尼茨基《词的意义》，语言学译丛1958年 期。

⑤И В·Арнольд,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The English word)», P. 32, М жква, 1986.

⑥Б Н·Головин,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я», 71-72, москва, 1977.

⑦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⑧同②，P.57。

⑨参看拙著《现代汉语词汇》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⑩布龙菲尔德《语言论》16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⑪同⑩，24-29页。

⑫同⑩，P.59。

⑬同⑩。

⑭同⑩，166-167。

⑮兹维金采夫为 E. Hamp A Glossary of American Technical Linguistic Usage 一书俄译本所写的序。转引自《国外语言学》1981年 1期，33页。

⑯同⑮，58-61。

⑰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s)，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是强盗。捉人后使身高者睡短床，斩去多出部分；身矮者睡长床，强拉其身体使与床齐。

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牛津1953年版20页，3页，转引自沙夫(《语义学引论》)25页。

⑲同⑲，64-67，又S. Ullmann,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302-304

⑳J. Lyons, Semantics I, P. 400, Car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78.

㉑同⑲，16-18，用例有补充更换。

㉒据J. Lyons, Semantics I, 100-109用例有补充更换。

㉓同①，179-211。

㉔同①，171页。

⑳同①，174页。

㉑同，197页。

㉒同，197-198。

㉓列宁《哲学笔记》303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

㉔参看拙著《现代汉语词汇》，39-41页。

㉕朱曼殊主编《心理语言学》，146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

㉖同㉕，144页。

㉗同㉕，144页。

㉘卢利亚(神经语言学)6页，2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㉙维戈茨基在《思维与语言》中指出应当把词分为两个方面：词的指物性（词的指称功能方面）及词所表达的关系和概念方面。见卢利亚《神经语言学》205页。

Hoa văn SaigonHSK

第二章 词义的类型

一、对词义类型的不同划分

一般认为，词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本书只讨论词汇意义，词汇意义类型就简称词义类型。我们一般的划分方法是，从派生关系上分出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从词义在现时的作用上分出基本义、常用义，只存在于合成词和固定结构中的语素义(或称词素义)^①等，从传达的信息内容上分出概念义(理性内容)和附属义(或称附属色彩，如感情色彩、语体色彩等)。为了更好地描写词义，不少学者不断提出新的说明和分析。下面介绍近年国外学者几种有代表性的分类。

1 莱昂斯对词义类型的划分^②

莱昂斯认为，我们的言辞、动作、表情等有三种功能：传达实际的信息，显示个人的态度和个性，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相应地，言辞的信息(意义)就有三种类型：

(1) 描述信息或描述义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or descriptive meaning)

描述信息可以肯定、否定，可以客观地核实。如下列陈述有描述义：It is raining here in Edinburgh at the moment 此刻爱丁堡正在下雨。

(2) 表情信息或表情义 (expressive information or expressive

meaning)

言辞表示的说话人个人特征(包括不同的感情、态度和个性)的意义。比一般所说的感情色彩所指要宽。试举一例解释,如“我先发言”“我放头炮”“我来抛砖引玉”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显示的说话者个人的感情、态度、个性特征有不同。第一种说法平实,第二种说法爽快,第三种文雅、有礼貌。

(3社会信息或社会义 social information or social meaning)

言辞用于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的意义。例如 How do you do?“你好” How are you?“你好吗” 筹问候语 并不用其字面的意义,而是用来表示友好,有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系的意义。

(2)(3)又可合并为人际关系信息(interpersonal information)。莱昂斯认为这种信息(意义)经常用超语言现象(paralinguistic phenomena)和非超音质语音现象(non-prosodic vocal phenomena)^③来表示。前者指说话时的手势、眼神、表情等,后者指说话时的音强、音高、语调等。例如同是说“你好”,有时语调平淡,面无表情;有时满脸笑容,声亮语甜;有时悲喜交集,双手紧握。其中关系亲疏,人情冷暖,不难分辨。

莱昂斯把语言单位区分为词位(lexemes)、词位变体(forms)和应用中的词语(expression)。如原形的 find(找到)代表一个词汇单位的词,是词位,现在时的 find,过去时和过去分词的 found是词位变体,find和 found用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就是应用的词语。

联系词位、词位变体和应用中的词语的划分,莱昂斯把描述义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 1) Sense词位和应用中的词语的意义
- 2) reference应用中词语的具体所指
- 3) denotation词位指示的客观存在的对象

三者的区别和联系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词位和应用中的词语有意义(sense) 和指示的客观存在的对象(denotation) ,词位没有具体所指(reference) 应用词语才有具体所指。

第二，应用中的词语可以有相同的意义(sense) 而具体所指(reference) 不同。例如 That book over there”那本书在那儿) Bring me that book over there”把在那儿的那本书拿给我) “ I have read that book over there”在那儿的那本书我读过 中的 book(书) 意义(sense) 是一样的，但是否有相同的具体所指(reference) 要看语境，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第三，应用中的词语可以意义(sense) 不同，而具体所指(reference) 相同。例如 the morning star”晨星 和 the evening star”昏星 的意义不同 而具体所指相同 皆指太白金星。The victor at Jerá”耶拿的胜利者 和 The loser at Waterloo” (滑铁卢的失败者) 意义不同，而具体所指相同，皆指拿破仑。

第四，词位的意义(sense) 和词位指示的客观存在的对象(denotation) 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词位本身的意义，后者是词位所指客观存在的对象。有些词有意义，无所指的客观存在的对象，如 unicorn(传说中身体像马的独角兽)。或者可以有第二位的指示对象(a secondary denotation) 可以根据这个词的意义画一张画儿，画像可以表示这个词指示的客观对象。专有名词没有意义(sense) ，而有指示的客观对象。

第五，词位指示的客观存在的对象(denotation) 对应用中词语的具体所指(reference) 有部分的制约作用。后者决定于语境，但前者也限制了它的范围。

莱昂斯还指出自然语言有反身指代作用(reflexivity) 这是它区别于别种指号的特点，也是它区别于人类非言语的交际手段(手势、眼神等) 的特点。The word Socrates has eight letters”

(苏格拉底这个词有八个字母) 中 socrates一词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示它自身。再如：

Boston has six letters 波士顿有六个字母

Boston is a noun 波士顿是一个名词

Boston is a disyllabic 波士顿是双音节词

Boston is populous 波士顿人口稠密

上三句说的是名称 Boston 的性质，而不是叫 Boston 的城市本身。上三句中的 Boston 都是词的反身指代用法。第四句中的 Boston 同前三句不同，它指的是那个城市。

莱昂斯对词义的分析同哲学关系很深。“晨星”“昏星”一例是德国哲学家弗雷格提出的一个著名的例子。“耶拿的胜利者”“滑铁卢的失败者”一例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讨论的。区分脱离具体语境作为一个语言单位的词位的意义，同这个词用在不同的、上下文中的具体所指是对的。但“晨星”“昏星”一例，从语言学角度看，其所说的不同是词(语)的构成成分的意义(“星”一为“晨(出现)”一为“昏(出现)”)不同，和“晨星”“昏星”作为一个词位的意义并不是一回事。莱昂斯还说，词语的同义是 sense 相同，而非具体所指(reference) 相同。这也有待于申说。如汉语中的暖壶、热水瓶，它们作为词位，意义是一样的，而在上下文中的具体所指是千差万别的。但按“晨星”“昏星”的分析来看，“暖壶”“热水瓶”所含的构成成分(语素)不同，因此意义(sense) 是不同的。这就是明显的矛盾。莱昂斯说专有名词无意义(sense)，只有指示的客观存在的对象(denotation)。一般认为，专有名词(以人名、地名为代表)虽然代表的是单个事物，但单个事物也是有许多特征的，这些特征就构成了专有名词词义的内容。莱昂斯的说法解释这种现象有困难。中世纪的逻辑学家和语法学家已区分了词指示人和物的作用和词指

代自身的作用^④，莱昂斯在这个基础上对词的反身指代作用的说明很具体，很有启发性。

2 里奇对词义类型的划分^⑤

里奇(G. Leech)把词义分为7种类型。我们先列出他的分类表，然后用汉语的例子来解释他的观点。

(1)概念义(conceptual meaning or sense)是词的逻辑的、认识的或指示的内容。其特点是，在交际中占中心位置，其语义特征是固定的，非开放的。

(2)含蓄义(connotative meaning)词所表达的由它所指示的东西产生的在概念义以外的内容。其内容可随时代、集团、个人的不同而变化。

(3)风格义(stylistic meaning)词所表达的语言应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

里奇接受克里斯特和达维(Crystal and Davy)在《英语风格研究》(Investigating English Style)一书的观点，先把英语风格分为三大类，下又区分为若干小类：A. 相对固定的风格：下又分a. 一般人的个人风格，如X先生、Y太太、Z小姐的风格等。b. 地区方言和社会集团的风格。c. 时代风格，如19世纪语言风格等。B. 语体风格：下又从语言传达的媒介上分为口语风格和书面语风格，从参加者的情况分为独白风格和谈话风格。C. 相对不固定的风格：a. 从语言应用的领域范围上分为法律、科学、宣传体风格。b. 从言语的品性上分为文雅、粗俗、俚语风格。c. 从语言的模式(modality)上分为回忆、讲课、笑话体风格等。d. 作家个人风格，如狄更斯、海明威的风格等。这些不同风格主要由社会环境造成，不同风格的作品、谈话传达出不同的风格内容，同时也传达出不同的社会环境的信息。

(4)感情义(affective meaning)词表达的说话者或写者的

感情、态度的内容。

里奇认为，感情义常寄生在前三种类型的意义之上。语调可以帮助表示感情。

(5) 反射义(reflectedmeaning) 联想到的同一词的其他意义。

里奇说，有些表人体生理过程的词可能有多个意义，但因忌讳联想到生理过程的意义而不用这个词，改用别的说法。

(6) 组合义(collocativemeaning) 联想到的该词出现的语境中同其组合的其他词的情况。

(7) 主题义(thematicmeaning) 用语序或强调表示的意义。

里奇认为，(2)(3)(5)(6)可合并称联想义(Associativemeaning)，它们是基于经验接近的基础上由思维的联想产生的。同概念义比较，它们都有开放的、不确定的特点。“概念义是言语社会成员具有的语言的‘共有系统’中的实质性部分，联想义比较起来不稳定，随个人的经验而变化”^⑥。

下面以汉语“孩子”一词解释里奇的观点：

孩子

(1) 概念义 未成年的人

(2) 含蓄义 因人而异，可以是“天真、活泼、可爱的”，可以是“无经验的、软弱的”，可以是“贪玩的、爱闹事的、讨厌的”等等。

(3) 风格义 它通用于书面语、口语。跟它同义的“儿童”是书面语。

(4) 感情义 它感情色彩是中性的。同“孩子”比较，“宝贝”“宝贝儿”用于指孩子时是表爱的。

(5) 反射义 “孩子”有两义：儿童，子女(她有两个孩子)，这两义难以产生联想。“宝贝”一词有三义：①珍奇的东

西, ②(儿)小孩的爱称, 无能或奇怪荒唐的人。说②时可能联想到①义。

(6) 组合义 下表可以表示“孩子”“儿童”组合义的不同:

	衣服	脾气	头发	商店	时代
孩子	✓	✓	✓	×	×
儿童	✓	×	×	✓	✓

(7) 主题义

① 我喜欢孩子。
孩子, 我喜欢。

② 我喜欢孩子。
我喜欢孩子。

的下句用语序达到强调“孩子”的目的, ②的下句用重音达到强调“孩子”的目的。

里奇对词的信息内容的分析相当细致, 对具体分析词义相当有帮助。他认为词的概念义所表示的特征是封闭的、固定的。例如他认为英语 woman(妇女) 一词的概念义可表示为 +U-MAN(人类) -MALE(非男姓) +ADULT(成年), 妇女的其他特征在他心目中是含蓄义。他认为同概念义所含特征本质是有定的相对, 人们对事物特征的了解是无定的、开放的^⑦。但他也承认, 人们经常为确定某个特征是一个意义的标准成分, 还是一个含蓄特征而犹豫。这种模胡, 是语言所特有的^⑧。概念义所表示的特征是封闭的还是非封闭的, 认识不尽一致。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讨论。里奇所说的反射义、组合义、主题义, 都是重要的语言现象, 但并不都属词汇意义的范畴。

3 戈罗文对词义类型的划分^⑨

苏联学者戈罗文(Б·Н·Головин) 从不同角度对词义作了细致的划分。

首先，根据词义同现实中的事物现象的不同联系来分类，分为指名义和指号义，直接义和转义，具体义和抽象义。

(1) 指名义(**номинативные значения**)指名义使词指称物，给物命名。听到或读到带有指名义的词，人们一下子会了解、“看到”所指示的事物，而同别的事物区别开。如 береза (白桦) 不同于 дуба(橡树) сосны(松树) 等。

(2) 指号义(**сигнальные значения**)指号义只能使词标志对象，使成为对象的一种指号，不能给对象指出个体的名称。如 это(这个) он(他) над(在上) от(由) ой (哦，啊呀) 等。

(3) 直接义(**прямые значения**)直接义直接反映对象。如 книга(书) карандаш(铅笔) лампа(灯泡) поле(田野) 等。

(4) 转义(**переносные значения**)转义通过同一词中某义的中介而间接反映对象。如：лицо человека (人的脸) 中的 лицо(脸) 是直接义， ли о театра (戏中人) 中的 лицо(人) 是转义， мальчик бежит(孩子跑) 中的 бежит(跑) 是直接义， время бежит(时光流逝) 中的 бежит(流逝) 是转义。

(5) 具体义(**конкретные значения**)可以同单个确定的事物发生联系的意义。如 книга(书) картина(图画) идти (走) плыть(飞) голубой (浅蓝色) 等。

(6) 抽象义(**абстрактные значения**)不能同单个的确定的事物发生联系的意义。如：обобщение(概括) руководить (领导) логичный(有理的) 等。

其次，根据词义同意识(首先是思维) 的关系来分类，分为术语义和一般义，形象义和非形象义，感情义和非感情义。

(7) 术语义(**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значения**)同概念趋于一致的意义。如 интеграл(积分) диффузный (漫射的)、

инерция (惰性) 等。

(8) 一般义(общие значения) 即词一般应用中的意义。举汉语中的一个例子。如“ 惰性 ” 在汉语中除有术语义(物质不易跟其他元素或化合物化合的性质) 外, 还有一般义, 指不想改变生活和工作习惯的倾向(多指消极落后的)。

(9) 形象义(образные значения) 同对物体的具体的感性的反映的表象(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联系的意义。

(10) 非形象义(безобразные значения) 同对物体的具体的感性的反映的表象无联系的意义。比较下面两个句子:

玛沙弄折了、又铲去了美丽新鲜、有洁净的弹性花瓣的雏菊(ромашка)。

雏菊是菊科植物的一种。

中的“ 雏菊 ” 带形象义, 因为它伴随着概念, 传达和引起了具体的感性表象, 中的“ 雏菊 ” 无形象义, 它只表达一般的抽象的概念。

(11) 感情义(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е значения) 同人的感情、愿望联系的意义。如 батюшки (父亲, 敬语)、а - а(啊呀, 表害怕、疼痛、惊奇的叹词)、великолепно(好极了) 等。

(12) 非感情义(не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е значения) 不与人的感情、愿望联系的意义。如: вода(水) стакан(杯子) корзина (篮子) 等。

再次, 根据词义在语言内部互相联系的不同来分类, 分为同义义和反义义, 多义词义和同音词义, 无理据义和有理据义, 原义和派生词义。

(13) 同义义(синонимичные значения) 同义词的相同的、接近的意义, 以同义义相联结的是同义词。(举例略)

(14) 反义义(антонимические значения) 反义词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意义, 以这种意义相联系的是反义词。(举例略)

(15) 多义词义(монолексичные значения) 多义词的各个意义, 它们意义有联系。(举例略)

(16) 同音词义(омонимичные значения) 同一个语音形式表达的不同意义, 意义间无联系。(举例略)

(17) 无理据义(немотивированные значения) 不依赖于其他意义、从其自身来理解的意义。如 лето(夏天)、теплый(温暖的)、хорошо(好) 等。

(18) 有理据义(мотивированные значения) 借助其他意义而理解的意义, 有意义的来源。如: лекция идет (课在进行) 中的 идет(进行。按: идет 原有“行走”义, “进行”义从其产生)、ясная мысль (明晰的思想) 中的 ясная (明晰的。按: ясная 原有“明亮”义, “明晰”义从其产生)。

无理据义和有理据义是同在一个词中的。拿汉语来说“锯”的“锯子”义是无理据义, “用锯拉”是有理据义。“窝”指“鸟兽昆虫居住的地方”是无理据义, 指“坏人聚居的地方”是有理据义。

(19) 原义(производящие значения) 派生别的词的意义。

(20) 派生词义(производные значения) 从别的词派生出来的词的意义。

原义和派生词义指原词和派生词两个词之间的意义联系。如 луговой(草地的) 由 луг (草地) 派生, учитель (教师) 由 учить (教、教授) 派生, выбежать (跑出) 由 бежать (跑) 派生, 等等。

另外, 根据词在运用中意义的固定程度来分类, 分为语义学和言语学。

(21) 语言义(языковые значения) 巩固在词中不依赖于上下文也能显示的意义, 为集体成员所认识和理解。

(22) 言语义(*речевые значения*)在一定上下文中临时产生的意义,只能在作者安排的语境中去理解。言语义也叫词的“用法”^⑩。

我们将在下面用汉语的语言材料说明言语义的产生和它同语义的联系。

戈罗文对词义的划分,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词的同一个意义,从不同方面看就同时属于不同的类型。例如 *книга*(书)同时属于指名义、直接义、具体义、一般义、非感情义、无理据义,同 *книжка*(小书)相比,又是派生另一个词的原义,它又属语言义,等等。他所说的言语义,苏联著名语言学家维诺格拉托夫原称词的用法。戈罗文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面去解释这种现象,将其概括为言语义这个类型,是有根据的。言语义和语义义的对立是有理论和实用价值的。

4 伏敏娜对词义类型的划分^⑪

苏联学者伏敏娜(*М·И·Фомина*)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也从不同角度对词义作了划分,某些划分更加细致,有特色,下面作简要介绍。

首先,根据词义同现实联系的特点划分直接义(*прямые значения*)和转义(*переносные значения*)。直接义直接指示事物、现象、行为、性状。转义是由直接义从指示某一对象转换到指示另一对象时产生的,受联想和比较的制约。如 *нога* 一词,直接义指人的下肢,转义指家具、屋架、建筑物等下端的支柱。直接义也可称基本义(*основный значения* 或 *главный значения*),它比起词的其他意义来,更少受结合能力的限制,它在组成词汇的聚合关系方面起制约作用。词的基本义只能从现代词汇系统中去确定,各个历史时期并不一致。有一部分转义保留有它的产生的原来意义的形象性(称为 *переносные значения с*

живой образностью 带有生动形象的转义)如 крылья самолета (飞机翅膀)中的 крылья(翅膀)有一部分转义已丧失了它所产生的原来意义的形象性(称为 переносные значения с потухшей образностью, 形象消失的转义),如 золотое сердце (极心善的人)中的 золотое(原义是黄金的)我们在汉语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窝”原指“鸟兽昆虫居住的地方”,其转义“坏人居住的地方”(如土匪窝)还多少带有藏身之处的形象性。“本钱”原来指“用来营业生息赌博的钱财”,转义指“可以凭借的资历和能力”,是一种抽象用法。已没有了原来意义的形象性了。

其次,根据词义是否从另一词派生出来的分为非派生义(непроизводные значения)和派生义(производные значения)。这种划分同第一种划分的区别是,第一种划分是一个词中不同意义的关系,这里是指不同的词之间的意义的关系。如 земля(土地)是非派生义,而它所派生的 земной(土地的,地上的)是派生义,лес(森林)是非派生义,而它所派生的 лесной(森林的)是派生义。我们在汉语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例子。如“短”(长短的短,形容词)和“短儿”(缺点,名词),“短儿”是“短”的儿化,其中存在某种性质的派生关系,“短”的意义是非派生义,“短儿”的意义是派生义。再如“盖”(动词)和“盖儿”(名词)也是同样的情况。

再次,根据词搭配的可能性和方法划分出自由义(свободные значения)和非自由义(несвободные значения)。自由义指词的这样的意义,按照它所属的词类而自由充当句子成分的意义。голова(头)、нос(鼻子)、глаз(眼睛)、стол(桌子)等词的基本义都是自由义。按照这种说法,汉语中的人、马、走、跑、好、热等的基本义都是自由义。

非自由义分为三种情况:

1) 同熟语联系的意义(несвободные значения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 связанные) 如俄语 *втирать* (涂抹) 一词的“哄骗、蒙蔽”的意义仅在同 *очки* (眼镜) 结合成熟语 *втирать очки (кому)* (欺骗、蒙蔽某人) 才出现。按照这种观点,汉语成词语素仅存在于成语中的意义也可作这种解释。如“兵”是成词语素,但其“兵器”义在现代仅存在于“短兵相接”、“秣马厉兵”等成语中。“汤”是成词语素,它的“热水、开水”义在现代仅存在于成语“扬汤止沸”、“赴汤蹈火”等之中。

2) 受句法制约的意义(несвободные значения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е) 如俄语 *зверь* (野兽) 指残暴、粗暴的人,指凶残的暴徒时,仅在它用作谓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汉语中看到类似的情况。如“见背”指“长辈去世”,是动词,但它只用作谓语(如:双亲见背)。“见怪”意为“责备、怪(多指对自己)”,也是动词,但它只能加助动词作谓语(如:别见怪)。

3) 受结构限制的意义(несвободные значения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 ограниченные) 伏敏娜认为这是2)类型中的一种情况,我们将它单列。如俄语的 *плакаться* 要与前置词 *н* 连用,后面带感情所及对象的第四格名词,才显出“抱怨”的意义,如 *плакаться на своего судьбу* (抱怨自己命苦) 我们同样可以在汉语中看到类似的现象。如“一歪一扭地走”中的“一……一……”表示动作的连续,只出现在两个“一”后加一个动词连用的时候。“一本一利”中的“一……一……”表某种比例关系,只出现在两个“一”后加相关名词的时候(比较:一男一女、一高一矮)。“断断”表示“绝对”的意思,只用于否定结构中(如断断不能这样做)。

最后,根据作用的不同分为指名义(номинативные значения) 和 指名又带感情色彩义(экспрессивно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значения)。前者给事物现象命名,后者除给事物命名外,又带有某种感情色彩。如俄语的 конь(马)是指名义, коняга(马,表爱)是指名又带感情色彩义, ноша(担子)是指名义, бремя(重负)是指名又带感情色彩义。汉语中的“教师”——“教书匠”(有贬意)、士兵——“大兵”(有贬意)同此相似。

伏敏娜对词义类型的划明显地受到苏联著名语言学家 С. Н. 维诺格拉托夫的影响。维诺格拉托夫把词汇意义分为下列几种主要类型:(1)指名义(又再分基本指名义、派生指名义), (2)非自由义(又再分习用范围受限制的词义、句法作用受限制的词义、搭配方式受限制的词义), (3)词的用法(词在应用中临时产生的意义)^⑫。可以看到,伏敏娜自由义和非自由义的划分是以维诺格拉托夫的划分为基础的,但已经作了调整,说明更加合理细致。这种划分,揭示了词义同词出现的语言环境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观点、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词的言语义的分析

词的言语义指词在运用中临时获得的意义,不是指词的概念义(属语言义)在运用中因上下文和语境的不同而显出的各种差别。如“车”的意义是“陆地上有轮子的运输工具”,下面的例句可以显示它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意义的差别:

车真大。(“车”侧重指车的体积容量)

车真漂亮。(“车”侧重指车的型式装饰)

车真结实。(“车”侧重指车的构造质量)

你的车呢?借我骑。(“车”指自行车)

(在公共汽车站)车怎么还没来? “车”指公共汽

车)

⑥(在火车站)车误点了。(“车”指火车)

⑦马路上有车。(“车”指很多辆)

⑧我的车放在那棵树下。(“车”指一辆)

②是所指部位方面的不同, ⑥是所指具体对象不同(大类下的不同小类), ⑦⑧是所指数量范围不同。这种差别, 一般仍看作一个意义范围内的变化^⑩。

又如“飞驰”的意义是“ (车马)很快地跑”。下面例句可以显示它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意义的差异。

马在飞驰(“飞驰”表示在陆地上靠体力用脚快跑)

导弹在飞驰(“飞驰”表示在空中靠喷出气体的反推力迅速前进)

舰艇在飞驰(“飞驰”表示在水上靠作用于水的反推力迅速前进)

这些差异一般仍认为是一个意义范围内的变化。

词的言语义属于不同的情况, 词的言语义指词在运用中获得的新的意义。言语义主要是通过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产生的, 例如:

中国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是翻天覆地的好汉。我们干了五十八年, 天, 我们是把它翻过来了。现在中国的天, 已经是蓝蓝的天, 革命的天。但是, 中国的地, 我们还没有把它覆过去。我们翻了一个天, 我们还要覆它一个地。(1978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伟大的转变和重新学习》)

这段话中的“顶天立地”“翻天覆地”中的“天”“地”, 用的是这两个词的言语义。后面的“天, 我们是把它翻过来了”中的“天”, 指的是政权、社会制度等, “中国的地, 我们还没有把它

覆过去”中的“地”，指的是生产、生活情况等，“天”“地”这两个词在这里的具体含义，是这两个词在运用中获得的新的意义，是言语义。

言语义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比喻用法产生言语义

词的比喻用法是言语义产生的最常用的手段。例子很多。例如：

现在，我们祖国早已越过了漫漫的长夜，欢度着阳光明丽的春天。但是，正像人们所体会的，春天，尤其是初春的天气，这是残冬的余威同新起的暖流进行搏斗最激烈的季节。

(魏巍《路标》)

这段文章中，许多词都通过比喻用法而有了言语义。例如“长夜”、“春天”在这里不是指“长长的夜晚”、“一年中第一个季节”。长夜”指的是“旧中国长期的反动统治”，春天”指的是“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残冬中的余威”指“旧的习惯势力和思想意识”，新起的暖流”指“新的思想意识、新的生活习惯等”。这些意义都是通过词的比喻用法而获得的。

比喻用法往往可以使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用法中有不同的言语义。如：

而青松啊！

决不与闲花为伍。(郭小川《青松歌》)

但是，

在我们万花起舞的

花园里，

我看见花瓣在飘洒着露水。(贺敬之《放声歌唱》)

我的心是果园的春天，

吐露着花

和花一般纯洁的情感。(傅天琳《果园》)

加点的“花”在这三段诗句中有不同的言语义，第一个“花”，指的是人，“闲花”指庸庸碌碌、毫无作为的人。第二个“花”，指的是各种新生力量、新鲜事物。第三个“花”，指的是新鲜美好的思想、情绪等。

(2) 借代用法产生言语义。如：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上面加点的“千千万万”、“浩浩荡荡”分别指“民众”和“革命军”，是通过借代用法而得到的言语义。

韩老六的大老婆子应声走出来。这是一个中间粗两头尖枣核样的胖女人。……大枣核存心把剩下来的钱往少处说。

（周立波《暴风骤雨》）

文中的“（大）枣核”指韩老六的大老婆子，也是通过借代用法而产生的言语义。

(3) 双关用法产生言语义。如：

新做屋基四四方，
细细石子来打墙；
哥哥会盖大瓦屋，
问妹要廊不要廊？（江西民歌《新做屋基四四方》）

“廊”的语言义是“屋檐下的过道”，通过谐音双关，有了言语义“女子的情人（“郎”）。

甲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的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乙 噢，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甲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

乙 什么呀 我说你们住的 别墅”！

甲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住地呀。（相声《友谊颂》）

“别墅”的语言义是“在郊区或风景区建造的供休养用的园林住宅”，利用谐音双关，被赋予“别的树”的言语义。

（4）改换词性产生言语义。如：

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鲁迅《友邦惊诧论》）

“国”是名词，这里最后一句的“国”作动词用，大略是“以国的身分存在”的意思，这是“国”词性改换以后所获得的言语义。

“吃了么？好了么？老拴，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要不是我的消息灵……”（鲁迅《药》）

“你运气”中的“运气”，是形容词，用的是语言义，即“幸运”之意。“运气了你”的“运气”，成了动词，获得了言语义，大略是“使……有好的运气”的意思。

（5）反语用法产生的言语义。如：

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鲁迅《王化》）

文中的“宽仁”、“王化”都是反语用法，通过反语用法而产生了同这两个词语语言义相反的言语义，这里“宽仁”意为“残酷、凶残”，“王化”意为“专制残暴的统治”。

好！咱给他们埋个守门雷，明天是大年初一，叫他来个开门见喜。（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

文中的“开门见喜”是反语用法，“开门见喜”实为“开门生

悲”。“见喜”通过反语用法而有了同它的语言义相反的言语义。

(6) 在一定条件下,给词语赋予新义也是言语义产生的一种途径。我们前面举的“天”、“地”的言语义就是这样产生的,再如“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原出《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不夸大不缩小。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个成语作了这样的解释: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其中对“是”的解释,开始也是属于言语义的。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表达、交流思想的工具。人们应该按照词的语言义来运用词语,但在一定条件下,词又可产生出众多的言语义。言语义为人们所接受为人们所理解,是因为言语义有它独特的作用。首先,能产生形象语言的寓意作用。这在文艺语言中有鲜明的表现。色彩最斑斓、内容最丰富的是比喻的应用。通过比喻,词语产生了众多的言语义。形象的描绘中往往寄托着深刻的思想。如上面所引魏巍《路标》中的一段。其次,有时能产生幽默讽刺的语言,如上面所举“别墅”例、“开门见喜”例。第三,能产生曲折含蓄的语言。这在恋歌中常见。如上面所举“问妹要廊不要廊”例。言语义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因此可以说言语义是语言运用灵活性的表现,也是人们运用语言创造性的表现。

语言义和言语义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许多言语义是在语言义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有一些言语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成成语言义。例如“尖端”一词原指“物的末端、顶端”,解放后用来比喻最先进的、发展最高的(科学技术),这个意义后来广泛应用,为社会所接受,成为语言义,为《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再如“东风”和“西风”,原分别指“春天的风”和“秋天的风”,解放后“东风”常用来比喻“革命的力量和气势”,“西风”

常用来比喻“日趋没落的势力”，开始这样用的时候是言语义，后来就发展为语言义了。《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东风”、“西风”这两个意义。

词在运用中可以获得、改变感情色彩，这也是一种言语义现象。在书面中可以出现这种现象，更明显地表现在口语中。口语是词获得、改变感情色彩的重要领域。在口语交际中，词不是靠自身的特征而获得或改变其感情色彩的，是由于说话时音高、音强、音长、语调的作用（有人称之为非超音质特征），是由于眼神、表情、动作的作用（有人称之为超语言现象）而产生的。如：

达（望望白露，又周围地望望）这几年，你原来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露（挑衅地）怎么？这个地方不好么？

达（慢声）嗯——（不得已地）好！好！

（曹禺《日出》第一幕）

这是方达生同陈白露分别多年后见面时的谈话。方已看到陈所过的不正常生活，厌恶她现在的生活环境。这里方最后所说的“好！好！”是出于礼貌（不是讽刺、反语。因为作者说明是“不得已地”），怕过分刺激陈的感情。这个“好”说出来肯定已不会有饱满的赞扬口气了，在音高、音强、语调上同正常的说法应该有差异，并伴随有一定的表情和眼神，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这个“好”已不具有原来肯定的、褒的感情色彩。再如：

李石清……原来是大丰银行一个小职员，他的狡黠和逢迎的本领使他目前升为潘月亭的秘书。……他恨那些在他上面的人，他又不得不逢迎他们。……他有一对老鼠似的小眼睛，头发稀稀拉拉的，眉毛淡得看不出。嘴边只布着几根毛。高鼻子，短下巴，张开嘴露着几颗黑牙齿，声音总是很尖锐的。

（同上，第二幕）

“毛”指“动植物的皮上所生的丝状物”，它的感情色彩完全是中性的。按照这个词的意义，“毛”也可以用来指人的胡子。在科学性的说明文字里，它可以完全没有感情色彩（如：人身上有毛，如头发、胡子、眼睫毛等），但在上面所引的用贬义色彩的词语对人物进行肖像的描写中，把“胡子”称为“毛”，明显地使这个词有了贬的感情色彩。而且连意义都有些变异，李的嘴边的那几根，还没资格称胡子，只能叫“毛”。

三、词的反身指代义

前面我们介绍了莱昂斯具体分析的词的反身指代作用。也可以把它叫做词的反身指代义。它在语言中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

下列例句中的“灯”都是反身指代的用法。

灯是词。

灯的意义是照明工具。

以上两句中的“灯”反身指代它的词的身分。

灯是阴平调。

灯有一个声母，一个韵母。

以上两句中的“灯(d ng)”反身指代它的音节的身分。

这个灯字写得漂亮。

⑥灯属火部。

以上两句中的“灯”反身指代它的书写单位的身分。

⑦灯是一个具体概念。

⑧(在“灯是物体”这句话中)“灯”是主辞。

⑦中的灯，和⑧加点的“灯”反身指代其概念的身分。

下面两句中的“灯”指示具体的客观物体，同上面“灯”的

用法不同：

⑨ 屋里有灯。

⑩ 灯亮了。

任何词可以在反身指代义上作主、宾语：

对于是介词。

但是属连词。

然而也表概念。

以上虚词作主语。

介词包括把、被、对于等。

连词有然而、但是、因为、所以……

重要的结构助词是的、地、得。

以上虚词作宾语。不可把这种用法同词指示概念内容、指示事物现象时的用法和性质混为一谈。

认识反身指代义，也可以帮助识别一种同名异义的概念混淆。如莱昂斯举的一例^④：

He hates "John". (他恨“约翰”)

② The man over there is John. 在那儿的那个人是约翰)
Therefore he hates the man over there. 因此他恨在那儿
的那个人)

中的“John”用的是反身指代义(指名字本身)，中的John指的是具体的人。不加区分，则上述推理可以成立。

附 注

参看拙著《现代汉语词汇》52-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② J. Lyons, Semantics I, 50-52, 174-20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78

同, P. 199

④ R.H. Robin,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P. 77, New York 1979

⑤ G. Leech, *Semantics*, 10-27, Penguins 1974.

⑥ 同 , P.22.

⑦ 同 , 87-89.

⑧ 同 , 122-123.

⑨ Б Н · Головин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знание* 75-79, Москва 1977.

⑩ 苏联语言学家 С.Н.维诺格拉托夫把这叫做词的用法, 见《词的词汇意义的主要类型》, 《俄语教学和研究》1958年第2 期。

⑪ М · И · Фомина ,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30-36, Москва 1983.

⑫ 同⑩.

⑬ 这关系到词义单位的划分问题, 参看本书第七章词义的单位。

⑭ 同 , P.6.

Hoa văn SaigonHSK

第三章 概念义的分析

概念义是词义的核心。词义分析主要指对概念义的分析。本章所讲词义分析即指对概念义的分析。我们认为，只有自然语言本身可以依靠符号系统本身去解释每个语言符号的意义。在第一章中我们谈到自然语言主要用扩展性词语表述词义。多年来，人们看到表述词义的扩展性词语灵活多变，难以捉摸。但表述各类词义义的扩展性词语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某种共性，其变化有一定的范围和条件，存在某种规律性。可以以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解释为基础，加以适当的调整 and 限制，结合必要的形式化去分析说明词义。本章谈自然语言对词义表述的一般特点，下面第四、五、六章再分别讨论表动作行为的词、表名物的词、表性状的词的意义分析。在说明我们的观点和做法之前，先介绍和讨论有相当影响的对概念义的构成成分分析法。

一、构成成分分析

1 来源和发展

最早和最有影响的构成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的倡导者^①据认为是叶尔姆斯列夫(L.Hjelmslev)和雅各布逊(R.Jakobson)，他们都相信特鲁别茨柯依(N.Trubetzkoy)引入语音学的原则应该扩大到语法和语义学中去。下面是叶尔姆斯

列夫分析的一个例子^②。他运用特鲁别茨柯依称作成比例对立关系 The correlation of proportional oppositions的方法分析词的意义成分，其步骤如下：

$$d_1 = \frac{\text{'boy' ('男孩')}^{\textcircled{3}}}{\text{'girl' ('女孩')}} = \frac{\text{'man' ('男人')}}{\text{'woman' ('妇女')}} = \frac{\text{'bull' ('公牛')}}{\text{'cow' ('母牛')}}$$

$$d_2 = \frac{\text{'boy' ('男孩')}}{\text{'man' ('男人')}} = \frac{\text{'girl' ('女孩')}}{\text{'woman' ('妇女')}}$$

$$d_3 = \frac{\text{'boy' ('男孩')}}{\text{'bull' ('公牛')}} = \frac{\text{'girl' ('女孩')}}{\text{'cow' ('母牛')}}$$

两个词的意义对立（如 $\frac{\text{'boy' ('男孩')}}{\text{'girl' ('女孩')}}$ ）在替换为另一组对立的词（如 $\frac{\text{'man' ('男人')}}{\text{'woman' ('妇女')}}$ ）后仍存在，则可以从中概括出意义的区别特征 distinctive feature, 上面用 d 表示）。这样，从上面各组词的对立中，可以概括出意义的区别特征， d_1 是 male(男性) / female(女性)， d_2 是 young(未成年) / adult(成年)， d_3 是 human(人类) / animal(动物)。因此 ‘boy(男孩)’ 可以用含有意义的区别性特征 male(“男性”) young(“未成年”) human(“人类”)来说明。

构成成分分析在美国是独立发展的。它第一次出现，是作为一种描写和比较不同语言中亲属词汇的方法由人类学家朗斯伯里 (F.G.Lounsbury) 和古登诺夫 (W.H.Goodenough) 提出来的。1964年这两位学者用这个方法对美国印第安森纳加 (Seneca) 部属的亲属词汇进行分析。下面我们介绍其中6个词的分析方法^④。作者先用英语的简写形式表示各个词的意义内

- ③ hahtsi KIN(亲属) = GENERATION(同一
我的哥哥 辈) + PARALLEL(性别一致) +
MALE(男性) + SENIOR(年长)
- ④ akya:ʔ se? KIN(亲属) = GENERATION(同一
我的堂(表)
兄弟姐妹 辈) - PARALLEL(性别不一致)
- ⑤ he: awak KIN(亲属) < GENERATION(下一
我的儿子 辈) + PARALLEL(性别一致) +
MALE(男性)
- ⑥ hehsʉneh KIN(亲属) < GENERATION(下一
我的外甥 辈) + PARALLEL(性别不一致) +
MALE(男性)

里奇认为，构成成分 \pm PARALLEL(\pm 性别一致) 的确定，类似音位学上归纳音位时互补原则的运用。如果两个或更多的语言成分形式相同，在功能上互相不对立，则它们不是不同的成分，而是同一成分的不同变体^⑤。 \pm PARALLEL(\pm 性别一致) 这个特征在上一辈、同一辈、下一辈中内容有不同，但它们不是对立的，故可归纳为一个意义的构成成分。

许多语言学家对构成成分分析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对它有不同的应用、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发挥。

有些学者把构成成分区分为义子(seres)和类义子(lassemes)。义子是最小的语义单位，在单一词汇场中有效，类义子是一般的意义构成成分，它不仅可以词化，也可以语法化。它可用于多个词汇场。类义子如 ANIMATE(有生命) / INANIMATE(无生命)，MALE(男性) / FEMALE(女性)，CAUSE(引起) / HAVE(有) 等^⑥。同此相似，盖茨(Katz) 和福德(Foder) 把构成成分分为语义标示(marker)和辨义成分

(distinguisher)。二者的区分被认为反映了一个词位在语言中的系统性(systematic) 和非系统性的区别。词位意义用词义标示的系列来表示的部分是有系统性的(如hit 击) 可分析为(Action行为) Instance(瞬间) Collides with an impact(猛击) 圆括号里的是语义标示, 方括号中的是辨义成分^⑦。有人根据这种观点对spinster(老处女) 作如下分析^⑧ :

Spinster— noun(名词), countnoun(可数名词), human(人类), adult(成年), female(女性), who has never married(从未结婚)

其中, noun(名词) 被认为是类义子, countnoun(可数名词) 可看作是类义子, 也可看作语义标示, human(人类)、adult(成年)、female(女性) 是语义标示。who has never married(从未结婚) 是辨义成分。不少学者对这种划分有疑问, 认为其间界限不清^⑨。

英国语言学家里奇深入探讨了构成成分的应用和理论上的一些问题^⑩, 下面扼要介绍其观点。

他讨论了分解构成成分在何处终止的问题。他说, 例如分解出HUMAN(人类) 这个成分以后, 为什么不进一步分解出FEATHERLESS(无羽毛) + BIPED(二足动物) 或HAIRLESS(无毛的) + AP(类人猿) 的构成成分呢? 他认为, 首先是根据它的价值, 能用它对一个范围的词作出分析说明。HUMAN(人类) 对说明一大批词是必需的, 如这些词: poacher(偷猎者), pacifist(和平主义者), priest(教士), pugilist(拳击师) 等, -HUMAN(非人类) 对说明一大批词也是必需的, 如这些词: pussy(猫咪), pelican(鹈鹕), porker(猪), panda(熊猫) 等。其次, ±HUMAN(±人类) 对说明词语的选择限制(selection restriction) 是重要的。例如可以用这个构成成分说明The panda confessed his mistake(熊猫承认他的错误) 是不

正常的而The poacher confessed his mistake(偷猎者承认他的错误)是正常的,因为confess(承认)要求有+HUMAN(人类)特征的词跟它搭配。而±FEATHERED(±有羽毛)和±BIPEDE(±二足动物)作用就很有限。虽然用这两个特征可以说明下面两个句子是不正常的:

The poacher had three legs.偷猎者有三条腿)

The pugilist had feathers.拳击师有羽毛)

但在需要给人类和非人类划界时,用两个特征代替一个特征,就违反了经济的原则。

里奇认为构成成分安排的次序对于区别意义无影响,HUMAN(人类)+ADULT(成年)+MALE(男性)和MALE(男性)+HUMAN(人类)+ADULT(成年),只是简单的记号变体,皆指man(男人)。同一公式中出现对立的特征(如+MALE男性,-MALE非男性)是反常的,因此male woman(女性的男人)是不存在的。如果人们碰到这个短语,会把它看作是一种修辞的用法,试着找到某种特别的解释。例如把它解释为某些有女性举止的男人。

里奇还详细地分析了作为构成成分分析基础的各种语义对立。有(1)二元对立,如+LIVE(alive活的),-LIVE(dead死的);(2)多元对立,如:*METAL(金属(gold金)),METAL(金属(copper铜)),§METAL(金属(iron铁))……;(3)极性对立,如:†SIZE(范围(large大的)),‡SIZE(small小的);(4)关系对立,如PARENT(双亲(parent双亲)),PARENT(双亲(child孩子));(5)层次对立,如:1)LENGTH(长度(inch英寸)),2)LENGTH(长度(feet英尺)),3)LENGTH(长度(yard码))等;(6)互逆对立,如:POSSIBLE(可能(possible可能的)),▽POSSIBLE(可能(necessary必要的))里奇把这些对立运用于词义和句义的分析。

里奇还指出了构成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如 ± MALE (± 男性) 依存于 +ANIMATE(有生命)。任何出现 +MALE(男性) - MALE(非男性) 的公式中, 可以自动地附加 +ANIMATE(有生命) 的特征。它精心地制定了一个常见的构成成分之间依存的网络^⑩。根据这个网络, 构成成分之间隐含的不相容关系和上下位关系也可以确定。例如 +kind“ bird鸟 ” □ kind“ fish鱼 ” 对于 -HUMAN(非人类) 是下位关系, 它同 +HUMAN(人类) 是不相容关系, 等等。

里奇认为, 构成成分分析存在不精确或过于简单化的毛病, 但仍然值得探寻这种准数学的方法能在多大范围中去应用, 看一看在令人生畏的复杂的概念结构的说明中, 它能产生些什么新的东西^⑪。

2 莱昂斯的评论

莱昂斯认为语义学的构成成分理论可以用于说明同义关系、上下位关系、不相容关系和反义(互补) 关系, 它有简明和形式化的特点^⑫。有的学者, 如卡茨(Katz) 和波斯特(Postal), 把这个方法引入语法研究, 使句法和语义学相结合的形式化的说明进了一步^⑬。但他认为这个方法只能应用于比较狭小的词汇领域, 它存在许多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下面介绍其中的几个重要观点^⑭。

第一, 构成成分的提倡者认为 HUMAN(人类, 大写) 是 human(小写, 代表词位, 汉语一般就叫做词) 的意义的构成成分。但我们怎么了解 HUMAN的意义呢? 有人认为, 因为我们了解 human的意义所以也明白 HUMAN的意义。但是 human意义的说明是建立在假设的理论实体 theoretical entity的基础上的, 因此理论实体本身必须从别的方面来确定, 而不是依靠 human来确定。除非这一点能做到, 否则用这种假设的理论实

体来描写词位的意义，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也是一种可怀疑的程序。他又说，词位 *male* (男性) 或 *adult* (成年) 和语义成分 (*male* 男性) 和 (*adult* 成年) 之间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探讨。把语义成分理解为语言学家直觉理解的东西而用在可用的词项上这种做法是大可怀疑的。

第二，在分析亲属词汇场中的词时，对同一个词位可以提出几个同样有理由的分析。例如一种意见认为，*brother* (兄弟) 和 *sister* (姐妹)，*father* (父亲) 和 *mother* (母亲)，*son* (儿子) 和 *daughter* (女儿) 都有“*direct line of descent*”直系 的构成成分，而 *cousin* (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uncle* (伯父、叔父) 和 *aunt* (伯母、叔母)，*nephew* (侄子，外甥)，*niece* (侄女，甥女) 则共有“*collateral*”(旁系) 的构成成分。另一种意见认为，*brother* (兄弟) 和 *sister* (姐妹)，*uncle* (伯父、叔父) 和 *aunt* (伯母、叔母)，*nephew* (侄子) 和 *niece* (侄女) 可以分析为有“*co-lineal*”(同系) 的构成成分，而 *cousin* (表兄弟姐妹) 则具有“*ab-lineal*”(不同系) 的构成成分。各种可能的分析是自足的，它们都是从整个词汇体系各个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提取的，是从不同的对比式中产生的。从下列对比式，可得出“*direct line of descent*”直系 的构成成分：

father: mother son: daughter brother: sister
父亲 母亲 儿子 女儿 兄弟 姐妹

从下列对比式可得出“*co-lineal*”同系 的构成成分：

uncle: aunt nephew: niece brother: sister
伯叔父伯叔母 侄子 侄女 兄弟 姐妹

人类学家把这叫做“认识上的有效性或真实性 (*cognitive validity or reality*)”。这可能是由不同社会不同类型的家族关系反映在语言学家的认识中产生的，而这种有效性，从严格的语言学观点来看，往往是有点问题的。莱昂斯分析了另一个例子：

man: woman: child bull: cow: calf

男人 妇女 孩子 公牛 母牛 小牛

bull: cow: calf rooster: hen: chicken

公牛 母牛 小牛 公鸡 母鸡 小鸡

从上面这些词的对比中可以概括出语义成分“ male”(男性)和“ female”(女性), adult”(成年)和 non-adult”(未成年), “ human”(人)和 bovine”(牛)等等。乍一看, male”(男性)和“ female”(女性)成分的对立是合适的。但这样一来, 就把性别作为区别男人和女人的绝对标准了。如果问一个孩子, 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同, 他可能举出一系列的特征, 如衣服样式, 头发的样式, 是工作还是在家照顾孩子等等。有什么理由认为, 在成人的观念中, 性别成为区别男人和女人的绝对标准呢? 而性别这个标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 woman(妇女): child(孩子) cow(母牛): calf(小牛) hen(母鸡): chicken(小鸡) 之间的对立呢?

我们认为, 莱昂斯的这些分析说明了要把构成成分说成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如里奇持这种观点^⑥) 是困难的。其实, 它们只是起了“ 认识上的有效性或真实性” 的作用, 只是语言学家提供的一种说明的手段和方式。

第三, 许多构成成分分析提倡者都坚持构成成分的二分法, 即对于一个词来说, 某个构成成分或者存在(用 +号表示), 或者不存在(用 -号表示)。但有时这样做并不合理。例如一般认为 boy(男孩) 含有构成成分 +MALE(男性), girl(女孩) 的构成成分则是 -MALE(非男性), 为什么不说 girl(女孩) 的构成成分是 +FEMALE(女性) 而 boy(男孩) 的构成成分是 -FEMALE(非女性) 呢? 有些词如 horse(马)、child(孩子) 是没有性别的区别的。因此用二分法 ±MALE(±男性) 或 ±FEMALE(±女性) 很难说明这些不同情况的词表示的性别内

容的差别。这里的道理要解释一下，虽然从逻辑上讲 MALE（男性）和 FEMALE（女性）是矛盾关系，肯定一方必否定另一方，反之亦然。但在语言中含有性别内容的情况很复杂，有的含有 MALE（男性），如 boy（男孩），有的含有 FEMALE（女性），如 girl（女孩），有的不含性别意义，如 child（孩子），因此用 \pm MALE（ \pm 男性）或 \pm FEMALE（ \pm 女性）来说明这些词所含性别内容的差异就不合理了，因为除了正值、负值之外还有零值（zero-value）。

第四，有一部分构成成分分析提倡者认为构成成分安排的次序不影响词义的说明。例如 woman（妇女）的构成成分 +HUMAN（人类）+ ADULT（成年）-MALE（非男性）次序可以变换。但在亲属词的分析中出现了复杂情况。例如英语词 brother-in-law（相当于汉语的姐夫、妹夫、内兄、内弟等）用构成成分表示它的意义可以是：

$$\text{MALE}(x) \ \& \ \text{SPOUSE-OF-SIBLING-of}(x, y) \ \vee \\ \text{SIBLING-OF-SPOUSE-of}(x, y) \\ \text{男性}(x) \text{和}((x,y) \text{同胞的配偶或者}(x,y) \text{配偶的同胞})$$

式子中 MALE（男性）后括号中的 x 指的是所说明的亲属，SIBLING（同胞）-OF 后括号中的 x 和 SPOUSE（配偶）-of 后括号中的 x，指的是用这个词称呼所说明的亲属的人，y 代表同后一个 x 代表的人是同胞关系或配偶关系的人。这样，brother-in-law 可能是后一个 x 的同胞的男性配偶即 x 的姐夫、妹夫，也可能是后一个 x 的配偶的男性同胞，即 x 的内兄、内弟（如果 x 是男性），或后一个 x 的丈夫的哥哥、弟弟（如果 x 是女性）。这个构成成分组成的内容是复杂的，有多种可能解释的，因此就不能说表示这个词意义的构成成分是一个无结构的序列，说这个词的意义是由 MALE（男性）、SPOUSE（配偶）、SIB-

LING 同胞)构成的。有的构成成分分析提倡者看到了词的意义是有内部结构的。例如麦考莱(J. P. McCawley)提出,动词kill(杀)可以分解为CAUSE(引起,使),BECOME(变成),NOT(不,非)和ALIVE(活着的),这些构成成分不是简单地联结在一起,而是按一定的层次结合在一起:(CAUSE BECOME (NOT (ALIVE))) ()使(变成非活的)))。

第五,在构成成分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地方也有未说明白的东西。例如,如果词位“man”(男人)和“woman”(妇女)“adult”(成年人)“girl”(女孩)“boy”(男孩)和“child”(孩子)的意义可以用HUMAN(人类)、ADULT(成年)和FEMALE(女性)来分析我们能容易地解释adult“成年孩子”或male“男性的女孩”在语义上是不正常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假定male(按:指英语词位male[男性]的意义)等于并为意义构成成分-FEMALE(非女性)所穷尽,adult等于并为ADULT所穷尽,等等。根据这种假设,male child将同boy同义。而实际并不如此,一个18岁的大男孩(boy)肯定不是一个孩子(child)。还有,如果boy不同于girl之处仅仅是由于它包含有-FEMALE(非女性)而不含有FEMALE(女性),那我们如何说明,词位boy和girl的区别,不能用单一的-ADULT(非成年)的含义来解释呢?根据许多明显的标准(性成熟等等),girl达到正常地被认为是成年人的时期要早,而不是晚于boy,而女孩被看作girl的时间比男孩被看作boy的时间要长。判断x is now a man(x现在是成年男人就暗含x is no longer a boy(x不再是个男孩)可是x is now a woman(x现在是妇女并不包含着x is no longer a girl(x不再是个女孩)当然可以认为,boy, girl, child词位用法的不同,是根据被认为是共同的构成成分—ADULT(未成年)在三种情况下某种不同的、超出它们字面意义的解释。但这些附

加的成分是什么呢？假设某种不一致的附加因素或者迅速引入字面意义和非字面意义的差别来成全一种假设是容易的。构成成分分析由于追求概括(按：指确定用于更大范围的词位的共同的构成成分)经常做得过了头而显得粗疏。

二、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

上面我们讲了对词义的构成成分分析方法的应用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来分析词义。构成成分分析同自然语言表述词义的联系也值得讨论，为此，应该对自然语言表述词义的性质、方法作一个深入的探讨。

1 词义用扩展性词语表述

在第一章中我们说明了词义在意识中的呈现具有多形态的特点。词义可用较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也可用不大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示。在这两种情况下，词义都是用扩展性词语表述的。我们看一个词典释义的例子。

雕 鸟类的一属 猛禽 嘴呈钩状 视力很强，腿部有羽毛。(《现代汉语词典》，下简称《现汉》)

被解释的词是一个语言单位的符号，解释的词语是多个语言单位组成的符号串，即扩展性词语。从表面上看，二者都不是意义本身。但它们既是语言符号，它们都联系一定的意义内容。在语言中，正是用多个语言单位组成的词语的意义内容，即扩展性词语的意义内容，表示一个语言单位(这里指词，或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的意义内容。人们看到用来释义的扩展性词语，会在大脑中引起一连串旧痕迹(以前的刺激物留下的痕迹)的复活，引起一定的思维活动，明白词语的意义作用，这样就理解了词义。有

时还会伴随一定的表象想像活动。读了上面“雕”的释义，见过雕的人脑子中会出现它的形象，这是表象印象；没见过雕的人，受解释词语的作用，脑子中也会浮现出近似它的形象，这是想象。这也帮助了词义的理解。

以一词释一词，即词义用单个同义近义语言符号表示是有一定条件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 ① apple 苹果
- ② shier 易受惊的马
- 兵 武器
- 圭 上尖下方的玉器
- 番瓜 南瓜
- ⑥ 打烊 商店晚上关门停止营业
- ⑦ 瞧 看
- ⑧ 看 使视线接触人或物

是用本族语释外语， 是用今语释古语， ⑥是用普通话释方言。但只有 能找到单个同义的语言符号来解释。 ⑦“瞧”以“看”来解释， ⑧“看”若以“瞧”来解释则成互训。互训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现代人对释义有了科学认识，互训已不用或少用，一般用扩展性词语解释过的词来解释其他词。

以一词释一词，实际上是用扩展性词语释义的代替式。先看下面的例子：

囹圄	监狱	监禁犯人的地方
被解释的词	以一词释义	以扩展性词语释义

为什么人们看到“监狱”一词也理解了被解释的“囹圄”的意义呢？这是因为“监狱”这个词为人们所熟悉，在意识中可能引起两种作用。一是引起监狱的摹象表征（印象或想象），这体现了词的指物性的作用^⑩，一是使人想到用扩展性词语表示的这个词的某些概念内容。如“监禁犯人的地方”（用较准确的扩展性词

语表述)“有高墙、有士兵看守的关犯人的大院”“窗户上安着铁棍,不让犯人自由行动的房子”等(后二者词义用不大准确的扩展性词语表述)。释义中所谓用熟悉、易懂的词解释不熟悉的、生僻的词,就是指人们用来解释的那个词,容易在意识中引起上述两种作用。只有表示具体事物现象的词,能同某种印象、表象联系的词,有可能引起摹象表征等形象内容,而人们熟悉的词都能使人在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的方面想到用扩展性词语表述的(较准确的或不大准确的)一定的概念内容。如果用不熟悉的词来释义,如用“履”来解释“屐”,人们仍要去寻找能解释“屐”而又为人们所理解的词,如“鞋”。“鞋”能在人的意识中引起上面所说的作用,从而理解“屐”“履”的意义。由此可见,在语言中只有用扩展性词语的内容,才能表示一个词的意义。用一词释一词这种做法,只是使读者和听者在自己的意识中产生、构成某种扩展性词语、某种摹象表征罢了。从思维-语言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说以一词释一词只是扩展性词语释义的代替形式是完全有根据的。

2 扩展性词语表述词义的基本类型

扩展性词语是如何实现词义的表述的呢?在后面各章中我们要详细分析各类词的释义模式,在这里我们只指出其共通的几种类型:

(1) 归类、限定

利用词语上下位系统的关系,将被解释的词放在适当的上位概念中,这是归类;再给表达上位概念的词语以各种修饰、限制,这就是限定。如(以下释义未标出处者皆引自《现汉》)

渔民 以捕鱼为业的人
财权 财产的所有权
鸟瞰 向下看

通红 很红，十分红

上面加点的词语，表示被解释的词的上位概念，其余是修饰、限制的词语。

(2) 描写、说明

广义地说，归类限定中就有描写说明，但这里所说的是非归类限定的描写说明，是把被释词所表示的现象、情状具体地说明描写。如：

摩挲 用手按着并一上一下地移动
 搭讪 为了想跟人接近或把尴尬的局面敷衍过去而找话说
 萧条 寂寞冷清 毫无生气
 顺利 在事物的发展或工作的进行中没有遇到困难阻力，

(3) 否定、对立

利用词义的矛盾、反对关系，通过否定一方面说明另一方面，或指出一方是另一方的对立面。如：

碍眼 不顺眼
 沉默 ②不說話
 动 跟‘静’相对
 短 跟‘长’相对

每种类型都有多样的复杂的变化。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说明。

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扩展性词语，一种情况是表述方式不同。如：

开 不关闭
 使关闭的东西舒张分离
 使合拢的东西舒张分离的动作

大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跟‘小’相对

(《辞源》)

指面积、体积、容量、数量等的广阔、高厚、宽绰
或众多 (《辞海》)

这同数学上数量的说明很相似。同一个数量可用不同关系的数量词表示：

$$10=1+9=11-1=2 \times 5=20 \div 2=... ..$$

在数学中，表示一个数量的“扩展性表述”是无限的。在语言中，表示词的同一意义的扩展性词语，从理论的可能性来讲也是相当多的。除了不同表述的差别外，也可以由于对某一表述中的词语再作解释而不断扩展下去。如：

亮 发光 (1)

发 自己产生或发射

把“发”的释义词语代入“亮”释义中的“发”，成为：

亮 自己产生或发射光 (2)

而“光”的释义是：

通常指照耀在物体上，使人能看见物体的那种物质 (3)

把“光”的释义代入“亮”释义中的“光”，成为：

亮 自己产生或发射照耀在物体上使人看见物体的那种物质

这个释义中的许多词都可用上法，代入对它解释的词语，使对“亮”的解释词语不断地扩展。不能否认它们都是表述“亮”词义的扩展性词语。词典释义所能接受的可能只是(1)(2)式。因为词典释义目的是帮助人理解词义，用词要为人所熟悉，要简明。由此可见，词典释义所要求的扩展性词语是有限制的。

解释一个词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扩展性词语，另一种情况是表述方式基本相同，所含的词义内容多少不同。如：

揉 ①来回擦或搓 (《辞海》)

用手来回擦或搓

用手按着较软的东西反复搓动

(《新华词典》,下简称《新华》)

对“揉”的解释,各词典都用谓词性词组描写、说明。《现汉》比《辞海》多说明这个动作是“用手”进行的,《新华》又添加说明这种动作的对象是“较软的东西”。又如:

马一种家畜,能拉车,耕田,供人骑。

(《小学生字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一种家畜,颈上有鬃,尾生长毛,走路很快,供人骑或拉东西。(《新华》)

哺乳动物,头小,面部长,耳壳直立,颈部有鬃,四肢强健,每肢各有一蹄,善跑,尾生有长毛。是重要的力畜之一,可供拉车、耕地、乘骑等用。皮可制革。(《现汉》)

这三部词典说明“马”的特征,详略不同是很显然的。《小学生字典》、《新华》只说明“马”的最主要的特征(但后者详于前者),只表述词义最主要的内容,一般叫语文性释义。《现汉》则详细说明了词义所反映对象形貌、习性、功用方面多种特征,包含有较多的百科性释义内容。

用扩展性词语表述词义是一种普遍的语言 - 思维现象。但以词典释义形式出现的表述是文化、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本身也在不断发展。词典释义使用的扩展性词语是经过分析、概括、提炼的,它表述的词义内容越来越准确,语言形式越来越合理、规范,整个释义越来越有系统性。因此可以以词典的释义为基础,去探讨各类词释义中内容和形式的共同的东西。解释词义的扩展性词语是多变的,但变化中是否有共同的类型,是否有一定的变化范围,它的变化是否有某种条件呢?不同的扩展性词语所含内容有明显的差异,其中能否分出本质的、一般的、次要的、可能的东西呢?说明和略去说明某些词义内容,是否有一定

的条件呢？我们正是想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希望有助于进一步说明词的释义、词义的对比、词义的发展以及有关的问题。

三、自然语言释义和构成成分分析

现在根据我们对自然语言表述词义的理解来评论构成成分分析并讨论二者的联系。

构成成分分析把意义的构成成分组合起来表示词义的方法是一种人工设计的形式化的表示法。如 woman : + HUMAN + ADULT-MALE(妇女 : +人类 +成年 - 男性) 实际上是“非男性的成年人”这个扩展性词语说明的意义内容的形式化的表示法。chair: FOR SITTING UPON+WITH LEGS+WITH A BACK + FOR ONE PERSON + FURNITURE 椅子 : 供坐用 +有腿 +有后背 +供一人用 +家具) 实际是用自然语言中扩展性词语表述的“供一人坐用的有腿有靠背的家具”的形式化表示法。形式化的表示法是以自然语言表述词义为基础的，没有自然语言的词义说明，形式化的表示法无从理解。因为不合一种语言语序和搭配习惯的词语序列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形式化的表示法虽然有它的优点，但也有不合理、含糊的地方。例如在“妇女是非男性的成年人”的语言说明中，“人”是“妇女”的上位词，表示妇女所属的类别，“成年”“非男性”是限制、修饰“人”的，表示妇女的特征。而在形式化的表示中，这些构成成分都处理成并列关系的了。它们原来具有的意义关系，要另外用语言或符号去说明。构成成分分析还有用 HUMAN 表示 human(人类) 意义的作法，这适用于所确定的构成成分同某个词同形的情况下(如 adult(成年) 的意义是 ADULT, male(男性) 的意义是 MALE 等)。但在 “ woman : +HUMAN+ADULT-MALE ”

和“ human:HUMAN”中，“ HUMAN”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 woman的构成成分中， HUMAN说明 woman所属的类别，而在“ human:HUMAN ”之中，词是用它本身来说明它的意义的。但在语言中，词本身不能说明它自己的意义。说人类就是人类，对“ 人类 ”的意义并没有说明。改变字母的写法(把 human 写成 HUMAN)或加符号的作法(把 human的意义说成是“ human”)只是一种书面上使用的符号表示法。这里的 HUMAN 或“ human”，实际上等于一个任意的符号 A,B或 X,Y, 这个符号本身不能提供所说明的词的意义。之所以使用同所解释的词同形的符号，只不过是使人易于联想到该词的意义罢了。所以当构成成分分析的提倡者说 human的意义是 HUMAN时，他们的本意是想使 HUMAN成为更本质的词义的实体，但由于词义表示的性质，它实质上只起到了一种符号的作用。

这些意义的构成成分是否可以看作最小的意义单位呢？我们认为，它们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因为对于有声语言来说，义是以音为外壳的，不存在脱离语音外壳的语言意义。因此语言中意义单位的分割，是音义结合单位的分割，不是概念内容的分割。人、走、红等单纯词，作为音义的结合单位，只能再作义项的分割。人类、成年、男性等合成词，在汉语中仍可以分割为人、类、成、年、男、性等语素(更小的音义结合的单位)。分割词的意义内容，得到一些意义成分，能否同整个词的意义作比较，说它们是一些最小的意义成分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可以的。以 woman(妇女)一词为例，它有 HUMAN(人类)的构成成分，把 woman和 HUMAN比较， HUMAN的外延比 woman大，怎么能说 HUMAN是组成 woman意义的一个最小的意义单位呢？ ADULT(成年)也是 woman的一个构成成分，把 woman和 ADULT比较，若 ADULT是表性状的，则无法比较，因为不同类，若 ADULT是表名物的，则 ADULT的外延比 woman

大，把它说成是 woman 的一个最小的意义单位也不合理。-MALE(非男性)也是 woman 的一个构成成分，不管 MALE 是表示性状还是表示名物，都不能比较它们意义的大小。把构成成分组合在一起表示词义是借鉴于语音学区别特征说明某个语音特点的做法。区别特征只是对语音特点的说明，词义的构成成分也只是对词义内容的一种说明。

由于自然语言中表述词义的扩展性词语有一定的词序和结构，这也影响到构成成分形式化的表示法。有些词用并列构成成分，有时颠倒构成成分次序来说明它的意义还可以接受，因为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另外说明。有些词这样做就不行了。要使构成成分按一定的次序、一定的层次和关系组织起来，才能使人了解它的意义，如前面提到 kill(杀)、brother-in-law(内兄、内弟、姐夫、妹夫等)的构成成分，要按一定的层次、关系组合。

从大量的分析来看，构成成分的二分法只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的运用有两个条件。第一，提取的构成成分对说明有关的一组词是足够的(但不是封闭的)，第二，用肯定(+)否定(-)这些构成成分来说明词义是合理的。例如最常用来说明构成成分分析的英语的四个词：

man	HUMAN+ADULT+MALE
woman	HUMAN+ADULT-MALE
boy	HUMAN-ADULT+MALE
girl	HUMAN-ADULT-MALE

各词用三个特征说明其意义是足够的(最基本的)，但不是封闭的，因为还有其他好多特征，也是属于这三个词的意义内容中的。 \pm ADULT和 \pm MALE的二分对立，符合这几个词在这方面意义的矛盾关系(非此即彼，没有第三种可能)，因此是合理的。

传统的词典释义，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中收集例句，从例句

中分析概括出所要解释的词的意义，并不以比较一组词、一群词中意义的异同作为必要条件。构成成分分析法借鉴于语音学中确定区别特征的方法，强调从比较相关的一组词、一群词中提炼词义的构成成分，这就启发人们，一个词的意义，在同别的有关的词的比较中会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例如草帽、鸭舌帽、瓜皮帽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分别解释为：

- 草帽 用麦杆等编成的帽子，夏天用来遮阳光。
 鸭舌帽 帽顶的前部和月牙形帽檐扣在一起的帽子。
 瓜皮帽 像半个西瓜皮形状的旧式便帽，一般用六块黑缎子或绒布连缀制成。

假如我们从所属类别、制成原料、形状、用途等方面去比较，可以看到这三个词表示的事物的更多的特点：

	所属类别	制成原料	形状	用途
草帽	帽子	麦杆等	宽边	夏天遮阳光
鸭舌帽	帽子	毛、布料	帽顶前部和月牙形帽檐扣在一起	保暖、装饰
瓜皮帽	帽子	缎子、绒布	像半个西瓜皮	旧时用保暖、装饰

对比词典的释义和通过比较这些词所代表的事物而确定的特征，可以看到，词典释义说明的只是词所代表的事物的一部分特征，其他特征，特别是那些对本族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特征，如鸭舌帽、瓜皮帽的用途、草帽的形状、鸭舌帽的原料等，都省略了。但很明显，省略了的内容也是属于词义内容的。由于表名物的词代表的事物一般都有多方面的特征，词典释义可以根据需要，举出某些特征，不能也不必一一列举。在对多个词进行意义内容的对比分析时，好多特征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

用自然语言表述词义一向给人以一种变化不居、捉摸不定，因而不宜于作精确分析的认识，令人怀疑通过自然语言能否有条理地、有根据地分析词义。哲学上确也存在着对日常语言精确性评价的分歧。以弗雷格、罗素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认为“日常语言十分不完备，它的概念含混不清，它的语句也很不严密”^⑬。而日常语言学派则强调“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丰富的，可以充分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要”^⑭。我们认为，人工设计的各种形式化的语言虽然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比自然语言精确和严密，但从总体上看，自然语言是“一种特别方便的和灵活的工具，而且还是特别容易改进和具有几乎无穷的可能性使它自身完美的这样一种工具”^⑮。“人们可能抱怨日常语言的含混和不精确，但是，甚至这样的抱怨，也只有应用这种日常语言和在它的架构中才能够被表达出来。”^⑯只有自然语言依靠符号系统本身能解释自身每个符号的意义。同自然语言比较起来，其他符号，包括人工设计的各种形式化语言都显得那样有限和穷乏。因此，我们的目的是，以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达为基础，加以适当的调整、限制，使其规整，结合必要的形式化，去说明、分析词义。

附 注

莱昂斯认为，在语义中分析构成成分的观点有很长的历史，它同传统上把事物的大类分为小类，再分为更小的类的方法有联系，同莱布尼茨的“普遍符号语言”的理论也有联系。见其所著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p. 472; *Semantics I*, p. 317, p. 330

转引自 И. В. Арнольд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The English Word*), 62页, Москва 1986. 据莱昂斯 *Semantics I*, 叶尔姆斯列夫分析的词中有 *raŋ* (公羊), *emē* (母羊), *stallior* (公马) 和 *marē* (母马), 上面引例中未列入这些词。

⑬ ‘boy(‘男孩’)应读作‘男孩’一词的意义”其他词同。

- ④ G. Leech在其所著 *Semantics*中介绍了其中 15个词的分析方法，这里的说明据该书 239-247页的说明。
- ⑤ G. Leech, *Semantics*, P. 245
- ⑥ J. Lyons, *Semantics* I. P. 245
- ⑦引自赵世开《现代语言学》68页，知识出版社 1983年。
- ⑧ И · В · Арнольд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The English word), 56-59, Москва 1986
- ⑨同⑥, P. 327又 E. R. Palmer, *Semantics*, P. 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⑩据 G. Leech *Semantics*, 6 Components and Contrasts of meaning.
- ⑪同⑩, 119-121.
- ⑫同⑩。
- ⑬ J. Lyons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P, 476
- ⑭同⑬, P. 480.
- ⑮据莱昂斯 *Semantics* I 9 · 9 Componential analysis和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有关章节。
- ⑯ G. Leech 在 *Semantics*中说：“词义的分析常常看作一个将词的意义分解为它的最小的区别特征的过程。”(P.96)又说：“构成成分分析是把意义分解为它的原子(atomic)成分的方法。”(P.99)
- ⑰参看第一章注释④。
- ⑱⑲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7页，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⑳㉑沙夫《语义学引论》，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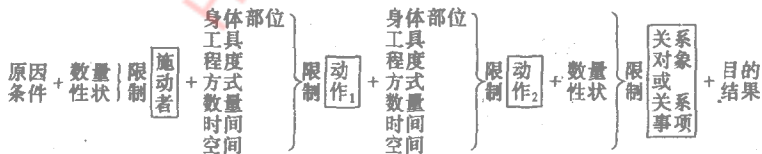
第四章 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表动作行为的词，不等于语法所说的动词，但它包括动词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指一般所理解的表示人或物的活动而能充当谓语的那些词。汉语中表示人或物活动的词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多彩。我们主要以词典释义的材料为根据。分析比较表述这类词意义的扩展性词语的内容和结构，发现有很大的共同性，其变化也有一定的规律性。我们先说明归纳出来的这类词的释义模式，再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这类词的“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然后讨论这种分析在词典释义和词义比较中的应用。

一、词典释义模式

1 释义模式及其变化

我们先列出归纳出来的表动作行为的词的释义模式：



可以分别用符号表示模式中的不同的项：A= 原因、条件，B= 施动者，b= 施动者的各种限制，D1= 动作1， d_1 = 动作1 的各种限制， D_2 = 动作2， d_2 = 动作2 的各种限制，E= 关系对象或关系

事项(E或同 D_1 或同 D_2 发生关系), e= 关系对象或关系事项的各种限制, F= 目的、结果, 则上述模式可表示为:

$$A + {}^b B + {}^{d_1} D_1 + {}^{d_2} D_2 + \dots + {}^e E + F$$

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不同, 正是由于模式中各项出现的情况及其内容不同。其中 D_1 为必然项, 否则就不是表动作行为的词了。 D_2 后的省略号表示还可能有 D_3 等。下面以《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材料, 说明表动作行为的词各种类型的释义。

(1^d D_1 说明词义包含一个动作行为及对它的各种限制。

捏 $\frac{\text{用拇指和别的手指}}{d_1 \quad D_1}$ 夹 (d_1 为身体部位的限制)

搔 $\frac{\text{用指甲挠}}{d_1 \quad D_1}$ (同上)

“用”虽是动词但这里很难把它看作是同“夹”、“挠”并列的动作。这里它引入身体部位, 说明动作行为所用的身体部位。下两例“用”引入工具, 说明动作行为应用的工具。

拉 ② $\frac{\text{用车载运}}{d_1 \quad D_1}$ (d_1 为工具的限制)

网 ④ $\frac{\text{用网捕捉}}{d_1 \quad D_1}$ (同上)

拂 $\frac{\text{轻轻擦过}}{d_1 \quad D_1}$ (d_1 为程度的限制)

揪 $\frac{\text{紧紧抓住}}{d_1 \quad D_1}$ (同上)

端 ② $\frac{\text{平举着拿}}{d_1 \quad D_1}$ (d_1 为方式的限制)

跳 ③ $\frac{\text{一起一伏地动}}{d_1 \quad D_1}$ (同上)

群居 $\frac{\text{成群聚居}}{d_1 \quad D_1}$ (d_1 为数量的限制)

分发 $\frac{\text{一个一个地}}{d_1} \frac{\text{发给}}{D_1}$ (同上)

春播 $\frac{\text{春季}}{d_1} \frac{\text{播种}}{D_1}$ (d_1 为时间的限制)

追肥 ② $\frac{\text{在农作物生长期}}{d_1} \frac{\text{内施肥}}{D_1}$ (同上)

上面例子中的“播种”、“施肥”是述宾结构的合成词，包含有表示动作行为对象的内容“种子”、“肥料”，但因用合成词表示，故不将“种子”、“肥料”分出作为关系对象处理，下同。

退 $\frac{\text{向后}}{d_1} \frac{\text{移动}}{D_1}$ (d_1 为空间的限制)

俯视 ② $\frac{\text{从高处}}{d_1} \frac{\text{往下看}}{D_1}$ (同上)

溺 ② $\frac{\text{沉没在}}{d_1} \frac{\text{水里}}{D_1}$ (d_1 为空间的限制，出现在后)

d_1 中的内容可以同时出现几项，如：

挠 $\frac{\text{用手指}}{\text{身体部位限制}} \frac{\text{轻轻地}}{\text{程度限制}} \frac{\text{抓}}{\text{动作}_1}$

扫 ③ $\frac{\text{很快地}}{\text{方式限制}} \frac{\text{左右}}{\text{空间限制}} \frac{\text{移动}}{\text{动作}_1}$

攀 $\frac{\text{抓住东西}}{\text{工具限制}} \frac{\text{向上}}{\text{空间限制}} \frac{\text{爬}}{\text{动作}_1}$

(2) $d_1 D_1 + \text{°E}$ 说明词义包含一个动作行为和它的关系对象或关系事项，以及可能有的对动作行为和关系对象、关系事项的各种限制。

拂拭 $\frac{\text{掸掉或擦掉}}{D_1} \frac{\text{尘土}}{D_1 E}$

扫雷 $\frac{\text{排除}}{D_1} \frac{\text{敷设的地雷或水雷}}{e E}$

(关系对象有存在地方的限制)

拔 $\frac{\text{把固定或隐藏在其他物体里的东西往外拉}}{e E d_1 D_1}$

这个词关系对象 E 有 e 位置的限制，动作 D；有 d_1 方向的限制。介词“把”一般引入关系对象，这里它把 E 提到 D_1 的前面。

搽 $\frac{\text{用药面或其他粉末敷在伤口上}}{d_1 D_1 E}$

这个词释义中“在伤口上”是补语，但从意义上讲，“伤口”是受事者。

以上各例 E 是可以触摸的物体，故称为 D_1 的关系对象，以下各例 E 是不可触摸的事物、事情，故称为 D_1 的关系事项：

办公 $\frac{\text{处理公事}}{D_1 E}$

E“公事”不是具体的物体，是关系事项。

取巧 $\frac{\text{用巧妙手段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或躲避困难}}{d_1 D_1 e E D_1 E}$

上例“E”虽为 D_1 “谋取”的对象或 D_1 “躲避”的对象，但都不是具体的物体，是关系事项。

在 E 包含有多个关系对象、关系事项的内容时，可细分为 E_1 、 E_2 等。如：

要饭 $\frac{\text{向别人乞求}}{E_1 D_1} \frac{\text{饭食或财物}}{E_2}$

上例介词“向”起表示意义关系的作用，在这里引进 E_1 。又如：

上书 $\frac{\text{给地位高的人写信}}{E_1 D_1 E_2}$

上例介词“给”起表示意义关系的作用，在这里引进 E_1 。

有一类E虽然处在介词宾语的位置上(这个介词一般为“使”)，但却是行为的实际施动者，为了表示区别，可以叫做施事关系对象，记作 E_B 。如：

看 使 视线 接触 人或物
 E_B D_1 E

戳 用力 使 长条物体的顶端 向前 触动 或 穿过 物体
 d_1 e_B d_1 D_1 D_1 E

施事关系对象 E_B 和施动者 E 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它们在扩展性词语中充当的句子成分不一样(充当主语)，有形式上的标志；另一是在意义上也有些不同，施动者被当作行为的主体来描写， E_B 虽是位于其后的行为的施事者，但它本身仍是受外力作用的，它前面的介词“使”表示了这一点。

日常应用的述宾结构和介宾加述语的词语中，宾语和述语的意义关系是很复杂的。拿述宾结构来说，有宾语表施事的(如“来客人”)，有宾语表受事的(如“打球”)，有宾语表工具的(如“吃大碗”)，有宾语表结果的(如“挖洞”)等等^②，但在表述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扩展性词语中出现在宾语位置上的词语内容要单纯一些。这里我们先分为受事的(下又分关系对象、关系事项，可以有多个)和施事的(即施事关系对象)，以后再介绍其他类型。

在说明被解释的词表示的动作行为(D_1)时，多数使用同义、近义、意义相关的词，如解释“捏”用“夹”，解释“搔”用“挠”，解释“看”用“接触”。也有用其他形式词语的。如：

1) 用“使...+动词”组成的词语

安放 使物 处于 一定 位置
 E_1 D_1 E_2

制造 用人工 使 原材料 成为 可供 使用的 物品
 d_1 E_1 D_1 e E_2

上两例中“使...处于”、“使...成为”表示的是一种行为。

2) 用述补结构的词语

抄写 照着原文 写下来
 d_1 D_1

出版 把书刊图画等 编印出来
 E D_1

3) 用“动词+介宾结构”组成的词语

交织 纵横交错或错综复杂地 合在一起
 d_1 D_1

冰镇 把食物或饮料和冰等 放在一起
 E D_1

4) 用动词否定式

熬夜 通夜或深夜 不睡觉
 d_1 D_1

推让 由于谦虚客气而 不肯接受(利益、职位等)
 A D_1 E

(3) ${}^bB + {}^d_1D_1 + ({}^eE)$ 说明词义包含一个动作行为和特定的施动者，以及可能的对动作行为和施动者的各种限制。

泊 船 靠岸
 B D_1 E

捕食 (动物) 捕取 食物
 B D_1 E

上例中“(动物)”括号中的词语，有人看作是说明搭配的词语。我们认为，一方面它属于词义内容，另一方面反映在应用中又是词语搭配问题。

扫视 目光迅速地 向周围 看
 B d_1 d_1 D_1

坠 (沉重的东西) 往下 垂
 b B d_1 D_1

施动者 B 有时同 d 中的身体部位限制有交叉。为了分析在形式十

取得一致，若处在主语位置上，则看作施动者。如：

咬 上下牙齿用力对着
B d₁ D₁

跑 两只脚或四条腿迅速前进
b B b B d₁ D₁

(4) (^bB) + ^d₁D₁ + (^eE) + ^d₂D₂ + ... 说明词义包含多个动作行为以及可能的对各个动作行为的各种限制。... ”表示可能有 D₃、D₄ 等。

撑 用竿抵住河床使船前进
d₁ D₁ E E_B D₂

掩 挖小坑点种瓜豆
D₁ E D₂ E

勒 用绳等捆住或套住，再用力拉紧
d₁ D₁ D₁ d₂ D₂

抚摩 用手轻轻按着，并来回移动
d₁ d₁ D₁ d₂ D₂

以上是一个词包含有两个动作行为的例子，以下是一个词包含有三个、四个动作行为的例子：

刮 用刀等贴着物体的表面移动，把物体表面上的某些东西去掉或取下来
d₁ D₁ e E D₂ e
E D₃ D₃

上簇 蚕发育至一定时期，停止吃东西^①，爬到簇上吐丝做茧
B d₁ D₁ E D₂ E
D₃ E D₄ E

(5) A + (^bB) + ^d₁D₁ + (^d₂D₂) + ... + (^eE) 说明词义包含有某个动作行为，和动作行为产生的条件原因，及可能的对动作行为的限制，其他内容或有或无。

筛糠	因 <u>惊吓</u> 或 <u>受冻</u> 而 <u>身体发抖</u> A B D ₁
煞气	<u>器物</u> 因有 <u>孔</u> 而 <u>慢慢漏气</u> B A d ₁ D ₁
垂涎	因 <u>想吃</u> 而 <u>流口水</u> A D ₁ E
拉拢	<u>为了对自己有利</u> ， <u>用手段使别人靠拢</u> 到 <u>自己方面</u> A d ₁ E _B D ₁ E

来

(6) (^bB) + ^d₁D₁ + (^d₂D₂) + ... + (^eE) + F 说明词义包含某个动作行为和动作行为的目的结果，及可能的对动作行为的限制，其他内容或有或无。

捋	<u>用手顺着抹过去</u> ， <u>使物体顺滑或干净</u> d ₁ d ₁ D ₁ F
摇头	把 <u>头左右摇动</u> ， <u>表示否定、不以为然或阻止</u> E _B d ₁ D ₁ F
挂彩	<u>悬挂彩绸</u> ， <u>表示祝贺</u> D ₁ E F
谢幕	<u>演出闭幕后观众鼓掌时</u> ， <u>演员站在台前</u> ， <u>向观众</u> d ₁ B D ₁ E E
	<u>敬礼</u> ， <u>答谢观众的盛意</u> D ₂ F

词由比喻产生的表动作行为的意义，一般用“比喻...”方式释义。“比喻”二字说明现义同原义的联系，其余释义词语仍可归入上面所归纳的各个类型。如：

纳新	原指 <u>吸进新鲜空气</u> 现在用来比喻 <u>接收新党员</u> D ₁ e E D ₁ e E
刮地皮	比喻 <u>反动统治者搜刮民财</u> B D ₁ E

我们调查了《现代汉语词典》中 sha, shai, shan, shang^四

个音节中所有用扩展性词语对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解释，都可归入上面归纳的各种类型，现抄录于下（每类前两个词列出释义，其余列词目）：

(1) d_1D_1 型

晒暖 $\frac{\text{在日光下取暖}}{d_1 \quad D_1}$

闪现 $\frac{\text{一瞬间出现}}{d_1 \quad D_1}$

属于这类的还有：煞笔、闪义、闪击、善邻、苦、商谈、上义、上报、上告、上升、上溯

(2) ${}^d_1D_1 + {}^eE$ 型

杀 $\frac{\text{①使人或动物失去生命}}{E_B \quad D_1 \quad E}$

杀菌 $\frac{\text{用日光、高温、氯气、石炭酸、酒精、抗菌素等}}{d_1}$

$\frac{\text{杀死病菌}}{D_1 \quad E}$

属于这类的还有：杀价、杀青、杀生、刹车、煞车、芟除、芟夷义、删、删改、删节、闪光、闪射、闪身、骗、贍养、商量、伤害、伤神、伤生、伤逝、赏罚、上义、上供、上缴、上来、上路、上门义、上去、上色、上水、上台 ②义、上天、上下、上鞋。

(3) ${}^bB + {}^d_1D_1 + ({}^eE)$ 型

映 $\frac{\text{眼睛很快地开闭}}{B \quad d_1 \quad D_1D_2}$

禅让 $\frac{\text{帝王把帝位让给别人}}{B \quad E_2 \quad D_1 \quad E_1}$

属于这类的还有：闪义、闪烁、讪脸、赏赐、上膘、上场、上朝 ②义、上访、上工义、上课、上任、上市义、

上诉、上行 义。

(4) $({}^bB) + {}^d_1D_1 + {}^d_2D_2 + \dots + ({}^eE)$ 型

删汰 $\frac{\text{删 削 淘 汰}}{D_1 \quad D_2}$

上坟 $\frac{\text{到 坟 前 祭 奠 死 者}}{D_1 \quad E \quad D_2 \quad E}$

属于这类的还有：缮发、闪避、商兑、商谈、商酌、伤亡、赏鉴、赏玩、赏阅、上班、上蔟、上吊、上学 义。

(5) $A + ({}^bB) + {}^d_1D_1 + ({}^d_2D_2) + \dots + ({}^eE)$ 型

闪 $\frac{\text{③ 因 动 作 过 猛, 使 部 分 筋 肉 受 伤 而 疼 痛}}{A \quad E_B \quad D_1 \quad D_2}$

商讨 $\frac{\text{为 了 解 决 较 大 的、 较 复 杂 的 问 题 而 交 换 意 见}}{A \quad D_1 \quad E}$

属于这类的还有：杀害、煞气、善终、商议、上冻、上刑。

(6) $(A) + ({}^bB) + {}^d_1D_1 + ({}^d_2D_2) + \dots + ({}^eE) + F$

歃血 $\frac{\text{古 代 举 行 盟 会 时, 嘴 唇 涂 上 牲 畜 的 血, 表 示 诚 意}}{d_1 \quad E_1 \quad D_1 \quad e \quad E_2 \quad F}$

上膛 $\frac{\text{把 枪 弹 推 进 枪 膛 里 或 炮 弹 推 进 炮 膛 里 准 备 发 射}}{E_1 \quad D_1 \quad E_2 \quad E_1 \quad D_1 \quad E_2 \quad F}$

属于这类的还有：扇、芟秋、上浆。

表示人或物具体活动的动词为什么多用谓词性的扩展词语来释义呢？这是因为这些词的主要功能是在谓词性词语中充当谓语的中心词，它的概念内容（动作行为的特点）在这种结构中显示得最清楚，同它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发生关系的各个语义因素（施动者、受事者、工具、程度、时间、空间等）在这种结构中最能展示。试以“打”最常用的一些语句，同《现代汉语词典》对它的基本义的说明作对比，说明其间的关系。

他打了小张一拳。

守门员用手把球打出界外。

那孩子用棍子打狗。

工人用锤子打铁。

打 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

上面例句中的“打”都充当谓语，它显示的动作特征《现代汉语词典》用“撞击”来说明，这些例句又显示了这种动作行为有时用手、有时用某种工具来进行，词典释为“用手或器具”，而这个动作行为的受事对象有时是人，有时是球，有时是狗，有时是铁，词典概括为“物体”。再如“摇头”：

对这个建议，有的点头，有的摇头。

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不说话，只是摇头。

他摇头说：“这样做不对。”

他讲完，很想得到支持，谁知大家都摇头。

摇头 把头左右摇动，表示否定、不以为然或阻止。

“摇头”在这些例句中都充当谓语，例句清楚地显示了这种行为特征，一方面是头部的动作，词典说明为“把头左右摇动”；另一方面，它有一种意义、一种目的，即表示不同意，否定，词典说明为“表示否定、不以为然或阻止”。

2 一般动词的释义

由于一般的动词的作用同表示具体的动作行为的词的作用有共同点，它们的概念内容也是在它们充当谓语中心词的谓词性结构中显示得最清楚，同它们表示的行为有关系的各种语义因素在这种结构中最易展示，所以它们一般也用谓词性的扩展性词语来释义，但内容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注意到的有：

(1) 主要表示语言、思维、感情活动的词

在这类词的释义中，处在D1位置上的词语主要表示语言、思维、感情的活动，处在E位置上的词语可以表示语言、思维、

感情活动的内容。下面我们先列出《现代汉语词典》对一些这种词的释义，然后用释义模式来分析它们的内容。

- 说 用话表达思想
- 同意 对某种主张表示相同的意见
- 认错 承认错误
- 称赞 用语言表达对人或物优点的喜爱
- 请求 说明要求 希望得到满足
- 祝福 祝人平安幸福
- 认为 确定某种看法
- 猜 根据不明显的线索或凭想像来寻找正确的解答
- 主张 对于如何行动持有某种见解
- 爱 对人或物有很深的感情
- 喜欢 ①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感到兴趣
- 感激 因对方的好意或帮助对他发生好感

下面用释义模式分析这些词的内容，其中 E₁是 D₁的关系对象，E₂ 是语言、思维、感情活动的内容。

A	b B	d ₁ D ₁	E		F
			E ₁	E ₂	
说		用话	表达		思想
同意			表示 (对)某		相同的
			种主张		意见
认错			承认		错误
称赞		用语	表达		对人或
		言			物优点
					的喜爱

请求		说明	要求	希望得到满足
祝福		祝 人	平安幸福	
认为		确定	某种看法	
猜		根据 寻找 不明 显的 线 索， 凭 想像	正确的 解答	
主张		对于 持有 如何 行动	某种见 解	
爱		有 (对)	很深的 感情	
喜欢		有 (对)	好感 人、物	
感激	因对方 的好意 或帮助	感到 发生 (对) 他	兴趣 好感	

下面这些词主要也是表示语言活动的，其意义有特点：

催	$\frac{\text{叫人赶快行动或做事}}{D_1 E_1 \quad E_2}$
邀请	$\frac{\text{请人到自己方面来或到约定的地方去}}{D_1 E_1 \quad E_2}$
煽动	$\frac{\text{鼓动(别人去做坏事)}}{D_1 \quad E_1 \quad E_2}$
笑纳	用于 $\frac{\text{请人收下礼物}}{D_1 E_1 \quad E_2}$

其中 D1 主要表示语言活动， E_1 是活动的关系对象， E_2 表述的虽然是一种行为，但只是未实现的语言表述的要求，仍应属语言活动内容的范围。

(2) 表示一般的行为或某种状态而动作性不强的动词，释义中处在 D1 位置上的词语表示最一般的行为或状态，处在 E 位置上的词语表示关系对象或关系事项。如：

做	$\frac{\text{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D_1 \quad E}$
工作	$\frac{\text{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D_1 \quad E}$
进行	$\frac{\text{做某种活动}}{D_1 \quad E}$
生存	$\frac{\text{保持生命}}{D_1 \quad E}$
存在	$\frac{\text{事物持续地占据时间空间}}{B \quad d_1 \quad D_1 \quad E}$
共居	$\frac{\text{同时存在}}{d_1 \quad D_1}$
发威	$\frac{\text{显示威风}}{D_1 \quad E}$
睡觉	$\frac{\text{进入睡眠状态}}{D_1 \quad E}$

(3) 有些包含有开始、持续、结束内容的动词，释义中处在

D1位置上的词语表示开始、结束等义，处在E位置上的词语表示一种动作行为。如：

上工	<u>(工人、社员)每天开始工作</u>
	B d ₁ D ₁ E
发觉	<u>开始知道</u>
	D ₁ E
开课	<u>①学校开始上课</u>
	B D ₁ E
休息	<u>暂时停止工作学习或活动</u>
	d ₁ D ₁ E
商议	<u>为了对某些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而进行讨论</u>
	A D ₁ E

二、“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我们准备在词典释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表动作行为的词的“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第三章中我们谈到，对词义的解释可由于扩展性词语表述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如第三章所举对“开”一词可能的释义），它们都是对同一意义的说明。分析词义时，可以以普遍性最大的释义模式为根据，对表动作行为的词来说，可以以谓词性的扩展性词语的释义模式为根据。

用谓词性的扩展性词语释义，各词典对同一个意义的描写说明有不同。

首先是对动作行为描写说明的角度可能不同，如：

睁	眼睛张开《四角号码新词典》，下简称《四角》）
	睁开眼睛《现汉》、《新华》、《辞海》）
看	使视线接触人和物《现汉》）

用眼睛注视一定的对象或方向(《四角》)

眼睛注视一定的对象和方向(《辞海》)

对“睁”一词,《四角》在释义中把“眼睛”放在释义词语主语的位置上,处理为施动者,(《现汉》)等三部词典则把“眼睛”放在宾语位置上,处理为受事的关系对象。这是描写说明的角度不同。《四角》描写“睁”的行为时,以“眼睛”为行为的主体,《现汉》等则以“人”(未出现,隐含)为行为的主体,是人“张开”“眼睛”。两种说明描写都是合理的。“看”释义的差别,主要也是描写说明的角度不同。《辞海》把“眼睛”作为行为的主体,所以把“眼睛”处理为施动者,《四角》以“人”(未出现,隐含)为行为的主体,“眼睛”是人的头部器官,故说“用眼睛注视”,《现汉》描写这种行为不仅以“人”为行为的主体(未出现,隐含),而且把着眼点放在“视线”而非“眼睛”上,故说“使视线接触”。这种情况说明,表动作行为的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是同多种因素发生关系的,如“看”这种行为,同人、同眼睛、同视线、同物等因素发生关系,这就使人们有可能从不同角度、不同关系上去说明同一动作行为。这好比画画儿和照像,允许有不同的视角。这样,就使所用的扩展性词语模式不一样,内容也有差异。

其次,表述词义的扩展性词语模式一样,但强调、略去的内容可能不一样。如:

眨 眼睛很快地闭上又立刻张开(《现汉》)

眼睛很快地一闭一张(《四角》)

眼睛一闭一开(《辞海》)

抓 用手握取(《四角》)

用手或爪拿取(《新华》)

用手或爪取物(《辞海》)

三部词典解释“眨”的模式是一样的,但《现汉》、《四角》强调

“眨”表示的“闭上”“张开”有“很快地”进行这个特征，《辞海》不强调这个特征。《四角》解释“抓”所用身体部位为“手”《新华》补充还用“爪”《辞海》还强调这个动作行为的关系对象是“物”，这个内容，在《四角》、《新华》的释义中是隐含的。

再次，表述词义的扩展性词语概括、具体的程度可能不同。

如：

锯 用锯拉(《现汉》)

拉 lá) 刀刃与物体接触，由一端向另一端移动，使物体破裂或断开(《现汉》)

这样，“锯”可以解释为：用锯与物体接触，由一端向另一端移动，使物体破裂或断开。“锯”的两种解释，一概括，一具体。

又如：

喊 大声叫(《现汉》)

叫 人或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表示某种情绪、感觉或愿望(《现汉》)

这样，“喊”可以解释为：人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表示某种情绪、感觉或愿望。“喊”的两种解释，一概括，一具体。

实际上，这些可能有的差别往往是同时出现的。如“抓”《现汉》解释为“手指聚拢，使物体固定在手中”，同上述《四角》《新华》《辞海》的释义比较，就是描写说明的角度不一样。《现汉》以“手指”为行为的主体，将它放在释义词语主语的位置上，成为施动者。而《四角》等的释义是以“人”或“动物”为行为的主体(未出现，隐含)，“手”或“爪”是其器官，故说“用手或爪”。又如在“看”的释义中，《现汉》除描写说明的角度不同外，同其他词典释义比较，不强调“注视方向”的内容。

这说明在一个语言系统内部，同用普遍性较大的谓词性的扩展词语说明表动作行为的词的同意义时，仍存在种种差别。但

是在这些变化、差别中可以找到共同的、一般的东西。我们认为：

(1)上面我们归纳的表动作行为的词的释义模式有相当的普遍性，模式中所列入各项和其间的关系适用于相当多的表动作行为的词。可以用来作为分析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基本框架。

(2)由于描写说明角度不同而使表述一个词的某个意义的扩展性词语模式不同，仍可以找到它们内容中共同的东西。如“睁”的“张开眼睛”“眼睛张开”两种解释，都说明了“睁”所表示的“张开”这种行为，都说明了这种行为所涉及的事物是“眼睛”。各词典对“看”的解释，都说明了“看”所表示的行为“注视”或“使视线接触”，都说明了这种行为的关系对象是“人或物”或“一定的对象或方向”。

(3)不同词典释义中有强调或略去某些特征的差别，概括、具体的程度有差别，但最能显示词义特点的内容一般在释义中有说明，或隐含在其中。

(4)因此在确定某个词的意义内容特征时，应该比较不同词典的释义，并考察语言的应用情况。

(5)确定某个词的意义特征后，可以根据上述释义模式，选择恰当的一种类型，说明词义；为便于比较，必要时可以对词典释义词语作些变换调整（但意思要准确），使其规整。

(6)由于词义的复杂性和词义说明的多种可能性，根据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来分析词义，也只能视为是相对的、近似的。

下面举出几个例子，说明这种方法的应用。

“睁”、“看”释义见上。

眨《现汉》、《四角》、《辞海》释义见上。

眼皮一开一合（《新华》）

根据各词典的释义和语言的应用情况，这几个词的意义可以用上述释义模式分析如下：

	B	d ₁	D ₁	e	E	d ₂	D ₂
睁	眼睛		张开				
看	眼睛		注视	一定的	对象		方向

眨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说明：1)比较各个词典对多个表眼睛活动的词的释义，以“眼睛”作为行为的主体(施动者)更适于多个词词义的描述。2)“看”的分析用《辞海》的释义，E中的“方向”可补《现汉》的不足。3)“眨”中“很快地”这个词义成分《辞海》、《新华》不强调，据《现汉》、《四角》确定。4)《新华》释“眨”的E为“眼皮”，现统称“眼睛”，后者可包括前者。

看青 看守正在结实未成熟的庄稼，以防偷盗或动物损害
(《现汉》)

看守、保护快要成熟的庄稼(《新华》)

看守快要成熟的庄稼，以防偷盗或动物损害

(《四角》)

这个词《现汉》《四角》的解释比较一致(只是“庄稼”的修饰语有些差异，《四角》的说明更近于成熟期)，说明动作行为内容时说明了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以防……”，《新华》则用“看守、保护……”的措词，略去说明目的的词语。因为“看守”中含保护意(《现汉》释“看守”为“负责守卫照料”)，再说“保护”意重，而“看青”词义带有鲜明的目的性，故词义可分析如下：

	B	d ₁	D ₁	e	E	F
看青	(人)		看守	快要成熟的	庄稼	以防被 盗受损

再如：

盯 把视线集中在一点上(《现汉》)
 注视,注意看(《辞海》《新华》)
 集中视力看(《四角》)

几部词典对“盯”的解释意义虽然接近,但措词、释义模式差别较大。《辞海》《新华》《四角》都以意义更广泛的“看”来解释这种行为,情态的说明分别为“集中视力”“注意”,意思基本相同,但“集中视力”偏指调动视力的能力、能量,“注意”偏指主观的自觉性。《现汉》的描写说明角度有不同,它重在“视线”,又把“视线”处理为受外力作用的,故云“把视线集中”,还强调这个行为的关系对象是“在一点上”。根据这些解释和语言的应用,可以变换调整词语,把“盯”的意义说明如下:



我们把这种词义分析定名为“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对“睁”来说,“眼睛”“张开”是词义成分,“眼睛”“张开”结合起来是词义的构成模式,“眼睛”是施动者,“张开”是行为,简写为 B+D。对“盯”来说,“集中视力”“看”“某事物”是词义成分,它们结合起来是词义构成模式,“看”是行为,“集中视力”说明行为情态上的特征,“某事物”是关系对象。有确定的关系对象,是“盯”词义的特征。简写为 ΦD_1+E 。上面分析中“看”B项下之(人)”,“盯”B项下之(眼睛)”,也是词义成分,它们在一定语境中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由于解释词语的隐含作用而可以想到的,在词典释义中常略去。

这里所说的词义成分,其数量内容可因不同的词而变化。在词典释义中出现的一般都是最能显示词义特点的成分。最能显示词义特点的词义成分按照自然语言表述规则的结合就成为词义构

成模式。表动作行为的词的词义成分是在一定的项目中变动的，不同的词，以具有不同项目的词义成分、不同内容的词义成分、词义成分的不同结合为特征，故可以归纳为不同的类型，即不同的词义构成模式。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现在我们讨论“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分析在检查词典释义，比较同义近义词的意义，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说明词义的发展中的应用。

1 检查词典释义

我们从《现汉》中举出一些例子来讨论。《现汉》对词义的解释一般是比较好的。上面引用的大量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根据“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来检查，也可以发现一些词的释义有待改进。如：

砍 ① 用刀斧猛力 把东西 断开
 d_1 d_1 E D_1

释义的D;是“断开”。但“砍”可能断开也可能不断开(比较：把树枝砍下来。歹徒在他肩上砍了一刀)，似应改为：

用刀斧猛力 切入物体 或将物 断开
 d_1 d_1 D_1 E E D_1

弹 ③ 一个指头 被 另一个指头 压住，然后 用力 挣开，
 E E_B D_1 d_2 D_2
借这个力量 触物 使动
 d_3 D_3 E F

释义将F“使动”作为必要的词义内容，但“弹”触物可以使物动，物也可以不动(比较：他用手指将小纸球弹了出去。他用手

指在小孩的光脑壳上弹了一下。) , 故“使动”可删。

启发 阐明事例, 引起对方联想而有所领悟
 $\frac{D_1 \quad E}{D_1 \quad E \quad F}$

释义把 D1“阐明”这种语言思维活动的内容 E 定为“事例”, 但阐明的也可以不是事例, 其目的结果 F 也不一定包括“引起对方联想”, 对方可以联想, 也可以直接感到。似可改为:

从对方易于接受的方面开导, 使对方领悟
 $\frac{d_1 \quad D_1 \quad F}{d_1 \quad D_1 \quad F}$

捻 用手指搓
 $\frac{d_1 \quad D_1}{d_1 \quad D_1}$

释义中 d 身体部位的说明不够确切, 似应作:

用一只手的拇指同该手的其他手指搓物
 $\frac{d_1 \quad D_1 \quad E}{d_1 \quad D_1 \quad E}$

拜 一种表示敬意的礼节: 回拜

这是用归类限定的名词性词语来解释“拜”的意义。说明它是一种“礼节”, 其作用是“表示敬意”。但“拜”是一种动作性很强的礼节, 释义未作解释。似应作:

直立向人、神像等弯腰低头, 或下跪低头, 或弯腰拱手, 表示尊敬或信仰
 $\frac{D_1 \quad E \quad D_2 \quad D_3 \quad D_1 \quad D_2}{D_1 \quad D_2 \quad F}$

上所举例词“回拜”也不妥, “回拜”意为回访, 不必有拜的行为。

2 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搔”和“挠”。搔痒痒”也可以说成“挠痒痒”, 两个词词义有什么不同呢? 请看(现汉)的释义:

搔 用指甲挠
 $\frac{d_1 \quad D_1}{d_1 \quad D_1}$

挠 $\frac{\text{(用手指)}}{d_1}$ 轻轻地抓 $\frac{\text{轻轻地}}{d_1}$ $\frac{\text{抓}}{D_1}$

原来“搔”的动作行为限于“用指甲”，“挠”则多“用手指”，又限于用手指（如可用某些小工具）。

“榨”和“压”。它们都是对物加压力。《现汉》的解释是：

榨 ① $\frac{\text{压出}}{D_1}$ $\frac{\text{物体里的}}{e}$ $\frac{\text{汁液}}{E}$

压 ① $\frac{\text{对物体施加}}{E_2}$ $\frac{\text{压力}}{D_1}$ $\frac{\text{(多指从上向下)}}{E_1}$ $\frac{\text{压力}}{d_1}$

可以看出，两个词意义的区别是：“榨”的行为是“压出”，有关系对象“物体里的汁液”，而“压”这种行为，不一定要压出物体里的汁液，而且多有“从上向下”这种方向的限制。

对于许多意义差别细微的同义、近义词，要比较多部词典对它的解释，并充分考察语言应用情况，才能借助于“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比较它们意义的异同。下面我们就来分析比较“看、瞧、瞅、看见、见”这一组词。

看 各词典释义见上

瞧 口 看

瞅 (方) 看

看见 看到(《现汉》)

见 ① 看到；看见(《现汉》)

看见(《辞海》)

看到……(《新华》《四角》)

根据这些解释，看、瞧、瞅意义一样，看见、见意义一样。看、看见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呢？《现代汉语八百词》说：“‘看’表示动作本身。‘看见’表示动作的结果，二者不能随便换用。他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看)”^⑤。(用法的不同略)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看”的词义中，有没有“看到”的

意义，即包含不含有动作的结果的内容呢？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一些常见的句子中“看”所指的具体内容。

他在看飞机。

②他在看书。

他在看画儿。

他在看电影。

他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

上述各句子中的“看”的具体内容，可以说明如下：

中的“看”目光向着飞机，感受到飞机的形象。

中的“看”目光向着书报，感受到语言符号，理解欣赏它的内容。

中的“看”目光向着画儿，感受到画中形象，理解欣赏它的内容。

中的“看”目光向着银幕，感受到变动的画面，听到声音，理解欣赏它的内容。

中的“看”目光向着一定的物体方向，未感受到一定的物体。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看”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上下文有不同的情况。为了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在这里引入孳生特征 inferential features 的概念。

孳生特征是德国学者里普加 L. Lipka 提出的概念^⑥。他用来帮助说明词义的变化和发展。他说：（词义的）孳生特征本性是补充性的，非固有的。它指的不是事物一般具有的特性，如狐狸的狡猾的特征、牛的笨拙的特征，而是指由于上下文和非语言的环境的影响产生的特征。它们常常依存于语境。它可以用来说明共时的语言变异的意义的模胡性，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门径去解释和形式化地说明历史语言学的语义变化。

里普加以英语 starve（饿死，挨饿）一词说明孳生特征出现

的情况如下：

CE	steorfan	[BECOME NOT ALIVE]>
古 英 语 (死)		[变成非活]
NE	starve	[BECOME NOT ALIVE]+{ of COLD}
中古英语(冻死)		[变成非活] + {由于冷 }
MOdE	starve	[BECOME NOT ALIVE] +{of HUNGER }

现代英语(饿死) [变成 非活] +{由于饿 }

从上表可以看出，{of COLD} 和 { of HUNGER} 是中古英语、现代英语中 starve 一词所包含的特征。它在古英语中可能是孳生特征。作者还说，从现代英语来看，在某些上下文中 starve 一词中的 [to DEATH] (死 仅仅是一个孳生特征。在标准语中说 I' m starving 意思是 I' m very hungry (我非常饿) 。 [to DEATH] 这个特征在这句话中既不是固有的，也不是可能有的。而在某些上下文中 { of HUNGER } 这个特征也消失了如 She is starving for companionship (她渴望友谊)

用词义的孳生特征的观点来解释“看”在上面各个例句中所表示的不同内容，可以说，在“看电影”中“听到声音”这个内容，在“看书”“看画”“看电影”中“理解欣赏它的内容”这个内容，都是孳生特征，它们是由上下文和非语言的环境的影响产生的特征，它们常常依存于语境。而从例句来看，应该肯定“感受到一定的对象”是“看”的固有特征，但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一定的条件下，这个特征也可以消失。可以说，用眼睛在或长或短的短时间内注视物体并感受到物体，在不同的上下文、不同的语境中，又可能伴随有别的感官（如耳朵）活动、心理活动（如理解、欣赏）这种行为。现代汉语是用“看”这个词来标志的。词典在说明它的意义的时候，只能说明这类行为共有的、常有的特征。分析同义、近义词时，如果有必要，可以考察语言的应用情况。根据

“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把词典释义中未展开的、略去的内容，包括某些孳生特征表述出来。根据“看”的一般用法，我们认为，可以确定它的“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如下：

看 $\frac{\text{眼睛} \text{ 注视} \text{ 一定的对象} \text{ 方向, 并} \text{ 感受到} \text{ 一定的对象}}{\text{B} \quad \text{D}_1 \quad \text{e}_1 \quad \text{E} \quad \text{D}_2 \quad \text{e} \quad \text{E}}$

如何解释“他看了半天，什么也没看见”中的“看”呢？我们认为“看”的“感受到一定的对象”这个特征，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可以出现，也可以消失。比较：

他看东方，看见了太阳。其中的“看”，无“感受到……”义，“看见”则有“感受到物体”义。

他看东方，看太阳。其中第二个“看”有“感受到……”义。

他看屋外，看见了那棵树。其中“看”“看见”同①。

他看屋外，看那棵树。其中第二个“看”同②。

这说明，“看”在一定条件下，如在同“看见”连用而相对比时，“看”失去了“感受到……”义，但不能说“看”的行为本身不包含这个意义。

下面谈“看见”。比较下面的句子：

{	他看东方。	{	他看屋外。
	他看见东方。×		他看见屋外。×
	他看见东方一轮红日。		他看见屋外一个人。

这说明“看见”不能用于“感受方向”，而“看”能用于“注视方向”。比较词典的释义和语言的应用，“看见”的“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可以写成：

看见 $\frac{\text{眼睛} \text{ 感受到} \text{ 注视的对象}}{\text{B} \quad \text{D}_1 \quad \text{E}}$

因此，“看”“看见”的最一般的区别是，第一，“看”一般指眼睛注视并感受到一定的对象，“看”有时也用于指眼睛注视但未

感受到有关对象。“看见”着重指眼睛感受到注视的对象。第二，“看”的对象可以是具体物也可以是方向，“看见”只用于具体物。（“看见未来的光明”这种说法是通过比喻而产生的抽象用法，这里不讨论。）

“看见”、“见”的不同主要在用法上^⑦，这里不讨论。

下面比较“看”“瞧”“瞅”。看”为通用词，“瞧”是口语词，“瞅”来自方言。除了这些不同外，基本义有没有差别呢？我们把这三个词代入下面例句中，位置上，得下表：

	看	瞧	瞅
他往屋里	一眼。		
他在	球赛。		×
他在	画儿。		×
他在	书。	×	×
他在	电影。		×

可见在普通话中，“瞧”少用于“看”带有孳生特征“理解欣赏某种对象某种内容”的场合，“瞅”更不能。《现代汉语八百词》已为“看书”之“看”区分出“阅读”义^⑧（《现汉》未分），则是把这个“看”词义内容中的孳生特征，看作是比较稳固的特征了。

3 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可以用“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来帮助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我们先比较普通话拿、搬、捏和意义相当于这几个词的闽南方言文昌话 [-xe³¹] 搬 [-bu²²]^⑨、捏 [-ɲ³¹]^⑩。普通话据《现汉》的解释，文昌话据作者的了解（文昌话是作者的家乡话）

拿 ① 用手或其他方式抓住搬动(东西)

d_1 D_1 D_2 E

他拿着一把扇子。

他拿了书、衣服。(“拿”指抓住并带走)

他拿走了书、衣服。(“拿”义同上,“走”出现)

他拿了书架和衣柜。(例句自拟,下同)

搬 ① 移动物体的位置(多指笨重的或较大的)

D_1 E e

他搬了一张床、一个衣柜。

* 他搬了一支笔、一个墨水瓶。

(* 表示病句,下同。)

捏 用拇指和别的手指夹

捏住这支笔。

捏住一条虫。

[xe^{31}] 用手或其他方式抓住较轻的(东西)(带来或

d_1 D_1 e E D_2

带走)

D_2

他[xe^{31}] 一把扇。(抓住,无带走义)

他[xe^{31}] 走一把扇。(“走”表示还带走)

他[xe^{31}] 书 [xe^{31}] 衣裤。(抓住,无带走义)

他[xe^{31}] 书走, [xe^{31}] 衣裤走。(“走”表示带走)

他[xe^{31}] 书架、衣柜。

去看外婆,他 [xe^{31}] 一只鸡。([xe^{31}] 有抓住、带走义)

[ɬu a²] 义同普通话之“搬”。

[ɬe³¹] 用手抓住较轻的(东西)
 d₁ D₁ e E

他[ɬe³¹] 一把扇。

他[ɬe³¹] 一本书。

*他 [ɬe³¹] 一个书架。

*他 [ɬe³¹] 走了几本书。([ɬe³¹] 后不能跟动词“走”连用)

说明：1)普通话的“搬”和文昌话的 [ɬu a²] 相当，意义一样。2)普通话的“拿”同文昌话的 [xe³¹] 相当，但意义有差异，抓住笨重的东西，普通话可以用“拿”，文昌话不能用 [xe³¹]，只能用 ɬu a²]；“拿”是“抓住”或“抓住带走”，[xe³¹] 一般只指“抓住”，“带走”义只有在一定语境下才出现。

3)普通话的“捏”同文昌话的 [ɬe³¹] 相当，但二者身体部分的限制不同，前“用拇指和别的手指”，后“用手”，因此文昌话说“他 [xe³¹] 一把扇”同“他 [ɬe³¹] 一把扇”意思一样，普通话说“他拿着一把扇子”同“他捏着一把扇子”表示的动作行为就有差别了。

再如吴语“斩”同普通话相当的词的对比。

斩 ts_E 1、砍断：斩草除根…… 3剁切斩鸡，
把鸡斩成碎块 ①

据此则吴语的“斩”同普通话的“斩”“剁”“切”相当。据《玑叉》：

斩 砍

砍 用刀斧猛力把东西断开(按：也可以不断开，见上)

剁 用刀向下砍

切 用刀把物品分成若干部分

普通话中这几个词表示的行为有明显的差别，词典释义未完全说

清。现据一般的理解和语言的应用，用“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说明这几个词的意义如下：

斩 $\frac{\text{猛力}}{d_1} \frac{\text{用刀斧等}}{d_1} \frac{\text{把物}}{E} \frac{\text{断开}}{D_1}$ (物 $\frac{\text{坚固、坚韧}}{e}$)

剁 $\frac{\text{用力}}{d_1} \frac{\text{用刀等}}{d_1} \frac{\text{向下}}{d_1} \frac{\text{把物}}{E} \frac{\text{断开}}{D_1}$ (物 $\frac{\text{坚硬}}{e}$)

切 $\frac{\text{用刀等}}{d_1} \frac{\text{贴着物}}{d_1} \frac{\text{把物}}{E} \frac{\text{分开}}{D_1}$ (物 $\frac{\text{不硬}}{e}$)

由此可见，普通话把“用刀斧等断物”的行为根据用力的程度、使用的工具、行为的方式、物的坚硬程度，区分为三个词，而吴语可以用一个词“斩”[t₅₂]来表示。也就是说，“用刀斧等断物”是吴语“斩”这个词表示的最一般的行为特征，用力程度、使用工具、行为方式、物的坚硬程度等都不是这个词特有的特征，而只可能是孳生特征。在同普通话对比时，可以分为不同的意义单位^⑩。

4 说明词义的发展

词义的发展，词义之间可能有的联系，也可以用“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来帮助说明。

下面具体分析“剔”一词词义的发展。义项划分、书证主要据《汉语大字典》，并补充《汉语大词典》《辞源》提供的一些材料。

剔(t)

(《说文》：“剔，解骨也。从刀，易声。”)

分解骨肉；把肉从骨上刮下来。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一引《通俗文》：“去骨曰剔。”《集韵·锡韵》：“剔，解也。”《书·泰誓上》：“剗剔孕妇。”孔颖达疏：“今人去肉至骨谓之剔去，是则亦到之义也。”《晋书·吴隐之传》：

“帐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水浒全传》第三回：“（郑屠）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又，《汉语大词典》引：《人民文学》1981年第8期：“你找杆秤称一称，看你剔掉骨头还剩几两肉。”

剪削。《诗·大雅·皇矣》：“攘之剔之，其糜其柘。”孔颖达疏：“攘去之，剔剪之者。”《庄子·马蹄》：“烧之剔之。”陆德明释文引司马云：“剔，谓翦其毛。”唐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剔削根节，断其脉络。”

疏导；清除。《淮南子·要略》：“剔河而道九歧，凿江而通九路。”高诱注：“剔，泄去之。”唐韩愈《石鼓歌》：“剝苔剔蘚露节角。”《镜花缘》第六十八回：“或兴利剔弊，或除暴安良。”又，《辞源》引：唐徐寅《钓矶文集》八《山寺寓居诗》：“高卧东林最上方，水清山翠剔愁肠。”

剔；从孔隙中往外挑出东西。《新唐书·吐蕃传下》：“断手剔目。”《雍熙乐府·粉蝶儿·思怨》：“把这厮剔了髓，挑了筋，剔了肉，不伤廉。”老舍《骆驼祥子》十三：“老程剔着牙上的一个芝麻。”

挑拣；搜寻。宋文天祥《与胡瑞逸》：“日在山间，搜奇剔怪。”清余缙《登岱记》：“剔异寻幽，以给眸力之未逮耳。”鲁迅《三闲集·文坛的掌故》：“大概以弄文学而又讲唯物史观的人，能从基本的书籍上一一钩剔出来的，恐怕不很多。”

⑥ 弦乐弹奏指法之一，中指向外为剔。元熊朋来《瑟谱》卷一：“剔，中指向外。”《老残游记》第十回：“初起不过轻挑慢剔，声响悠柔。”

⑦ 挑，拨动。《新唐书·哥舒翰传》：“翰刺其喉，剔而腾之。”宋范成大《晓枕闻雨》：“剔灯寒作伴，添被厚埋。”陈残云《香飘四季》第二章：“手指不自觉地剔着算

盘子。”

⑧骂。《广雅·释詁三》：“剔 骂也。”

下面根据字典词典释义、提供的书证拟定“剔”各个意义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并说明它存在的时间^⑩：

B	d ₁	D ₁	e	E	存在时间
①分解骨肉，把肉从骨上刮下来	(人)	用刀具等	刮去	肉骨	先秦、汉、唐、元、现代
②剪削	(人)	用刀具等	除去	毛、枝、根等	先秦、西晋、唐
③疏导清除			除去 除去 除去	河中 阻塞之物 苔藓等物 弊害、忧愁	汉、唐、清
④ 剔，从孔隙中往外挑出东西	(人)	用尖状工具从孔隙中	挑出	物	宋、元、明、现代
⑤挑拣 搜寻		在山间 在书籍中	搜寻 挑出有用的材料	奇异 风景	宋、清、现代
⑥……中 指向外为剔		用中指 向外	挑	弦	元、清

B	d ₁	D ₁	e	E	存在时间
⑦挑, 拨 动	用刀等 用长条物	挑 拨动	物(如喉) 物(如灯 芯)		宋、现代
⑧骂	用粗野的 恶意的话	侮辱	人		汉、魏

比较各义出现的时间和意义上可能有的联系,“剔”词义的发展可说明如下:

、 、 义是一组。

②义从 义来, 义表示的动作行为在“除去”这一点上同义一致, 所用工具相同或相似, 但行为的关系对象不同, 为(留)肉(去)骨, 为毛、枝、根等无用之物, 属词义转移。

之“疏导”义从 来的可能性最大, 因其表示的动作行为同②极近, 也可用“除去”概括, 但行为的关系对象已是“河中阻塞之物”, 所用工具不再限于“刀具等”, 属词义转移。之“清除”义为抽象用法, “除去”已非具体的动作行为, 其关系对象也为抽象物, 义转移更远了。

、 义是一组。

义可能从 义来, 同 比较, ⑤义是比较抽象的用法, 但在“挑出”这一点上二义相似。 义的关系对象是具体物, 义的关系对象已有些抽象, ④义表示的动作行为要用一定的工具, 义则工具不是必要的内容, 义动作行为进行的地方是“从孔隙中”, 义的行为也是在某种有限制的地方进行。词义发展属转移。

⑦、⑥义为一组。

⑦义先出, 故⑥义从⑦之“拨动”义来的可能性最大。⑦⑥

义表示的都是“挑、拨动”的具体的动作行为。⑦义动作所用工具为长条物，⑥义则用中指，⑦义动作的关系对象为一般物体，⑥义则为“琴弦”，若视二义表示的动作行为相同，而⑥义的关系对象是特定的东西，可看作词义缩小。

后两组中的义、⑦义又从何来呢？它们从义来的可能性最大。

义同义比较，动作行为和作用工具相似，只是义动作行为有特定的空间限制（“从孔隙中”），关系对象也不限于肉、骨，而是一般物。若着眼于动作行为有空间限制这一点，则义比义有缩小，若着眼于动作行为的关系对象，则义比义有扩大。

⑦义同义比较，差异较大。义一方面是“刮下（肉）”，另一方面是“除去（骨）”，⑦义是“挑、拨动”，已无明显的去、留义。但所用工具仍相似，动作行为仅在“向前动作”这一点上相近。至⑦义之间的过渡可能是有阶段的，有待于发掘具体语言材料来阐明。

⑧义仅见于汉魏，也无书证，同先秦两汉所见之义差别较大，或另有来源，或其间联系曲折，已缺乏语言材料说明。

上面对“剔”词义发展的分析，只是根据几部字典、词典所提供的材料，如果能收集更丰富的材料，用词义孳生特征产生、消失，固有特征可能时隐时现，也可能消失的观点来解释，还可以作出更细致、更准确的描写。

附 注

本段据拙文《表动作行为的词意义的分析》（《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修改补充写成。

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中把单动句型中“动+名”后的“名”根据意义分为12类，见该书5-11页，孟琮等编《动词用法词典》根据意义

把名词宾语分为 14 类，见该书 7-11 页。

③() 表示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下同。

这种形式的释义参看本章下文对“上工”“开课”等词意义的说明。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298 页。

⑥ L. Lipka, Inferential Features in Historical Semantics 见 Jacek Fisial 编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Historical word-Formations, 340-341, MbuTon 1985.

⑦ 例如，“看见”有被动用法(远远让他看见了)，“见”不能用于被动说法(*远远让他见了)，“能”加“看见”同“能”加“见”意义不同，这时后者“见”义为“会见，见面”。

⑧ 同，295 页。

⑨ ɸ 为双唇吸气浊塞音。

⑩ ɹ 为舌尖前吸气浊塞音。

⑪ 贺巍《吴方言词语与官话的差异》，《中国语文》1990 年第 1 期

⑫ 词义单位划分问题参看本书第七章“词义的单位”。

⑬ “存在时间”据书证出现时间。

第五章 表名物的词意义的分析

一、词典释义模式^①

1 基本模式

这里所说的表名物的词，是指动物、植物、矿物、器械、日用器具、用品等等的名称，以及众多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名称。

表名物词的释义模式绝大多数都是归类、限定型，即利用词语表示的概念的上下位系统关系，将被解释的词放入适当的上位概念中，再加以各种修饰、限制。其形式可归纳如下：

女工 女性的 工人(《现汉》)

被解 释义的扩展性词语
释的词

种 种差 类词语

若以 m 代表被解释的词， L 代表类词语， t 代表种差，则可表示为

$$m=tL$$

在词典的释义中，它主要有6种变化形式。

(1) $m=L$ 一种 L ，或 $m=L$ 的一种(类、属、门等)，或 $m=L$ 之

一。这种方式是指出名物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是类词语所表示的事物现象的一种。如：

- 鱈 一种海鱼《新华》)
 獾 一种猎犬《新华》)
 柰 苹果的一种《新华字典》)
 獬豸 猿的一类《新华》)
 地衣 低等植物的一类..(少独用)《现汉》)
 软体动物 无脊椎动物的一门(.同上)

(2)m=L。这种方式形式上是将被解释的名物词和类词语等同，其实是指明名物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属于类词语所表示的类。这种方式独用多见于我国古代辞书。如：

- 杏 果也。《说文》)
 榛 木也。《说文》)
 鸪 鸕鸪鸟。《广韵》)
 蚣 蜈蚣虫。《广韵》)

(3)m=tL,tL为偏正词组，L为中心语，t为限制修饰语。这种形式是定义式释义的标准形式。如：

- 女工 $\frac{\text{女性的}}{t} \frac{\text{工人}}{L}$ (《现汉》，下同)
 鱼网 $\frac{\text{捕鱼用的}}{t} \frac{\text{网}}{L}$

这种方式有时添上列举被解释的名物词所表示的事物的个体或种类的内容。如：

- 恒星 $\frac{\text{本身能发出光和热的}}{t} \frac{\text{天体}}{L}$ ，如织女星、太阳。

释义中列举的“织女星”“太阳”是恒星的个体。

- 南货 $\frac{\text{南方出产的}}{t} \frac{\text{食品}}{L}$ ，如笋干火腿等。

释义中列举的“笋干”“火腿”是南货的种类。

(4) $m=L, t$ 类词语先出现，种差用句子或分句表达，在意义上，它对类词语起修饰、限制作用。如：

鱼唇 海味，用鲨鱼的唇加工而成。
L t

黄鳝 鱼，身体象蛇而无鳞，黄褐色，有黄斑点，生活在水边泥田里。
L t

解释“鱼唇”的 t 是一个句子，解释“黄鳝”的 t 是多个分句。

(5) $m=tL_1 + tL_2 + \dots$ 类词语可以出现多个，种差可以是偏正词组的限制修饰语，也可以用一句或几个分句表述。如：

软脂 植物油和动物脂肪中所含的白色柔软 物质，是软脂
L
酸和甘油的 化合物。
L

沙枣 落叶 乔木，树枝初生时银白色，叶子长圆状披针形，
L
花白色，有香味，果实椭圆形。生长在沙地，耐旱
耐寒，是沙荒造林的重要 植物。果实可吃。
L

“软脂”的释义中出现两个类词语“物质”“化合物”，说明种差的是偏正词组的修饰语。“沙枣”释义中也出现两个类词语“乔木”“植物”，说明种差的多是分句。

(6) $m=tL, L$ 为表示名称的词(如名、通称、总称、别称等)。如

白金 铂的通称

百货 以衣着、器皿和一般日用品为主的商品的总称

这种形式是说明被解释的词的名称身分，是解释它的反身指代义

的^②。对此，我们做些说明。

船只 船 的总称

百戏 古代杂技的总称
M t L

这些释义形式，说明了“百货”“船只”“百戏”等作为名称使用时，它有某类物“总称”的性质。也就是说，它是物的各种总称中的一个，它是属于“总称”的。因此，在“百货”“船只”“百戏”等反身指代它的名称身分时，“总称”是它的上位词语。“总称”表明了被解释的“百货”“船只”“百戏”等名称的性质（是“总称”，非“别称”“通名”等）。处在 t 位置上的词语，可以是同被解释的词同义的词，如“白金”中的“铂”，“船只”中的“船”，可以是说明被解释词范围的词语，如“百货”中的“以衣着、器皿和一般日用品为主的商品”；“百戏”中的“古代杂技”。t 和 L 之间仍是限制关系。

各种名物词的释义，或属上述 6 种变式的一种，或为它们的交叉组合。独用的上面已举例，组合的如：

鱼石脂 药名，有机化合物，是用沥青干馏后加硫酸和氨
L L
制成的黏稠 液体，红棕色或棕黑色，有防腐作
L

用，医药上常用于局部消炎。

松 种子植物 的一属，一般为常绿 乔木，很少为灌木，
L L

树皮多为鳞皮状，叶子针形，花单性，雌雄同株，结球果，圆形或圆锥形，有木质的鳞片。木材和树脂都可以利用。如马尾松、油松等。

2 种差的分析

世间万事万物形貌各异、性质多样，要把释义中反映它们特点的种差说明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把常见的归为 12 类。

(1)种差表领属

家产 家庭的财产
公产 公共的财产
私邸 高级官员私人的住所
国土 国家的领土

(2)种差表种类(领域、范围归入此类)

机工 机械工人
军旗 军队的旗帜
儒术 儒家的学术
国务 国家的事务

(3)种差表形态(包括形貌、情状、方式、症状等)

腐竹卷曲或条状的豆腐皮
赤脚 光着的脚
大汉 身材高大的男子
肉糜 细碎的肉

(4)种差表结构

书 装订成册的著作
梭镖 装上长柄的两边有刃的刀
环靶 当中一个圆点，外面套着若干层圆圈的靶子
吊楼 后部用支柱架在水面上的房屋

(5)种差表功用

笔 写字画图的用具
热水袋 盛热水的橡胶袋
船坞 停泊、修理或制造船只的地方

颂歌 用于祝颂的诗歌

(6)种差表产生(包括来源、成因、制法等)

物产 天然出产或人工制造的物品

虾米 ①晒干的去头去壳的虾

缆绳 许多股棕、麻、金属丝等拧成的粗绳

热泪 因非常感激、高兴或悲伤而流的眼泪

(7)种差表时间

赤子 初生的婴儿

宿将 久经战阵的指挥官

夙诺 以前的诺言

万年 极其久远的年代

(8)种差表空间

苏绣 江苏苏州出产的刺绣

囚犯 关在监狱里的人

棚户 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的人

配殿 宫殿或庙宇中正殿两旁的殿

(9)种差表数量(包括程度)

巨祸 巨大的祸患

大陆 广大的陆地

厚望 很大的愿望

人群 成群的人

(10)种差表评价

人杰 杰出的人

人士 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

名产 著名的产品

珍品 珍贵的物品

(11)种差表内容

纪要 记录要点的文

记载 记载事情的文章

刑法 规定什么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应受到什么惩罚的各种法律

恋歌 表达爱情的歌曲

(12)其他。为了便于概括,不能归入以上各类的种差都放在这里。

戏迷 喜欢看戏或唱戏而入迷的人

游民 没有正当职业的人

甜水 指味道不苦的水

特价 特别降低的价格

种差的分类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应该有不同的、更具体更细致的处理,这里只是提出一个较有共性的项目而已。

在词的释义中,各类种差除单独出现外,常常是几种同时出现的。如:

面粉 小麦 磨成的粉

其中“小麦”表种类,“磨成的”表制法。

笋鸡 做食物用的 小而嫩的鸡

其中“做食物用的”表功用,“小”表事物的量,“嫩”表形态。

烽火 古时 边防 报警点的烟火

其中“古时”表时间,“边防”表地方,“报警”表功用,“点的”表如何产生。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有许多词的释义,只说明一个方面的种差,有许多词的释义,说明了多方面的种差。

不同种类的名物词,需要说明哪些方面的种差也不一致。

对于植物来说,形貌、功用、适应性显得重要。如在上面举过的“沙枣”的释义中,“树枝初生时银白色、叶子长圆状披针形、花白色、有香味”说的是形貌,“落叶”“生长在沙地、耐旱耐寒”说的是适应性,“沙荒造林”“果实可吃”说的是功用。

对于动物来说，说明形貌、习性、功用也是重要的。如：

虎 哺乳动物，毛黄色，有黑色的斑纹。听觉和嗅觉都很敏锐，性凶猛，力气大，夜里出来捕鸟兽，有时伤害人。毛皮可以做毯子和椅垫，骨、血和内脏都可以制药。

其中“毛黄色，有黑色的斑纹”表形貌，“听觉和嗅觉都很敏锐...有时伤害人”表习性，“毛皮可以做毯子...骨、血和内脏都可以制药”表功用。

对于机械来说，构造、性能、功用显得重要。如：

强击机 从低空对目标强行攻击的飞机。低空飞行性能好，要害部位有防护装甲。装有机炮、火箭、炸弹等武器。用以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斗。

其中“要害部位有防护装甲”“装有机炮...等武器”说明构造，“从低空对目标强行攻击”“用以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斗”说明功用，“低空飞行性能好”说明性能。

相当多表名物的词所代表的事物有多方面的特征，其种差很难列举周全，有时也难分主次，因此各词典对种差的说明有详有略。这是产生语文性释义和百科性释义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参看第三章所引《小学生字典》《新华》《现汉》对“马”一词的解释）

3 类词语的分析

类词语在定义式释义中最重要的作用是指示被解释名物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的类别。它的范围大于被解释词的范围，但以种差限制后，所组成的定义式释义词语，其适用范围同被解释的词一致或基本一致。

单纯词当类词语，其作用纯粹是说明被解释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的类别。如“人杰”释义“杰出的人”中之“人”，“面粉”

释义“小麦磨成的粉”中之“粉”，“肉糜”释义“细碎的肉”中之“肉”。

复合词当类词语，有一部分还能以其语素的意义表示被解释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的某些特征。如“女工”释义“女性的工人”之“工”，表示从事某种工作，“恒星”释义“本身能发光和热的天体”中之“天”，表示处在天空中，“南货”的释义“南方出产的食品”中之“食”，表示供食用。此外，经常充当类词语的“用具”，语素“用”表示供使用，“装饰品”中的“装饰”，表示供装饰用，“哺乳动物”中之“哺乳”表示以哺乳养育后代，“动”表示动作、活动，等等。也有一部分充当类词语的复合词没有这种作用，如“吊楼”的释义“后部用支柱架在水面上的房屋”中之“房屋”，“军旗”释义“军队的旗帜”中之“旗帜”，“颂歌”释义“用于祝颂的诗歌”中之“诗歌”，它们多是并列结构的复合词，两个语素义同或义近。

词组用作类词语往往能以构成它的部分词的意义表示被解释的词代表的事物现象的某些特征。如：

焗油 烹调方法，把油加热后浇在菜肴上。

漆包线 表面涂着一层薄绝缘漆的金属导线，多用于制造电机和电讯装置中的线圈。

其中“烹调方法”“金属导线”是词组充当类词语，“烹调”表示“焗”这种方法是加工食物方面的，“金属”表示“漆包线”这种“导线”是金属制成的，而复合词“导线”之“导”又表示这种线是起某种传导作用的。

解释同一个名物词，允许从不同角度选择类词语。如：

鱼雷 一种能在水中自行推进，自行控制方向和深度的炸弹。

能自行推进自行控制方向和深度的水中兵器。

(《新华》)

公函 平行及不相隶属的机关、团体间的来往公文
彼此没有领导被领导关系的机关团体之间的来往文件（《新华》）

以上两个词释义中用的类词语不同，都是恰当的。以下几例似有好、不甚好之分：

公报 公开发表的关于重大会议的决议，国际谈判的进展，国际协议的成立，军事行动的进行等的正式文告

国家机关、政党或团体对有关重要事件、会议所发表的公开报导（《新华》）

“文告”似更恰当，文告是一种文件的名称，“报导”则指一种新闻的体裁。

笼屉竹、木、铁等制成的器具，用来蒸食物
一种中间有屉的蒸食物用的炊具（《新华》）

“炊具”似更切近。

释义中有多个类词语时，其作用有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有一个是最主要的，对说明被解释的名物词所表示的事物现象的类别性质起主要作用，其他类词语从不同角度、不同联系上反映人们对该事物现象的认识，起补充说明作用。如前面所引“松”的释义中有“种子植物”“乔木”两个类词语，其中“种子植物”是最主要的。“鱼石脂”的释义中有“有机化合物”“液体”两个类词语，其中“有机化合物”是最主要的。

另一种情况是，出现的两个类词语同等重要，二者结合才能揭示全部词义内容。如：

体格 人体发育的情况和健康的情况

门风 旧时指一家或一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

再一种情况是，出现的两个类词语是选择关系。如：

内功 锻炼身体内部器官的武功或气功

名句 著名的句子或短语。

如果出现同类词语相差很大，甚或有不同的种差，则已是不同的意义了。如：

口齿 说话的发音；说话的本领

体例 著作的编写格式；文章的组织形式

4 表名物词的其他释义方式

(1)有定义式的形式，非定义式释义。如

原因 造成某种结果或引起另一件事情发生的条件

物质 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

原理 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为其他规律基础的规律

时间 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续不断的系统，是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的表现

以上处在释义词语中心语位置上的词语都不是被解释词的类词语，而是同被解释词近义的、意义相关的词语，用这些词语作中心语加上恰当的修饰限制成分组成了解释词语。

这种扩展性词语用于概括程度很高的词的意义说明。因为它们概括程度很高，不可能再找到比它们概括程度更高的概念。对它们不可能在归类的基础上加以限定，而可以用名词性的词语加以说明。

(2)从相对关系上说明词义。

有一部分词如表亲属关系的词要从相对关系上才能说清词义。如：

母亲 有子女的女子 是子女的母亲

祖母 父亲的母亲

女儿 女孩子 对父母而言)

继父 妇女带着子女再嫁 再嫁的丈夫是她原有子女的继父

“母亲”的说明以子女为定点，从对子女的关系说明母亲。同理，说明“祖母”以父亲为定点，从对父亲的关系上说明祖母。说明“女儿”以父母为定点，从对父母的关系上说明女儿。说明“继父”以“再嫁的妇女”为定点，从对再嫁妇女的关系上，说明“继父”同她原有子女的关系。亲属词的特点是，它表示被称呼者，同时就存在称呼者。因此词义解释中要表示出其中的相对关系。

(3) 表名物词比喻义的说明。如

② 比喻叫人迷失方向的事物

② 比喻可以凭借的资历、能力等

② 比喻牵累人的事情

② 比喻能劳动而不劳动，依靠剥削为生的人

“比喻”二字表示现义同原义的一种联系。其他词语仍是一个名词性的偏正结构。处在中心语位置上的词语表示在比喻的意义上被解释词代表的事物所属的类别，修饰语表示事物的特征。

二、“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从以上我们归纳的表名物词的释义模式来看，定义式释义是大多数名物词的释义模式。其中尤以“种差+类”这种形式用得普遍，其他各种形式都可以变换为这种形式。表名物词词义成分的差别表现在种差(t)和类(L)的内容上，因此我们可以用“种差+类(tL)”作为分析表名物“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的基本框架。

词典中对每一个表名物的词用“种差+类”模式所作的正确

解释，都有理由认为是对该词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的一种说明。这里出现的问题是：

第一，各词典列举的种差多少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类词语的选择也有不同。如第三章举过的“马”一词《小学生字典》《新华》《现汉》对它的解释不同。再如各词典对“猫”一词的解释：

猫 哺乳动物 面部略圆 躯干长 耳壳短小 眼大 瞳孔随光线强弱而缩小放大。四肢较短，掌部有肉质的垫，行动敏捷，善跳跃，能捕鼠，毛柔软，有黑、白、黄、灰、褐等色。（《现汉》）

食肉类哺乳动物。趾底有肉垫，行走无声，善于捕鼠。（《新华》）

家畜，脚有利爪，会捉老鼠。（《四角》）

家畜名...善捕鼠之小兽。（《辞源》）

动物名。猫科。听觉视觉极敏锐，善跳跃及攀援，喜捕鼠类。性驯良，人多畜以捕鼠。（《汉语大字典》，下简称《大字典》）

哺乳动物，面部颇圆，耳小眼大。瞳孔随光线强弱而变化，四肢较短，掌部有肉垫，行动敏捷，善跳跃，能捕鼠。（《汉语大词典》，下简称《大词典》）

可以列表比较它们的同异：（见下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各词典对猫特征的说明差别比较大，只有“善捕鼠”这一点是都说明的。选用的类词语也不一致。这同词典的性质、篇幅有关，同编者所愿意强调的方面也有关。但他们必定认为，所提供的说明是可以使猫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而《现汉》的说明（《大词典》同）则有较多的百科性内容，显然是为读者提供关于猫的更多的知识。

甚至对于采用简括的语文性释义的词典，其说明的种差也是有差别的。如：

	种 差				类词语
	形 貌	生 理	行 为	功 用	
《现汉》	面部略圆，躯干长，耳壳短小，眼大，四肢较短，掌部有肉质的垫，毛柔软，有黑、白、黄、灰褐等色	瞳孔随光线强弱而缩小放大	行动敏捷，善跳跃	能捕鼠	哺乳动物
《新华》	趾底有肉垫		行无声	善于捕鼠	食肉类哺乳动物
《四角》	脚有利爪			会捉老鼠	家畜
《辞源》	小			善捕鼠	家畜，兽
《大字典》		听觉视觉极敏锐	善跳跃和攀援，性驯良	人多畜以捕鼠	动物，猫科
《大词典》	基本同《现汉》	同《现汉》	同《现汉》	同《现汉》	同《现汉》

刀切、割、削、砍、铡的工具，一般用钢铁制成。（《现汉》）

用来切、割、砍、铡、斩的工具。（《新华》）

供切、割、斩、削用的钢铁制的器具。（《四角》）

泛指斩、切用的工具。（《辞海》）

泛指屠宰、砍削、切割用的工具。（《大词典》）

《现汉》《四角》说刀一般“由钢铁制成”，其他词典不强调这个特征，在说明刀的功用时，有的细致，如《现汉》《新华》，有的概括如《辞海》。

第二，对于同一词词义成分的分析，由于角度不同，也有差别。例如不同学者对“父亲”一词词义内容的不同分析：

父亲 + 男性 + 直系亲属 + 长辈 + 人^③

用自然语言表述意为：父亲是直系亲属中长辈的男性的人。

父亲 + 有子女 + 成年 + 男人^④

用自然语言表述意为：父亲是有子女的成年男人。

父亲（近亲属）（生育关系）+ 男性^⑤

用自然语言表述意为：父亲是在生育关系中处于生育一方的男性近亲属。

父亲“男性”“比自己长一辈”“直系”^⑥

用自然语言表述意为：父亲是比自己长一辈的直系男性。

“父亲”一词词义成分分析的不同在于：选择的类词语不同，提取种差的着眼点、角度不同。若以“人”为类词语，则“男性”表特征，若以“男人”“男性”（名词用法）为类词语，则“男性”不再表特征。若从血统关系、辈分关系着眼，则父亲可有“直系亲属”“长（一）辈”的特征。若视父亲是对子女而言的，则父亲可有“有子女”的特征。若从父母同子女依存关系着眼，则父亲可有“（生育关系）”的特征。按，“（生育关系）”指生育者一方，“（生育关系）”指被生育者一方，等等。

根据以上说明的对表名物词意义的解释和分析的复杂情况，

我们来讨论在第二章介绍里奇的词义类型划分时提出的问题：词的概念义表示的特征是封闭的还是非封闭的？里奇明确地认为是封闭的，但他承认“人们经常为确定某个特征是一个意义的标准成分，还是一个含蓄特征而犹豫”^⑦。莱昂斯也曾对仅以性别这个特征作为区别男人和妇女的绝对标准表示异议^⑧。我们认为，由于事物现象都有多方面的特征，人们在区别它们时一般根据本质的、一般的特征。例如在上面所举各词典关于猫的说明中，“善捕鼠”这一点都列举出来了。这可以说是猫的一个本质的特征。但有时人们又常常根据人们熟悉的特征（有时它并不是本质特征）来认识事物。如《新华》列举猫的特征“趾有肉垫”“行无声”，《四角》说猫“脚有利爪”。我们在第一章所引苏联学者阿尔诺里德说明猫的词义的三角图中，指出猫的特征是“有柔毛”，都只是列举了人们所熟悉的特征。这些特征都记录在词典的释义之中，不能否认它们是属于词的概念义的范畴的。所以应该说，词的概念义表示的特性不是封闭的，不是固定的。有些特征对于区别某些事物现象来说是重要的、本质的特征，但说明词义时可以提出足够的特征，也可以只提出某些大家熟悉的、引导人们认识该事物的特征，后者正是通俗性的语文词典释义中所经常采用的做法。

因此，根据不同的词典释义说明某个词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时可以有差异。如“猫”，根据《新华》则为：

趾底有肉垫 行无声 善捕鼠的 食肉类哺乳动物
 t_1 t_2 t_3 L

根据《四角》则为：

脚有利爪 会捉老鼠的 家畜
 t_1 t_2 L

它们都属于猫的概念义，但说明的内容并不相等。

可以把各词典所列举的特征综合起来，得到“猫”的词义的

更丰富的内容。如果以《现汉》对“猫”的释义为基础，补充其他词典说明而《现汉》所无的内容（参看上表），则人们对猫特征的了解就更全面了，但仍不能说它的内容是封闭的。

可以根据各种比较的需要，挑选确定某些一般、本质的特征，挑选恰当的类词语，帮助分析词义。例如，比较“猫”和“狗”的词义内容。

狗 哺乳动物，种类很多，嗅觉和听觉都很灵敏，毛有黄、白、黑等颜色。是一种家畜，有的可以训练成警犬，有的用来帮助打猎、牧羊等。（《现汉》）

哺乳动物。听觉嗅觉敏锐，易受训练，可守门或助猎。（《新华》）

家畜，听嗅觉很敏锐，性机警，能看门或帮助打猎等。（《四角》）

哺乳动物。犬科。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听觉、嗅觉特别灵敏，性机警，易受训练，可以用于看家、打猎、放牧、警卫、玩赏等。（《大字典》）

犬 ①家畜名。…亦称“狗”。哺乳纲，犬科。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耳短直立或长大下垂，听觉、嗅觉灵敏。犬齿锐利。舌长而薄，有散热功能。前肢五趾，后肢四趾，有钩爪。尾上卷或下垂，性机警，易受训练。发情多在春秋两季，持续三周，妊娠期约60天，年产二胎，每胎产仔2-8头，寿命15-20年。品种很多，按用途可分为牧羊犬、猎犬、警犬、玩赏犬以及挽曳及肉用等。（《辞海》）

根据各种词典对“猫”“狗”的解释，一般可以挑选确定的特征（种差）和类词语如下表：

	种		差(t)	类词语 (L)
	形 貌	生 理	功 用	
狗	耳短直立或长大下垂,尾上卷或下垂,舌长而薄	听觉、嗅觉灵敏,性机警	用于看家、打猎、放牧、守卫、玩赏	哺乳动物,犬科
猫	面部略圆,体小,四肢较短	听觉、嗅觉灵敏,瞳孔大小随光线而变化	善捕鼠,(供玩赏)	哺乳动物,猫科

上表中不用括号的种差是从词典释义中挑选的，用括号的是我们补充的。“哺乳动物”隐含着许多哺乳动物具有的特征，这是猫、狗共同的；“犬科”“猫科”又隐含着一些特征，这是猫、狗不同的。显然，这样确定的词义内容对于区别猫、狗来说是足够的，但仍不是封闭的。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我们同样可以根据上面总结的表名物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的框架，帮助检查词典的释义，比较同义近义词的意

义，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说明词义的发展。

1 检查词典释义

对于用定义式释义的表名物的词，主要是检查说明它的类词语是否恰当、周全，说明它的种差的词语是否恰当。对于非定义式的名词性释义词语，主要是检查其中心语和修饰语所表示的词义内容是否恰当。我们主要从《现汉》中找出一些释义例子来讨论。

声明 ①公开表示态度或说明真相

声明的文告

义是动词用法， 义是名词用法。 ②义的类词语是“文告”，不能概括 义转用作名词时的意义。“声明”既可指正式的书面表达（如：报上刊载了政府的声明），又可指某人口头上郑重地说出的话（如：他同意老张在会上的声明），似可在释义词语后添类词语或话语”。

白描 ②文章简炼单纯，不加渲染烘托的写作风格

“白描”既可以指作家的写作风格（如：他写人物，爱用白描，同另一位作家爱作细致描写相映成趣），也可以指一种描写方法（如：描写方法中有所谓白描）。似可在释义词语后添类词语或写作方法”。

地摊 就地陈列货物出卖的摊子

“就地”意为“就在原处（不在别处）”之意（如：就地取材、就地使用），“地摊”无这个空间的限制。似可改为：（在街市）地上陈列货物出卖的摊子。

别针 一种弯曲而有弹性的针 尖端可以打开 也可以扣住，用来把布片、纸片等固定在一起或固定在衣物上

用“弯曲”说明别针的形貌不够清楚，用法的说明也可简括些，

似可改为：一种闭合长回形的针，尖端打开别上纸布等物，扣上使固定。

凌汛 由于江河里的冰融化而造成的洪水

“凌汛”不是由于江河里的冰融化造成的，它也不一定引起洪水。这个解释不正确，类词语和种差都要改写。实际上凌汛是：冰块堆积形成冰坝阻塞水流而引起的河水上涨现象^⑧。

2 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根据表名物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也能帮助说明表名物的同义近义词概念义的异同。例如：

侨胞 侨居国外的同胞

侨民 侨居国外而保留本国国籍的居民

“侨胞”的类词语是“同胞”（语素“胞”表示），这是从同祖国、同民族的联系上说的。“侨民”的类词语是“居民”（语素“民”表示）这是从固定居住在某一地区这个特点上说的。它们的种差也不同。“侨民”保留本国国籍，“侨胞”则可能保留也可能不保留。这两个词内容相同之处是所指示的人都“侨居国外”。

医道 治病的本领（多指中医）

医术 医疗技术

“医道”的类词语是“本领”，指的是能力、技能。“医术”的类词语是“技术”，指的是人积累的知识经验或操作技术。语素“医”所表示的种类基本相同，但“医道”多用于中医，还是有不同。

下面根据词典的释义，考察语言的应用，以表名物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为框架，分析比较“榜样”“样板”“表率”“标兵”“模范”等词意义的异同（结合能力的不同不详细讨论）。

（1）比较词典释义

榜样 值得学习的好人好事
样板 ③比喻学习的榜样
表率 好榜样
标兵 比喻可以作为榜样的人或单位
模范 值得学习的人或事物

从释义说明的内容很难看出这些词词义的细微差别，甚或还可能
有误解。例如认为“标兵”和“榜样”词义是完全一样的，“表
率”比“榜样”的评价还要高。

可以通过考察语言应用的实例来发现它们的差别。

(2)考察语言应用实例

老张是我们学习的。

“ ”处“榜样”“样板”皆可用，用“表率”则评价略低，用
“标兵”则暗含领导在一个范围内树立的，用“模范”则评价比
其他都高。

老王是他们厂评选的。

“ ”处“榜样”“表率”皆不能用，“样板”“标兵”“模范”能
用，用后者比前二者的评价高。

雷锋是我们学习的。

“ ”处“榜样”“样板”“模范”皆能用，用“表率”“标兵”则
评价不足。

鲁迅是正确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的。

“ ”处“榜样”“模范”皆能用，用“表率”则评价颇低，习惯
上不用“样板”，“标兵”不能用。

红光厂是我们学习的。

“ ”处“榜样”“样板”“模范”皆能用，用“表率”则评价颇
低，用“标兵”则暗含领导在一定范围中树立的。

⑥这个厂技术革新的事迹是我们学习的。

“ ”处“榜样”“样板”能用，“表率”“标兵”“模范”皆不能

用。

考察语言应用的实例可以发现有些词的词义特点或词义的孳生特征在释义中没有说明，或在概括性很高的释义中也难以说明。为了分析和比较，可以用表名物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为框架，将各词的词义内容展示开来。

(3) 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比较

	种	差	类词语
榜样	值得学习的	(自然形成, 大家公认的)	人、单位、事物
样板	值得学习的	(公认的) (或选定的)	人、单位、事物
表率	可供仿效的		人、单位
标兵	值得学习的	(在一定范围内) (常由上级选定的)	人、单位
模范	可作为标准供人学习的	(常由上级、群众选定的) (或历来推崇的)	人、单位

说明：1)类词语据语言应用实例作了调整。2)种差不用括号的是比较固定的词义内容，用括号的是词典释义难以说明的内容，或词义的孳生特征。如“榜样”一般是“自然形成、大家公认的”，而“样板”可以是“公认的”，也可以是“选定、树立的”，

例句显示了这一点。3)“表率”据语言应用改换了词典释义原用的种差，以示这个词的评价比其他词要低。4)“模范”的种差改为“可作为标准供人学习的”，它在语言应用中表示的评价比其他几个词要高，这样说也符合组成这个词的语素的意义（“模”法式、标准；“范”原义指模子，引申也有标准义）。

3 说明普通话、方言词义的异同

可以用表名物词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作为框架，说明普通话、方言词义的异同。这主要表现在类词语和种差内容的异同(或名词性释义词语中心语和修饰语内容的异同)。如：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床	供人躺在上面睡觉 [ɸo ²²] 睡觉用或放东西、 的家具
桌子	家具，上有平面，下有支柱。 下有支柱，在上面 放东西或做事情

普通话用两个词表示的两种家具，文昌话用一个词表示，同普通话对比，文昌话的床可分为两个义项。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饭	= 饭 me ²²]
粥	= 粥 tok ⁴⁴]
干饭	做熟后不带 = [ɸu ³⁴]
汤的米饭	

普通话的“干饭”是用类词“饭”作为语素，加上限制性语素组成的复合词，所指事物文昌话则另用一个单纯词表示。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锅	炊事用具，圆形 [ɔ'ia ²¹] 炊事用具，底 中凹，多用铁
	为弧形，多为铁制。 制。
罐子	盛东西用的大口罐 [kuan ²¹⁵] 炊事用具， 的器皿，多为陶
	圆形，平底，多为陶器。 器或瓷器。

比较种差和类词语可以看到，普通话的“锅”同文昌话虽是一类东西，但后者有种差“底为弧形”的限制，其实只是普通话“锅”所指的一个品种。普通话的“罐子”和文昌话的罐是不同的东西，类词语不同，种差（主要是用途）也不同。

普通话

粤方言^①

房子 有墙、顶、门、窗，= 屋 [uk⁵]

供人居住或做其他

用途的建筑物

屋子（房间） 房 子 间 隔 成 = 房 [f³⁵]
的各部分

“屋”“房”在粤方言中可用作单纯词，在普通话中则用来构成合成词（也可单用，如：买房。进屋去）。但表达的意义却互相交换了。

4 说明词义的发展

可以以表名物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为框架，更具体地、有条理地说明表名物词词义的发展。

我们先分析“園”（园）词义的发展。义项划分和书证主要根据《汉语大字典》，适当补充《汉语大词典》引用的材料。

園

《说文》：“園，所以树果也。从袁声。”

种植花果、树木、菜蔬的地方，四周通常围有垣篱。

如：花园；果园；菜园……。《诗·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毛传：“园，所以树木也。”晋陶潜《咏贫士》之二：“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西游记》第二回：“闲时即扫地锄园，养

花修树。”又，《汉语大词典》引唐韩愈《镇州初归诗》：“还有小园桃花在，留花不发待郎归。”

供人憩息、游乐或观赏的地方。如：公园；戏园；动物园。《汉成阳令唐扶颂》：“白菟素鸟，游君园庭。”《世说新语·简傲》：“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鲁迅《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又，《汉语大词典》引《旧唐书·路恕传》：“恕私第有佳林园，朝之名卿，咸从之游。”

帝王或后妃的墓地。《正字通·部》：“园，历代帝后葬所曰园。汉制陵园有令。如文帝陵名文园，宣帝祖武帝戾太子葬处名戾园，是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汉书·苏建传附苏武》：“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后汉书·光武帝纪》：“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李贤注：“园，谓茔域也，於中置寝。”又，《汉语大词典》引南朝梁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东首茔园，即宫长夜。”

比喻事物丛集之处。汉司马相如《上林赋》：“修容乎《禮》园，翱翔乎《书》圃。”清姚燮《高阳台》：“十载文园，无端泪满蛟绡。”

根据表名物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框架，说明“園(“园)的各个意义如下：(见下页表)

很明显，义从义来，②义表示功用的种差“供人憩息、游乐或观赏”开始时可能是词义的孳生特征，出现了庭园、公园、戏园这一类地方后，这个特征就固定下来，成为本质特征，而原来的“种植花果、树木等”的特征，或者成为次要特征，或者消失，“園”(园)就有了新义，词义转移了。义也从义

来,“埋葬帝王后妃”这一特殊功用成为这个意义的本质特征,“种植花果树木等”的特征或者成为次要特征,或者完全消失,这种地方有专门的类词语“墓地”,词义又转移了。义也从义来,显然是从“树木花草众多密集”这一点上生出联想而产生的新义,也属词义转移。

	种 差	类词语	存在时间
①义	种植花果、树木、菜蔬的 四周通常有垣篱的	地方	先秦、 晋、唐、 现代
②义	供人憩息、游乐或观赏的	地方	汉、晋、 宋、现代
③义	帝王后妃的	墓地	汉、南朝
④义	事物丛集的	处 所 (比喻)	汉、清

下面再分析“城”词义的发展。义项划分、书证主要根据《汉语大字典》，并补充《汉语大词典》引用的一些材料。

城(chéng)

《说文》：“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

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内称城，外称郭。…《广韵·清韵》：“城 城郭。《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也。”《公羊传·定公十二年》：“五版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唐李白《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叶剑英《攻关》：“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又《汉语大词典》引《孟子·公孙丑下》：“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城高以厚，地广以深。”

②古代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大小不同墙垣的都邑为中心，这些都邑通称作城。后泛指一般城市。如山城、城乡互助。《诗·大雅·瞻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郑玄笺：“城，犹国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新唐书·陆贽传》：“平居殫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清魏源《默觚下·治篇九》：“圣王求士与士之求道，固不于野而于城邑也。”又，《汉语大词典》引：杜鹏程《保卫延安》第一章：“延安，这个挨长城靠黄河的古城。”

城垣以内的地方。如：东城；西城；内城；外城。

筑城。《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筑郟，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明史·本纪三·太祖》：“是月，城西宁。”又，《汉语大词典》引《汉书·惠帝纪》：“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宋苏轼《儒者可与守成论》：“（秦始皇）东城临洮，北筑辽水，民不得休息。”

守城。《宋史·李庭芝传》：“（李）应庚发两路兵城南城。”《金史·石盍女鲁欢传》：“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则镇戎可城，而彼亦不敢来犯。”又，《汉语大词典》引：清魏源《圣武记》卷一：“我朝纵还臺堡降卒二千，城者拒之，虽往返议和之使，亦不令入城。”

可以根据表名物词“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的框架，说明“城”的各个意义如下：

	种 差	类词语	存在时间
①义	都邑四周 用作防守	内墙垣 ↓ 墙垣	先 秦、 汉、 唐、 现代
②义	王朝的 (作为行政 (人口聚居的) 诸侯的, 中心的) 大夫的 (有工商业的) (人口聚居的)	都邑 ↓ 地区	先 秦、 汉、 宋、 清、 现代
③义	城垣以内的 (人口聚居的)	地方	……现代

义是动词义，据表动作行为的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说明如下：

	B	d ₁	D ₁	e	E	存在时间
④筑城			修建	有宗庙先君 之主之都的 ↓ 城市的	城墙 城墙	先秦 汉、宋、明
⑤守城			防守		城市	金、明、清

说明：1)表中种差不用括号的是词典说明的内容，用括号是隐含的内容，用括号又加横线的是必要的内容。可以看出，“城”指王朝、诸侯的都邑时，作为行政中心“是必要的词义内容”，人口聚居”是隐含的内容，而当“城”指一般城市时，“人口聚居”成为必要内容，而“作为行政中心”这个特征可能消失。2)②义由来，因为所指正是所指“城墙”所防守的

地区(都邑、城市)。词义转移了, 词义的主要特征都不同了。

3)③义是 义泛指城市的一种特指用法。“城”既可以指整个城市, 则城市的各地区也可以用“城”来指称。此义起于何时, 不明, 故在“存在时间”中用“...”号表示。4)④义是“城”从表名物义发展出来的表动作行为的意义。词性转换引起词义的转移, 其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都不同了。义从 义来, 同 的联系是, 义表示的行为以 义表示的事物为对象。义本身也有一个扩大的过程, 先指修建有宗庙先君之主之都的城墙, 后泛指修建一般城市的城墙。义可能从 之指一般城市义来, 义所指的是 义这种动作行为的对象。

附 注

- ①本段据拙文《表名物词的释义》(《辞书研究》1982年第3期)修改补充写成。
- 词的反身指代义参看本书第二章四“词的反身指代义”。
- 王德春《词汇学研究》, 143页,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
- 徐思益《论句子的语义结构》(《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 贾彦德《语义学导论》, 63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 ⑥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 78页, 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85年。
- ⑦G. Leech, *Semantics*, P. 123.
- ⑧J. Lyons,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P. 478
- ⑨这条据金天增《试谈〈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方面的一些问题》(《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
- ⑩本例取自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 206页, 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

第六章 表性状的词意义的分析

①

一、词典释义模式

表性状的词内容很复杂，有的表示人可以用感官感受到的物的性质，如红、绿、冷、热、酸、甜、响亮、低哑；有的表示感官感受到的特征只能以相对标准来说明，如大、小、长、短、深、浅、迅速、缓慢；有的表示对人的品性、外貌、精神、行为的评价，如漂亮、温顺、贤慧、精明、泼辣、难看、笨拙、丑恶；有的表示对人的物质创造物、精神创造物、对自然的评价，如伟大、雄伟、精巧、肥美、渺小、粗糙、荒凉，等等。表性状词没有统一的释义模式，词典对性状词的释义，主要有4种类型。下面分别说明。

1 准定义式和定义式

蓝 像晴天天空的颜色

咸 像盐那样的味道

“颜色(“名词”)和蓝(“形容词”)的词类不同，“味道(“名词”)和“咸”(“形容词”)的词类不同，不可把“颜色”看作“蓝”的真正上位词，同理，“味道”也不是“咸”的真正上位词。莱昂斯把 taste(味道)一词之下的 sweet(甜)、sour(酸)、bitter(苦)看作“准下位词”(quasi-hyponym)^②。据此我们提出“准上位词”的概念，把“味道”看作“咸”“甜”等的准上位

词。用准上位词作类词语加上种差说明意义的释义方式叫准定义式释义。再如：

膻 像羊肉的气味

痛 疾病创伤等引起的难受的感觉

准上位词用得最多的是“样子”。“...的样子”用来解释一大批表性状词的意义。如：

迷茫 广阔而看不清的样子

懒洋洋 没精打采的样子

索然 没有意味没有兴趣的样子

“...的样子”一般表示视觉范围或能用视觉感受的情状，味觉、肤觉、听觉不能用，如不能说“咸，像盐的样子”“痛，疾病创伤等引起的难受的样子”。视觉能感受，但不是多少有形象性的情状也不能用，如不能说“蓝，像晴天天空的样子”。

“样子”二字也可换为“情状”“状态”等，词典统一用“样子”，是为了一致。“...的样子”相当于我国古代辞书中的“...貌”式，如《说文》：“衿，长衣貌。”“袞，衣厚貌。”现代编写的词典也还有用此式释义的，如：《辞海》：“峨峨，高峻貌。”“惺松，睡醒貌。《汉语大词典》：“凶凶，凶恶貌。”“冷嶒，高峻突兀貌。”

“...的样子”式有时前面还加“形容”二字（“形容...”也是表性状词的一种释义方式，后面谈），如：

潺湲 形容河水慢慢流动的样子

热腾腾 形容热气蒸发的样子

这里“形容”可删，“...的样子”不可删。删去有可能认为词义指的是“流动”的行为，“蒸发”的变化，而词义指的是一种状态，非行为、变化。

少数表性状的词可以有定义式释义，条件是被解释的词有上位词，如

青绿 深绿
通红 很红；十分红
鹅黄 淡黄
靛蓝 深蓝

2 “（适用对象）+性状的说明描写”式

如：

明亮 光线充足
滑稽（言语动作）引人发笑

这种释义词语的语法结构可看作主谓结构，适用对象（如上二例中的“光线”“言语动作”）为主语，性状的说明描写是谓语（如上二例中的“充足”“引人发笑”），性状说明描写本身还可以是一个主谓结构。如：

干巴巴（语言文字等）内容不生动不丰富
清通（文章）层次清楚，文句通顺

这是表性状词的最重要的一种释义方式。在运用中又有许多变化。

从适用对象出现方面看，有三种情况。

（1）适用对象是一个。如：

滂沱（雨）下得很大
清越（声音）清脆悠扬

（2）适用对象有多个。如：

激越（声音情绪等）强烈、高亢
轻浮 言语举动随便、不严肃不庄重

（3）适用对象不出现。如：

细碎 细小零碎
结实 坚固耐用

适用对象不出现，一种情况是适用对象广泛，一种情况是适用对

象有限制，但词典在释义中没有说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

表性状词的一般功能是充当句子谓语、定语、状语，修饰限制事物现象行为或别的性状，也就是说，表性状词可以修饰限制的对象是复杂的，词典释义为反映这种词义的、也是用法上的特征，故在释义词语的主语位置上列出主要的、一般的形容、修饰对象，我们就称之为“适用对象”。

从性状说明描写的方式看，常见的也有三种情况。

(1)对释语素义。如：

细密 精细仔密
清亮 清晰响亮
确切 准确恰当
严峻 严厉；严肃

前两例是对释语素义组成的扩展性词语；后两例用同义近义词解释词的意义，意为“确切”有两个接近的意义，一为“准确”，一为“恰当”，“严峻”有两个接近的意义，一为“严厉”，一为“严肃”。后两例不是扩展性词语组成的释义，不在讨论之列。如果适用对象出现，如悠久，年代久远。悠长，(时间)长。则是扩展性词语组成的释义。

(2)用否定表述。如：

自然 不勉强 不局促 不呆板
勉强 ④不充足：这个理由很勉强
浮漂(工作或学习)不塌实

否定表述可以同肯定说法结合使用。如：

呆板 死板；不灵活；不自然
含糊 ②不认真；马虎
简略(言语、文章的内容)简单；不详细

(3)具体的说明描写

闲散 无事可做而又无拘无束

阑干 纵横交错,参差错落
 蒙蒙 雨点很细小
 弥漫 满天遍地,茫茫一片,看不清楚

对于性状的说明描写还可以联系原因,如:

漫漶 文字图画等因磨损或浸水受潮而模糊不清
 腻烦 因次数过多而感觉厌烦

适用对象出现的三种情况和对性状说明描写的三种情况可以交叉组合而成为不同的释义方式,上面举的例子中有的已显示了这一点,再如:

亲善(国家之间)亲近友好
 稀朗(灯火星光等)稀疏而明朗
 乖戾(性情、言语、行为)别扭,不合情理
 豪华 ②(建筑、器物、设备或装饰)富丽堂皇,过分华丽

“亲善”是(适用对象一个)+对释语素义*,“稀朗”是(适用对象多个)+对释语素义*,”乖戾”是“(适用对象多个)+肯定结合否定表述”,“豪华”是“(适用对象多个)+对性状具体说明描写”。

3 形容……”式

如:

势利 形容看财产、地位分别对待人的恶劣表现
 黑压压 形容密集的人,也形容密集的或大片的東西

上二例“形容”二字不能删去,若删掉,按解释的意义这两个词就成了名词,而它们是形容词。从意义上说,它们是表性状的,不是表名物的。再如:

悠扬 形容声音时高时低而和谐
 悠忽忽 ①形容悠闲懒散

②形容神情恍惚

上二例删去“形容”二字，也仍是表性状词的释义方式（符合“（适用对象）性状的说明描写”类型）。但删去、不删去有差别。这里“形容”意近于“描写”，删去，这些词的意义就是情状本身；不删去，词的意义是对这些情状的描写，更强调它的情状的意味。

不能滥加“形容”二字，如说“结实”是“形容坚固耐用”，“细碎”是“形容细小零碎”。这里加上“形容”二字是一种累赘，原因是词义本身指的就是某种性状，而不是对这个性状的形容。因此，除了不加“形容”二字不足以说明所解释的词是表性状的词（如上“势利”“黑压压”例），或加“形容”二字能增加某种情状的意味（如上“悠扬”“悠忽忽”例）外，一般表性状的词的意义说明，加“形容”二字就是多余的了。

4、……的”式

如：

常任长期担任的

专门 ②专从事于某一项事的

理性 ②指属于判断推理活动的

这里的“的”不是构成体词性结构的“的”，而是附着于偏正结构中修饰语部分之后的“的”。此式运用的条件一般是：所解释的意义只能用作修饰语（定语或状语），如：

常任

做定语：常任理事 | 常任主席

不能做谓语：*理事常任 | *主席常任

专门

做定语：专门人才 | 专门技术

做状语：专门找你 | 专门跟他做对

不能做谓语：*人才专门 | *技术专门

理性 义

做定语：理性认识

不能做谓语：*认识理性 | *行为理性

“理性”能做宾语，如“有理性”，但这时它用的是“义”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名词性的。

形容词一般都能做定、状、谓、补语，当某个形容词的意义或某个义项的意义只能充当定语、状语时，才用这种方式解释。

因此下列“好”“坏”的一个意义的解释，我们认为可以斟酌：

好 ①优点多的；使人满意的（跟“坏”相对）：好人 | 好东西 | 好事情 | 人民公社好 | 庄稼长得好。

坏 ①缺点多的；使人不满意的（跟“好”相对）：坏人坏事 | 工作做得不坏。

释义的例证表明“好”的“义”能充当定、谓、补语，这个“好”的重叠式能作状语：好好地睡一觉。“坏”的“义”除了如例证表明能做定、补语外，也能做谓语，如：人坏 | 心坏。因此“好”的“义”可作：优点多；（情况）使人满意。“坏”的“义”可作：缺点多；（情况）使人不满意。

上面归纳的表性状词的各种释义模式普遍性有多大呢？我们分析了（现汉）中 you, mar 两个音节中所有表性状词的释义，得下表：

1 用准定义式的（第一个词引释义，其余列词目，下同）

油绿 有光泽的深绿色

悠然 满登登 漫漫

2 用“（适用对象）性状的说明描写”式的

（1）适用对象不出现，对释语素义的：

幽寂 幽静寂寞

幽静 幽雅 有力 有限 有益 有余① 友爱 满怀

满面 满腔 满眼①② 漫天

(2) 适用对象不出现, 性状说明用否定表述的(可能同肯定表述结合):

油滑 圆滑 世故 不诚恳

蛮

(3) 适用对象不出现, 对性状作具体描写的:

优柔: ③ 犹豫不决

优异 优惠 优先 悠谬 悠闲 悠远① 有恒 有年

有意思① 幼小 颠颠满①② 满满当当 满心

蔓延

具体说明描写中联系原因的: 漫漶(上已引)。

(4) 适用对象出现, 用同义近义词解释词义的:

优厚(待遇)好

优游 优质 幽闲 悠长 悠久 悠远② 有益 幼稚

曼妙 慢性子

(5) 适用对象出现, 对性状作具体的说明描写的:

(5.1) 适用对象为一类事物现象的

油嘴 说话油滑 善于狡辩

蛮横 曼声

(5.2) 适用对象为多类事物现象的

优良(品种、质量、成绩、作风等)十分好

慢① 优秀 幽深 幽婉 幽微 游移 有限② 友好

3 用“形容...”式的

3. 1说明适用对象的

幽幽 形容声音、光线等微弱

悠扬 悠悠忽忽② 油然② 油汪汪① 幼稚

3. 2不说明适用对象的

悠忽 形容悠闲懒散

悠悠 ③ 悠悠荡荡 悠悠忽忽 ① 油光 慢慢腾腾 漫悠悠

4 用“……的”式

如：

油腻 ①含油多的

幽默 右倾 漫长 慢性

5 用同义近义词解释的(非扩展性词语)

如：

优美 美好

优柔 优渥 幽暗 幽渺 幽邃 幽闲 ② 幽幽 悠悠

优异 油亮 油汪汪 有方 有余 ② 有意思 ② 黝

黑 满 ④ 漫 ② 慢慢腾腾

从上表可以看出，表性状词用得最多的释义模式是“(适用对象) + 性状的说明描写”式。在 97 个词 102 个义项中，属于这个模式的有 74 个词的 78 个义项，占 76.4%，远高于其他模式所占的比例。而许多用同义近义词来释义的词，也可以用这个模式释义。上表中用“…的”式释义的“油腻”“右倾”“幽默”“漫长”等都能作谓语，也可以改用这个模式释义。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模式是表性状词最主要的释义模式。其他各式的运用都有一定的限制。

二、“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分析

从上面的说明中我们了解到，“(适用对象) - 性状的说明描写”式是表性状词的最主要的释义模式。我们将把它作为表性状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的一种主要的框架。若以(n)代表“(适用对象)”，以t代表性状特征，则可以把这个模式或框架记为(n)t。

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其他各种释义模式能否变换成(n)t

式呢？

1 释义模式的变换

我们做过初步的试验^③，表性状词各种释义模式有的可以变换，有的不可以变换，这同各个词的词义特点关系密切。现在我们主要考察各式转换为(n)t式的可能性。

(1)原用准定义式的(原用指《现汉》用的)

有的不能变换成(n)t式，如：

甜 像糖和蜜的味道

甜 *(味道)像糖和蜜
n t

“(适用对象)”中出现“味道”，不妥。因为这个词说的不是一般的味道，而是特定的一种味道。

有的可以变换成(n)t式，如：

迷茫 广阔而看不清的样子

迷茫 辽阔而看不清(《新华》)

(《新华》)的释义是用(n)t式，(n)不出现。

(2)原用“形容...”式的

在上面的说明中我们已谈到，有的可变换成(n)t式，但不够贴切，如“悠扬”“悠忽忽”。但如果保留“形容”二字，成为“形容(n)t模式”，则不仅可以概括“悠扬”“悠忽忽”这一类词的词义内容：

悠扬 形容声音时高时低而和谐
n t

悠忽忽 ①形容悠闲懒散(n未出现)
t

②形容神情恍惚
n t

而且也可以概括“势利”“黑压压”这一类词的词义内容，不过，

后者的释义模式要变换成“形容(n)t”式，如(原释义见上，变换后)：

势利 形容(人)看财产、地位分别对待人

黑压压 形容(人)密集或(东西)密集成一大片

再如：

灰溜溜 ①形容颜色暗淡

②形容懊丧或消沉的神态

②可变换为：

形容(神态或人)懊丧或消沉

(3) 原用“...的”式的。上面已说明，凡被解释的词除作定、状语外，还能作谓语的，一般都可以改用“(n)t”式，如“好”“坏”“幽默”“油腻”等，不再举例。

2 以主要释义模式为分析的框架

可以以主要释义模式“(n)t”作为表性状词“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的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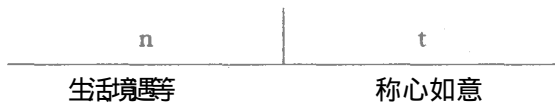
同表动作行为的词，表名物的词比较起来，表性状词的释义多概括说明，少具体描写，重意会而不易言传。词义成分不易进一步分割。因此，对词义成分的说明，更重用语准确。这一方面要依托词典，另一方面要注意比较用例。下面举些例子说明分析的不同情况。

幸福 ③(生活、境遇)称心如意

指生活、境遇等称心如意(《大词典》)

两部词典对“幸福”义的说明一致，区别在于适用对象的说明

用不用括号。因此“幸福”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可以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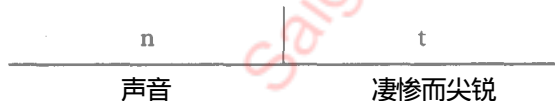


凄厉(声音) 凄凉而尖锐

悲惨而尖厉(多指声音)(《 新华 》)

形容声音凄惨而尖锐刺耳(《 大词典 》)

这个词《 现汉 》《 新华 》用“(n)t”式释义，《 大词典 》用“形容...”式释义。可用“(n)t”式分析其“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三部词典都说明了词的适用对象是“声音”，性状特征的说明基本相同，但“悲惨”不用以形容声音，“厉”义为“猛烈”，解释为“尖锐”较好，“刺耳”只可能是词义的孳生特征。故词义可说明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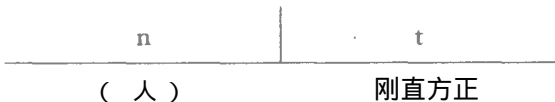


刚正 刚强正直

刚强正直(《 新华 》)

刚直方正(《 大词典 》)

(现汉 》《 新华 》释“刚”为“刚强”，《 大词典 》释为“刚直”。比较“刚正不阿”中“刚正”的意义(这个成语一般解释为不迎合、不偏袒、不逢迎附和)，则“刚”解释为“刚直”义胜。这个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可说明为：



危亡(国家、民族) 接近于灭亡的危险局势

(国家、民族) 面临灭亡的危险局势(《 新华 》)
危急, 灭亡(《 大词典 》)

《 大词典 》未说明这个词的适用对象, 是考虑到古汉语中这个词适用对象较宽泛。如所引《 荀子·富国 》:“ 百姓晓然皆知其水汙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 ”《 史记·酈生陆贾列传 》:“ 不下汉王 危亡可立而待也。 ”《 南史·虞寄传 》:“ 况将军衅非张 繡, 罪异毕 谏, 当何虑于危亡, 何失于富贵? ”“ 危亡 ”可用于个人、某个政治集团。但从现代汉语的用法来看, 这个词适用对象已大有限制, 已不能用于个人了。所以“ 危亡 ”的现代义应是:

n	t
国家、民族	接近于灭亡的危险局势

平展(地势) 平坦而宽广

平坦宽广, 平整光溜(《 大词典 》)

《 大词典 》释“ 平展 ”有“ 光溜 ”义, 所引书证有华山(山中海路):“ 掏出一捧大的一块矿, 黑里透红, 和镜子般的平展, 闪闪发光。 ”这里“ 平展 ”形容镜子, 故说有“ 光溜 ”义。这里的“ 平 ”可解释为“ 平坦 ”“ 平整 ”, “ 展 ”本身难说有“ 光溜 ”义, “ 光溜 ”只可能解释为由于语境产生的词义的孳生特征。又“ 平展 ”在应用中已不限于形容“ 地势 ”(如可说: 地上铺着平展的地毯。宣纸平展地铺在桌子上), 故“ 平展 ”词义可说明为:

n	t
地势	平坦而宽广
物的平面	平而宽

下面是用 形容 n) 模式分析词义的例子。

冷冰冰 ① 形容不热情或不温和: 冷冰冰的脸色。

形容不热情、冷淡。...王统照《游离》：“他住在这个冷冰冰的家庭中毫无快感...”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童年》“...先生冷冰冰地板着脸，不教我了。...”（《大词典》）

《现汉》释“冷冰冰”有“不温和”义。从语言应用的情况看，这个词主要指“不热情、冷淡”。适用对象两部词典在释义中未说明，可补出。故词义可说明为：

	n	t
形容	态度表情	不热情冷淡

光溜溜 ②形容地面、物体、身上没有遮盖的样子：孩子们脱得光溜溜的在河里洗澡。

裸露貌；光净貌。华山《大戈壁之夜》：“...他在风沙里脱得光溜溜的.....”严辰《路》诗：“...穷得光溜溜的父亲，分到了土地...”（《大词典》）

《现汉》释义比《大词典》具体，词义可据《现汉》说明为：

	n	t
形容	地面物体身体	没有遮盖

（《大词典》）用“光净貌”解释这个意义的比喻用法，但用“光净”易误解为实指，从所引书证看，实指“穷得没有任何财物”。故词义可说明为：

	n	t
形容	人	穷得没有任何财物

3 以其他释义模式为分析的框架

释义不能变换为 (n) t 式的可以按原来的模式分析。我们以用准定义式、定义式释义的一组表红的颜色词的分析为例。

红 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

据光学知识，则又可说明为：

红 7700-6200 埃 (Å) 光波作用于人的眼睛产生的感觉。

两种说明是不同的。首先是类词语不同，一指出红属某种性状范畴(准上位词“颜色”所示)，一指出红属于物作用于人的一种感觉(准上位词“感觉”所示)；种差的说明也不同，一用个别显示一般的方法描写其“形”，一则说明它的来源。两种说明的角度不同，在认识上是相互补充的。但对语言词义分析来说，主要应以日常理解的意义为分析对象。因此当说明“红”和“蓝”(释义本章开头已引) 有什么不同的时候，一般仍说它们都是“颜色”(类词语相同) 不同在于一种颜色“像鲜血或石榴花”，一种颜色“像晴天天空”(种差不同)。下面以词典释义为根据，用准定义式、定义式为模式，说明一组表红颜色词的异同。

鲜红 鲜明的红色
t L^④

桔红 像红色桔子那样的颜色
t L

通红 很红，十分红
t L t L

肉红 像肌肉的浅红色
t L

殷红 带黑的红色
 t L

上面几个词的释义中，类词语有用上位词的，多数用准上位词，而且层次也不一样（如“红色”属于“颜色”），但可以确定，它们所指的是同类的范畴，是可以比较的。词义的不同，可以通过比较种差而获得。“鲜红”的特点是亮度是“鲜明”的，“桔红”的特点是有“像红色桔子那样的”色调，“通红”的特点是浓度很深；“肉红”的特点是浓度“浅”，且有“像肌肉”那样的色调，“殷红”的特点是，它非纯红色，而是“带黑的”。

三、词义分析的应用

1 检查词典释义

可以用表性状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为框架，检查这类词的释义，如：

细弱 细小柔弱

这个词用 (n) t 式释义 但 n 未出现。实际上这个词的适用对象并不宽泛。例如动物、人工制品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细弱的小马驹 | *细弱的小面人）。它一般只用于形容植物和人的身体，如可以说：细弱的小树 | 细弱的几根麦苗 | 细弱的小女孩 | 细弱的身体。因此这个词可解释为：（身体、植物等）细小柔弱。

亮晶晶 形容物体明亮闪烁发光

这个词用“形容 nt”式释义。n 为物体，但实际上这个词的适用对象并不是一般的物体。比较：

亮晶晶的露珠 *亮晶晶的玻璃窗

亮晶晶的宝石 *亮晶晶的探照灯

亮晶晶的戒指 *亮晶晶的灯塔

可见这个词的适用对象是“体积小的物体”。释义可改为“形容体积小的物体明亮闪烁发光”。

凶恶 形容行为相貌或景象十分可怕(《大词典》)

这个词用“形容 nt”式释义,但“形容”二字多余。这个词由两个同义的语素“凶”“恶”构成,词义就是语素所表示的意义,即凶狠、可怕等。它有一定的适用对象,即释义指出的行为、相貌、景象等。因此词义就是释义指出的性状,而不是对这种性状的形容。

玄妙 形容事物深奥微妙,难以捉摸(《大词典》)

这个词用“形容 nt”式释义,“形容”二字也多余。构成这个词的语素“玄”意为“深奥”,“妙”意为“奥妙”“神奇”。这个词也有一定的适用对象,如思想、理论、道理等。释义用“事物”一词概括,是可以的。因此,词义就是释义指出的性状,而不是对这种性状的形容。

下面谈词典用(n) t式释义中,用对释语素义来说明 t,不加节制,形成变相的互训、递训,甚至是“自训”的毛病。

如:

精细 精密细致

精密 准确细密

细致 精细周密

细密 精细仔密

可以看到,“精细”的解释中有“细致”,“细致”的解释中又出现“精细”。“精细”的解释中有“精密”,“精密”的解释中有“细密”,而“细密”的解释中又出现“精细”。这也说明,滥用对释语素义的方法解释词义,很难把词表示的性状讲清楚。如果用来对释语素义的词,是用具体说明描写的方法解释过的,性状词释义的水平就会有明显的提高。

2 分析比较同义、近义词

有许多词词义的异同，词典解释相当清楚。如

亲 密 感情好 关系密切

亲 昵 十分亲密

这两个词都用“（n）t”式释义（n未出现），词义的不同在于表示的性状有差异，“亲昵”表示的“感情好、关系密切”的程度比“亲密”深。

昏 暗 光线不足

昏 黑 （天色）昏暗

词典说明这两个词词义的不同主要在适用对象。“昏黑”一般只容“天色”，“昏暗”可以形容的事物要广泛得多。如

天色昏暗 天色昏黑

屋里昏暗 *屋里昏黑

昏暗的街灯 *昏黑的街灯

昏暗的田野 *昏黑的田野

对于许多意义差别细微的同义近义词，可以比较多部词典对它的解释，并充分考察语言运用情况，借助于表性状词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比较它们意义的异同。下面我们来分析比较“坚决”“坚定”“坚强”这几个词。

（1）比较词典释义

坚决（态度、主张、行动等）确定不移；不犹豫

（态度、行动）确定不移，不犹豫（《新华》）

谓意志、主张、行动等确定不移（《大词典》）

坚定（立场、主张、意志等）稳定坚强；不动摇

（立场、主张、意志等）不动摇，坚强（《新华》）

（立场、主张、意志等）稳定、坚强；不动摇

(《大词典》)

坚强 强固有力，不可动摇或摧毁

强固 不可动摇 (《新华》)

强固有力 不可动摇或摧毁 (《大词典》)

三部词典都用“(n)t”式解释这三个词的意义，“坚决”“坚定”的适用对象有说明，“坚强”无说明。

这三个合成词中的语素“坚”，义为“坚定，坚决”^⑤。“定”义为“稳定”，“强”义为“力量大”。语素义往往表示词义的重要内容^⑥，分析语素义可以印证词典的释义。但词义往往有语素义未包含的内容，这主要通过考察语言的应用来发现。

(2) 考察语言应用实例

下面从一些常见的用法中看这三个词的异同。

办这件事他的态度。

“”处“坚决”“坚定”可用，“坚强”不可用。用“坚决”表示下定了决心，强调选择上很强的倾向性、专一；用“坚定”表示稳定，强调稳固地保持某种确定的选择。这里的“坚定”未显示词典释义所说的含有坚强义。

他地主张应该信守合同。

“”处“坚决”“坚定”可用，“坚强”不可用。用“坚决”“坚定”的不同同句。

在这个问题上他立场。

“”处“坚决”“坚强”不能用，“坚定”能用，表示稳定，不动摇。

他有 的革命意志。

“”处“坚决”不能用，“坚定”“坚强”能用，用“坚定”表示信仰、决心、行动稳定，不动摇，用“坚强”一方面表示决心、信仰的稳固，又表示精神、影响等有力量。

他是位 的革命者。

“ ”处“坚决”不能用，“坚定”“坚强”能用，这说明“坚决”不能直接形容人，“坚定”“坚强”则可以。用“坚定”“坚强”的不同同句。又不能说他是个（坚定、坚强）的反革命（顽固派）”，这说明这两个词不能形容不好的人、坏人。

⑥他 地要撕毁合同。

“ ”处“坚决”能用，“坚定”不能用，这说明“坚定”也不能用来形容不好的行为。“坚强”不能用，它不能作状语，这是用法问题，词义也不能搭配。

⑦这个党（连队）是个 的党（连队）。

“ ”处“坚强”能用，“坚决”“坚定”都不能用，这说明“坚强”可以形容组织、团体，“坚决”“坚定”不能。用“坚强”则表示这个组织高度团结，指挥行动统一，有很强的战斗力，难以摧毁等等。

(3)以“nt”模式帮助分析词义

从上面用例中显示的词义内容来看，各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侧重强调的内容，如“坚定”在中形容办事的态度，强调稳固地保持某种确定的选择，在中形容革命者的意志、品格时，又侧重于强调信仰、行动的稳定。也可能有词义的孳生特征，如“坚强”在形容组织时和形容人时，词义就有不同。形容组织时指高度团结，指挥行动统一，因而有很强的战斗力，难以摧毁等，这看作词义的孳生特征更加恰当。在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中有更具体的内容可能是表性状词的一个特征。词典的释义一般只能概括其共同的性状。上面所引几部词典对这三个词词义的概括说明是比较恰当的，但仍可根据“nt”模式作一些补充：

(1)“坚强”未说明适用对象，实际上它的适用对象是人、人的意志、性格，还有组织、团体等。它不能用来形容不好的人、坏人。

(2)“坚定”的适用对象不能是坏人坏事。词典释义说“坚

定”含“坚强”义，实际上此义不明显。

3) “坚决”的适用对象可以是好人的态度、行为，也可以是坏人的态度、行为。

4) 词典说“坚强”含“不可摧毁”义，实际上它可能只是词义的孳生特征。

可以用“nt”模式说明三个词的意义如下：

	n	t
坚决	好人(或坏人)的态度主张、行为	确定不移；不犹豫
坚定	好人、好人的立场、主张意志、行动等	稳定，不动摇
坚强	好人的意志、性格，好人、组织团体	强固有力，不可动摇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表性状词适用对象的说明只能是类型化的，有代表性的。适用对象出现的句法位置是不同的，它们可以充当主语(如例句中的“态度”，例句中的“立场”)，可以充当定中结构的中心语(如例句中的“意志”，例句中的“革命者”)，也可以充当状中结构的中心语(如例句中的“主张”)等等。这种复杂情况一般的词典无法在释义本身加以区分。这说明词义分析要结合分布(结合能力)来描写才能更加细致。我们将在第十章中讨论这个问题。

上面我们说过，表性状词的释义多概括说明，少具体描写；重意会而不易言传。通过同义词的对比分析我们又看到，表性状

词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可能有侧重的内容，可能有词义的孳生特征。所以如何对表性状词表示的性状本身作进一步的分析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为了比较的目的，一般可以以词典释义概括的特征为根据，对一组词的性状内容进行分析，看看表示的是“一个”特征，还是“多个”特征（“一个”“多个”只能在相对的意义理解），是什么内容的特征，例如上述“坚决”表示的词义特征是“确定”，“不移”“不犹豫”基本上只是同一特征的否定表述。“坚定”表示的词义特征是“稳定”，“不动摇”基本上也只是同一特征的否定表述。“坚强”表示的词义特征是“稳固”“有力”，“不可动摇”基本上只是“稳固”这一特征的否定表述。因此，“坚决”“坚定”词义更加接近，“坚强”由于含有“有力”这一词义特征而同上二词有明显的区别。

3 说明普通话、方言词词义的异同

可以用“nt”模式作为框架，说明普通话、方言表性状词词义的异同。这主要表现在适用对象r和性状特征t的异同。

如：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瘦 ① 脂肪少；=	瘦 tar ²¹]
肉少	

如：

人瘦人	[tan ²¹]
牛瘦牛	[ta ⁿ 21]
②(食用的 =	赤 [ɕ:a ⁴²]
肉)脂肪少	

如：

瘦肉

[φa^{42}] 肉

肉瘦

肉 [φia^2]

可以用“ (n)t ” 模式表示它们的相对关系如下：

普通话的“瘦”

文昌话的“瘦”

n	t
人、动物	脂肪少 肉少

普通话的“瘦”

文昌话的“赤”

n	t
食用的肉	脂肪少

普通话

闽南方言文昌话

胖 人体 脂肪多, =

肥 ① [$6u^{22}$]

肉多。如：

这孩子很胖

这孩子真 $6u^{22}$]

肥 ① 动物 脂肪 =

肥 ② [$6u^{22}$]

多, 肉多。如：

猪 肥

猪 [$6u^{22}$]

鸡 肥

鸡 [$6u^{22}$]

(食用的肉 脂肪 =

白 $6e^{31}$]

多。如：

肥 肉

[$6e^{31}$] 肉

肉 肥

肉 [$6e^{31}$]

可以用“ (n)t ” 模式表示它们的相对关系如下：

普通话的“胖”

文昌话的“肥”

n	t
人	脂肪多, 肉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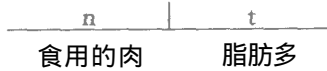
普通话的“肥”

文昌话的“肥”



普通话的“肥”

文昌话的



普通话
热

温度高。感觉

温度高，如：

热水

水热

夏天很热

热天

闽南方言文昌话

热 [dziet³³]

[dzua³¹]

= [dziet³³] 水

= 水 [dziet³³]

= 夏天到 [dzua³¹] 啦

= [dzua³¹] 天

烫

物体温度高。如：

这水烫。

= 水到 [dziet³³] 啦。

可以用 (n) t” 模式表示它们的相对关系如下：

普通话的“热”

文昌话的“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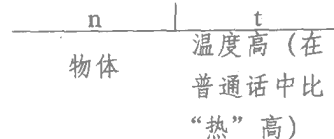
普通话的“热”

文昌话的 [dzua³¹]



普通话的“烫”

文昌话的“热”



也就是说，文昌话把物体温度高和大气温度高区分为两个词，普通话则用一个词表示；普通话把物体温度高根据热的程度区分为两个词，文昌话不作区分，在表示热的程度很高时，加修饰语。

4 说明词义的发展

可以根据“(n)t”模式帮助说明表性状词词义的发展。下面以“浓”为例。义项划分和书证主要据《汉语大字典》，补充《汉语大词典》引述的一些材料。

浓(nóng)

《说文》：“浓，露多也。从水，农声。”

露多。…《诗·小雅·蓼萧》：“蓼彼萧斯，零露浓浓。”

毛传：“浓浓，厚貌。”

厚；密；多。《抱朴子·外篇·安贫》：“贖币浓者，瓦石成珪璋；请托薄者，龙骏弃林垆。”南朝梁简文帝《奉答南平王康賚朱樱诗》：“花茂蝶争飞，枝浓鸟相失。”

宋陆游《冬暖》：“浓霜薄霰不可得，太息何时见三白！”

清王士禛《蚕词》：“戴胜初来水染蓝，女桑浓叶满江南。”

陈毅《六国之行》：“海滨禾稼美，沙漠石油浓。”

颜色重；液体或气体中所含某种成分多。晋左思《娇女诗》：“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

北周庾信《同会河阳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菊寒花正合，杯香酒绝浓。”

唐李贺《昌谷读书示巴童》：“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

宋苏轼《雨中过舒教授》：“浓茗洗积昏，妙香净浮虑。”

陈毅《题西山红叶》：“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又，《汉语大词典》引明徐渭《女状元》第四出：

“琥珀浓未了三杯，真珠船又来一载。”

(某种感情)深厚。南朝宋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

“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唐孟郊《古乐府杂怨三

首》之三：“持此一生薄，空成万恨浓。”明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第三回：“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趁早休。”《西游记》第三十一回：“只恐你与他情浓了，舍不得他。”清黄肇敏《黄山纪游》：“时光已见游兴更浓。”又，《汉语大词典》引汉班固《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弘浓恩 降温泽。”

（容姿）艳丽。唐杜甫《丽人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清洪昇《长生殿·舞盘》：“逸态横生 浓恣百出。”又《汉语大词典》引宋王安石《虞美人》集句诗：“虞美人，态浓意远淑且真。……”

⑥ 酣熟 酣畅。唐吴融《雨夜》：“何人得睡浓 溪上钓鱼舟。”《水浒全传》第八十五回：“上阵时，仗条浑铁点钢枪，杀得浓处，不时掣出腰间铁筒，使的铮铮有声。”清佚名《题虎门炮台》：“料得枯杨春未醒 莺啼燕语梦魂浓。”

⑦ 深 用于季节。唐贾岛《慈恩寺上座院》：“曩昔曾宿此，今夕值秋浓。”清王士禛《秦淮杂诗二十首》之一：“十日雨丝风片里 浓春烟景似残秋。”

可以根据‘（n）t’模式说明各义如下：

	n	t	例	存在时间
①义	露	多(数量大)	露浓	先秦、汉 ...
②义	(有厚度之物) (丛集之物) (可以计量之)物	厚(上下之间的 距离大) 密(各部分之间 空隙小) 多(数量大)	浓霜 枝浓 石油浓	晋、南朝、 宋、清、现 代
③义	颜色 液体、气体	重(程度深) 含某种成分多	浓朱,色浓 酒浓,药气浓	晋、北朝、 唐、宋、 明、现代
④义	某种情感	深厚	意浓、恨浓	汉、南朝、 唐、明、 清、现代
⑤义	容态	艳丽(鲜明,美 丽)	态浓,浓态	唐、宋、清
⑥义	睡觉、梦 做某事	酣熟 酣畅	睡浓 杀得浓处	唐、宋、 清、现代
⑦义	季节	深(时候晚)	浓春,秋浓	唐、清、现 代

说明： 是本义，其他各义的产生决定于两个因素：1)相似性的思维联想。本义指“露多”，在“数量大”的含义上可以通过联想产生②中各义、中之“含某种成分多”义；数量大从另一角度讲是程度深（量的积累多），通过联想可以产生出之“重”义、⑥⑦义。2)各义表示性状的内容的决定因素是“浓”用

来修饰形容的对象，即适用对象。表性状的词用来形容新的对象时，人们往往移用意义相当、相近的形容这个对象的一般词语来解释这个性状词的意义。如“天冷”的“冷”是“温度低”的意思，而“他待人真冷”中的“冷”，相当、相近的表示这个意思的一般词语是“不热情、不亲切、冷淡”等，这样，“他待人真冷”的“冷”就有了“不热情、不亲切、冷淡”的意义。“浓”各义所表示的性状的内容，也是如此产生的。如“浓”用来形容有厚度的事物时，意为“厚”（如：浓霜），用来形容丛集之物时，意为“密”（如枝浓），用来形容可以量计的事物时，又可以有“多”义（如：石油浓）。这就是“浓”中的各义。义形容情感称“深厚”，⑥义形容睡梦义为“酣熟”，形容动作熟练义为“酣畅”。⑦义形容季节义为“深”。3) ⑤义有些特殊，形容容姿而有鲜明、美丽义，“鲜明”是“含有...程度强”，同“浓”原义有联系，“美丽”难以从“浓”原义产生。可以这样解释，因“浓”常用来形容佳人的容貌、恣态，因而产生了词义的孳生特征，固定下来，就成为词义的一个内容。

词义发展中，如果词性变换，可以用不同类型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作为框架来说明不同的意义。如：

小

细微。...《说文》：“小，物之微也。”书·康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又使变小。《孟子·梁惠王下》：“匠人斫而小之。”...

年幼的人。《诗·小雅·楚茨》：“既醉既饱，大小稽首。”郑玄笺：“大小犹长幼。”

“小”的本义是表性状义，后又生出“使变小”的行为义和“年幼的人”的名物义。可以说明如下：

$$\left[\begin{array}{c|c} n & T \\ \hline \text{事物量微小}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left[\begin{array}{c|c|c|c} B & D_1 & E_1 & E_2 \\ \hline \text{(人)} & \text{使...变} & \text{事物} & \text{小(事物)} \end{array} \right] \\ \left[\begin{array}{c|c} t & L \\ \hline \text{年幼的} & \text{人}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right.$$

“小”生出的新义主要是由于“小”的句法作用不同了，新义的内容决定于上下文、语境所确定的指称对象。它们在表“量小”这一点上有联系；本义表“小”的性状，行为义表可以产生这种性状(的事物)的行为，名物义表具有“小”(这里指年幼)性状的人。

附 注

本段据拙文《表性状词的释义》(《语言学论丛》第十三辑)修改补充写成。

② J. Lyons, *Semantics I*, P. 297, P. 299.

参看拙文《表性状词的释义》。

准上位词作类词语用 L' 表示。

语素义的解释据《现汉》。

⑥ 参看拙文《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的关系》，《辞书研究》1981年第1期。

第七章 词义的单位

一、词义的单位 and 它的性质

词义的单位是什么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人提出明确的回答和作出有根据的分析。但是人们在解读古籍、编纂字典词典的过程中却不断地区分出词的不同意义，这就为人们从理论上认识词义单位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长期以来，人们自然而然地区分词义的数量。《说文》：“珣，治玉也。一曰石似玉...”“唏，笑也。……一曰哀痛不泣曰唏。”今人则说词“具有一个意义”“有两个以上的意义”^①。类似的说法也可以在西方语义学、词汇学的著作中看到。“同一个词可以具有许多不同的意义(a number of specialized sense)”^②“(英语)最常用词意义的平均数(the average number of meaning)有25个。”^③也有用词典划分词义的单位“义项”来表示词义的单位^④。笔者也曾以“义项”作为词义的单位^⑤。认为语义的“最小单位是词义和语素义义项”，“准确地说，语素义义项是语义的最小单位。”现在看来，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辨述。

笼统地说义项是词义的最小单位是有毛病的。因为“义项”原是词典、词典学使用的概念，而词典中义项的内容不是单一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1 一个义项是一个意义。包括(1)单义词的义项。如：
光压 射在物体上的光所产生的压力。

(2)经过细致分析确定的多义词的义项。如：

浅 ①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小。 ②浅显。 ③浅薄。
 (感情)不深厚。 ⑤(颜色)不浓。 ⑥(时间)短。

2 一个义项是几个相近意义的排列。如：

轻 ③数量少；程度浅：年纪轻 | 工作很轻 | 轻伤。

“年纪轻”“工作很轻”的“轻”义是“数量少”，“轻伤”的“轻”义为“程度浅”。

路 ⑦种类；等级：这一路人 | 哪一路病？ | 头路货 | 二三路角色。

“这一路人”“哪一路病？”的“路”意为“种类”，“头路货”“二三路角色”的“路”意为“等级”。

3 一个义项是某个方面意义的概括，其下细分不同的意义。如“打”《新华词典》处理为：

击，敲

指某种动作(例)打(捉)鱼 / 打(买)油 / 打(收)

粮食 / 打织毛衣 / 打画格子 / 打捆行李 / 打

(发出)电报 / 打做短工

器皿等撞击破碎

其义项 先概括其总的意义内容，下再举例细分出不同的意义。

这三种类型的义项所包含的意义内容是不一样的。可以这样设想：把第一种类型叫义项(狭义的义项)，把第二种类型叫义项组，把第三种类型叫义项目。只有第一种类型的义项(狭义的义项)是词典经过细致分析后所得到的词义单位，才是词义的最小单位。

笔者以前曾根据“共存”由两个语素构成，其词义为两个语素义相加“共同存在”这类的例子，得出结论“准确地说，

语素义项是语义的最小单位”。现在看来，在分析词（包括语素）义的最小单位时，不应该从合成词的词义和语素义的关系来讨论问题。词（包括语素）义单位的划分，是分析它在不同组合中意义的同异，这种组合可以是句子、词组，也可以是合成词。经过细致分析后概括出一个个词义、语素义，就是词义、语素义的最小单位。“共存”是单义词，“共同存在”就是这个词词义的最小单位。因此，“共”的“共同”义，“存”的“存在”义，“共存”的“共同存在”义都是词（或语素）义的最小单位。说“共存”中包含有语素“共”和“存”的意义，是分析合成词同构成它的语素义的关系问题，同词（语素）义最小单位的分析问题，不在一个平面上。

如果把上面说的词典中经过细致分析得到的一个个意义作为词义的最小单位（狭义的义项），则它有下列性质：

1 它以一定的语音形式为其物质外壳，因此语言中同音的义项比同音词多得多。

2 它都有概括性，但其概括范围、概括程度有很大的差别。如：山 - 山脚 / 手 - 手心 / 脸 - 鼻子，它们基本义的概括范围不同，前是整体，后是其中的一部分。液体 - 水 / 粮食 - 米 / 金属 - 铁，它们基本义概括的程度不同，前一个概括程度比后一个高，前可以包括后。但作为义项，它们的地位相等，使词（或语素）以其代表的意义在语言中起作用（词义和语素义的作用不同）。

3 有某种程度的相对性，有些意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合并起来，用更概括的语言来表述。如：

矮《现汉》作 身材短：矮个儿

高度小的矮墙 / 矮凳

《四角》作：不高，低。例矮墙 / 矮一头。（四角）

将《现汉》分作 两个义项的意思合并为一个义项。又如：

瘦《现汉》作 脂肪少；肉少（跟‘胖’或‘肥’相对）

（食用的肉）脂肪少（跟‘肥’相对）：这块肉太肥，我要瘦一点儿的。

《四角》作 脂肪少 肌肉不丰满。例瘦肉 / 瘦弱

4 存在某个词义义项，表明某种语言把某个意义“词化（lexicalize）”。“词化”指某个意义用词来表示，非词化指某个意义用词语表示。词化、非词化的区别可用下表来说明：

词化	非词化
牧童(汉)	shepherd boy(英)
暮年(汉)	old age(英)
shier(英)	易受惊的马(汉)
megalopolis(英)	特大城市的居民(汉)

有人建议把词义的最小单位称作“义位”。义位一词高名凯先生曾在其所著《语言论》中使用，指的是一个词位的意义^⑥。多义词的不同意义高先生称作“词位义位义素”。用“义位”指称词义的最小单位是近年来使用的^⑦。笔者以为，词义的最小单位都有上述性质，不因名称不同而改变。笔者仍倾向于用狭义的义项作为词义最小单位的名称。它在词典中有形式的标志（如，由释义有时加书证构成，多义词的义项有标号等）。它区别于词典中广义理解的义项，是指经过细致分析后所得到的最小的词义单位。

二、词义单位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对词义的划分

1 双语词典中义项的划分

单语词典中多义词用多个义项表示它的不同的词义单位，双语词典中对象语用说明语来解释，对象语的词在说明语中往往也分出多个义项来说明它的意义。这种现象很易使人把双语词典的义项同单语词典中的义项视为相同性质的东西^③，其实它们的性质是很不相同的。我们以汉语和景颇语的对比为例^④：

汉语	景颇语
饭	shat
洗	① gashin 洗碗 myit 洗脸 bungkrut 洗头 ④ hkru 洗衣服
裤子	Iabu
裙子	
叫 ①人或动物的发音器官发出较大的声音，表示某种情绪、感受或愿望。	① maron 人叫， kyek 小孩叫， ③ gatek 母鸡叫，④ kri k 蝈蝈叫，⑤ go 公鸡叫，⑥ wau 狗叫，⑦ npye 羊叫，⑧ npo 黄牛叫，⑨ nyot 水牛叫，⑩ shabm 老虎叫，⑪ nyau 猫叫，⑫ grt 麂子叫，⑬ hong 象叫，⑭ chyayap 小鸡叫，⑮ ngut 猪叫，⑯ kak 乌鸦叫，⑰ kang 马鹿叫，⑱ gr 野猫叫

汉语的“饭”和景颇语的 shat 相当，可以说它们的意义一样。但汉语中的“洗”相当于景颇语中的 4 个词。在《汉景词典》中用四个义项来解释“洗”有四个义项，有四个词义单位呢。景颇语的

Iabu相当于汉语的两个词，在《景汉词典》中用两个义项来解释，能否说 Iabu有两个义项、两个词义单位呢？典型的是，相当于汉语“叫”义项意义的词，在景颇语中有十八个，因此分为18个义项来解释，能否认为汉语的“叫”义可以再分为18个意义单位呢？

回答是不能。我们认为：一个词的词义单位（用狭义的“义项”表示）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部对词义的划分。在一个语言系统内部，人们根据这个语言的词汇系统、词义系统，根据这个语言系统内部形成的概念、观念来区别每个词在不同场合表示的不同意义而归纳出词义单位，在词典中记录下来，成为义项。双语词典词义对比分出的义项，往往不合本族人的词义单位的观念。如以使用普通话的汉人的观念来说，“洗”不因其动作支配对象不同而要分出不同的意义单位。“叫”指包括人和所有动物发音器官发出声音，不因其施动者是大人还是小孩，是人还是动物，是什么样的动物而区分不同的词义单位。同样，我们也可以推断，在景颇人的观念中，Iabu是穿在下身的东西，不因汉人区别为“裤子”“裙子”而分为两个意义单位。其次，一种语言的某个词相当于不同语言几个词所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据北京外语学院编的《汉英词典》相当于汉语“叫”义的有 cry(叫喊，鸟兽叫)，shout(大声叫)，bark(狗叫)，bleat(羊叫)。据上海外语学院编的《汉俄词典》相当于汉语“叫”①义的有 кричать, петь(发出声音)，лай собаки(狗叫)，пение птицы(鸟叫)，стрекко цикад(蝉叫)等。我们按照汉语同哪一种语言的对比来确定某个词有多少个意义呢？实际上，双语词典“义项”的划分是寻求不同语言的词的等价关系时出现的，犹如不同货币的兑换。一种货币“一元”相当于不同货币的比值是不同的，但在这种货币系统中，“一元”则是它的货币单位。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词义单位的划分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部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它同某种语言语音系统的单位——音位——的确定有某种相似之处。人们把在本族语言中有辨义作用的

语音特征作为区别音位的根据，在别的语言中，同样的语音特征没有辨义作用，就不成为区别音位的根据。例如在汉语普通话中，双唇塞音的送气不送气是不同的音位 如 [paŋ] 班 和 [p' aŋ] 番 不同，/ P/ 和 / P' / 是不同的音位 而在英语中 双唇塞音的送气不送气是同一音位的不同变体，而不区分为不同的音位。

2 古代、现代义项划分的不同

在同一个语言系统内部，距离较远的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同一词的词义单位的划分也有明显的差别。拿汉语来说，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古人对某一词意义的解释和今人对这个词意义的解释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对语言中的某个词，不会一开始就出现对它的不同意义的详尽分析和说明。就汉语来说，是历代学者在解读古籍过程中，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编纂工具书的过程中，逐步把见于不同古籍某个词的不同意义分析、概括出来的。把同一个词的这方面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就反映了这种词义分析、归纳的过程。清《康熙字典》、阮元的《经籍纂诂》、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等辞书，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近人编的《中华大字典》，在利用古籍提供材料的基础上，对词义的划分已引入近人的观念。现代人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更是有意识地对词义进行细致、科学的分析，力求准确、完备或较完备地说明词义。下面我们以“地”本义、及有关的一些引申义的分析来说明这种情况。

（经籍纂诂）汇集关于“地”的解说材料近60条，有许多收录的是古代哲学家、思想家对地的本性、性质的不同理解，并不是语词的意义，也有不少是重复的。真正属于语词意义的不多，说明其本义及相关的引申义的更少。重要的有：

土也 广雅释地

土之别名也 白虎通五行

谓神州及社稷 大戴记保傅 下无取於地注

邱陵原 陂隰总而曰地 蔡邕月令章句

说文 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

这说明，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地”是主要的构成物“土”，中国的地域“神州”，各种地貌变化的组合物（“邱陵原陂隰总而曰地”）万物活动存在的广大空间（万物所陈列也”）。

《康熙字典》所收“地”这方面意义的解释，未超出上述范围。《中华大字典》列出了“地”的不少语词义，令人注目地补充了下述意义：

（二）地球。广大之土块形如球，围绕太阳。自西向东运行。亦行星之一也。吾人生息于其上。

这反映了当时“地球”一词及其概念进入、存在于汉语中，可用来说明“地”的意义。

现代人编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对“地”这个范围的意义的分析说明大同小异，现列表比较于下：

《现代汉语词典》	《辞海》	《辞源》	《大字典》	《大词典》
地球；	地球的	⊖大地，	大地，	大地。…
地壳	表面层；	地面	地面	亦指地球②
陆地	地壳	⊖区域，	陆地	地面；陆地
土地；	②地区；	领土	田土	领土；属
田地	国土	⊖田土	疆土	地；地区
地面	土地；		⑤地点；	土地；田地
地区	田地		处所	地方；场
⑥地点			⑥地区	所

引来说明这些意义的书证，除个别义项外（如地球、地壳义）最早的都出自先秦两汉古籍。现列出《汉语大字典》所引上述各个意义最早的书证如下：

大地，地面。…《说文·土部》：“地，万物所陈列也。”

《易·乾》：“本乎天者亲上 本乎地者亲下 则各从其类也。”

陆地。…《诗·小雅·斯干》：“乃生女子 载寝之地。”

田土。…《管子·权修》：“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 而人君之欲无穷。”

疆土。《周礼·地官·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五百里。”

地点；处所。…《荀子·儒效》：“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

⑥地区。

⑥地区义（《汉语大字典》未引古籍书证，但据《汉语大词典》“领土，属地；地区”项下所引书证，则唐韩愈《梁国惠康公主挽歌》之二：“秦地吹箫女，湘波鼓瑟妃”中之“地”正可作“地区”解。这就说明，这些意义绝大多数在先秦、汉代的语言中已经包含着，但是这些意义除了个别的同古代辞书著录的某些意义相当之外（如《汉语大字典》大地，地面引《说文》“地，万物所陈列也”为证，二者相当），其余的在古书注疏和辞书中都找不到相对应的或相关的解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现代人所编的词典是根据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词义系统，现代人的概念、观念，对古代语言的词语的意义进行分析、概括，区分出意义的单位，其中有许多同古人的分析概括是一致的，但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随着社会生活、思想意识、语言语汇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区分越来越细，许多概念、观念的区分越来越细，对词义的划分也越来越细。特别是出现了表示新概念、新观念的词

语时，人们会利用这些新的词语去帮助区分词的意义内容，分出新的词义单位。上述现代人所编的几部词典，用“大地”“地方”“陆地”“田土”“疆土”“地点”“处所”来说明“地”已包含在古代语言中的意义，正是利用了主要是近代现代在语言中新产生的这些词（例如，据《汉语大词典》，“大地”一词最早见于北魏温子昇《寒陵山寺碑序》，但广泛使用在近代、现代。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非大地万国所谓究也。”“地方”一词之某一区域义，较早的书证见于清昭槎《啸亭杂录·傅阁峰尚书》：“尔国震于天威，即献阿尔泰山地方，中国受之……”），同时也就是利用这些新概念、新观念，区分出古人未能、不可能分析归纳出的意义来。

因此可以说，词义单位的划分不仅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部进行的，而且是在这个语言系统内部一定时期的词汇系统、词义系统中进行的。

人们对词义单位的客观性、概括性认识得比较清楚，但对词义单位是人的主观对客观的语言材料分析归纳的产物，人们的主观因素对词义单位划分的影响认识得不够清楚。人们的主观因素受语言系统，受语言的词汇、词义系统，受一定时期形成的概念、观念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距离较远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词义的分析、概括有明显的差别，这种情况是认识词义单位、义项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影响义项划分的因素

影响词典义项划分有多方面的因素^⑩，下面我们将着重讨论语言、语义的因素。

1、词义发展的因素

词由于指示新事物新概念而分出新的义项(如“网”原指捕鱼捉鱼的工具,后指用网捕捉。“学者”原指求学的人,后指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不必详论。但上面我们说到,随着社会生活、思想意识、语言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事物区分越来越细,许多概念、观念的区分越来越细,词义的区分也跟着越来越细。上面说的现代编写的几部词典为“地”立“大地”“地方”“陆地”等义项,说明包含在先秦汉代语言中“地”的意义,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再如《汉语大字典》为“浅”立下列义项:

水不深。《说文·水部》:“浅,不深也。”《玉篇·水部》:“浅,水浅也。”《诗·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孔颖达疏:“若过深水则厉,浅水则褰衣。”(后代书证略,下同)

从上到下或从外到内距离小,跟“深”相反。《管子·问》:“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

肤浅,不深刻。《左传·昭公十二年》:“深思而浅谋。”

⑦浅薄。指学问不深,见识短浅。《荀子·修身》:“多闻曰博,少闻曰浅。”

⑧颜色淡薄。《仪礼·士冠礼》:“纁裳。”汉郑玄注:“纁裳,浅绛裳。”

(其他义项略)

可以看到,引述的这些意义在先秦两汉古籍中都有用例。但其中

⑦⑧义未见于《经籍纂诂》《中华大字典》立⑦义(其④少闻曰浅。见《荀子·修身》)。很明显,这些意义已包含在先秦、汉代的语言中,在出现了“肤浅、浅薄、淡薄”这些语词和观念之

后才区分出来，因此可以说，⑦⑧义是对原来“浅”一词的意义内容细致区分的结果。

2 影响表名物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表名物词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中可以指所表示事物现象的不同的数量范围、不同的部位方面、不同的具体对象^①。这种不同一般不视为意义的不同而分立义项。但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方面的差异又有可能区分为不同的义项。例如上面所引《汉语大字典》为“地”新立的一些义项，就主要是“地”所指不同范围、部位、方面的差异：

“大地”义，指“地”的广阔的表面。

“陆地”义，指“地”的非海洋部分，是地的一部分。

“田土”义，指“地”的耕作部分。

“疆土”义，指“地”之中属于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那部分。

⑤“地点”义，指“地”中很小的一部分。

⑥“地区”义，指“地”的比较大的一部分。

可见“地”的这些义项的划分，主要表现为指示对象的不同范围、部位、方面的划分。但这些划分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不是并列的。

再如，《现代汉语词典》为“人”立了下列义项：

能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

指某种人：工人|军人|主持人|介绍人。

⑥指人的品质、性格或名誉：丢人|这个同志人很好|他人老实。

⑦指人的身体或意识：这两天人不大舒服|送到医院人已经昏迷过去了。

其中 义,是人大类下的小类,是范围的不同, ⑥⑦ 义是人的不同方面、不同部位的区别。就事理讲,“牛”“马”等表动物的词,也可以有类似“人”一词的这样的区别,但一般不会为“牛”“马”等词区分出类似的义项。词典对许多表植物的词一般只立一个义项,而对某些植物的可供食用、可供应用的部分可分立义项,如:

苹果 ①落叶乔木,叶子椭圆形,花白色,带有红晕。果实圆形,味甜或略酸,是普通水果。②这种植物的果实。

马铃薯 ①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状复叶,小叶有柄,卵圆形,花白色或蓝紫色,结浆果,球形。地下块茎肥大,供食用。②这种植物的块茎。

因此可以说,一般表名物的词作为指示整体对象的代表,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有表示所指对象不同数量范围、不同部位方面、不同的具体对象的作用,人们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可以区分出这些不同情况。当这种区分对社会生活、对思想表达、对阅读理解、对交际交流显得非常必要时,词典会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这种要求,将这些特指的不同意义分立义项。对“人”一词特指的内容尤为关注,区分得最细。

3 影响表动作行为的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表动作行为的词词义内容中包含有施动者、动作行为、关系对象、对动作行为各种限制等因素,这些方面的同异都会影响义项的划分。可以因强调某一方面的共同点而合为一个义项,也可因强调其中的差异而分为不同的义项,下面举例说明。

说

《现代汉语》作:①用话来表达意思:我不会唱歌,只说

了一个笑话。

解释：一说就明白。

《四角》作：①用话来表达，解释。[例]说明。

(新华)义项处理同《现汉》。《现汉》之②解释以扩展性词语表述是“说明某事的含义、原因、理由等”。可以调整释义词语，用表动作行为的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说明《现汉》义如下：

① $\frac{\text{用话}}{d_1} \frac{\text{表述}}{D_1} \frac{\text{意思}}{E}$ (即一般的思想感情)。

② $\frac{\text{用话}}{d_1} \frac{\text{表述}}{D_1} \frac{\text{事物的含义、原因、理由等。}}{E}$

可以看到， $\frac{\text{用话}}{d_1}$ 义分开是强调 E 关系对象(这里是表述的内容)有差异，合为一个义项是因为强调行为的共性，不仅 d_1 、 D_1 相同， E 也有共同点，都是表述的内容。

织

《现汉》作：使纱或线交叉穿过，制成绸、布、呢子等 纺织 | 织布...

②用针使纱或线互相套住，制成毛衣、袜子、花边、网子等。

《四角》作：用丝、纱、麻、毛线等编制成绸、布、呢子或衣物等 [例] 织布 | 织毛衣

可以用表动作行为的词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说明上述释义如下：(见下页)

可以看出，《现汉》将 $\frac{\text{用话}}{d_1} \frac{\text{表述}}{D_1} \frac{\text{意思}}{E}$ 划为不同的义项，是强调其中的差异： $\frac{\text{用话}}{d_1}$ 的行为是“使……交叉”， $\frac{\text{表述}}{D_1}$ 是“使……套住”，常用工具“针”， $\frac{\text{意思}}{E}$ 的制成品也不一样。《四角》将其合并，是强调其中的共同点：用的原料相同，动作行为同属“编制”，有性质相近的制成品。

	B	d ₁	D ₁	E	D ₂	E
《现汉》①			使…交叉	纱或线	制成	绸布、 呢子等
②		用针	使…套住	纱或线	制成	毛衣、袜 子、花边、 网子等
《四角》		用丝、 纱、麻、 毛线等	编制	绸、布、 呢子、 衣物等		

再如“塞(s 或 sè)一词《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义项划分的不同。《大字典》作：

窒；堵塞。《诗·豳风·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户。

…鲁迅《书信·致曹聚仁(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

“…许开一个窗，但总在投机想把它塞起来。”

②填塞。…《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唐元稹《酬乐天江州见寄》：“山岳移可尽，江海塞可绝。”…

阻塞。《左传·襄公十八年》：“卫杀马于隘以塞道。”

…明李梦阳《奉送大司马刘公归东山草堂歌》：“…是日观者涂路塞。”

相当以上三个义项的《大词典》中是“塞”的义：堵塞；填塞。《诗·豳风·七月》书证同《大字典》。…《明史·太祖纪》：“是月河决开封，发民塞之。”《儿女英雄传》第七回：“…掏出一个小板凳儿来塞在屁股下坐了。”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十一：“…山

里红、棒子和蘑菇，都能塞肚子。”

可以用表动作行为的词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说明上述“塞”的意义如下；

	B	d ₁	D ₁	E
堵塞(人)	把物	放入		窗户、垂直面上的洞等
填塞(人)	把物	放入		井、河、地面上的洞等
阻塞人物			阻住	道路等

可以看出，义的E(关系对象)不同，所表示的行为有些差异《大字典》分立义项《大词典》则把它们处理为义项组，不分立义项，这是因为更看重其中行为的共性。义的E(施动者)D(行为)和E(义)有明显的差异，《大字典》将它单立义项。

4 影响表性状词义项划分的因素

主要有两种情况。

(1)可因强调适用对象不同，表示的性状有某种差异而分为不同的义项，也可因强调其中的性状特征有共同点而合为一个义项。上面讲词义单位有某种程度的相对性时，所举“矮”“瘦”二例，就属这种情况。现据《现汉》(四角)释义，用表性状词的“(n)t”模式，说明如下：

	矮		《四角》：	
	《现汉》：			
义	$\frac{n}{(人)} \mid \frac{t}{身材短}$		$\frac{n}{(人、物)} \mid \frac{t}{不高低}$	

义 $\frac{n}{(物)} \mid \frac{t}{高度小}$

瘦

《现汉》：

《四角》：

义 $\frac{n}{(人、动物)} \mid \frac{t}{脂肪少, 肉少}$

义 $\frac{n}{()} \mid \frac{t}{脂肪少、肌肉不丰满}$

义 $\frac{n}{(食用的肉)} \mid \frac{t}{脂肪少}$

可以看到《现汉》“矮”义的划分，是由于强调适用对象不同，表示的性状有差别，《四角》不强调这种差别，因而合为一个义项。“瘦”的情况相同。

再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对“小”义项划分的一个差异如下：

《大字典》：

细；微。与“大”相对。《说文·小部》：“小，物之微也。”《玉篇·小部》：“小，细也。”《书·康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渭城已远波声小。”鲁迅《伪自由书·王道诗话》：“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

《大词典》

形容事物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或不及比较的对象。同“大”相对。《诗·小雅·吉日》：“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三国诸葛亮《前出师表》：“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老舍《四世同

堂》：“...选购一两个价钱小而手工细的泥兔儿。”...

细，形容条状物横剖面小。《周礼·考工记·轮人》：

“毂小而长则柞，大而短则挚。”...《韩非子·扬权》：

“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

很明显，(大词典)分出 义，是因为强调“小”用于形容条状物时所表示的性状特征有独特之处，《大字典》不强调这种差别，合在 义中。

(2)可由于对词表示的各种性状的共同点、关系认识不同而义项分合有差异。如：

《大字典》

冷 ②冷落；寂静。

引申为冷僻的。

闲散；清闲。

《大词典》

冷清；清闲；冷落。

⑦生僻；冷僻；少见。

壮 ①人体高大，引申为

凡物大之称。

盛大。

旺盛。

强壮。

强壮；壮盛；盛大。

⑦肥壮；粗壮。

可以看出，“冷”一词《大词典》之义项组，相当于《大字典》之义项组，⑦义项组同《大字典》之引申义对应。

“壮”一词《大词典》之义项组，相当于《大字典》之义《大词典》之⑦义项组，又同《大字典》之义、义之部分内容相当。这种义项分合、义项组归并不同的情况是常见的。原因就是词表示的各种性状哪些共同点更多一些，其间的关系哪些更接近一些认识有差异。其中，存在着多种可能的选择。

5 语法因素对义项划分的影响

常见的有下列几种情况。

(1) 词义和语素义的区别

词义指词的可以作为词来运用的意义，语素义指只存在于合成词、固定结构中的语素的意义。不成词语素的意义都是语素义。成词语素的意义有两种可能，一是某个意义既是词义又是语素义。例如“轻”的“重量小；比重小”的意义是词义（语音形式联系词义时可以作为词来运用：背包很轻 / 油比水轻）又是语素义（可以存在于它构成的合成词、固定结构中：轻巧 / 轻重 / 轻于鸿毛）；另一是有些意义只是语素义，例如轻的“轻松”义只存在于合成词“轻音乐”“轻松”、固定结构“轻歌曼舞”等之中。词义和语素义的不同也影响到义项的划分。词义和语素义一致的，词义义项也就概括了语素义的内容。如上面说的“轻”的“重量小；比重小”的意义。语素义出现在多个合成词、固定结构中的要单立义项。如“专家”“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中的“家”，指掌握某种专门知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是语素义，《现汉》等词典都立了义项。语素义只出现在极少数合成词、固定结构中的，有时在解释合成词、固定结构的意义中加以解释，不单立义项。如：

打拳 练拳术

打印 盖图章

有的在古汉语中是重要意义，在现代词典中也有单立义项的，如：

风 ⑨ 民歌：采风

(2) 词性不同

(1) 名词、动词、形容词用法的区别。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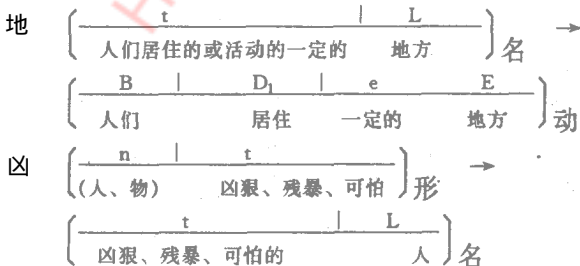
《大字典》

地 ⑤ 地点；处所。…《荀子·儒效》：“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引申为居住。《书·盘庚》：“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孔传：“言我当与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长居新邑。”

凶 ② 凶恶 残暴。《书·泰誓中》：“凶人为不善 亦惟日不足。”…

⑤ 恶人。汉曹操《蒿里行》：“关东有义士 兴兵讨群凶。”

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词中某一类中的词，用在通常是另一类词出现的位置上，如果可以接受，人们就用另一类词中通常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相当的词来解释它，这样，这个词就获得了另一类词才能有的意义。如上引例名词“地”有“用永地于新邑”的用法，“地”用作动词时，人们就用通常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相当的动词“居”“住”“居住”等来解释它的意义，“地”就获得了动词义。上面引例中形容词“凶”有“兴兵讨群凶”的用法，“凶”用作名词时，人们就用通常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相当的名词“恶人”来解释它的意义，“凶”就获得了名词的意义。可以用“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的不同来说明上述词义的变化：



这种现象一般看作词性转换引起的词义转移。新获得的意义同原义有联系，受思维中关联性联想规律的制约，如这里“地”的原义指地点、处所，即某个空间位置，引申义指以这个空间（地点、处所）为对象的行为。这里“凶”的义指一种性状，引申义指具有这种性状的人。

因此，一般应该承认，词的词性不同，意义也不同，可以分立义项，有时也可以放在一个义项组中。

（2）自动、使动用法的区别

有些动词，有自动、使动用法的区别，有的词典分立义项表示这两种用法意义的不同，有的词典不区分这两种用法和意义。如：

变

《现汉》作：②改变（性质、状态）；变成：后进变先进。

使改变：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四角》作：①变化，更改。④落后变先进 | 穷则思变。

腐化

《现汉》作：思想行为变坏（多指过分贪图享乐）：生活腐化 | 贪污腐化。

②使腐化堕落。

《四角》作：思想行为变坏 多指贪图享乐）

自动、使动用法的意义是有差别的，可以说明如下：（见下页）

（3）量词用法

词有了量词用法，可立量词的义项。词获得量词的意义，主要由于语法作用，不是思维联想规律的作用，难以用引申、比喻等联系来解释。上古汉语量词很少，名词获得量词义，有

一个发展过程。以“马”称“匹”为例，经过下列阶段^⑩。

B		D	E	B		D	E ₁	E ₂
变①义(人、物)变成			新的 状态	变②义	人使...变成		某人 或物	新的 状态
腐化①义	人的思 想行为	变为	坏的 状态	腐化②义	人使...变为		某人思 想行为	坏的状 态

马五 五马 马五马 马五匹 五匹马

甲骨文中已有“马五匹”这种格式，金文中才有“五匹马”这种用法。《书·文侯之命》：“用赉尔...马四匹”。可见，“匹”在先秦确已成为用于马的量词。再如“株”本义是“露出地面的树根、树干或树桩。《说文》：“株，木根也。”大约到三国时期，发展出量词的意义，用于计算草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因此可以说，由于出现了新的语法格式，词出现在新语法格式中表示数量的“量”的位置上，才有了量词的意义。量词这个范畴是随着新的语法格式出现而产生的，表现了新的概括新的抽象。

4) 虚词用法

本书不讨论虚词的意义和虚词的释义。但词义单位划分涉及到虚词用法时应该对虚词的意义和释义特点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虚词的意义和作用很复杂，许多虚词(连词、介词等)表示各语言单位(词、词组、句子)之间的关系(词语之间的关系也反映思想内容、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一部分虚词表示语气(如语气词“吗、吧”等)，有些虚词也表示某种概念内容(如一部分副词)。

具体说明虚词的意义也要用扩展性词语。但这种扩展性词

语有自己的特点。解释实词意义的扩展性词语有两个特点：(1)许多可以具有同被解释词相当的语法性质(如用谓词性词语解释动词、形容词，用体词性词语解释名词等)。(2)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不是所有情况)，将释义词语作些调整变换，可以替换在句子中出现的被解释的词，而整个句子仍是可以接受的。如“携手”义为“手拉着手”，将它替换“我们携手前进”中的“携手”，成为“我们手拉着手前进”，是可以接受的。“裁判”有一义是“在体育竞赛中执行评判工作的人”，将它替换“张老师在裁判”中的“裁判”，显然也是可以接受的。“高尚”意为“道德水平高”，将它替换“老王是个高尚的人”中成为“老王是个道德水平高的人”，同样可以接受。而解释虚词意义的扩展性词语，大多数不可能具有同被解释的虚词相当的语法性质，一般采用的是“表示(某种含义)”“引进(某种词语)”的格式，去说明它的意义、作用^⑬。

如：

因为 连词 表示原因或理由。

对于 介词 引进对象或事物的关系者。

这样的扩展性词语是不可能替换出现在句子中的“因为”“对于”的。

有一部分虚词可以用同义近义的虚词来解释。如：

马上 立刻。立即 立刻。

但“立刻”仍须用扩展性词语释义：表示紧接某个时候。也有二者结合的，如：

和² ③连词，表示联合；跟；与。

这种情况，同实词相似。

当某些词发展出虚词的用法时，要分出虚词的义项。如“把”的本义是“执，握持”，《说文》：“把，握也。”在历史上，它发展出多个动词义，如“控制；把持”，“看守；把守”

等，后来它充当了“把”字句的介词“把”，能表示多种语词的意义关系，下面引述《大字典》对它的部分作用的说明如下：

- ⑫介词 1 将谓词的宾语前置。a. 表示处置。如……唐李白《清平乐三首》之三：“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b. 表示致使。如…《儒林外史》第三十回：“有这样的妙事，何不早说？可不要把我乐死了！” c. 表示动作的结果。元郑德辉《倩女离魂》第二折：“嶮 險 把咱家走乏。”……

6 义项划分的评价

人们由于学习、整理、研究的需要对词的意义进行辨析，归纳出一个个意义单位。人们对词义单位划分的细致程度看来是有等级的。对词义单位最细致的划分表现在大型的详解词典中（历史详解词典如《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的详解词典未编出，但中型的《现代汉语词典》对词义的划分还是相当细致的），或专门的论文、专著中。普及型的、小型的词典划分词义单位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多作概括，有去有留。因此对义项划分的评价应该结合词典、研究论文、专著的性质任务来考虑。下面我们试图提出一般性的标准。

（1）符合语言实际。由于理解分析有误或有片面性，建立的义项不合或不全符合语言实际。

如“孤僻”一词，旧《辞源》所立义项为⊖性不和物也。郑谷诗：“孤僻谢朝衣。”⊖所居荒远也。苏轼诗：“我生孤僻本无邻”。实际上，两首诗中的“孤僻”意义是一样的。郑谷《喜秀上人入访》：“忧荣栖省署 孤僻负朝衣。”苏轼《述古以诗见责屡不赴会复次前韵》：“我生孤癖本无邻，老病年来益自珍。”诗中两个“孤僻（癖）”意思一样，不应分为两个义项。

修订本《辞源》改为：性情古怪，难与人合^④。

又如1979年版《辞海》“披”有这样的义项：翻阅。韩愈《进学解》：“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翻阅”义是从整句意思中生出来的，“披”字只有“翻”义，并无“阅”义^⑤。

再如《现代汉语词典》“抖”一词立义项 称人因为有钱有地位等而得意(多含讥讽意)。但“抖”还有这样的用法：“你算走对了路子，抖起来了。”(老舍《龙须沟》)到了那时候，种田用机器，嘿，那可就抖起来了。”(浩然《金光大道》)这里的“抖”并无贬意^⑥，义项如何概括，还可斟酌。

(2)完成为词典性质、任务所决定的词义描写。词典的性质、任务决定了要考察、说明的语词的范围(现代的、断代的、历史的等)和从哪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帮助读者掌握所说明的语词。义项的分析、确定应有助于达到既定的目的。词典所确定的词义、语素义义项，至少应该能对收录的词语的意义(除失落的或有特殊变异的之外)作出正确的解释。在这方面，《现汉》义项的划分和确定，有很多是做得好的。我们举“淡”一词为例。《现汉》为“淡”立的义项是：

液体或气体中所含的某种成分少；稀薄(跟“浓”相对)

②(味道)不浓；不咸

(颜色)浅

冷淡；不热心

营业不旺盛

⑥(方)没有意味的；无关紧要的

各义项皆有例证(略)，收入“淡”为第一个语素或音节的词十五个。十五个词中，除三个词中“淡”的意义失落(音译词“淡巴菰”中的“淡”)或有特殊变异(“淡菜”中的“淡”和“淡竹”中的“淡”)外，其余十二个词中的淡义，在义项中都有反

映。可以根据所确定的义项对各个词中的“淡”做出正确的解释。

淡泊(释义略)“淡”为④义

淡薄 ①密度小“淡”为 义

味道不浓“淡”为 义

(感情、兴趣等)不浓厚“淡”为 义

(印象)因淡忘而模糊“淡”为 的比喻义

淡季“淡”为 义

淡漠 ①没有热情;冷淡“淡”为 义

记忆不真切;印象淡薄“淡”为①的比喻义

淡青“淡”为 义

淡然“淡”为 义

淡水“淡”为①义

淡水湖“淡”为 义

淡水鱼“淡”为 义

淡忘“淡”为 的比喻义

淡雅“淡”，为 义

淡月“淡”为 义

但也有一些词义项的处理，还可斟酌。如“严”立四个义项：“严密；紧密。严厉；严格。指父亲。姓。”而所收词“严冬”解释为“极冷的冬天”，“严寒”解释为“(气候)极冷”，这两个词中“严”的“极...”义在所立义项中无反映(义项不能完全概括这个意义)《四角》为“严”立义项“程度深的厉害”，《新华》立义项“厉害的，高度的”，则能概括这个意义。又《现汉》在“严”下所收的“严厉”“严明”“严整”“严正”中，语素“严”都解释为“严肃”，又未立义项“严肃”。这就使得立的义项不能完全对收入的词、语素作出解释。

(3)同一部词典中义项划分的标准应该一致。不同的词典对

各类词、语素义项的划分可以不一致，但一部词典中划分的标准应该一致，对情况相近的词、语素义项的处理更应该如此。

“丰富”“端正”同为形容词而可作动词用。《四角》为“端正”一词立动词用法义项 使端正：例端正态度，而“丰富”一词《四角》并不为其动词用法另立义项。

“低”一词《现汉》《四角》《新华》都把其基本义 从下向上距离小，和引申义 在一般标准或平均程度下， 等级在下的，分为不同的义项（《新华》将《现汉》《四角》之 合并为 程度或等级不高）而“低”的反义词“高”《现汉》《四角》划分义项的标准同“低”一样，把基本义 从下向上距离大，引申义 在一定标准或平均程度之上， 等级在上的，分立。《新华》则把“高”的基本义和这个意思的引申义合为一个义项：离地面远，上下距离大，与低相对。泛指等级在上超过一定水准的。《新华》处理“低”“高”义项的原则不一致。

《现汉》为“瘦”立义项 脂肪少；肉少（跟“胖”或“肥”相对）②（食用的肉）脂肪少（跟“肥”相对）。为“瘦”的反义词“肥”立义项 含脂肪多（跟“瘦”相对，但通常不用来形容人）按照“瘦”义项划分的原则，“肥”应立两个相对的义项：（动物）脂肪多；肉多。（食用的肉）脂肪多。现合为一个义项“含脂肪多”，未能把指“（动物）肉多”的意思概括进去。

附 注

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上），81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② S. Ullmann, Semantics, P. 162

③ И В Арноль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The English Word), P. 177, Москва 1966.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在《怎样查字典辞书》一节中说：“《辞源》《辞

海》……一个字有几个意义，都用数目字标出”(68页)，已将义项作为词义的单位。

⑤见拙文《义项的性质和分合》(《辞书研究》198年第3期)。

⑥高名凯《语言论》，216-217页。

⑦见唐超群《义项·义位·概念》(《辞书研究》1985年第6期)；蒋绍禹《古汉语词汇纲要》第二章第三节“义位”。

⑧唐超群《义项·义位·概念》一文以《汉英词典》中诉说 tell; relate; recount”等为例，说明义项和义位不能一一对应，包含有汉语的“诉说”可据英语的解释，区分为不同义位的理解。

⑨例子取自徐桂珍《编纂〈汉景词典〉和〈景汉词典〉的几个问题》(《辞书研究》1983年第6期)。

⑩拙文《义项的性质和分合》曾提出影响义项划分的三个因素：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词典的性质和任务，语言表述的多种可能性。

⑪参看拙著《现代汉语词汇》39-40页；本书第二章言语语义部分。

⑫黄载君《从甲骨文、金文量词的应用，考察汉语量词的起源和发展》(《中国语文》1964年第6期)。

⑬虚词的释义常常要说明虚词出现的位置和搭配的词语，有许多变化，这里不详谈。

⑭此例据刘叶秋《纠谬、补缺、充实——〈辞源〉修订散记》(《辞书研究》198年第4期)。

⑮此例据邹黉《论义项的概括与分合》(《辞书研究》1980年第4期)。

⑯同⑮。

第八章 词义的模胡性问题

一、语言中词义模胡的现象

词义模胡问题牵涉到哲学、逻辑学。有语言的模胡，又有思维的模胡。近年我国语言学界对这个问题有较多的讨论，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公认的结论不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

1 语言的精确表述和模胡表述

介绍一个人的外貌、身体情况，语言可以有不同的表述。

如：

- | | | |
|---------|--------------|-------------|
| (1) | (2) | (3) |
| a. 他高个子 | a. 他身高两米 | 健康检查 |
| b. 大块头 | b. 体重 85公斤 | a. 身高 2米 |
| c. 高鼻子 | c. 鼻子高 2. 6厘 | b. 体重 85公斤 |
| | 米 | |
| d. 大嘴巴 | d. 嘴宽 7厘米 | |

(1)使用语言中用相对标准表示的性状词“高”“大”来说明，这种词被认为是词义模胡的词。(2)使用语言中精确表示数量的词来说明。(2)中的 ab 在日常谈话中有时用，有时不用，(2)

中的 cd 在日常谈话中是不用的。(3) 中的 ab 是必须用的。(1) 是语言的模胡表述(2) (3) 是语言的精确表述。一般认为, 人们有精确的思维、精确的语言, 也有模胡的思维、模胡的语言。这是人思维、语言的两面, 是互相补充, 相得益彰的。而对机器人, 只能输入精确的数据才能按照要求操作。如拿杯子, 不输入精确的数据, 它或者用劲过大而将杯子捏碎, 或者用力不足使杯子掉在地上^①。

精确思维、精确语言的优点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模胡思维、模胡语言的优点和作用是: 第一, 可以用最少的单位, 表达尽可能多的信息量, 如“人高”、“墙高”、“楼高”都是“高”, 但不同的说明对象, “高”所传达的信息不一样, “高”这个单位有可能传达很多的信息。第二, 虽然不能从精确性上把握事物的分毫, 但效率、可靠程度仍然很高; 可以凭借以往的经验, 大致的信息材料, 反映事物的大概面貌, 给事物以整体性的评价^②。

2 对性状作两项对立划分的词义模胡现象

上面说到的“高”“大”是用相对标准表示的表性状的词。它同其反义词“低(或矮)”“小”组成二分的表性状的词。所谓二分, 指语言的词表示某方面的性状, 只用对立的两项, 如: |大 - 小|高 - 低(矮)|深 - 浅|长 - 短|宽 - 窄|重 - 轻。这类词被认为是词义模胡的词, 是因为这些词所表示的意思, 因涉及不同事物现象而有不同的标准。一尺对于积雪, 是深; 但对于河水, 则浅。二百斤请一个工人搬运, 显得重, 用起重机吊装, 太轻了。其中所说的深、浅、重、轻, 只应看作是相对的。

这类词词义被认为是模胡的还有另一个理由。要问“这河有多深?”回答可能是“深着呢”, 也可能是“很浅”。同样, 要问“房子有多大?”回答可能是“大着呢”, 也可能是“很小”。因此, 这里的“深”实际是问河的深浅, “深”的意义实际上包括

了浅的意义。这里的“大”，实际是问房子的大小，“大”的意义包括了小的意义。“高”“长”“宽”“重”“快”也有同样的情况。

不是所有对性状用对立的两项表示的词都能这样用。如问“那人有多胖？”“胖”中就不包括瘦。那儿有多热？”“热”中就不包括冷。

我们认为，“这河有多深？”“这房子有多大？”中的“深”“大”看作不同于其基本义的另一意义比较合理。《现汉》为“深”“大”的这两种意义立了不同的义项：

深 ①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大：井太～ / 这院子很

②深度：河水有多～？

大 ①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②大小：那房间有这两间～。

《现汉》对“深度”的解释是：深浅的程度；向下或向里的距离。对“大小”的解释是：指大小的程度。可见，深的义，大的义指示的是事物现象某方面的量的程度的意义，已不是表某方面的性状的意义。这两种意义的释义模式完全不同。伏敏娜把词的意义分为自由义、非自由义(参看第三章)。“深”“大”的基本义属自由义，“深”“大”的②义属非自由义，它出现的语境不同，结合的词语很有限制。“深”“大”的①义不能单独回答问题，“深”“大”的②义则可以，它出现在疑问句中，前面要加“多”：这河(有)多深(啊)？/ 这房子有多(太)大(啊)？

应该注意到，语言虽然常常用对立的两项表示某方面的性状，被认为是增加了表述的模胡性，但是语言还用其他方式加以补偿，减少表述的模胡性。在汉语中就是可以在二分的性状词前加否定词或各种表程度的词语(副词居多)。如：

(1)加否定词

这河不深“。不深”不等于“浅”比“浅”深。

这河不浅“。不浅”不等于“深”接近于深。

这房子不大“。不大”不等于“小”接近于小。

这房子不小“。不小”不等于“大”接近于大。

(2)加表程度的词语(以深为例)：

这河极(最、顶、十分、非常)深。

这河很深。

这河太(更加)深了。

这河比较(有些、有点)深。

这河稍稍(稍微)深了些。

(3)加表程度词语又加否定词：

这河不很深。

这河不太深。

这河不十分深。

很明显，在二分的性状词前加否定词，加各种表程度的词语，提供了多层次的、多级的度量，使表示的深、浅等量的程度、范围扩大了，补偿了二分对立划分的不足。

3 时间词的模胡性

许多哲学家语言学家都论述过思维、语言对现实的“分割”“切分”。黑格尔说：“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割开来考察”^④。语言学家把一个个词对客观现实的指示和反映也看作是一种分割、切分。兹古斯塔说：“不同的语言对于客观现实的一部分，加以不同的组织和切分，得出不同的所指内容，这一事实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观察到”^⑤。语言对无始无终的时间的切分很引人注目，我们来看一下现代汉语的词对时间的切分。这种切分可以分为下列不同的情况。

(1)根据自然变化的情况和规律作的切分

a. 年 1988, 1989, 1990, 1991等

b. 季节春, 夏, 秋, 冬

下面的切分有客观变化的根据, 又有社会的约定性:

c. 月 1月, 2月, 3月... 12月

d.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日

e. 日 1日, 2日, 3日... 30日, 31日

f. 早晨 上午 中午 傍晚 晚上.....

(2)用人工设计的精密仪器所作的切分, 如:

分, 秒, 1/10秒.....

(3)以某时点为标准作相对的切分, 如:

g. 前天, 昨天, 今天, 明天, 后天.....

h. 过去 现在 将来

从前 现时 未来

已往 如今 来日

昔日 目前 今后

古 今

近来 过会儿

近日 回头 一会儿

近年来, 我国语言学者讨论了以上 b、f、h 组中的词语语义模糊的问题。b、f 情况相似, h 属于另一种情况, 下面分别讨论。

关于 b “春、夏、秋、冬” 语义模糊的问题

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春天”与“非春天”边界不明, 具体地说, 一方面与“夏天”另一方面与“冬天”没有明确的界限, 因此这些词语义具有模糊性^⑥。一种意见认为, 春、夏、秋、冬可以根据不同标准来确定, 如根据月序标准, 阴历正、二、三月为春, 根据习惯标准, 立春开始至立夏为春, 等。不论采用何种标准, ‘春’、‘夏’、‘秋’、‘冬’的语义都

只能是边界分明的”。^⑦

关于 f “早晨、上午、中午、傍晚、晚上”等词语义模糊的问题

这些词所代表的时间，《现汉》说明的一般的理解，其间都没有明确的界限。如“早晨”指“从天刚亮到八九点钟的一段时间”，起点和终止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上午”是“指清晨到正午12点的一段时间”，“早晨”“上午”有交叉，“早晨”中从哪一时点起算“上午”也不明确。“中午”是“白天12点左右的时间”，“中午”的起点、终点不清楚，它同“上午”的界限也不清楚，如此等等。因此这些词的词义是模糊的。

我们认为，b是对一年的连续季节的切分，f是对一天的连续时间的切分，性质相似，但切分的情况不同。f中“早晨”“上午”等的切分本身，界限就不清楚，也就是说，一般运用这些词，并不赋予它严格的起点、终点的规定。说这些词语义是模糊的，没有什么争论。b的对季节的切分，情况不同。春夏秋冬在自然的时序变化中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但人们又努力划出严格的界限，说它们语义模糊不模糊，牵涉到哲学问题。

从唯物辩证的观点看，思维和语言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都是把相互联系的客观世界“割断”开来。“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简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末我们就不能想像、表达、测量、描述运动。”^⑧春夏秋冬等词对季节的切分，自然也是一种测量和描述。我们认为，不应把春夏秋冬这类词的词义内容看作是单一的、统一的，它积聚着人们多种认识。从作为反映自然季节变化的词，它不可能消除季节变化界限不明的性质来看，这些词的词义有模糊性。人们根据长期的经验、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划分季节的标准又是明确的、边界清楚的。应该注意到，按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季节时间是不一致的（如以阴历正、二、三月为春同以立春到立夏为春，时间不

一致)，这恰恰反映了自然中季节变化无明确的界限。人们认识的发展可以使划分的标准越来越科学，但这只意味着对界限不明的东西的测量越来越精确，界限不明仍是存在的。因此，从春夏秋冬等词的概念内容如实地、辩证地反映相应的季节变化上讲，这些词的词义内容是有模胡性的；人们根据经验、科学认识对这些季节所作的术语性的划分，界限又是清楚的。这两方面是人们对季节变化的有联系的但又是区别的认识。

下面谈 h 组的情况

我们来讨论“过去”“现在”“将来”语义模胡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这一组词语义模胡表现在它们表示的时间有交叉。“现在”包括过去、将来，如：现在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现在”有时仅指将来，如：我现在就走。“现在”有时仅包括说话前、不包括说话后的情况，如：他(病人)现在情况怎样？^⑧这是一种理解。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可进一步探讨。“我现在就走”，这个“现在”指说话后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否属于“将来”？我明天、下星期、下月去上海，能不能说“我将来去上海”，？不能。可见说话以后的一段时间，现代汉语并不用“将来”表示“他(病人)现在的情况怎样？”其中的“现在”指说话前，但这段时间是不是属于“过去”呢？我昨天、前天收到朋友的信，不能说“我过去收到朋友的信”，可见说话前一段较短的时间，现代汉语并不用“过去”表示。因此说“现在”表示的时间同“过去”“将来”有交叉的根据不足。我们认为，这三个词语义模胡表现在它的起止时间、延续时间不明确，不固定。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过去他们阔过”“我们民族过去的历史是光荣的历史”三句话中的“过去”，所指的开始、结束、延续时间是不一样的，也不是十分明确的，“过去”只是相对地指出以前的一段时间。上面三句话中的“现在”，所指的开始、结束、连续时间也是不一样的，也不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只是相

地指出说话时的一段时间。同理“将来要争取创造更好的成绩”“孩子将来会懂得的”“人类的将来是美好的”中的“将来”开始、结束、延续时间也不一样，也不十分明确，只是相对地指出以后的一段时间。

4 表示人的生理阶段的词的模胡性

这可以用“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这组词作为代表。

一般认为，由于实际上人的生理变化过程是渐进的，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这些反映人的生理阶段的词边界是不明的，语义是模胡的。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区分客体的模胡，人划界（认识）的模胡和语义的模胡。人的生理变化中，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有中间环节，是客体的模胡，词典对这些词的解释，划界不清楚，是人划界（认识）的模胡。如《现汉》说“少年”是“10到16岁左右”，“青年”是“十五六到三十岁左右”，“中年”是“四五十岁”，“老年”是“六七十岁以上”。而《辞海》则说“少年”是“十二三到十五六岁”，“青年”是“十六七到二十三、四”，“中年”是“四五十岁”，“老年”只说“与少相对”，无年龄说明。而根据科学认识，对这些词作精确划界后，这些词的语义就不模胡了。例如，可以考虑把“少年”规定为“10岁以上到16岁”，“青年”是“16岁以上到35岁”，“中年”是“35岁以上到60岁”，“老年”是“60岁以上”^④。

我们认为，把人划界（认识）的模胡和语义的模胡对立起来是不妥的。词义也是对客观的反映，也是一种认识，同用词语、语句表示的认识比较起来，它的特点是用词来表示（即“词化”）。上面引述的《现汉》《辞海》对这几个词的解释，是人的划界，人的认识，也是这些词的词义内容。同“春”“夏”“秋”“冬”这些词一样，这些词集积着人们的多种认识，它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统一的。从这些词如实地、辩证地反映相应的人的

生理发展阶段来说，它的语义有模胡性。人们根据经验、科学认识对这些词表示的年龄界限作术语性的划分，其界限可以是很清楚的。这两方面是人们对人的生理阶段的变化有联系但又是有所区别的认识。人们认识的发展可以使划分的标准越来越科学，但这也只意味着对界限不明的东西测量越来越精确，界限不明仍是存在的。同表示季节的词不同的是，人的生理阶段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改善而变化，在古代，“人生七十古来稀”，50岁应该算老年了，而现代人则倾向于进入60岁才算老年。术语性的规定可以界限明确，显得细节上都很精确，但它对辩证地反映客观渐进的变化来说，它又是有所局限的。列宁说：“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各方面的联系。”^⑩不可把术语性的规定当作语义的唯一内容，并据此讨论词义的模胡性问题。

5 颜色词的模胡性

综观各种语言的颜色词，它们词义的模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⑪：首先是不同语言往往有不同的颜色词，它们对光谱的切分有很大的差异。如：

英语	purple 紫	blue 蓝	green 绿	yellow 黄	orange 橙	red 红
绍纳语 (罗得西亚)	cipswuka	citerna	cicena		cipswuka	
巴萨语 (利比亚)	hini			ZiZa		

其次是不问语言对同一颜色的不同色彩表示不同，如汉语说“冻

得发青(紫)的脸”，英语则说 His face was blue with cold 直译是：他的脸冻得发蓝。再次是不同语言对同样的东西可能用不同的颜色词来表示。如俄语 чёрный хлеб (黑面包)，英语说 brown bread 棕色面包)。

在一种语言中，颜色词意义的模胡表现在颜色词之间的界限模胡，有中间过渡状态。如红—橙—黄—绿……之间都有中间过渡的状态。同一颜色还有深浅、明暗、色调等方面的变化，在说明一种颜色时，既难以概括，又难以具体描写。如绿，《现汉》解释为“像草和树木茂盛时的颜色”，但各种草和树木的颜色是不同的，又有变化的。《辞海》解释为“青中带黄的颜色”带黄的程度如何？也不清楚^④。

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不同颜色可以从光谱上明确划开，原来语义模胡的颜色词变为语义精确的词了^⑤。如说“红是 0.77-0.622 微米的可见光引起人的颜色感觉”，“橙是 0.622-0.597 微米的可见光引起人的颜色感觉”，“黄是 0.597-0.577 微米的可见光引起人的颜色感觉”。我们认为，应该分清颜色词的术语义和普通义。普通义和术语义有联系但并不相等。颜色词普通义反映的是人们眼睛感受到的颜色的特征，它的术语义讲的是精密仪器测定的作用于眼睛的光的不同波长。不能否认普通义反映的特征也是颜色词的词义内容，在日常生活的应用中，颜色词普通义更起作用。

6 对词义模胡的不同认识

长期以来，学者们都指出语言语词的模胡的性质。例如英国语言学家琼斯说：“我们大家(包括那些追求精确无误的人)在说话和写作时常常使用不精确的、含糊的、难于下定义的术语和原则，这并不妨碍我们所用的词是非常有用的”^⑥。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模胡性实际上是所用语词的一种性

质。”客观实在中的事物现象比任何分类和任何表示这种分类的语词所能够表现的东西，都要丰富得多，都要有更多的多面性。^⑩美国电子学教授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胡集而不是非模胡集的名称（《模胡集》，1965）这些学者都认为语言中语词的意义多数是模胡的。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语义模胡应限于语义界限不清的那部分词，“边界不明显是模胡语义的本质”^⑪，或者只限于指语义有相对性的那些词，“相对性是语义模胡的根源和本质”^⑫。我们认为，应该允许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语义模胡的问题进行探讨，这对认识词义的性质是很有帮助的。实际上，不同的学者已经提出和分析了不同的语义模胡现象。例如在第二章中我们谈到，里奇认为词的概念义所含特征本质上是有定的，人们对事物特征的了解是无定的、开放的，人们经常为确定某个特征是一个意义的标准成分，还是一个含蓄特征而犹豫，里奇认为，这种模胡是语言所特有的。我们认为，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的界限常常也难以划清。如“成家”《现汉》解释为（男子）结婚^⑬，“（男子）”处理为结合词语；出嫁”《现汉》解释为女子结婚^⑭，“女子”处理为词义成分。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语义模胡现象，我们将在本章第三部分讨论。

二、词义模胡的词的解释

解释词义模胡的词所用的释义模式，绝大多数是我们分析过的。但有些特点也值得注意。

1 在释义中使用其他词义模胡的词，借助这些词来说明意义。如：

深 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大

浅 从上到下或从外到里的距离小

长 两点之间的距离大

短 两点之间的距离小

这里“深、浅、长、短”的释义，都借助于词义模糊的“大”“小”来说明。又如：

早春 立春以后若干天

傍晚 临近晚上的时候

上述二词的释义，借助于表示不定量的“若干”“临近”来说明。

2 列举多个可能的解释。如：

夏季一年的第二季，我国习惯指立夏到立秋的三个月时间。也指农历“四、五、六”三个月。

下午 从正午 12 点到半夜 12 点的一段时间，一般也指从正午 12 点到日落的一段时间。

上面我们说过，对这些时间词的不同解释，正是这些时间词之间无明确界限的一种表现。

3 用比较的说法。如：

大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

小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或不及所比较的对象。

上述释义中用“超过”“不及”的措词，就是一种比较的说法。

4 循环定义。利用两个或少数几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来互相说明意义。如：

春天 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

冬天 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

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把“黄色(жетый ”解释为“光谱上的一种基本颜色，介乎橙色和绿色之间的颜色”，把“绿色(зелённый)”解释为“介乎黄色和蓝色之间的颜色”。这也是一

种循环定义^⑬。

如何恰当地解释词义模胡的词的意义也有讨论。

《现汉》把“黄”解释为“像丝瓜花或向日葵花的颜色”，一种意见认为这种解释不够科学，这些花只是黄色的一种，各种黄色并不相同。用某个具体物的颜色给意义十分概括的颜色词下定义，逻辑上不妥当，例如我们不能将“马”定义为“赛马场上比赛的动物”^⑭。我国的词书多用“像(某物)……的颜色”的方式来解释颜色词的意义。在第六章中我们说明这属准定义式的释义方式。不仅是颜色词，其他好多表性状的词(如：甜，像糖和蜜的味道。膻，像羊肉的气味)也是用类似的方式解释意义的。这种说明是有逻辑根据的，它用准上位词(颜色、味道等)说明了被释词意义的类别，种差部分的词语用个别体现一般的方法说明了“黄”(或“甜”“膻”)的性状，它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不可能提供“黄”“甜”等的全部信息)，因此是可以接受的。这同把“马”解释为“赛马场上比赛的动物”的情况不同。“马”是表名物的词，要用“种差+类词语”的定义式释义方式来解释，而恰当地解释表名物的词，要选择恰当的类词语，要说明某些一般的、本质的特征(种差)，上述对“马”的解释，“动物”虽可充当类词语，“赛马场上比赛的”却不是“马”的重要特征(而且释义词语中出现了被解释的词)，因此，对“马”的这种不当的解释不能证明上述对“黄”的解释不恰当。

具体解释词义模胡的词，要注意措词的正确、周到。如对“黎明”一词，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解释：

《新华字典》作 天快亮的时候

《学习字典》作 天刚亮的时候

(现汉)作 天快要亮或刚亮的时候

“黎明”虽是一个时间变化过程，但一般理解是天开始亮了的时候。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

说：“黎明者，天刚亮也。”反映了一般人的理解。“黎明”一词在汉代就出现了。《史记·高祖本纪》：“沛公乃夜引兵还黎明，围城三匝。”司马贞索隐：“黎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比”相当于“到”，“比至天明”，即到天亮。如果把“黎明”解释为“天快亮的时候”，则指天亮前最黑暗的时刻，不符合一般对“黎明”的理解。

三、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的界限

先看例子。

成家（男子）结婚

出嫁 女子结婚

硬朗（老人）身体健壮

景气 经济繁荣

上面划杠的词语，《现汉》有的用括号，有的不用括号。用括号，处理为这个词的常用的结合词语；不用括号，处理为词义成分。是词义成分还是词的结合词语，二者难以绝对划清界限，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词义模糊现象。

语法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这是结合词语。如李临定在《现代汉语句型》中说（该书第3页）：

在句子里边动词和表示施事的名词的结合，常常可以说是无限制的，比如“吃”，可以和一切动物名词结合，“死”可以和一切动物和植物名词结合。但是有些动词只和有限的名词结合，比如一些表示动物吼叫的动词可以结合的名词就极少。如：

狼嚎 虎啸 马嘶猿/鸟/鸡啼

词典学家处理这个问题有分歧。正如兹古斯塔在《词典学概

论》中所说的(见该书 50-57页) :

我们也许可以把词的使用范围看作词义的第三个基本成分。(按: 其他两个成分为指称成分, 即所指内容、所指对象; 附加含义, 即不同的风格、感情色彩等) ……英语 *corned* 一词作“腌”解时, 其使用范围非常有限, 通常在现实生活中只用来修饰牛肉 *corned beef*(咸牛肉); 汉语的“白皑皑”也只能用来修饰雪。……在某种意义上说, 词的使用范围受到“风格特点”“与语义有关的考虑”“语法范畴”的限制。但是词典编纂者主要关注的是可以看作有关的词的个别特性, 在应用范围方面更具体的限制, 这些限制条件似乎经常和所指内容的核心特征相交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认为(词的) 使用范围(按: 在经过严格限定意义上讲的使用范围) 是词义本身的构成成分, 这种意见并不是所有语言学家都会接受的……即使词典编纂者认为(词的) 使用范围不是词义本身的构成成分, 他也必须把它看作是有关的词怎样使用的具体规则, 看作是该词的所指意义的一部分, 结果反正是一样。

词的结合能力、词可以结合的词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如语法性质的制约, 逻辑(一般事理) 的制约, 受习惯上某种结构(格式) 的制约(非自由义), 还受到语体风格的制约。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结合词语“同所指内容核心特征相交叉”这种情况。

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 从汉语一些表动作行为的词要求特定的施动者, 表性状的词要求特定的适用对象的情况, 看它们的发展过程。

有的表动作行为的词, 本义就要求特定的施动者, 一直保持到现代。如“娶”《说文》: “娶, 取妇也。《书·益稷》: “娶于涂山”, “娶”要求的施动者是“男子”, 一直到今天也是

如此。“嫁”也一样《说文》：“嫁，女适人也。”《诗·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这个本义一直存在到今天，要求特定的施动者“女子”。

有的表动作行为的词原来要求的施动者是多类事物，发展到今天习惯上只要求某类的施动者。如“噪”，原可泛指吼叫。（《广韵·豪韵》：“噪，熊虎声。”《左传·襄公十四年》：“狐狸所居，豺狼所噪。”唐鲍溶《壮士行》：“砂鸿噪天末，横剑别妻子。”在今天，“噪”所要求的施动者习惯上是“豺狼”。

有的表动作行为的词原有多义，某义要求某类施动者，发展到今天这个意义成为基本义。如“嘶”，原有“发声沙哑”义《汉书·王莽传》：“莽为人……露眼赤睛，大声而嘶。”），又有“马鸣”义（北周庾信《伏闻游猎诗》：“马嘶山谷响”，唐温庭筠《菩萨蛮》：“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又指“虫鸟声凄切幽咽”宋苏轼《青溪辞》：“雁南归兮寒蛩嘶。”），发展到今天，“马鸣”成为基本义，它要求特定的施动者“马”。

有的表动作行为的词原来要求的施动者比较宽泛，但在某个时期又要求特定的施动者。如“死”《说文》：“死，澌也，人所离也。”《方言》：“澌，…尽也。”《书·康诰》：“暨不畏死，罔弗斃。”又古代又曾用以称年少者或庶民、下级官员的死亡。《周礼·天官·疾医》：“死终则各书其所以。”郑玄注：“少者曰死，老者曰终。”（《礼记·曲礼下》：“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死”在今天所要求的施动者则很宽泛。

有的表性状的词原来有确定的适用对象，发展到今天，适用对象宽泛了。如“好”，《说文》：“好，美也。”段注：“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好”原指女子貌美。《战国策·赵策三》：“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于纣。”“好”在今天的适用对象是

很宽泛的。再如“宽”，原指房屋宽敞。《说文》：“宽，屋宽大。”后来适用对象不限于房屋了，物面积大都可说宽。

我们认为，表动作行为的词要求特定的一类物作为施动者的，把所要求的特定的一类施动者看作词义成分比较合理，如“娶”所要求的“男子”，“嫁”所要求的“女子”，“嘶”要求的“马”等；表性状的词要求特定的一类物作为适用对象的，把所要求的特定的一类物作为词义成分比较合理，如“硬朗”所要求的“老人”，“白皑皑”所要求的“雪”。这类词是词义成分制约着该词的结合词语。要求的施动者很宽泛的表动作行为的词，要求的适用对象很宽泛的表性状的词，它们的结合词语一般只受词的逻辑意义和语法特点的支配，不存在词的结合词语同词义成分界限不清的问题。要求的施动者有多类但不是没有限制的表动作行为的词，要求的适用对象有多类但不是没有限制的表性状的词，存在词义成分和结合词语界限模糊的问题。如：

返航(轮船或飞机) 驶回或飞回出发的地方

流动(液体或气体) 移动

稀朗(灯火、星光等) 稀疏而明朗

荒疏(学业、技术) 因平时缺乏练习而生疏

上述释义括号中的词语，看作词义成分或词的结合词语都有理由，正是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界限模糊的地方。表动作行为的词要求的关系对象有多类但又不是没有限制的情况同此相似。如：

探问 试探着询问(消息、情况、意图等)

肃清 彻底清除(坏人、坏事、坏思想)

这种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互相制约，界限难分的现象，莱昂斯也有具体的论述。他说：“词位的潜在搭配有理由看作是词位意义的一部分。如说明 bondy(两腿向外弯曲) 的意义，很

难不联系它结合的 leg (腿)(通常用多数)。⑩他又说:一个词经常同某些词语组合,则有可能把这些词语的内容“压缩”(to encapsulate)到该词的意义之中。如 drive(驾驶)经常同 car(小汽车)连用,使“a/the car”“by car”的意义压缩到 drive 之中。如“Will you drive or shall I?”(是你开(车)还是我开(车)?)“He' s driving up(by car) to London.”(他正开(车)来伦敦。)⑪莱昂斯指出了词的结合成分有可能转化为词义成分这种重要的语言现象。也有相反的情况,由于结合词语的扩大,使原被视为限制词的使用范围的词义成分不再有效,因而消失,上面谈到的“好”“宽”的古义变为今义就是这种情况。

词义成分和词的结合词语互相制约,有时又能互相转化,少数界限清楚,多数情况下界限不清的现象,还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值得深入地探讨。

附 注

参看伍铁平《模胡语言学再探》(《外国语》1980年第 5期)。

参看吴竑《模胡性思维探讨》(《江汉论坛》1986年第 1期,又《新华文摘》1987年第 2期)。

伍铁平《模胡语言学初探》(《外国语》1979年第 4期)。

④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见《哲学笔记》285页,人民出版社 1963年。

⑤兹古斯塔主编《词典学概论》,35页。

⑥石安石《模胡语义及其模胡度》(《中国语文》1988年第 1期)。

⑦符达维《模胡语义问题辨述》(《中国语文》1990年第 2期)。

⑧列宁《哲学笔记》285页。

⑨同①。

⑩同⑦。

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60页。

⑫参看伍铁平《论颜色词及其模胡性》(《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 2期)。

⑬同⑦。

⑭同⑦。

⑮参看伍铁平《模糊语言学再探》。

⑯沙夫《语义学引论》 36页。

⑰同⑥。

⑱同⑦。

⑲转引自伍铁平《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

⑳同⑬。

㉑J. Lyons, Semantics P. 613.

㉒J. Lyons, SemanticsIP. 266.

Hoa văn SaigonHSK

第九章 词 群

一、词汇场、语义场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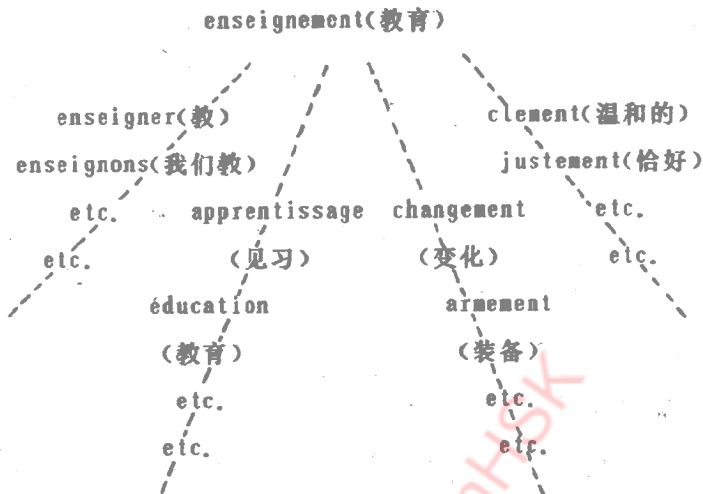
1 索绪尔、巴利的观点

关于语言是一种结构、一种系统的观念，可以溯源到洪堡(W. Von Humboldt)莱布尼茨(Leibniz)等人^①。一般认为第一个完整地提出这种思想的是索绪尔。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由各个元素组织起来的系统。他对词汇中词的联想关系作过描写。他说词可以通过各方面的联想而把其他许多词汇聚在一起，成为联想系列；引起联想的那个词，成为星座的中心。下面是他举的一个例子^②：
(见下页)

乌尔曼解释这些词的关系是：左行是词干相同，意义形式相似，中左行是同义词，中右行是用同样的附加成分从动词构成抽象名词，右行是形容词和副词结尾部分偶然相同^③。

索绪尔的学生巴利 Ch. Bally 发展了他的观点，把索绪尔所说的联想系列缩小范围，提出一个词的纯意义的联想的聚合，叫联想场 associative field)。如 (ox 牛) 一词可以从三方面去联想^④：

- (1) cow 母牛), bull 公牛), calf 小牛), horn(s 角), ruminating 反刍), bellowing 吼叫 筹
- (2) tilling 耕种), plough 犁), yoke 上轭) 筹



(3) strength(力量), endurance(耐劳), patient(坚韧), slowness(迟钝), heaviness(笨拙), passivity(服从)

乌尔曼解释巴利的联想场说：词的联想场由复杂的联想网络构成，有些是由于所指类似、相近，有些是由于意义有联系，有些是由于名称有联系，有些是由于名称、意义都有联系。这样的场是开放的，虽然其核心部分由不同的人联想起来可能大部分是一致的，但有些联想必然有主观性^⑤。

后来的学者认为联想可以根据心理的经验，也可用纯语言学方法来建立：收集最明显的同义词、反义词、同音词、音义相近的词，经常出现在同一组合中的词，等等。有人用这个方法为法语的 Chat(猫)建立一个联想场，共包含 2000 个词，其中 300 个是核心的。

2 易普森、特里尔、维斯盖别尔的理论

词汇场 lexical field) 语义场 semantic field) 有人也叫概念

场 conceptalspheres) 理论的出现使词汇系统问题的研究深入了一步。这个理论是由德国学者易普森 G·Ipsen (特里尔 Trier)、维斯盖别尔(Weisgerber) 等人提出并加以发展的。易普森 1924 年提出语义场的概念^⑤。他认为在语义场中,词就像拼成一个东西的片状物那样存在。人们经验的粗糙的感受在场中是用独特的方式来分析和提炼的。在这方面,各个语言不相同,各个时期也不相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和标准^⑥。特里尔在 1931 年提出词汇场的概念。他认为词汇场是词汇的各个部分,在场中,每个成分都同其相邻的成分相制约,因此,“一个词汇成分的意义只有通过联系同它相邻、相对立的词汇成分的意义才能加以确定”^⑧。特里尔考察了高地德语中世纪(约 1200 年)和一个世纪以后的一个表智力的词汇场结构 structure of the intellectual field 的变化。这个场原由 wisheit“t” kunst 和 list 组成。在现代德语中它们的意思分别是“智慧、才智”“技术、技艺”“灵巧、技巧”。但原先它们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色彩。kunst 指显贵们的高贵的学问, list 指非显贵的一般的技巧、技艺。而 wisheit 则可以用来代替二者并指示人的各方面的智慧,包括神学的和世俗的。经特里尔的一个学生的研究,新的词汇场大约在 1300 年形成,这是由社会变革引起的。

“ wisheit” kunst” wizen 组成了新的词汇场。 list 退出来了因为它原带有轻蔑的感情色彩,现在不用了。“ wizen”加了进来。但这个场不只是换了成员,原来推崇封建显贵和蔑视平民的色彩消失了。“ wisheit”不再指示人类一般的智慧,而用来专指宗教的、有神秘色彩的经验, kunst 用来指知识, wizen 用来指技艺^⑨。

特里尔认为词汇场中一个词意义的变化会引起场中其他词意义的变化,这是存在的。但不能把这个观点绝对化。当代学者列拉尔 A·Lehrer 批评这个观点说:特里尔的这个理论包含两个假设:(1)语义场中不存在意义交叉,(2)语义场中没有空缺(gaps)。

这不合语言事实^⑩。艾奇逊(J. Aitchison)说:倘若认为聚集在整个词汇场里的所有词项都像拼花地砖一样,块块平滑合缝,那是错误的。实际上聚集着一群词,虽然彼此间都有联系,但不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有些词义是重叠的,有些是界线不清的,也有缺位空白的。”^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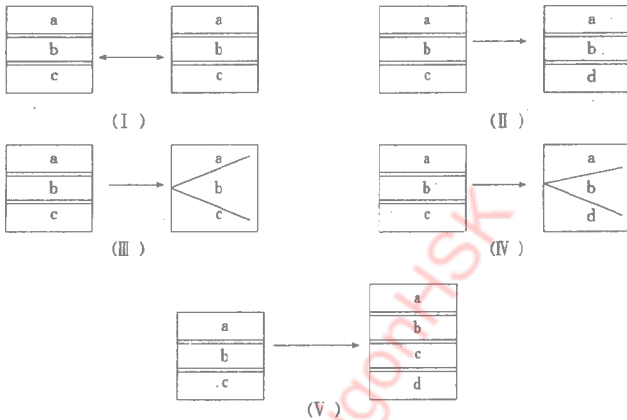
现代学者也批评了特里尔理论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沙夫说:“按照特里尔的看法,语言‘创造’实在。语义场是一个给定语言词汇系 lexical stock的一部分,语义场是内在地一致的,并且是和那些它们所联结的其他‘场’严格地区分的。像欢乐、衣服、天气这样一些‘场’是如何形成的,这决定于有关的语言的性质。这样,‘语义场’就在一个给定的语言中构成了一幅世界的图画和一种价值的尺度。”沙夫认为这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依赖于语言的选择”的唯心主义的想法^⑫。苏联语言学者也批评了特里尔的语言学使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和概念成形、语言影响思想、在人和世界当中存在一个概念的“中间世界”等唯心主义的观点。苏联学者认为,排除唯心主义的束缚,使他的理论得到正确的发展,在现代语义学中是会有积极成果的^⑬。

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学者维斯盖别尔(L. Weisgerber)重新阐述并发展了特里尔的理论。莱昂斯认为可以把他们的理论叫做“特里尔-维斯盖别尔理论(Trier-Weisgerber theory)”^⑭。维斯盖别尔在他5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对“场”理论的论述更加广泛和深入,显示了用这个理论来研究现代德语是有效的。他的某些研究超出了语义学的范围,他认为词汇和语法二者都寻求组织人们经验的方法,在人们和世界之间加入一个语言的屏幕(linguistic screen)^⑮。

3学者的多种探索

莱昂斯根据词汇场、语义场的理论,提出“场”的分析比较方

法^⑧。他说,一个词指示一个概念区(conceptual area),一种语言的所有某方面的词组成一个词汇场,这些词所指示的概念区合起来成为一个概念场(Conceptual field)。词汇场遮盖(cover)概念场。进行历时比较,有 5种可能,并图示如下:



(I)表示某一词汇场中的词及它们的意义关系都没有变化。(II)表示词汇场中部分词变化,但它们的意义关系没有变化。(III)表示词汇场中的词没有变化,但概念场的内部结构有某些变化。(IV)表示词汇场中一个或多个词已被更换,概念场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V)表示词汇场添加或失掉了一个或多个词,概念场的内部结构也有变化。莱昂斯认为 (I) (II)两种情况比较简单, (III) (IV) (V)三种情况用场的理论能恰当地加以说明,而传统的对语义变化研究的原子主义观点(atomistic theories)则可能曲解这些情况。

苏联学者乌菲墨洁娃(А. А. Уфимцева)在《词汇体系研究 据英语材料》(1962)一书中对古英语和现代英语表地'的词汇-语义词群(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группы)作了比较研究。他比较

了两个时期词群中词的成员和表示的意义。莱昂斯上述设想同她的分析方法比较接近。她的分析具体、细致。下面介绍她归纳的两个时期词群中所包含的成员及表示的意义的图表^⑦。

古英语中“地”的不同性质、特点、概念	表示这些概念的词			
	中性的		有风格色彩的	
	基本词		基本词	
作为物理世界的陆地，旱地，土壤，地表	eorþe		middan-gearð	folde
作为物体	land	eorþe	folde	
的质地，腐烂物，地	eorþe		folde	
田庄，地	eorþe	grund	hruse	folde
耕种的土	eorþe	molde	folde	
地区、区域、地域、地方、农业区、乡村、盆地、平原	eorþe	molde		
作为世俗世界同天	land			
空(理想的世界)对立的	land	eorþe	folde	
作为人类世界的	land			
	grund		folde	
	eorþe		middan-gearð	folde
	eorþe		middan-gearð	

现代英语中表“地”的不同性质、特点的概念	表示这些概念的词		
	通用词		在某些领域中用的词
	基本词		
1、作为物理世界的地,地表	earth	globe	ferrestrial orb
2、作为行星的地	earth		sphere(天文学家用)
3、陆地	land	earth	ground(诗体的)
4、土壤	ground	earth	terrain
5、可以结果实的地	soil	ground, earth	mould(土壤学家用)
6、地的上部	ground	terrene	earth(诗体的)
7、作为物体的地	earth		mould(诗体的)
8、尘土,腐烂物	ashes	earth	dust(诗体的)
9、领土	lands	landed, property grounds	
10、可耕地和其余的地	land	ground	
11、地平面	ground	country	
12、地方,区域	country	ground, region	

13、农业区	country	countryside	
14、地段, 台	ground (grounds)	a plot of ground	
15、地的某一方面 (田野、地区)	country	a plot of ground soil	land(高尚的)
16、国家、祖国	one's country, mother-country	fatherland, motherland	soil(高尚的)
17、作为世俗世界同“天空”(理想世界)对立的 地	earth	ground	land(诗体的)
18、作为人类世界的地	mankind	world	earth(诗体的)
19、作为四种自然力之一的地	earth	ground, land	
20、藏在地中的洞	earth(s)	ground	
21、作为接地工具的地			(an)earth, ground(电的)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古代英语和现代英语表“地”词汇一

语义词群成员的变化、意义的发展以及同义词语的组成情况。

五六十年代 法国学者马托列 G · Matoré 提出从社会标准 (social criteria) 分析词汇的场的理论。他说 我们研究词 不把它看作孤立的对象, 而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的成员。我们从社会结构分析出发, 对这个整体作有层次的分类。他考察了政治、社会、新闻、商业、工艺、艺术、科学、法律、运动和其他部门的词汇。他想从研究词汇来解释社会。他把词汇学当作社会学的一种训练^⑮。

有些语言学家致力于制定一个词汇的概念分类, 使它能适用于各种语言、不同时期甚至是不同个人的词汇。这样, 把它们加以比较就是易事了^⑯。

差不多和特里尔同时, 德国学者波兹格 (Porzig) 提出一种建立在词位组合关系上的语义场的理论。他特别注意到名词和动词、名词和形容词之间内在、固有的意义联系。如牙 - 咬、舌 - 舔、狗 - 吠、头发 (hair) - 亚麻色 (blond) 等^⑰。它们组成了语义场。一般认为 波兹格的 场 的理论是建立在组合关系上的 同主要是建立在聚合关系上的 特里尔的词汇场理论看似矛盾, 其实是相互补充的。

在五六十年代 英国学者沙克里特奇 (A · Shaikeritch) 试图从组合关系研究语义场。他认为, 语义上有联系的词应该在上下文中共同出现, 反过来也可以说, 如果词在上下文中经常一起出现, 那么它们意义必定有联系。他从乔叟 (Chaucer)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和其他英国诗人的词语索引词典中挑选出许多形容词, 用统计的方法加以研究。研究结果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词群不是根据意义来划分, 而是严格地按照形式上的标准, 其成员却呈现出意义上是有关的。例如 faint (虚弱的) 、feeble (无力的) 、weary (困乏的) 、sick (有病的) 、tedious (沉闷的) 和所有表示健康的词组成了一个词群。thin (薄) 、thick (厚) 、subtle (稀薄的) 组成一个词群。他的成果证明, 纯用共同出现的形式上的标准, 可以作

为划分意义上属于相同范畴的词根据^②。

二、词群的描写

1. 词语的分类

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事物现象的各种性质，认识到它们的特点和共性，因而能将事物现象加以分类，这是人类很早就发展起来的思维能力。语言的词语是反映事物现象的，人们也很容易把对事物现象的区分应用于对词语的区分。我国古代童蒙的识字课本（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史籀篇》秦汉有《仓颉篇》《爰历篇》等，现只传下汉代史游的《急就篇》）就有将文字（也就是当时的词）按事物的门类（如衣服、饮食、器物、草虫等）归在一起的。如《急就篇》把表乐器的字（词）编在一起：

竽瑟空侯琴筑箏，钟磬鞀箫鼙鼓鸣。

我国古代第一部汇集解说先秦典籍词语材料的词典《尔雅》也是根据义类编排的。其中不仅有事物的类的汇集（如《释畜》下又分马属、牛属、羊属、狗属、鸡属和六畜）而且有大量的同义近义词语的汇集（如《释詁》中收录的各组同义近义词），这种按义类编排词语的方法，成为我国辞书编纂的一个重要传统。后代模仿《尔雅》体例的“雅”书出现了不少。如汉代佚名的《小尔雅》、魏张揖的《广雅》、唐陆佃的《埤雅》、明朱谋玮的《骈雅》、方以智的《通雅》等。这些书按类汇集了丰富的词语材料，有不少同现代所说的主题词群（Thematic Groups）是一致的。但这些书处理的主要是古语词，大都是为训诂通经服务的，并没有从中探讨语言词汇系统、词汇结构的问题，也可以说，这些书的编者还未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便于写作、语言应用，人们还编出了帮助挑选词语的义类辞

典。其中最著名的是 19 世纪初中期英国学者罗格特(P.M. Roget)花 50 年时间独力编成的《 英语词汇宝库》(The 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全书立抽象关系 abstract relation)空间 space)物理 physics)物质 matter)感觉 sensation)智力 (intellect)意志 volition)感情 affection 筹 8 大类 ,1000 个子目。可以说全书根据意义对语言整个词汇作了划分。但这部辞典也未提出探讨词汇体系、词汇系统的问题。

在近代西方哲学关于事物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观念影响下,在人们对语言事实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学者们认识到组成语言各方面的要素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提出了语言是一种结构、一种系统的观点。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了语义场、词汇场的理论。人们注意到各种语言的词汇、各个时期的词汇,不仅成员不同,而且其间意义关系也不同,语义结构也不同,词汇成员之间的意义能够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西方语言学者语义场、词汇场的理论已如上述,在我国,对这种学说已作了多方面的介绍,并开始了有益的探讨。

我们把词汇场、语义场改称词群,以适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词群并不是预先安排的,而是在语言 and 思维的发展中形成的。人们对词群的说明是逐步深入的。起先是把相同、相近、相关、相属的词语归类 进而又说明其间的意义关系 如同义、上下位、整体部分关系等。探讨词群成员间意义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是进一步的要求。这需要更细致的调查和具体的分析。任何有说服力的成果都需要艰苦的研究。下面我们将着重讨论词群成员的意义关系,词群的组成类型,即着重讨论词群的静态描写。

2 词群的主要类型

词群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划分,可以大可以小。兹古斯塔 L · Zgusta 说:表示客观世界 一个领域的各个单位部分

的词汇单位就是在语义上有关联的词(词汇单位):表示亲属和家庭关系的词 法律术语 表示海上生活的词 表示友谊和爱情的词,或任何用同样的方式组成的一类词。^②

我们主要根据词群成员的意义关系来给词群分类。主要类型有下面几种。

(1)同义近义词群

词群成员最少是两个。不同意义的词群组成成员的数量不同,不同时期词群的成员有不同。它们以意义基本相同而联系,又因意义有细微差别、语体色彩、感情色彩有差别,用法有差别而独立,这也是各个成员存在的条件。如果词群中出现了绝对等义词,则其中之一就有被排斥的可能,如母音 - 元音 | 文法 - 语法 | 维他命 - 维生素,后一个已完全排斥前一个,或在使用上占绝对优势。下面举两个古今汉语词群成员不同的例子。

宋以前,鸡卵 和 鸡子 为同义词。《吕氏春秋·明理》:“鸡卵多卵段”卵段 卵不孵化)《三国志·诸葛恪传》:“愿太子吃鸡卵。”《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功易于泰山破鸡子 轻于驷马载江鲤。”卵 称 蛋 始于宋。最初用 弹 字 后作 鹪 再作 蛋”。宋以后,鸡子 和 鸡蛋 为同义词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鸡子 的 子 儿化 故 鸡子儿 和 鸡蛋 为同义词^③。

关于表死亡义的同义词群,古今有很大的不同。《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 诸侯死曰薨 大夫死曰卒 士曰不禄 庶人曰死。”这说明先秦出现过表示不同地位的人的死亡用不同的词的现象。现代表示死亡的词 如死、死亡、去世 通用书面、口语 感情色彩中性)逝世 褒)与世长辞 书面语、褒)挺腿 口语词 贬 筹比较,其构成完全不同。《礼记》记载的词群的成员是按照人的地位相区别,现代表示死亡词群的成员主要是按照语体色彩、感情色彩等相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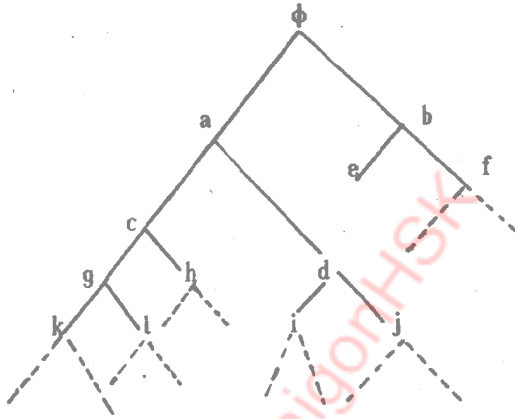
同义近义词群可以被包含在更大的词群中。

(2) 层次关系词群

这是词群中最重要的一种，又有不同的情况。

1) 上下位关系词群

莱昂斯用下图形象地表示上下位关系的词群^②：



这是一个树形图，字母表示存在的词。在线的上方的是上位词，在下方的下位词。虚线表示可能分出更低一级的下位词。树根的中表示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不存在一个词，它可以替之以准上位词。许多学科对事物的分类，如对动物、植物的分类，是严格的上下位概念系统，其中许多概念是用词表示的，也包含有词的上下位层次关系。（见下页图）

日常应用很少使用专门术语，只使用通用的概念，因此“植物一豆一大豆”可以构成上下位层次关系的词群。

古今汉语表示同一事物现象的上下位层次关系词群往往相差很大。如据《尔雅·释畜·狗属》所记，先秦表示狗的词群有这样一些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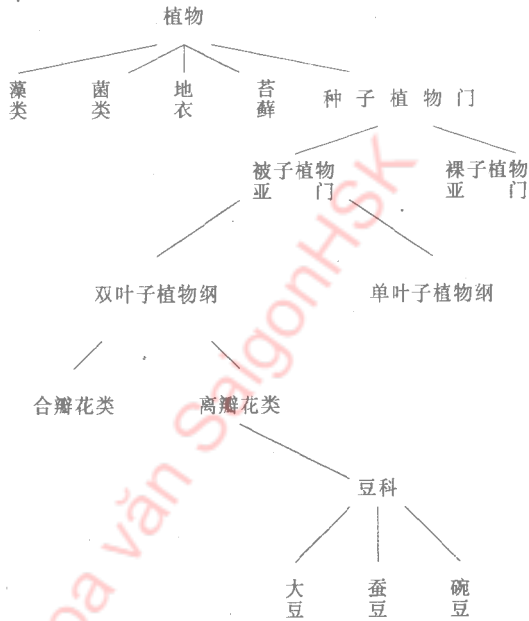
犬生三豸：师，一獬。

未成毫，狗。

长喙，𤝵。短喙，獨狻。

绝有力，狻。

𤝵狗也。又《说文》：“𤝵犬之多毛者。”



根据这些说明，这个词群组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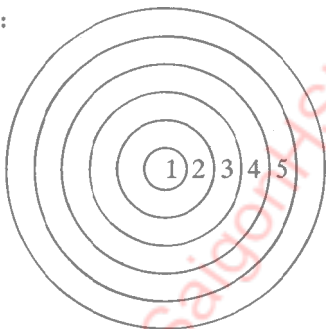
- | | | |
|----------|---|-------------------|
| 犬
(狗) | } | 狗(在指没有长毛的小狗的意义) |
| | | 𤝵(长嘴的狗) |
| | | 獨狻 短嘴的狗) |
| | | 狻(强壮有力的狗) |
| | | 𤝵 多毛狗) |

Φ { 獾(狗一胎生三子,狗仔称獾)
 师(狗一胎生二子,狗仔称师)
 獾(狗一胎生一子,狗仔称獾)

这同现代汉语以“狗”为上位词,按品种可分狼狗、哈巴狗,按用途可分猎犬、军犬、牧羊犬等词群的构成大不相同。大狗、小狗等已用词组表示,不再用单个词表示。

2. 整体部分关系词群

数词是一个典型的整体部分关系词群,大数是整体,小数是部分,可以图示如下:



大地区名和所属的小地区名、器物的整体名称同各部分的名称、大的时间单位和小的时间单位之间,都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组成了整体和部分关系的层次词群。

古今汉语表示同一事物现象的整体部分关系词群往往不同。据《尔雅·释器》记载,古代表衣服各部分的名称同现代完全不同。如:黼领谓之褩。缘谓之纯。“袂谓之裾。衿谓之衿。”可以比较说明如下:

衣	黼领:	缘	袂	衿
	褩	纯	裾	衿

衣服： 黑白相 镶边 交领* 衣服的结带(带子)
 间斧形 大襟
 花纹的衣领

古代衣服领襟相连，故称。

古今衣服形制装饰有不同。现代已没有专门表示某种花纹衣领的词。用“带”、“带子”称系衣裙的带，而这两个词又不专用于衣服。其他部位相同的，名称却变了。表示整体的名称也由“衣”变为“衣服”。

再如 据《尔雅·释宫》记载 古代屋子四角有专门的名称：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宦，东南隅谓之窆。这同现代的称法也大不相同了。可以比较说明如下：

室：	奥	屋漏	宦	窆
	(西南)隅	(西北)隅	(东北)隅	(东南)隅
屋子：	(西南)角	(西北)角	(东北)角	(东南)角
	角落	角落	角落	角落

古代表示室内四角从用专名到单称“隅”，现代则说“角”、“角落”，需分方位时加方位词修饰语。整体的名称也由“室”变为“屋子”。

3)等级关系词群

这是指社会组织机构(行政、军事等方面)上下级职位名称组成的词群。它们也是有层次的，不过这反映的是社会形成的地位的层次。

古今汉语等级词群也有很大的差异。以官职来说，秦代中央、地方的建制主要是^⑤：

中央：

皇 帝						
左右丞相	御史大夫	太尉	廷尉	治粟内史	少府	博士
(辅助皇帝处理政)	(辅佐丞相)	(掌握全国军政)	(掌刑法)	(掌财政经济)	(掌山海地泽的税收，供皇帝本人的费用)	(备顾问)

地方：

郡守 掌一郡政事)	}	县令长 掌一县政事，万户以上称令 以下称长)	}	三老 掌教化)
郡尉 辅佐郡守并主军事)				嗇夫 掌狱讼、赋税)
监御史 监视郡守)				游徼 掌捕盗贼)

上表只是大体说明秦的官职建制，从中可以看到这个词群成员的名称和等级关系。历代官职建制名称都有很多不同，同现代的差异就更大了。

4) 亲属关系词群

这是亲属词组成的词群，各民族不同，各时期名称也有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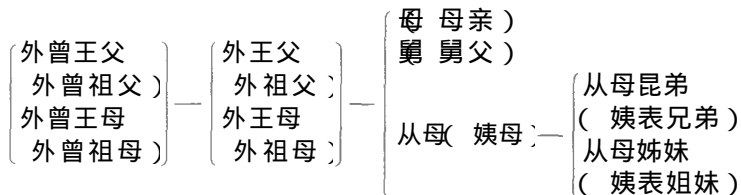
《尔雅·释亲》所记 妻党 的称呼同今天就明显不同：

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母之王考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为外曾王母。

母之昆弟为舅。

母之姊妹为从母。从母之男子为从母昆弟，其女子为从母姊妹。

下面以表说明其间的关系，并列出名，以资比较：



亲属词群所显示的层次关系是生物上“代”的接续关系。亲属词群是目前研究比较深入的词群^②。

5) 层次词群中同位的词的关系

处在层次词群中同一层次的词，词义有多种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分析，主要有：

a 并列关系

如植物下豆科中的“大豆”、“蚕豆”、“豌豆”，古代表室内四角的“奥”、“屋漏”、“宦”、“窆”；秦代地方官制乡官中的“三老”、“嗇夫”、“游徼”；古亲属母党中同母亲同辈的“母”、“舅”、“从母”等等。

英国学者格鲁斯 D·A·Cruse 具体地说明了同位并列关系中一些词的意义联系^③。他区分出“链(chain)”和“下又分线性的”如：shoulder(肩膀)、upper arm(上臂)、elbow(肘)、forearm(前臂)、wrist(手腕)、hand(手)等；环状的，如：sunday(星期日)、monday(星期一)、Tuesday(星期二)、Wednesday(星期三)、Thursday(星期四)、Friday(星期五)、Saturday(星期六)；又区分出“列(ranks)”和“下又分度(degrees)和级(grades)”。baby(婴儿)、child(孩子)、adolescent(青少年)、adult(成年人)是“度”；freezing(极冷的)、cold(冷)、cool(凉的)、warm(暖和的)、hot(热的)是“级”。同位并列的词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构成成比例序列(propotional series)，如：

$$\frac{\text{mare(母马)}}{\text{ewe(母羊)}} = \frac{\text{stallion(公马)}}{\text{ram(公羊)}}$$

最简单的成比例序列由 4 个词组成，从任何 3 个可以推出第 4 个。其构成条件是，4 个词分组成两组对立，其对立的特征是一样的。如上述两组词的对立都是马和羊的对立。

b 同义、近义关系

上面我们说过，同义近义词群可以包含在更大的词群中。从词群的层次关系来看，同义近义词群是处在同一层次意义叠合、或大部叠合的词。这里不再举例。

c 反义关系

从词群的层次关系来看，反义关系是同位关系的特殊情况。其构成的条件是 词的意义有矛盾关系 如 真”假”)或处于反对关系的两个极端 如 黑”白”)构成反义词的数量可以是一对一(如君子—小人)可以是一对多 如高一低、矮)可以是多对多 男人、男子—女人、女子)。古今汉语构成反义的词有变化，如古汉语“苦”甘’对立 苦尽甘来)现代汉语 苦”甜’对立 忆苦思甜)古汉语 朝”夕’对立 只争朝夕)现代汉语 早”晚’对立 起早睡晚)。

(3) 非层次关系词群

许多表动作行为、表性状的词，在意义上有共同点、有密切联系，可以组成词群，但各个词在意义上并非层次关系。对表动作行为的词，可以用第四章讲过的“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来分析它们的意义。如现代汉语表示嘴部、嘴中器官活动的词主要有这些 有的释义据《新华》)：

吃 用嘴嚼吞食物等。《新华》)

喝 吸食液体饮料或流体食物。(同上)

吞 整个地或成块地咽下去。

咽 吞食。《新华》)

- 咬 上下牙齿对着力夹住或弄碎东西。《新华》)
- 吐 胃里的东西从嘴里涌出来。(同上)
- 吸 生物体把液体、气体等从口或鼻孔引入体内。
- 吹 合拢嘴唇用力吐气。《新华》)
- 舔 用舌头接触东西或取东西。
- 吻 用嘴唇接触人或物，表示喜爱。

根据上述释义，可用表动作行为的词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的框架说明它们的意义。释义中描写行为的角度、强调的特征、概括具体程度不同，在分析时可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于比较。现统一把人、动物等处理为施动者，嘴、牙、舌头等处理为动作行为所用的器官，将上述各词分析如下：(见下页表)

可以看出，这些词的意义并无层次关系，但仍是有序的。各个词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不同，但是在一定的项目、关系中变动的。它们的共同点是表示嘴或嘴内器官的行为，行为的关系对象大都是各种形态的食物或其他物。不同在于行为的不同情况，如“吃”有“嚼”“吞”两个动作，“喝”一般无“嚼”的动作，“吃”的食物是固体，“喝”的食物是液体，“吞”的行为“咽下去”有独特的“整个、整块地”的方式。“咬”“舔”“吻”等则有特定的动作部位，“吻”还包含有一定的目的的内容等。词群中各个成员表示的意义、整个词群所表示的各种意义，反映了现代汉语“词化”嘴部、嘴中器官活动的特点。

B	d ₁	D ₁	E		d ₂ D ₂	E	F
			E ₁	E ₂			
吃(人、动物)	用嘴	嚼	(固体)食物		吞	(固体)食物	
喝(人、动物)		吸食	液体 流体				
			物				

(人、动物)	整个地 整块	咽下 去	(物体)	
咽(人、动物)	用上下 牙力对 着	吞食 夹住 或弄 碎	(物体)	
咬(人、动物)	从嘴里	涌出 来		
吐 胃里的 东西	从口或 鼻孔	引入	液体 体内 气体	
吸 生物体	合拢	嘴唇	用力 吐 气	
吹(人、动物)	接触 或取	物 物		
舔(人、动物)	用舌头			
吻(人)	用嘴唇	接触	人或物	表示 喜爱

表性状词可以用第六章讲的表性状词的“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来分析它们的意义。如现代汉语表示“穷”这个性状的主要有这些词：

- 穷 缺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 贫穷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缺乏。
- 窘迫 非常穷困。
- 穷困 生活贫穷，经济困难。
- 穷愁 贫困愁苦。
- 困顿 (生活或境遇) 艰难窘迫。
- 困苦 (生活上) 艰难痛苦。
- 困难 生活穷困，不好过。
- 艰难 困难。
- 贫贱 贫穷，社会地位低下。
- 拮据 缺少钱。
- 穷酸 穷而迂腐(讽刺文人)。

贫苦 贫穷困苦；生活资料不足。

清苦 贫苦(旧时多形容读书人)。

贫弱 贫穷衰弱(多指国家民族)。

根据上述释义，这些词的一般用法，可用表性状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的一般模式“(适用对象 n)+对性状的说明描写 t 来说明它们的意义(同义词只列一个)：

	n	t
穷	(人、集体、国家)	缺乏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穷困	生活 经济	贫穷 困难
窘迫		非常穷困
穷愁		贫困 愁苦
困顿	生活、境遇	艰难(即穷困)窘迫
困苦	生活	艰难(即穷困)痛苦
困难	生活	穷困 不好过
贫贱		贫穷 社会地位低下
拮据		缺少钱
穷酸	(文人)	穷 迂腐
清苦	(读书人)	贫穷 痛苦
贫弱	(国家民族)	贫穷 衰弱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些词很难说有层次关系。它们都有表示缺乏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内容(尽管释义措词不同)。各词意义的不同在于，或是表示的角度、重点、程度不同(如“穷”重在适用对象缺乏物质资料，“穷困”则重在表示人的生活经济状况，“窘迫”表示的状况比“穷困”程度重等)，或是在表示贫穷的内容外还含有其他相关的内容(如“穷愁”中有愁苦义，“贫贱”中有“社会地位低下”义)，或是有特定的适用对象(如

“穷酸”一般用于文人，“贫弱”用于国家民族等），词群中各个成员表示的意义，整个词群所表示的各种意义，反映现代汉语“词化”这种性状的特点。

(4) 综合词群

在一个大的词群中，可能存在种种层次关系、非层次关系，以及其他关系，可称之为综合词群。法国学者穆南(G. Mounin)描写的法语家畜语义场可作为综合词群的一个例子^②。他分析了法语表示关于驴、马、骡、牛、山羊等16种家畜的词，描写了这个语义场的词汇系统。下面介绍表示关于牛的词汇系统，以见一般。这个词汇系统包括不同的情况：

1 有上下位层次关系的词：种名 Boeuf(牛)是上位词，包括下列下位词：taureau(公的)、boeuf(阉过的)、vache(母的)、veau(幼畜)、TAURILLON(公幼畜)、GENISSE(母幼畜)等。

2 有牛的集合体名称：bovins(牛)

3 有意义相关的词，如有关的动作行为 vealer(生小牛，动词)，豢养的地方 bouverie(牛棚)，特别的叫声 mugir(牛吼叫声)具体的豢养者 bouvier(放牛人)肉 DU BOEUF(牛肉)，形容词的派生词 bovin(牛的)等。

有上述关系的词同样也存在于其他表有关家畜的词汇系统中。兹古斯塔说：“一种语义特征可能在不止一个词的词义中出现”，“一再出现的语义特征的数目越多，它们的模式越规则，词汇的这一部分系统性就更明显。”^③

三、汉语几个词群的分析

1 普通话和闽南方言文昌话表示人头部各个部位的词群比较

常见有普通话、方言个别词词义的比较，词群的比较则罕见。这里的做法也是一种尝试。收集材料分析排比后发现，表示人头部各部分的词的词群是一个相当有系统的词群。它以整体部位关系为主。整体部分关系有5层(如：头 - 脸 - 眼睛 - 眼球 - 眼白)，有些词中也有上下位关系(如眼皮 - 眼泡(上眼皮))，处在同一层次的是同位关系，同位关系中的同义词相当丰富，下面列表说明(上行是普通话，下行是文昌话，文昌话有音无字的才以国际音标记音 其他不标音， 、 、 、 表示整体部分关系的层次)：

- 、头——脸、 头顶、 脑勺子、 头发、 头皮、 双鬓
- 头——面、 头顶、 头枕、 头毛、 头皮、 ——
- 、脸——额、 眉宇、 颧骨、 眉毛、
- 面——头额、 ——、 面 $kou^{21}oj^{42}$ 、眉毛
- 眉心、 眉棱、 眼睛、 皱纹
- 、 ——、 目、 $niao^{21}$ 纹
- 鼻子、 耳朵、 嘴、 腮、 下巴、
- 鼻、 耳、 嘴、 颚、 $am^{21}\phi\phi k^{44}$
- 胡子、 鬓角、 太阳穴
- 须 —— ——
- 、头顶 —— 囱门
- 头顶 —— 囱门
- 、眼睛 —— 眼球 眼皮、 眼眶、 眼窝
- 目 —— 目仁、 目皮、 目眶、 ——
- 眼角、 眼睫毛、 ——

目角、目 xi²¹⁵毛、目头(双眼内侧的一端)
 、鼻子——鼻梁、鼻翅、鼻孔、鼻洼子
 鼻 —— ——、——、鼻孔、——
 、耳朵——耳廓、耳孔、耳根
 耳—— ——、耳孔、耳根
 、嘴——嘴唇、牙、舌头、嘴角
 嘴——嘴唇、牙、舌、嘴角
 、眉毛——眉头、眉梢
 眉毛————、眉尾
 、额——额角
 头额——额角
 、眼球——眼白
 目仁——目白
 、眼皮—— ——
 目皮——目帘(上眼皮边缘部分)
 、耳廓——耳轮、耳屏、耳垂
 —— ————、耳仔、耳珠

上面同层次的词构成同位关系。

这个词群中下面这些词构成上下位关系：

眼皮——眼泡 眼角——眼梢(小眼角)
 目皮———— ————目角
 皱纹——鱼尾纹、抬头纹 头发——鬓发
 niao²¹⁵纹——头纹 头毛————

同义关系的词：

头、头颅、脑袋、脑袋瓜子、脑瓜子、脑瓜儿、脑壳
 头、头 le²²、头 t_{in}³⁴、头 xak²²
 脸、脸蛋儿、脸面、脸膛、脸子、脸盆儿、脸庞儿
 面孔、面貌①、面目①、面容、面庞、面相

眉目、眉眼、嘴脸

面、面 kou²¹

额、额头、脑门子、前额

头额、牛舌额

腮、腮帮子、腮颊、颊、面颊

颞

胡子、胡须

须

嘴、嘴巴、嘴子、嘴头、口、嘴皮子

嘴、嘴巴、嘴皮

囱门、头囱 鬓角、鬓发 两鬓、双鬓

囱门、囱

颧骨、孤拐 眼皮、眼皮子、眼睑

面 kou²¹ oŋ⁴² 目皮

眼球、眼珠子 眼框、眼圈

目仁 目框

耳朵、耳 耳孔、耳朵眼、外耳门

耳 耳孔

耳垂、耳珠子 鼻子、鼻

耳珠 鼻、鼻 kok⁴⁴

鼻孔、鼻子眼儿、鼻观

鼻孔

下巴、下巴颊、下颌、颌、颊

aŋ²¹ ɬo⁴⁴ k⁴⁴

牙、牙齿、齿 舌、舌头

牙 舌

这是一个以整体部分关系为主的词群，可以比较词群中的词对事物的“分割”情况。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整体的各部分

是否都有指示的名称，如果“部分+部分+...-整体”，则是完全的分割，反之，“部分+部分+...-整体”，则是不完全分割；第二，各部分分割的细致程度（表现为各部位多或少）；第三，是连续分割（各部分间无空隙，相当于上述格鲁斯所说线性的意义联系）还是离散性分割（各部分间有空隙）。比较普通话和文昌话的这一词群可以发现：

（1）普通话词群多“完全分割”，如头=脸+头顶+脑勺子+头发+头皮+双鬓，耳廓=耳轮+耳屏+耳垂。文昌话则多“不完全分割”，同普通话比较起来，它有缺项，如文昌话无表“双鬓”“耳廓”“耳轮”的词。

（2）普通话分割的细致程度高，以眼睛、眉毛及其周围部分的分割为例，眼睛分割为眼皮、眼球、眼眶、眼窝、眼角、眼睫毛，眼球的白色部分叫眼白，上眼皮单叫眼泡，外端的眼角单叫眼梢；又整个叫眉毛，它的鼓起的底部叫眉棱，内端叫眉头，外端叫眉梢，上方叫眉宇，两眉之间叫眉心。文昌话对这一部分的分割虽也细致，同普通话比较起来，它有缺项，如无表示眉心、眉宇、眉棱、眼窝的词。这一部分分割细致，无疑是这部分对传达情意有重要作用。

（3）普通话、文昌话都多离散分割，如无表示鼻梁下两侧的词，无表示耳朵背面部位的词，无表示眉毛中间部位的词。真正称得上连续分割的可能是普通话、文昌话对眼睛的分割。

（4）文昌话有表示上眼皮边缘部分的词（目帘），有表示双眼内侧的一端的词（目头），普通话则要用词组表示，可见方言也有独到之处。

这个词群中，普通话文昌话都有许多同义词，而普通话的同义词特别丰富。由于普通话的特殊地位，它比方言发展得多。普通话的同义词由不同方式构成的词，不同来源的词，不同语体、感情色彩的词组成。如“头”是通用词，“头颅”是书面语，“脑

袋”是口语词，“脑瓜子”“脑袋瓜子”“脑壳”等来自普通话基础方言。又如“脸”是通用词，中性词，“眉目”有褒意，“嘴脸”含贬义，“面容”“面貌”是由两个近义语素构成的词，“眉目”则是用借代法构成的词，等等。

从词群的成员看，普通话多双音合成词，多晚起的附加式的合成词（脑勺子、鼻洼子、脑瓜儿等），文昌话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单音词（面、目、耳、鼻等），有某些来源不明的多音单纯词（ am^{21} ok^{44} ）带语义模糊音节的多音词（面 kou^{21} ， $niao^{215}$ 纹）。

2 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

颜色词曾吸引许多语言学家的注意，很多人比较不同语言颜色词的异同^①。他们多注意各语言的词表示颜色范畴的多少及其对应关系，对颜色词群中众多的词意义的异同不大注意进行分析，一个语言中颜色词群的发展变化也少有人论及。这里对古代汉语（主要是汉以前的）和现代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试作一个分析比较^②。

（1）古汉语（汉以前）表“红”的颜色词群

古汉语中反映事物“红”的属性，有“红”属性的事物，有4种类型的词。

1) 表示含有红色事物的词（各词来源释义书证皆见于附录）。如：

瑕（瑕）（有赤色之玉）

霞（又作瑕、蝦、蝦）（赤色云气）

駮（赤白色马）

蝦（略有赤色水虫）

驪（赤黑色马）

下列两词是红色为其词义的一个必要特征，词义还含有其他

必要特征的表名物的词：

骝（赤色有黑毛尾马）

骅（马头有赤色毛马）

“瑕”“霞”“駮”“鰕”是一组同源词^③，古音相同而意义相近。

段玉裁说：凡段声多有红义（《说文段注》“駮”下注）凡段声如瑕、駮等皆有赤色。”（同上“鰕”下注）

2)由特指某类物的红色（或含有红色）变为指一般的红色的词。如：

缙（帛赤色→浅赤色）

緌（帛赤色→红色）

红（帛赤白色→赤白色→赤色）

緌（帛赤黄色→浅红色）

缙（帛丹黄色 桔红色）

緌（帛深青扬赤色→深青透红色）

緌（帛赤青色→深青透红色）

纁 [帛类 浅绛 浅绛]

纁 [帛类 深红色→绛色]

以下各词特指某事物红色或含有红色：

纁（帛深青带红色）

赭（日出之赤）

赭（面惭赤）

3)指颜色为红或能染红的某类物，又指红色的词。如：

朱（赤心木；大红色）

丹（巴越之赤石；赤色）

茜（茜草；大红色）

彤（彤管；朱红色）

绛（绛草；深红色）

赭（赤色的土；赤色）

4)单纯表示不同深浅的红色的词。如：

- 赤(红色)
- 赫(赤色鲜明貌)
- 赭(赤色)
- 赭(赤色)
- 赭(赤色)
- 赭(赤色)
- 赭(赤色)
- 赭(深红色)
- 赭(浅红色)

下面根据辞书、古注(见附录) 中对各词意义的解释，分析这个词群中各词的意义内容和意义关系。

第一类是表名物的词，可以用“ 种差(t) + 类(L) ”去分析它们的意义。

t		L
瑕	赤色	玉
霞	有赤色	云气
馥	赤色	马
蝦	略有赤色	水虫
穢	有黑色	马
驺	赤色有黑毛	尾
驸	有赤色	毛

第二、三、四类是表性状的词，总的来说，虽然都表示红(或含红) 的色彩，但在表示色彩的浓淡、亮度、是纯色还是多色、有无其他内容(表色彩以外的内容)、有无适用对象的限制方面是不同的。下面就从这些方面列表说明部分词(其他可以类推) 的意义。在辞书、古注中无特别说明色彩浓淡或明亮程度的，都列入表中“ 浓度 ” “ 亮度 ” 中的“ 中 ” 类； “ → ” 号表示词义由一种情况变为另一种情况。(见下页)

这种分析是以辞书古注的释义为根据，设计成形式化的表示法，把“红”的性状（即红是像某种事物的颜色的内容）作为已知的内容，比较各词所包含特征的差别。（见下表）

古汉语这些表“红”的性状词中，“赤”是上位词，在《说文》等辞书和古注的释义中，它可以当类别词。如：

绛 大赤也。《说文》）

赫 火赤貌。《说文》）段注作 大赤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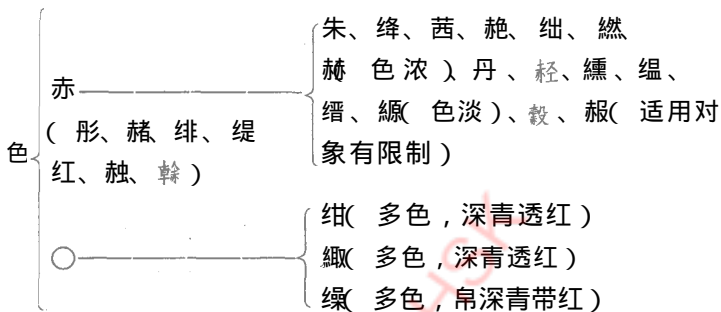
赭 浅赤也。《尔雅·释器疏》）

“赤”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它的意义纯粹是对颜色范畴的概括。说它是古汉语表红性状词的类别词是有意义内容和语言运用上的根据的。其他同“赤”同义的词（彤、赭等）有可能成为表红性状词的类别词，但未见它们到它们在释义中充当类别词的材料，存而不论。

	适用对象	浓度		亮度		纯色	多色	其他内容
		浓	中淡	明	中暗			
缙	帛→一般		+	+		+		—
绯	帛→一般	+		+		+		—
红	帛→一般	+	←+	+		+		—
赭	帛→一般		+	+		+	←赤黄	—
缙	帛→一般	+		+		+	←丹黄	—
缙	帛	+		+	深青带红			
赭	日出	+		+		+		—
赭	人面	+		+		+		（面）赭
朱	—	+		+		+		—



根据我们的分析，古汉语(汉以前)表红的颜色的性状词的系统可表示如下：



在现代，古汉语(汉以前)表红的颜色词群中的词大多数已经消亡，有一部分以不成词语素的身分存在于它构成的合成词中(如朱墨、丹枫、茜纱、彤云等)，只有“红”、“蝦”仍是词，“赤”在书面语中也可作词用(如色赤)。

(2) 现代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

现代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不像古汉语那样，由多个不同来源的单音节词组成(有少数同源词)，而主要是用从古汉语中接受下来的词“红”作为词根，派生出一大群合成词，它们组成了以“红”为核心的同族词群(有少数不是“红”的同族词，如朱色、茜色)。这些词在构词上可分为几种情况。

1)一部分词由表红颜色的不成词语素(在古汉语中曾经是词)加上“红”构成。如：

红赤 绯红 绛红 茜红 朱红 赭红

2)一部分词由表示带红色的事物的语素加上“红”构成。如：

猩红 桔红 枣红 桃红 肉红 宝石红

3)一部分词由表示程度或性状的语素加上“红”构成。如：

大红 通红 嫣红 嫩红 焦红 鲜红

4)一部分词由“红”加后加成分构成。如：

红艳艳 红橙橙 红彤彤 红丹丹 红不棱登

5)一部分词由表“红”和其他颜色的语素，或表带有红颜色的事物的语素加上“色”构成。如：

红色朱色 红栗色 红铜色 紫檀色

这些词有一部分语素的结合并不稳固，一、二、三类都能在后面加上“色”变成同其本身同义的语言单位，必要时也可以用其他表示带有红颜色的事物的语素加“色”组成新的语言单位。

这样就出现了许多组等义的形式，如：

玛瑙红 玛瑙色

脂红 胭脂色 胭脂红

桃花红 桃色 桃红色 桃花色

这种现象说明，现代汉语表“红”的颜色词在构词上有严整的系统性，但其组合又比较灵活的，是能产的。

如果分析这些词的意义内容，可以看到，它们都是表示红的（或含红的）不同深浅、亮度、色调的词，绝大多数词的适用对象也不限于某一类物，表示的意义内容显得更加丰富，有些词还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下面将这些词按照语法性质分成4组，列出的词和词的释义分别采自《现代汉语词典》《同义词林》（梅家驹等编）《常用构词字典》（傅兴岭等编）《颜色词例释》（章银泉编）。

“红”组，形容词，这些词能直接作谓语。

红 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

赤红 红色

绯红 鲜红

嫣红 鲜艳的红色(按:艳,好看。下同)
通红 很红;十分红
鲜红 鲜明的红色
红润 红而滋润(多指皮肤)
惨红 惨淡的红色
殷红 带黑的红色
焦红 暗红的颜色
酡红 如酒醉时脸上出现的红色
艳红 鲜艳的红色
嫩红 浅红色
猩红 像猩猩血那样的颜色
血红 鲜红
火红 像火一样的红色

“大红”组,不能直接作谓语,能作修饰语,性质接近区别词。

大红 很红的颜色
朱红 比较鲜艳的红色
橘红 像红色橘子皮一样的颜色
粉红 红和白合成的颜色
枣红 像红枣的颜色
肉红 像肌肉的浅红色
品红 比大红较浅的颜色
桃红 像桃花的颜色,粉红
红青 (绀青) 黑里透红的颜色
炭红 像燃烧中的木炭那样鲜红的颜色
霁红 陶器中一种红美而有光泽的颜色
水红 比粉红略深而比较鲜艳的红色
洋红 一种粉红色的颜料,又指粉红色

- 油红 红而有光泽的颜色
- 宝石红 像宝石那样红而鲜亮的颜色
- 高粱红 像高粱成熟后那样的褐红色
- 海棠红 像海棠那样的鲜红色
- 鸡血红 像鸡血那样的鲜红色
- 酒糟红 像酒糟那样的暗红色
- 荔枝红 像荔枝那样的紫红色
- 榴花红 像石榴花那样的橙红色
- 玛璃红 像玛璃那样红而鲜丽的颜色
- 女儿红 小红萝卜的别称，像小红萝卜那样红而娇艳的颜

色

- 胭脂红 像胭脂那样的红色
- 樱桃红 像樱桃那样的鲜红色

“红艳艳”组，状态形容词，作定语、谓语、补语都要在后面加的”。

- 红艳艳 形容红得鲜艳夺目
- 红橙橙 形容颜色鲜红耀眼
- 红丹丹 形容颜色很红
- 红光光 形容颜色红而有光
- 红乎乎 颜色很红
- 红堂堂 形容颜色艳红
- 红鲜鲜 形容颜色非常鲜红
- 红嫣嫣 形容颜色红而鲜艳
- 红彤彤 形容很红
- 红巴渣 颜色红(含厌恶意)
- 红不棱登 红(含厌恶意)
- 红朴朴 形容脸色红

“红色”组，名词

- 红色 红的颜色
- 红晕 中心浓而四周渐淡的一团红色
- 红潮 两颊泛起的红色
- 绛色 深红色
- 茜色 大红色
- 肉色 浅黄中带红像人的皮肤那样的颜色
- 妃色 淡红色
- 红珊瑚色 像红珊瑚那样的颜色
- 红铜色 像红铜那样的颜色
- 茶红色 像红茶水那样红而鲜艳的颜色
- 酱红色 像红酱那样的褐红色
- 椒红色 像红辣椒那样的颜色
- 金红色 像黄金那样红而艳丽的颜色
- 乳红色 红而柔和的颜色
- 柿红色 像柿子那样红的颜色
- 檀红色（檀色）像檀香木那样的浅红色
- 锈红色（铁红色）像铁锈那样的褐红色
- 杏红色 黄中带红的颜色
- 血牙色 浅红色
- 银红色 在粉红里加银朱调和的鲜红颜色
- 砖红色 像红砖那样的颜色
- 紫檀色 像紫檀木那样的红棕色
- 紫糖色 脸色红中带紫
- 红褐色 褐而红的颜色
- 红紫色 又红又紫的颜色
- 紫红色 深红中略带紫的颜色
- 红棕色 棕而红的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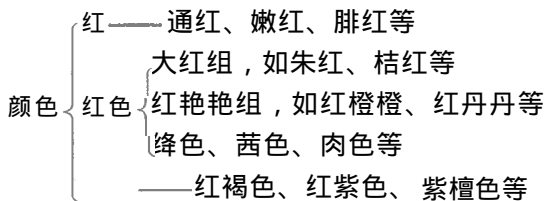
根据上述释义，也可以用分析古汉语中的词的作法，列表说

明、比较它们的意义内容。词的适用对象不限于一类物的在表中都标记为“——”(运用中所能形容的对象仍是有差别的,在细致分析时应该指出,这里从略)。栏目中增加“色调”一项。按照光学的理论,各种颜色都可从光的波长、色调、饱和度(即浓度)、亮度等方面加以区分。“色调”决定于物体反射光的波长,是物体反射光在质方面的特征。这里所说的色调,特指相当于某种物体所具有的红色。亮度中特强的用“鲜明”“鲜亮”等说明,一般亮度强的只加“+”号。如(部分词,余可类推):

	适用对象	浓 度			亮 度			纯色多色	色调	其他感情内容色彩
		浓	中	淡	明	中	暗			
红 -	-	+			+			+	-	- -
鲜红	-	+			鲜明			+	-	- -
红润	皮肤	+			+			+		滋润
猩红	-	+			+			+	像猩血	- -
霁红	陶器	+			+			+	-	- -
宝石红	-	+			鲜亮			+	像红宝石	- -
红艳艳	-	+			鲜明			+	-	好看 -
红丹丹	-	+			+		+	-	- -	
红巴渣	-	+			+			+	-	- 贬
红 晕	-	中心		四周	+		+	-	- -	
肉 色	-	+			+			带浅黄	像人皮肤	- -
紫檀色	-	+			+			带棕	像紫檀木	- -
红紫色	-	+			+			带紫	-	- -
紫红色	-	+			+			略带紫	-	- -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现代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是

一个由不同词性的词组成的，以上下位层次关系为主的词群，可表示如下：



“颜色”是名词，它是“红色”“红褐色”等的上位词，是“红”的准上位词；“红”是形容词，它是“通红”“嫩红”等的上位词；“红色”是名词，它是“通红”“大红”“红艳艳”等的准上位词，是绛色、茜色等的上位词。

在这个词群中确定同义关系，不能不根据更严格的标准，可以看作同义的，应该是表示浓度亮度相当、词性又相同的词，如：

色浓的：通红 - 大红，红丹丹 - 红乎乎 - 红通通

绛色 - 茜色

色淡的：粉红 - 桃红 - 洋红 - 品红

血牙色 - 妃色

色明的：绯红 - 嫣红 - 鲜红 - 艳红

朱红 - 血红

红艳艳 - 红橙橙 - 红堂堂 - 红鲜鲜 - 红嫣嫣

中等的：红 - 赤红

含多色的：红褐色 - 酱红色

紫檀色 - 红棕色

贬义的：红巴渣 - 红不棱登

对于多数表示的浓度、亮度都属中等，但有不同色调的词，由于它们的产生就是为了表示差别，就不能看作这个词群中严格意义上的同义词了。

比较古汉语（汉以前）和现代汉语的这个词群，可以指出下面4点：

第一：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区别红色的深浅、明暗等是一致的，但现代汉语词的数量要大得多；而色调的细致区分，表多色词的增多，则是明显的发展，这是人们区分色彩能力提高在语言上的反映。

第二，古汉语中有少数表示含红的事物的名词，多数是表红的性状词，这些性状词的语法性质未发现明显差别。现代汉语这个词群中，从内容上讲各个词都是表性状的，但其语法性质有明显的差别，分属不同的词类或次类。这种差别，同词群中词的增多，表达的意义更丰富一样，是语言表达手段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可以使表述更多样、更灵活。

第三，现代汉语这个词群中的词是单纯表示颜色范畴的，古汉语中表示含红事物的词如果还存在，则其中表红颜色的意义消失，如“霞”指彩色的云，不专指红色的，“蝦”所指对象未变，但“略有红色”义已消失，在需要表示它们的红的色彩时，要另外加上表“红”的语素或词：红霞、红的蝦。表示含有红颜色的事物的词，则用表颜色的语素加表事物的语素构成，如丹枫、茜纱、朱墨等。这是词群中的词意义变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第四，从词群成员的构成来看，古汉语表红的性状不全由表性状的词承担，有相当多的词还同特定事物联系在一起。有一部分词表性状的意义正从表名物的词中发展出来，来源不同，成员各异。而现代汉语这个词群的成员的构成则相当的严整。它基本上是“红”的同族词。这反映出现代汉语以“红”一词代表这种颜色范畴后，就以“红”为词根，利用合成词构成的种种方式，构成了内容丰富，浓度、亮度、色调等方面有区别的词。这也可以说是现代汉语这个词群系统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3 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分析

对表动作行为的词的词群分析不多见。原因是这些词很难用层次关系来说明。它们大多属非层次关系词群。这里以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主要是汉以前和现代汉语的词)为例,提出一种说明表动作行为的词词群系统的方法。

我们用表动作行为的词“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为框架,分析我们收集到的各个词的意义,发现它们可以有规律地归入以前我们分析的各种类型。下面就分组说明这些词的意义(现代汉语的释义据《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分析时有时作必要的调整,不再列出各词的释义的材料;汉以前各词的出处、释义、书证见附录)

(1)表眼睛活动而不含视觉内容的词

	B	d ₁	D ₁	d ₂	D ₂	E
现代						
睁	眼睛		张开			
瞪	眼睛	用力	睁大			
瞪眼	眼睛	用力	睁大			
眯	眼睛	微微	合上			
眯缝	眼睛	微微	合上			
映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眨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眨巴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挤咕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瞎	眼睛		丧失			视觉
目眩	眼睛		发花			
汉以前						
瞋	眼睛		张开			

盱	眼睛		张开		
瞬	眼睛	跳	动		
瞋	眼睛	很快地	张开	很快地	闭上
瞑	眼睛		闭上		
瞋	眼睛	怨恨地	张开		
眴	眼睛		转动		
眩	眼睛		昏黑		
			发花		

附作用于眼睛的词

眯	物	进入	眼睛
眈		挖	眼睛
眈	垢物	障蔽	眼睛

(2) 表眼睛产生视觉行为本身的词

	B	D	E
现代			
看	眼睛	注视	事物或方向
看见	眼睛	感受到	事物
见		(同“看见”)	
瞅		(同“看”)	
瞧		(同“看”)	
瞅见		(同“看见”)	
瞧见		(同“看见”)	
?		(同“看”)	
汉以前			
视	眼睛	注视	事物或方向
见	眼睛	感受到	事物
目		(同“视”)	
睹		(同“见”)	
睨		(同“视”)	
眇		(同“视”)	
眇		(同“视”)	

有一部分词，古籍皆释为“视”，有的来自方言，有的后代义有变化，皆无书证，如眇等。

(3)表眼睛活动产生视觉而有种不同情况的词。这一类词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可根据“词义成分 - 词义构成模式”分为不同类型。

1) d₁、D₁型

d₁ D₁ 为必须说明的词义成分,显示出行为的特征, bB eE 等多为不言而喻的内容,说明可略去。在 D₁相同的情况下, d₁ 的不同又显出不同的特征,故可简称为 d₁、D₁ 型,又分:

(1)词义内容有空间(即 d₁ 表示方位方向等)限制的词

	bB d ₁	D ₁	e E
现代			
望	往远处	看	
张望	向四周 或远处	看	
瞻望	(抬头) 往远处	看	
鸟瞰	从高处往下	看	
俯视	(同“ 鸟瞰 ”)		
俯瞰	(同 鸟瞰 ”)		
顾盼	回头	看	
顾盼	向两旁 或周围	看来看去	
环顾	向四周	看	
环视	(同 环顾 ”)		
瞻顾	向前向后	看	
仰望	(抬头)向上	看	
仰视	(同 仰望 ”)		
汉以前			
眦	直	看	
眦	直	看看	
窥	正面	看看	
眦	往高	看看	
睇	(仰目)往高	看看	
顾	往回	看	
眷	(同 顾 ”)		
眺	向远处	看	
望	(同 眺 ”)		
瞰	(同 眺 ”)		

睇	(同 眺 ”)		
眄	向 左 向 右	看	
瞻	向 上 或 向 下	看	
临	从 上 往 下	看	
瞻	往 深 处	看	

(2)词义内容有时间限制(即 d₁表示时间) 的词

	B	d ₁	D ₁	e	E
现代					
瞥		很快地 , 一下	看		
瞥见		一眼	看见		
溜一眼)		很快地	看	(书报等)	
扫一眼)		很快地	看	(人、环境等)	
扫视		迅速向周围	看		
汉以前					
瞥		很快地 , 一下	看		
眄		(同 瞥 ”)			
覘		(同 瞥 ”)			
覘		(同 瞥 ”)			
覘		(同 瞥 ”)			

其中“ 瞥 ” 还有“ 一下 ” 量的限制，“ 扫视 ” 还有“ 向周围 ” 空间的限制。

(3)词义内容中有情态方式(即 q 表情态方式) 等限制的词

	B	d ₁	D ₁	e	E
现代					
瞟		斜着眼睛 (短时间)	看		
睨		斜着眼睛	看		
眄视		(同 睨 ”)			
乜斜	眼睛	略眯 , 斜着	看		
瞻仰		恭敬地	看		

观看	特意	看
注视	注意地	看看
察看	仔细地	看
端详	(同“察看”)	
端相	(同“察看”)	
凝视	聚精会神地	看看
怒视	愤怒地	看看
张望	从小孔或缝隙里	看
	暗中	看到
窥见	暗中	察看
窥看	(同“窥看”)	
窥视	亲眼	看到
目击	(同“目击”)	
目睹	用白眼珠	看看
白	在近处，	看
逼视	集中视力	
汉以前		
观	仔细地	看
览	(同“观”)	
相	(同“观”)	
省	(同“观”)	
胥	(同“观”)	
覩	(同“观”)	
覩	(同“观”)	
覩	惊恐地	看
瞋	(同“覩”)	
瞋	失意地	看看
眦	谨慎敬畏地	看看
眦	愤怒地	看看
眦	暗中	看
窥	(同“眦”)	
眦	(同“眦”)	
眦	(同“眦”)	
眦	藏在人后	看看
眦	窥伺地	看看
眦	斜着眼睛	看
眦	(同“眦”)	
眦	(同“眦”)	
眦	(同“眦”)	
眦	眯着眼睛	看
眦		

睇		低眼	看
瞻		经常、充分地	看看
瞥		转着眼珠	看看
觑		笑嘻嘻地	看看
觑		睁大眼睛	看看
覷		专注地	看看
眈	眼睛	无神、直直地	看看
眈	眼睛	眯着向远处	看看
眈		翻着白眼珠	看
眈		向上	看
眈		张目往回	看

其中“眈”“眈”“眈”“眈”“眈”等词，既含有情态方式的内容，又含有空间的限制。

2) $d_1 D_1 + eE$ 型

$d_1 D_1$ 和 eE 为必须说明的词义内容，即词义以包含有一定的动作行为及其关系对象为特征， bB 一般是不言而喻的内容，故可简称 $d_1 D_1 + eE$ 型。

	B	d_1	D_1	e	E
现代					
阅览		大略地	看 看		书报 书报等
浏览		实地	观察		展览品、设 施、名胜等
参观		从高远、远处	监视		敌情
了望					
观光			参观	外国的 外地的	景物、建设
观战		从旁	观看		战斗、战争
参谒			进见	尊敬的	人
			瞻仰	尊敬的人的	遗像陵墓等
目送			注视	离去的 离去的 载人的	人 车、船等
盯		集中精力	看		某物
瞄		集中精力	看	远处	某目标
瞄准		把枪口、炮口	对准		某目标
打量			察看	人的	衣着、长相

汉以前

监

看

水中、镜子
中自己的

影子

3) $d_D + d_{D_2}$ 型

$d_D + d_{D_2}$ 为必须说明的词义成分，即词义以含有两个以上的动作行为为特征， $bB + eE$ 的内容或有或隐含，或是不言而喻的，故可简称为 $d_D + d_{D_2}$ 型。

		B	d_1	D_1	d_2	D_2	e	E
现代								
观测				观察		测量	天文、地理方向等	
观赏				观看		欣赏		
游览				游玩		欣赏	风景名胜等	
观察	仔细地			察看		了解	事物现象	
把风				把守		望风		
观礼				应邀		参观	典礼	
汉以前								
遮	两人)			互相		看着		行走

4) $bB + d_{D_1}$ 型

$bB + d_{D_1}$ 为必须说明的词义成分，即词义以包含有特定的施动者和一定的动作行为为特征， eE 或有或隐含，或是不言而喻的，故可简称为 $bB + d_{D_1}$ 型。

		b	B	d_1	D_1	d_2	D_2	e	E
现代									
阅兵	高级		领导			检阅			军队
检阅	高级		领导			按一定仪			军队
						式视察			群从队伍
见面	两(多)		人			相见			
会面	两(多)		人			相见			

会见 不同 领导人 相见
国家的

相视 两 人 互相 看
对视 两 人 对着 看

汉以前

覷 病人 注视
覷 两人 一块 看
覷 两人 相互 看
睞 两人的眼睛 互相 戏逗
睞 两人的眼光 互相 接触

5) dD+F型

dD、F为必须说明的内容，即词义以包含有一定的动作行为和一定的目的结果为特征。bB、eE或有或隐含，或是不言而喻的，故可简称为 d1D1+F型。

	b	B	d ₁ D ₁	e	E	F
现代						
探望			仔细	看	动静	试图发现情况
看青	(人)		看守	快要成熟的	庄稼	以防被盗受损
观摩	(两个以上的人)		观看	彼此的	成绩	交流经验，互相学习
窥伺			暗中观看		动静	等待时机
观风			观察		动静	相机行事或告警
汉以前						
眴	眼睛		转动			表示某种意图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来说明这个词群的组成。

在 d_1D_1 型中，以“看”作为状中结构释义词语的中心语的现代汉语的词，一般可以看作“看”的下位词，“看”在现代汉语中可以同它们组成上下位关系。如看(上位)——望、张望、俯视、瞥、扫视、瞟、眄视、窥视、逼视(下位)等。同理，“看见(上位)可以同“瞥见”“窥见”“目击”“目睹(下位)”等组成上下位的层次关系。在汉以前这个词群中确定上下位关系比在现代汉语中这样做困难大得多。我们上面对这些词意义的分析，是以今语释古语，不能完全根据它来确定词的上下位关系。考察《说文》和其他古注中对这些词的解释，“视”常用作释义词语中的类别词(如，眦，《说文》直视也。眦，《说文》左右视也。眦，《说文》：目疾视也)。我们可以说，“视”是上述“眦”组、“瞥”组、“观”组中许多词的上位词，可以组成上下位的层次关系。除此以外，其他许多词不是有层次关系的。但我们看到，各个词的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虽然不同，却又是在一定的项目、关系中变动的，它们形成了一定的类型，因此又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它们构成了一定的系统。因此我们说，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表眼睛活动的词群，并不以层次性关系为其主要特征，虽然一部分词中包含有层次关系。

在这个词群中，词汇成员也有同义、反义关系。同义关系的条件是“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相同或相近。在上述词义的分析说明中，凡标明某词同某词的都是同义词。如看-瞧-瞅-？，见-看见-瞧见-瞅见，鸟瞰-俯视-俯看，眦-胎望-眺-睇-瞰，睨-瞷等。

反义关系构成的条件是 D_1 对立，或 D_1 相同而 d_1 对立。如现代的眯-瞪，俯视-仰视，汉以前的盯(眼睛张开)-瞑(眼睛闭上)，瞰(斜着眼睛看)-眈(直看)，眈(往高处看)-瞷

(往深处看)等。

下面把这个词群的现代汉语部分同汉以前的部分作一些比较。

表眼睛活动的词,现代汉语显然比汉以前丰富,但就某些范围中的词来看,汉以前的词表示的意义,比现代汉语丰富。如汉以前有表示眼睛跳动(瞤)转动(眴)的词,汉以前有表示直视的词(眈、眦),有表示往深处看的词(眈),有一些表示含有特定情态的词,如眈(惊恐地看)、眈(失意地看)、眈(谨慎敬畏地看)、眈(翻着白眼珠向上看)等,类似的意义,现代汉语都要用词组表示。

现代汉语词群继承了这个词群所表示的主要概念。少数汉以前的词一直沿用到现在,基本义未变,如望、瞥、见等,更多的是同样的概念内容用新词来表示。这些词是不同时代陆续产生的,它们绝大多数是用古代汉语的词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的合成词。由于同义近义构词成分的不同组合(仰望、仰视,顾盼、环顾,看见、瞧见、瞅见等),由于不同来源(如不同的方言)的词都进入共同语(如眨-挤咕,瞟-乜斜),现代汉语的同义近义词变得很丰富。它们语体色彩、感情色彩的不同,词义的细微差别,用法上的不同,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达能力。

现代汉语中 $d_1D_1 + e$ 型的词(看的行为包含一定关系对象的词)很丰富,如阅览、观光、参谒、目送等,出现了较多的 $d_1D_1 + d_2D_2$ 型(一词表示两个以上的动作行为)的词,如观赏、游览等, $d_1D_1 + e$ 型词义以包含有动作行为一定目的结果为特征)的词,如看青、观摩、窥伺等,这些类型的词,在汉以前只能零星地找到。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发展,语言表达的需要语言把一些原来用多个词语表达的复杂意义“词化”,使这个词群增加了许多有新的概念内容的词。

附 注

- ① J. Lyons, *Semantics I*, P.231沙夫《语义学引论》30页。
-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7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 ③ S. Ullmann, *Semantics*, P, 239.
同 p. 238-239.
同 p. 238-239.
- ④ 同 p. 243但又在脚注中说有人指出1910年斯特尔 A. Storr 已用语义场的名称。
- ⑦ 同③ P. 245.
- ⑧ 据 J. Lyons的英译转译见 *Semantics I*, P. 251.
- ⑨ 同 , 248-249.
- ⑩ A Lehrer, *The Influence of Semantic Field on Semantic Change*见 J. Fisiak编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Historical word-Formations*, 284-285, Mouton 1985
- ⑪ J. 艾奇逊《现代语言学导论》, 9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
- ⑫ 沙夫《语义学引论》307-308页。
- ⑬ И В. Арнольд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The English Word*), P. 262, Москва 1966.
- ⑭ J. Lyons, *Semantics I*, P.250.
- ⑮ 同 p. 245; S. Ullmann, *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 P.310, Glasgow Jackson, 1957.
- ⑯ 同⑭ 255-256。
- ⑰ А А Уфимцева *Опыт Изучения Лексики как Системы*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13页,22页, Москва 1962.
- ⑱ 同 p. 252.
- ⑲ 同 p. 253.
- ⑳ 同 , P. 261-263又见 И В Арнольд *The English Word* P.262这里原文已改用英语的词作例子,现译成汉语。

- ①同 ⑬, p. 262.
- ②拉·兹古斯塔主编《词典学概论》137页, 商务印书馆 1983年。
- ③见郑奠《词汇史随笔》(《中国语文》1958年第4期)。
- ④同 ⑬, p. 297-299.
- ⑤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 10-11页, 人民出版社 1965年。
- ⑥参看本书第三章“概念义的分析”中谈亲属词分析部分。
- ⑦参看 D. A. Cruse, *Lexical Semantics*, p. 187-189, 193-194, 119-12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⑧同 ⑬, 142页插页。
- ⑨同 ⑬, 142页。
- ⑩⑪为双唇清擦音。
- ⑫参看 S. Ullmann, *Semantics*, p. 246-247; G. leech, *Semantics*, p. 26-38, 234-237; Lyons *Semantics* I.P.246; E. R. Parer, *Semantics*, P.73
- ⑬参看拙作《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分析》(《上, 下》)。(《语文研究》1988年第3期, 1989年第1期)。
- ⑭王力《同源字典》145 - 146页

附录

1.古汉语 汉以前 表 红 的颜色词

- 瑕（ 瑕 《说文》：“瑕 玉小赤也。《文选》晋木玄虚《华》海赋》：“瑕石诡晖 鳞甲异质。”注：瑕 玉之小赤色者也。”
- 霞（ 又作瑕、蝦、赭 《说文》新附：霞 赤云气也。《楚辞》屈原《远游》：“漱正阳而含朝霞。《汉书·扬雄传》上：喻清云之流瑕。”师古曰：瑕 谓日旁赤气也。”
- 駮 《说文》：“駮 马赤白杂毛。《尔雅·释畜》：“彤白杂毛，駮。”注：即今之赭白马。《诗经·鲁颂·駟》：“薄言駟者 有駟有駮 ”
- 驪 《说文》：“马赤黑色。《诗·秦风·驷驪》：“驷驪孔阜 六轡在手。”
- 蝦 《说文》：“蝦 紛也”。段玉裁改为：鱼也。”并云：“谓今之蝦 蝦颇有红色。《本草纲目》四四鳞三蝦：蝦 音霞 俗作虾 入汤则红色如霞也。”
- 骝 《说文》：“赤马黑毛尾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简《遣策》：“骝 犝 牡 马二匹 齿六岁。”
- 缙 《说文》：“缙 帛赤色也。修订本《辞源》以下今解和书证转引自此书者 不再说明”：浅赤色。《急就篇》：“烝栗缙 缙缙红纒。”
- 绯 《说文》：“绯 帛赤色。红色。韩愈《送区弘南归诗》：“佩服上色紫与绯。”又，‘绯桃’即桃花 以其色红 故称。唐唐彦谦《绯桃》诗：烈火绯桃照地春。”
- 红 《说文》：“红 帛赤白色。”古指浅红色 后泛指红色。《楚辞》宋玉《招魂》：“红壁沙版。”注：红 赤白色。《史记·司马相如大人赋》：“红杳渺以眩昏兮。”索隐引晋灼：

“红赤色兒。”

緛 《说文》：緛 帛赤黄色。“浅红色《仪礼·既夕礼》：“緛 緛 緛。”注：一染谓之緛，今红也。”

缙 《说文》：“缙 帛丹黄色。”段注：注草人按指《周礼·地官·草人》曰：赤缙 缙色也。…缙者 成而红赤。按红赤者 赤而白。橘红色。《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为治斋宫河上 张缙绛帷 女居其中。”

紺 《说文》：“紺 帛深青而扬赤色。”段注：‘扬’当作‘阳’ 犹言表也。…按此今之天青 亦谓之红青。‘天青色 深青透红之色。《庄子·让王》：“子贡乘大车 中紺而表素。”

緌 《说文》新附：緌 帛赤青色也。“深青透红的颜色。《周礼·考工记·画绩》：“三入为纁 五入为緌。”注：染纁者，三入而成 又再染以黑则为緌。”

纁 《说文》：“浅绛也。”

绀 《说文》：“绀也。”段注 此绀之本义 而废不行矣。

縹 《说文》：“縹 帛如绀色或曰深缙。”段注：深缙疑有伪舛。缙不得言深也。修订本《辞源》作：深青带红色之帛。”按 比较上述 緛” 紺” 等词的词义 这个词的意义似是：帛深青带红色。

赧 《说文》：“赧 日出之赤。”

赧 《说文》：“赧 面赧 赤也。《孟子·滕文公下》：“未同而言，观其色赧赧然。”注：赧 面赤心不正兒。”

朱 《说文》：“朱 赤心木也。”大红色。《广雅·释器》：“朱 赤也。《诗·豳风·七月》：“我朱孔阳 为公子裳。《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说文》又有 絳”字 释为 纯赤也”。段以为凡经传言 朱” 皆当作 絳”，朱” 其假借字也。朱骏声认为 絳” 字后出 为 赤心木” 引申之义。王力认为 朱” 絳” 实一词。《同源字典》153页）

- 丹 《说文》：“丹巴越之赤石也。”赤色。丹浅于赤。《国语·吴语》：“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矜望之如火。”注：“丹，彤也。”
- 茜 茜草。《史记·货殖列传》：“若千亩卮茜。”大红色。茜草根可作大红色染料，故可用以借指。李商隐《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茜袖捧琼姿皎日丹霞起。”字又作“緌”。《说文》：“緌赤缯也。从茜染故谓之緌。”段注：“緌，即茜也。”字又同“蒨”。
- 彤 彤管（笔）的简称。《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笺：“彤管，笔赤管也。”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书笏珥彤，记言事于仙室。”朱红色。《国语·周语下》：“夫宫室不崇器无彤镂，俭也。”注：“彤，丹也。”
- 绛 绛草。《文选》左思《吴都赋》：“草则藿纳豆蔻……纶组紫降。”注：“绛，绛草也。”深红色。《说文》：“绛，大赤也。”段注：“今俗所谓大红也。”《墨子·公孟》：“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纓，绛衣博袍，以治其国。”
- 赭 赤色的土。《说文》：“赭，赤土也。”《管子·地数》：“上有赭者，下有铁。”赤色。《诗·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疏：“且其颜色，赫然而赤，如厚渍之丹赭。”
- 赤 红色。《释名·释采帛》：“赤，赫也。太阳之色也。”《礼记·月令·孟夏》：“驾赤骝。”疏：“色浅曰赤，色深曰朱。”按，这说明赤比朱深红浅，并不说明赤是浅红。
- 赫 赤色鲜明貌。《说文》：“赫，火赤貌。”段注作：“大赤貌。”“赤之盛，故从二赤。”《诗·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
- 赭 赤色。《管子·地员》：“其种大苗细苗，赭茎黑秀，箭长。”注：“赭，即赤也。”

- 赭 赤色。《仪礼·士丧礼》：“赭里著组系。”注：“赭赤也。”《释名·释首饰》：“赭粉，赭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颊上也。”字又作赭。《尔雅·释器》：“再染之赭。”疏：“赭，浅赤也。”谢朓《望三湖》：“积水照赭霞，高台望归异。”
- 赭 赤色。《说文》新附：“赭，大赤也。”楚辞《大招》：“北有寒山，遶龙赭只。”注：“赭，赤色无草木兒。”
- 赭 《说文》：“赭，赤色也。”
- 赭 深红色。《急就篇》：“蒸栗绢绀缙红赭。”师古注：“赭者，红色之尤深，言若火之然也。”按赭《说文》释为“丝劳也。”段注：“劳，《玉篇》作紫。盖《玉篇》为是，与下文绀义近也。”则此为另一词。
- 赭 浅红色。《礼·玉藻》：“一命缁赭幽衡，再命赤赭幽衡。”注：“赤黄之间色，所谓赭也。”按《说文》：“赭，赤也。”指乱麻，为另一词。

2古汉语 汉以前 衰眼睛活动的词

- 瞋 《说文》：“张目也。”修订本《辞源》（以下今解和书证转引自此书者，不再说明）张目。《庄子·秋水》：“瞋目而不见丘山。”
- 盱 《说文》：“张目也。”《易·豫》：“盱豫悔。”
- 瞞 《说文》：“目动也。”俗称眼跳。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三：“夫目瞞得酒食。”
- 瞞 《说文》：“开合目数摇也。”目动，眨眼。同“瞬”。“瞬”《庄子·庚桑楚》：“终日视而不瞬，偏不在外也。”
- 瞑 《说文》：“翕目也。”闭目。《左传·文元年》：“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
- 睨 《说文》：“恨张目也。诗曰：‘国步斯睨。’”恨而张目。今

《诗·大雅·桑柔》作：国步斯频。”

昀 眼睛转动貌。《大戴礼·本命》：“人生三月而徹昀 然后能有见。”注：昀 精也 转视貌。”

眩《说文》：“目无常主也。”两眼昏黑发花。

眯《说文》：“草入目也。”物入目中。《庄子·天运》：“夫播糠眯目 则天地四方易位矣。”

眦 《说文》：“指目也。”段注：指 搯也。吴语世家皆云‘子胥以手抉目 是也。”

眊 《说文》：“目蔽垢也。”

视《说文》：“瞻也。”看。《书·太甲》中：视远惟明 听德惟聪。”

见《说文》：“视也。”看见。《诗·王风·采葛》：“一日不见 如三秋兮。《礼·大学》：“心不在焉 视而不见。”

目《汉语大字典》：②看 注视。《广雅·释诂一》：“目 视也。”《左传·宣公十二年》：“目于眚井而拯之。”杜预注：视虚废井而求拯。孔颖达疏：当目视于眚井而拯出之。”

睹《说文》：“见也。”看见。《庄子·秋水》：“今我睹子之难穷也……”

睨 《说文》：“迎视也。”《广雅·释诂》：“睨 即睨）视也。”《文选》汉班孟坚《东都赋》：“弦不睨禽 辔不诡遇。”

眚 《广雅·释诂》：“视也。”《后汉书·马融传·广成颂》：“右眚三途 左概嵩狱。”

瞭 《说文》：“察也。”《广雅·释诂》：“视也。”《文选》南朝宋颜延年《赠王太常诗》：“聆龙瞭九渊，闻凤窥丹穴。”

略 《方言》：“视也。吴扬曰 略。”郭璞注：今中国亦云目 略也。《广雅·释诂》：“视也。”

覩 《广雅·释诂》：“视也。”

覩《广雅·释诂》：“视也。”《正字通》：“覩 覩俗字。”

- 睨 《广雅·释詁》：“视也。《广韵》：斜视也。”
- 顾 《广雅·释詁》：“视也。”
- 晚 (瞽) 《说文》：“目视兑。《广雅·释詁》：“晚视也。”
- 覲 《方言》：“覲视也。自江而北或谓之覲。《广雅·释詁》：“视也。”
- 覲 《广雅·释詁》：“视也。”
- 瞷 《广雅·释詁》：“视也。”
- 瞷 《广雅·释詁》：“视也。《玉篇》：“直视也。”
- 瞷 《广雅·释詁》：“省视也。《广雅·释詁》：“视也。”
- 覲 《广雅·释詁》：“视也。《广韵》：“笑视也。”
- 眦 《说文》直视也。”
- 眦 《说文》：“直视也。直视。《史记·淳于髡传》：“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眦不禁。”
- 窺 《说文》：“正视也。从穴中正见也。‘正视。
- 眦 《说文》：“视高兑。”
- 睨 《说文》：“仰目也。‘仰目视貌。《汉书·五行志》中之下：“(雉)飞集于庭，历阶登堂，万众睨睨，惊怪连日。”
- 顾 回首，回视。《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
- 眷 《说文》：“顾也。‘顾回视。《诗·大雅·皇矣》：“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 眺 视远视。《国语·齐》：“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补音本》眺作覲，覲眺，古字通。
- 望 向远处看。《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跂余望之。”
- 瞰 远望。《汉书》八七《扬雄传·校猎赋》：“东瞰目尽，西畅亡厓”。
- 睇 《说文》：“望也。‘望。《淮南子·汜论》：“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睇。《后汉书·班彪传》附班

- 固《西都赋》：“于是睇秦岭 眺北阜。”
- 瞻 向上或向前看。《诗·邶风·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 眇 《说文》：“左右视之。”
- 临 《尔雅·释诂》：“视也。《说文》：“鉴临也。’居上视下。《诗邶风·日月》：“日居月诸 照临天下。”
- 睇 《说文》：“深视也。’段注 见其底里曰深视。《新华词典》：“往深处看。”
- 觑 《说文》：“下视深也。’段注 谓下视深窈之处。
- 瞥 《说文》：“过目也。’过目 眼光掠过。《淮南子·说林》：“瞥无耳而目不可以瞥，精于明也。”
- 瞬 《说文》：“目疾视也。”
- 覘 暂见貌。《庄子·徐无鬼》：“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 譬之犹一覘也。’《释文》：“司马彪云 暂见貌。”
- 覘 《说文》：“覘 暂见也。《春秋公羊传》曰：‘覘然公子阳生。’段注 猝乍之见也。
- 覘 《说文》：“暂见也。”
- 观 《说文》：“谛视也。’细看 看。《论语·为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 人焉廋哉 人焉廋哉！”
- 览 《说文》：“观也。’观看。《史记·秦始皇纪》二十八年刻石：“登兹泰山 周览东极。”
- 相 《说文》：“省视也。’段注《释诂》《毛传》皆云：相 省也。”此别之云 省视 ”谓察视也。《汉语大字典》省视 察看。《书·盘庚上》：“相时 恤民，犹胥顾于箴言。”
- 省 《说文》：“省 视也”。察看。《易·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王力《同源字典》：“在视的意义上，‘省’与‘相’同源。”
- 胥 《尔雅》：“相也。’观察。《诗·大雅·公刘》：“笃公刘 于胥

斯原 既庶既繁。”

- 覩 察视。《国语·周上》：“古者 太史顺时 覩土。”
- 覩 《说文》：“察视。‘察视。廉’的本字。《汉书·高帝纪下》
“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唐颜师古注 廉 察也。廉字本作 覩 其音同耳。”
- 震 《说文》：“目惊视也。‘惊视貌。《素问·诊要经终论》：“少阳终者 耳聋，百节皆纵，目震绝系。”
- 矚 《说文》：“视兒。‘惊视貌。同矚。《文选》晋左太冲《魏都赋》：“先生之言未卒，吴蜀二客 矚然相顾。”
- 瞞 《说文》：“失意视也。”
- 睇 《说文》：“目睐谨也。‘段注 言注视而又谨畏也。《楚辞》汉王逸《九思·悯上》：“哀世兮睇睇，浅浅兮嗑啜。”
- 盼 《说文》：“恨视也。‘怒视。《战国策·韩二》：“韩挟齐魏以盼楚。”
- 睇 《说文》：“小视也。‘段注 窃视之称。‘偷视。汉扬雄《太玄经》三《众》：“师孕暗之哭且 睇。宋司马光《注》引范 望曰：‘吊生曰暗，窃视称 睇。”
- 窺 《说文》：“小视也。‘暗中偷看。《礼·少仪》：“不窺密，不旁狎，不戏色。”
- 矚 窺视。《孟子·滕文公下》：“阳货矚孔子之亡，而馈孔子蒸豚。”
- 覘 《说文》：“窺也。‘窺视。《左传·成十七年》：“郤至聘于周，栾书使孙周见之。公使覘之。”
- 睇 《说文》：“蔽人视也。‘段注：‘错曰：‘映人而视之。’”
- 睇 《说文》：“目视也。‘段注作 司视也。司者今之伺字。
- 眇 《说文》：“一日斜视也。‘斜视。《史记·邹阳传》狱中上书：“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闾 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眇者。”

- 睇 《说文》：“目小视之。斜视。《礼·内则》：“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哆噫 咳嚏 跛倚 睇视。”
- 眦 《说文》：“目财视也。”段注 财当依《广韵》作邪 邪当作衰。
- 睨 《说文》：“衰视也。斜视。《左传·哀十三年》：“旨酒一盛兮 余与褐之父睨之。”
- 眵 眵 《说文》：“微视也。”
- 瞞 《说文》：“低目视也。《中华大字典》：“瞞或字。《集韵》：‘瞞《说文》低目谨视也。’瞞瞞 垂目谨视貌。《荀子·非十二子》：“缀缀然 瞞瞞然 是弟子之容也。”注：“瞞瞞然，不敢正视之貌。”
- 眈 《说文》：“目孰视也。”
- 瞞 《说文》：“转目视也。”段注 般目为转目。
- 覷 《说文》：“笑视之。”段注 嬉笑之视也。
- 覷 《说文》：“大视也。”段注 目部曰 睪 大目也。故覷为大视。
- 覷 《说文》：“注目视也。”段注 专注之视也。于从归取义。
- 眈 《说文》：“目无精直视也。”
- 眈 《说文》：“目冥远视也。”段注 冥当为瞑。目虽合而能远视也。
- 眈 《说文》：“戴目也。”段注：戴目者 上视如戴然。目上视则多白。‘翻目仰望。
- 眈 《说文》：“吴楚谓瞑目顾视曰眈。”段注 瞑目顾视是二事。
- 监 《尔雅·释诂》：“视也。”照视。通 鑑”“鉴”。《书·酒诰》：“古人有言 曰 人无于水监 当于民监。”传：“视水见己形，视民行事见吉凶。”
- 眈 《说文》：“相顾视而行也。”
- 眈 《说文》：“病人视也。”

覘 《说文》：“竝视也。”

覘 相见。《易·困》：“三岁不覘。”

眾 《说文》：“目相及也。”

睽 《说文》：“目相戏也。”

眈 目动 以目示意。《公羊传·成二年》 郤克 眈鲁卫之使 使以其辞而为之请。”

Hoa văn SaigonHSK

第十章 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

一、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

1. “价”的概念

国外语言学界有人提出词的“价”(lexical valency)的概念。“价”指“一个语言成分的结合能力”^①，“即在同一平面上能同它同时出现的其他成分的类型”^②。词的价指“词同其他词可能的结合能力”^③。例如英语词make的意义跟和它同时出现的成分的类型有关^④。

(1) make + (n名词)

make a coat, a machine(制造一件外衣、一台机器)

(2) make + (the) + n + (v动词)

make the machine go(使这台机器开动)

make somebody work(使某人工作)

(3) make + (a形容词) make sure(弄确实)

(4) make + a + n make a good wife(成为一位好妻子)

(5) 60 minutes make an hour.(60分钟组成一小时)

(6) 60 people make a decision.(60人作出决定)

(5)(6)有共同的格式make+a+n,但(6)可以变换为60 people decide再如:

to make an answer to answer(回答)

to make corrections to correct(纠正)

这说明(6) 代表了make+抽象名词, make的意义非常概括, 相当于一个系词, 其后边的表动作行为的抽象名词, 则表示实义。

(5) 不能作(6) 那样的变换, 它代表make+某些度量单位, 其义为组成、构成。

由此可见, make的意义同其结合成分的语法性质和句式有关。

莱昂斯也讨论过“价”的问题^⑤。他说, “价”在语言学中原用来指传统上说的“及物”“支配”的概念。但它显然同谓词运算中谓词在恰当的模式中所要求的项的数量有关。从这个观点看, 一向谓词有一个价, 两向谓词有两个价, 等等。传统所说的及物动词是有两个价的动词, 它支配一个直接宾语。(按: 及物动词还要求一个主语, 所以是两个价的动词。) 但“价”不是简单地指动词在一个恰当的句子中可以或必须结合的成员的数量, 它也试图用来说明不同动词在词语中结合的成分的不同。例如 give(给) 和 put(放) 在它们普通的应用中都有三个价, 但它们所支配(支配的广义用法) 的三个成分中有一个不同。give支配一个主语, 一个直接宾语, 一个间接宾语 按如: I gave him a book. (我给他一本书), put支配一个主语, 一个直接宾语 和一个方位词语 按如: I put the book on the desk. (我把这本书在桌子上)。因此可以说它们的价不同。它们分别联系不同的价-集(valency - set)。很明显 动词的意义和它们的价存在相当程度的依存关系^⑥。

2 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分析

“价”的概念启发我们对汉语的语素和词的结合能力进行具

体的描写，把这同意义的分析结合起来。他们所说的“价”我们就叫结合能力 其精神同分布分析 distributional analysis是相通的。

吕叔湘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对不少虚词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具体分析虚词在各个意义上的结合能力。例如“不必”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

副词，表示事理上或情理上不需要：我自己能搬，～帮忙
|慢慢商议，～着急。

《现代汉语八百词》解释为：

[副]表示不需要，用不着。

a) 不必 +动

～去 | ～问他，我都知道了 |慢慢来，～着急 |事情
已经很清楚，～再争论下去

b) 不必 +形。形容词前要有表程度的修饰语。

～很大 | ～过早 | ～太详细 | ～这么厚 | ～一样整齐 |
～那么周到

表示情绪、态度等的形容词，可直接受“不必”修
饰。

～紧张 | ～高兴 | ～悲观 |生活小事，～认真

c) “不必”后面的动词、形容词可以提前或省略。

这样做，我认为～ |他准备再去一次，我看～了 |等
我有空再告诉你——～了 我都知道了

《现代汉语八百词》说明“不必”表“不需要，用不着”义后面要加动词或形容词，加一般形容词则形容词还要有表程度的修饰语，后加表情绪、态度等的形容词则可不加表程度的修饰语，并说明了在一定上下文中，“不必”后的动词、形容词可以提前、省略。这就是说明了“不必”的“价”，说明了它的结合能力，说明了它的分布。

深入地对实词、实义语素在各个意义上可能有的结合能力进行分析还不多见。对现代汉语的语素和词来说，结合能力的分析可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不成词语素则只可能有下面(1)的内容):

(1) 语素构词能力分析。语素的各个意义是如何构成各个词的，用什么方式，数量如何，这是构词能力分析要描写的内容。

(2) 词的语法性质分析。某个词属某个词类，则有该词类的语法性质，而具有该词类所共有的结合能力。各词类中还有次类，属于各次类的词就具有该次类的语法特点，具有该次类的结合能力。

(3) 词在各个意义(此处指词义)上的结合能力。同属一个词类，不同意义的词结合能力不同，一个词在不同意义(此处指词义)上结合能力也不同。

语素构词能力分析要收集语素所构成的全部词汇，这可以利用各类词典和辞书。描写构词能力需要有一套分析方法。我们认为，语素在构词中有语素共义、语素变义。语素共义指义项所概括的意义，语素变义指合成词中语素所出现的意义差别。语素共义和语素变义的关系很复杂，在合成词中，它们的关系常见的有这几种类型^⑦：

(1) 一致关系。如：

军 ① 军队
 军 徽 军队的标志
 军 纪 军队的纪律
 坚 ① 硬，坚固
 坚实 坚固结实
 坚韧 坚固有韧性
 攻 攻打

攻取 攻打并夺取

攻坚 攻打敌人的坚固防御工事

(2) 种类关系。语素共义范围大，是类；语素变义范围小，是种。如：

文 ③ 文章

文本 文件 的某种本子

文件 公文、信件等

船 水上 的主要运输工具

船篷 小木船 上的复盖物，用来遮蔽日光和风雨

船老大 木船 上的主要船夫，也泛指船夫

品 物品

商品 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

战利品 战争或战役中从敌方缴获的武器装备等

(3) 关联关系。语素共义和语素变义意义上有各种联系。如：

艺 ② 艺术

艺龄 艺术活动的年数

艺名 艺人演出用的别名

奸 奸诈

奸徒 奸险的人

奸佞 奸邪谄媚

弃 放弃；扔掉

弃妇 旧社会指被丈夫遗弃的妇女

嫌弃 厌恶而不愿接近

(4) 借代关系。

眉目 眉毛和眼睛，泛指容貌

细软 指首饰等贵重的便于携带的东西

以上两个词的全部语素都是借代用法。

落墨 落笔。这里“墨”指笔
嘴碎说话罗唆。这里“嘴”指说话

以上两个词中一个语素是借代用法。

(5) 比喻关系。

鳞爪 鳞和爪 比喻事情的片断
唇齿 比喻互相接近而且有共同利害的两方面

以上两个词全部语素都是比喻用法。

林立 像树林一样密密排列
帽舌 帽子前面的檐，形状像舌头，用来遮挡阳光

以上两个词中语素“林”“舌”是比喻用法。

(6) 部分语素义模糊。

斯文 文雅，“斯”原义“于是”，在这里义模糊
南瓜 一种可做蔬菜的瓜，扁圆形或梨形，嫩时绿色，成熟时赤褐色。不同地区有倭瓜、老倭瓜、北瓜、番瓜等名称。语素“南”在这里义模糊

(7) 部分语素义消失。

窗户“户”义消失
忘记“记”义消失

(8) 词的全部语素义消失。

冬烘 (思想)迂腐，(知识)浅陋
二百五 讥称有些傻气、做事莽撞的人
“冬”“烘”“二”“百”“五”在这两个词中语素的原有意义完全消失。

应用上述语素共义、语素变义及其关系的分析方法，结合构词法的分析方法，就可以对话素在各个意义上的构词能力作出描写。

词的语法性质分析和各个意义上的结合能力的分析要观察大量的词语搭配情况。从可能性来说，这几乎是无限的。但任何科

学研究都讲典型分析、抽样检查。可以观察被分析的词同常用词的搭配情况，必要时扩大范围，这样就可以在占有相当材料的基础上，作出概括。

二、“红”的结合能力分析^⑧

下面根据上述观点和方法分析现代汉语中“红”作为语素在各个意义上的构词能力，和作为词在各个意义上的结合能力。

1 “红”的构词能力

《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红”的义项有：

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枣 | ~领巾。

象征吉庆的红布：披~ | 挂~。

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运 | 开门~ | 他唱戏唱~了。

象征革命和政治觉悟高：~军 | ~五月 | 又~又专。

红利：分~。

《现汉》收入以“红”为第一语素的词条 99 个，除“红男绿女”是成语外，其余都可以看作是词而列入我们的分析范围。

（现汉）收以“红”为末一个语素的词 20 个左右，其他辞书收入而《现汉》未收可以看作词的也有一些（如嫩红、晕红、东方红等）。我们的分析就以 120 个左右的词为根据。

如果只按这些词中“红”的意义和构词方式分类，如义构成的词，偏正式有“~茶 | ~柳 | ~狐 | 大~ | 朱~ | 嫣~”等，联合式有“~润”等，支配式有“~脸（害羞；发怒） | ~眼（发怒）”附加式有“~朴朴 | ~通通 | ~艳艳”等，就说不清下列各词中“红”意义的变化和作用的差别：

“ 红豆 ” 之“ 红 ” ，指鲜红色。

“ 红花 ” 之“ 红 ” ，指黄红色。

“ 红装 ” 之“ 红 ” 表面指“ 红色的(装饰) ” ，实际泛指“ 艳丽的 装束) ” 这个词还可以指 青年妇女 ”。

如果进一步分析“ 红 ” 各个意义在构成不同的词中意义的变异，分析语素共义、语素变义的关系，根据“ 红 ” 各个意义在不同构词方式构成的词中产生的变异去分类，可以将“ 红 ” 所构成的词排成下表：

义(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 构成的词

偏正式

(1) 一致关系

~茶 ~潮 ~蛋 ~豆 ~矾 ~汞~
 果儿 ~教 ~净~棉 ~木 ~娘 昆虫)
 ~砒 ~契 ~青 ~曲 ~壤 ~苔 ~生
 ~薯 ~树 ~星~眼(眼病) ~样 ~叶
 ~鱼~晕 ~藻 ~旗(旗子) ~色(颜
 色) ~ 柳
 大~ 朱~ 嫣~ 通~ 殷~ 猩~桔
 ~ 血~ 品~ 潮~ 绯~ 粉~ 鲜~枣
 ~ 桃~ 肉~嫩~
 ~点颊 ~骨髓 ~模子 ~头绳 ~外线
 ~ 锌矿 ~血球~药水 ~枪会 ~缨枪
 ~绿灯 ~蜘蛛 ~三叶 ~麻料儿 鸟名)
 十字会~衣主教 ~新月会 ~巾起义

(2) 种类关系

~磷(“ 红 ” 指粉末暗红色)

~铃虫(“ 红 ” 指幼虫淡红色)

~螺(“ 红 ” 指壳内桔红色)

~土子(“红”指暗红色或淡红色)

~萍(“红”指叶暗红色)

~小豆(“红”指种子暗红色)

“红”同“淡红”“桔红”“暗红”是类和种的关系。

(3) 关联关系

~狐(“红”指狐毛赤褐色)

~花(“红”指花黄红色)

~麻(“红”指花粉红或淡紫色)

~烧(“红”指黑红色)

~松(“红”指雄花黄红色)

~铜(“红”指紫红色)

~花草(“红”指花紫红色)

在这些词中，“红”指同红颜色有各种关系的间色，故称同红义的关系是关联关系。

(4) 借代关系

~皮书(指某些国家政府议会公开发表的有关国情的文件。语素“红皮”为借代用法。)

~毛坭(水泥。“红毛国”原指今荷兰。因“其人...须眉皆赤”(《明史·荷兰传》)。此处“红毛”泛指外国，是借代用法。)

~颜(指貌美女子，两个语素都是借代用法。)

~装(指艳丽的装束，又指青年妇女。前义“红”为借代用法，后义两个语素都是借代用法。)

~旗(指无产阶级革命，又指先进单位。二义皆两个语素的借代用法。)

~领巾(指少先队员，三个语素皆借代用法。)

~尘(指繁华社会，又指人世间，二义皆两个语素的借代用法。)

联合式

一致关系 ~润

支配式

借代关系

~脸(指害羞,又指发怒。二义皆两个语素的借代用法。)

~眼(指发怒,两个语素的借代用法。)

陈述式

一致关系 晕~ 东方~

附加式

一致关系 ~朴朴 ~通通 ~艳艳 ~不棱登

义(象征喜庆的红布)构成的词

支配式

一致关系 披~ 挂~

义(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构成的词

偏正式

一致关系 ~榜 ~货~人 ~角 ~运~火

陈述式

一致关系 满堂~

义(象征革命和政治觉悟高)构成的词

偏正式

一致关系 ~军 ~心 ~色(指革命)

借代关系 ~帽子

联合式

借代关系 ~专

义(红利)构成的词

偏正式

一致关系 ~利

支配式

一致关系 分~

下面这些词中“红”的意义模糊：

~煤(指无烟煤)

~霉素(该抗菌素为白色或淡黄色结晶。)

~糖(糖为褐黄色、赤褐色或黑色，有些地方叫黑糖或黄糖。)

~案(厨工的分工上指做菜的工作)

“红娘”一词则全部语素义都消失了。红娘原为《西厢记》中崔莺莺侍女名。后泛指促成美满姻缘的人(不限于女子)，现在有时竟可以指起这种作用的领导、组织机构。这是因作用相同而词义扩大。而语素“红”“娘”则完全不表示这种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1) 语素“红”最有构词能力的是 义，上面列出它共构成的词有 97 个，占收入的词总数的 80% 强。最能产的构词方式是偏正式，“红”的各个意义用偏正式构成的词上面列出 86 个，占收入词总数的 71% 强。其中 义用偏正式构词 75 个。

(2) 正是在“红”的 义以偏正式所构成的词中，典型地表现出语素共义和语素变义的各种关系。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语言传统中存在有语素共义和语素变义关系的种种类型，才大大增强了“红”的构词能力。

(3) “红”的 义也有一定构词能力，它们构成的词多数也是偏正式，语素共义、语素变义多是一致关系。但实际上， 义是从 义发展出来的。 义是 义的象征用法(由社会历史、习惯造成的以某事物表示另一事物、观念)或比喻用法。如“红火”，按字面“红”为 义，但这里“红”为比喻用法，则成了 义。“红旗”若指“红色的旗子”则“红”为①义，若指“无产阶级革命”则“红”为 义，这里 义是 义的象征用法。

只是这两个发展出来的意义固定下来，并且有了构词能力，才有了独立义项的资格。

(4)“红”的 ⑤义构词能力弱。

在上面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就《现代汉语词典》对话素“红”义项的概括和在释词中对语素义的说明提出一些讨论。

(1)有些词语中语素“红”的意义《现汉》所立义项仍未能概括。如：

红白喜事 男女结婚是喜事，高寿的人逝世的丧事也叫喜事，统称红白喜事。

红盘 正月的价格。

这两个词中“红”义似为“象征喜庆、吉利”。

口红 化妆品，用来涂在嘴唇上使颜色红润。

洋红 粉红色的颜料。

这两个词中的“红”表示的是物品，同“披红”“挂红”中的“红”作用相似，但义不同。

这四个词未列入上面分析“红”在构词中意义的变异的词表中。

(2)《现汉》对下列各词中“红”的意义未作说明。

红票 旧时戏剧或杂剧演出者赠送给人的免费入场券。

红杉 常绿乔木，高可达三十米，叶子有披针形或椭圆形两种，球果椭圆形，表皮有鳞片，木材致密。

据《辞海》，则作“球果…紫色，…鳞苞长尖，露出，直伸，紫色。”

红铃虫 昆虫，成虫是灰褐色的小蛾……幼虫褐色，蛹长椭圆形，有光泽。

据《新华词典》，则作“幼虫淡红色”。

红教藏族地区喇嘛教的一派，8世纪到9世纪盛行。

《新华词典》则说明：因喇嘛着红法衣得名。”

(3) “红旗”一词的义项《现汉》作：

红色的旗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

竞赛中用来奖励优胜者的旗子。

比喻先进单位。

义项的划分有毛病。“红色的旗子”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实为二义，前一义的“红”同语素共义一致，后一义的“红(包括旗)”是语素的借代用法，又②义讲的只是“红色旗子”的一种功用，还有别的功用。义非语素“红”“旗”的比喻用法，而是借代用法，先进单位常常奖以红旗，就以红旗指代先进单位。根据语素共义和语素变义的关系，“红旗”的义项似应作：

红色的旗子，特指竞赛中奖励优胜者的旗子。

指无产阶级革命。

指先进单位。

(4)《现汉》说“红藤”即白藤。不当。据《辞海》，“红藤”为“大血藤”，茎红褐色。

由此可见，对于语素各个意义构词能力的分析，是语言描写所要求的，它对词典编纂中的释义和义项的概括、划分，有直接的帮助。

2 “红”作为词的结合能力

《现汉》所立“红”的五个义项中，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③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象征革命和政治觉悟高三个义项是词义(“红”在这三个意义上可作为词来使用)，

象征喜庆的红布和红利两个义项是语素义(“红”在这两个意义上不可以作为词来运用，这两个意义只存在于合成词或固定结构中)。因此分析“红”作为词的结合能力，实际上是分析“红”的 义的结合能力。“红”在这几个意义上都是形容

词，其基本功能是作定语、谓语、补语，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充当主语、宾语。下面就以语法功能为纲，考察“红”在这三个意义上的结合能力。

(1) 做定语

义的“红”加在表示有这个属性（不管是天然的还是后加的）的事物现象的词之前，如：

~天 ~太阳 ~云 ~石头 ~蝴蝶
~鸟 ~树 ~花 ~杏 ~牡丹
~桌子 ~箱子 ~汽车 ~字儿 ~信纸
~表格 ~裙子

但下面这些是合成词：

~河 ~雨 ~楼 ~墙 ~豆腐

有些事物虽有“红”的属性，但习惯上不用“红”作定语：

*~桃花 *~田地 *~矿物

这种用法的“红”后加“的”较少（可以加）：

~的天 ~的太阳 ~的云 ~的石头

“红+的+名”意义一般等于“红+名”，如红的石头=红石头，红的天=红天。但有些表名物的词这两种格式中“红”的意义并不相等：

红杏 红的杏（“红杏”指红颜色的杏，“红的杏”指成熟而变红的杏。）

红柿子 红的柿子（“红柿子”指红颜色的柿子，“红的柿子”指成熟因而变红的柿子。）

“红的杏”“红的柿子”中的“红”潜伏着“成熟了的”意义。

义作定语，多加在月份之前。如：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但不能用于年、季节、星期、日之前：

*~ 1981年 *~ 春 *~ 星期一 *~ 7日

加在某些演艺界的职业名称前：~歌星 ~演员

义作定语，只能加在一些特殊月份（有重大革命节日的月份）之前，和某些职业的名称之前。如：

~五月 ~十月

若说“~一月”，则“红”为“义”，若说“~五月”，则④义占优势，一般不会想到是指“义”。

~教授 ~专家（在五六十年代用过这种说法）

后一种说法不能类推，下列搭配都未使用过：

*~部长 *~司机 *~师傅 *~售货员

（2）作谓语

义作谓语把“义作定语的偏正结构中的“定”“中”两部分位置颠倒一下，就得到“红”义作谓语的主谓结构：

天~ 太阳~ 云~ 石头~ 蝴蝶~
 鸟~ 树~ 花~ 牡丹~ 桌子~
 箱子~ 汽车~ 字儿~ 信纸~ 表格~
 裙子~

但要区别：

1)有些偏正式是词组，倒过来的主谓式是合成词：~杏
 （词组）—杏红（合成词）

2)有些偏正式是合成词，倒过来的主谓式是词组：红脸
 （合成词）—脸红（词组）

3)有些偏正式和倒过来的主谓式都是合成词：红枣—枣红
 红火—火红。

义作谓语

1)将“红”作定语的词组倒过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2)要求的主语比作定语要求的中心语广泛得多：

生意~起来了。(后加“起来了”自然,单加“了”也可以。)

商店~起来了。(同上)

老王~起来了。(同上)

这伙人~起来了。(同上)

但不能说:

*~生意 *~商店 *~老王 *~这伙人

义作谓语

1)不能将“红”作定语的词组倒过来,说成“五月红”“十月红”,这样说的“红”一般想到的是“义”,而不是“义”。“教授红”“专家红”也罕见。

2)要求的主语是另一些词语:

中国~了 中国一片~(加“一片”为自然)

连队~了 连队一片~(同上)

3)这个“红”能带数量宾语:

赣水那边~一角 ~一点 ~一片

其中的“红”,同支配式合成词“~眼”“~脸”中的“红”,有“使红”的意义。

(3)作补语

义能充当结果补语、带“得”“不”的可能补语,要求的谓语动词很有限制,是一些意义上表示能产生“红”的结果的动词,如:

染 染~ 染得~ 染不~

刷 刷~ 刷得~ 刷不~

变 变~ 变得~ 变不~

这样的动词还有:擦、抹、涂、泡、冻、烫等。

义作补语只能存在于一定的格式中:

(他)唱戏唱红了。(单说“唱红了”不成话。)

(他)说书说红了。(同上)

(他)写字写红了。(同上)

以这种“红”义作补语的动词一般是表示从事某种艺术、技艺活动的,但这种用法也只限于“动+宾(动宾是词组或合成词)+动+红+了”的格式中。

义很少作补语,有时用作补语,意含讽刺、否定:

他参加革命,变红了。(不是真正“红”了。)

他学习马列主义,变红了。(同上)

(4) 作主语

1) ①义可以作主语,谓语为“是”,“是”义为“属于”:

~是一种颜色 ~是一种视觉

义不能这样用。

2) 在反身指代义上也可作“是”的主语,“是”义为“属于”。

~是形容词 ~是一个音节

~是一个字 ~是一个表颜色的概念

(5) 作宾语

1) ①义可以作肯定意义、等同意义上的“是”的宾语:

这是红,那不是红。红是红,绿不是红。

义可以作“像”的宾语:

这像红,那不像红。

义可以作某些表心理活动的动词的宾语:

他喜欢红,我讨厌红。

2) ③义在一定语境中也有类似的用法。如:他是红了。其中的“红”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指“革命了,觉悟高了”,也可以指“受重视、欢迎了”。

3) 在反身指代义上作“有”的宾语:

形容词有红 形声字有红

可以将上述分析扼要总结成下表：

(1) 作定语

义 ~ +名(有红属性的名物词)，但 *~ 桃花、*~ 田地

义 ~ +月份名，但不能加在年、季、星期、日名之前

义 ~ +有重大节日的月份名。

~ +少数职业名称名。不能类推。

(2) 作谓语

义名(有红属性的名物词) +~。

义名(限于人、生意、商店等) +~(了)。

义名(限于中国、连队、一些机关团体名) +一片 +

名(同上) +~ 数量宾语(一点、一片等)。

(3) 作补语

义动(染、刷、抹等) +~；动 +得 / 不 +~。

义 限用于唱戏唱~了的说法中。

义 罕用

(4) 作主语

义作主语，谓语为“是”。

在反身指代上可以作主语，谓语中心词为“是”。

(5) 作宾语

义作宾语，述语为“是”“像”“喜欢”等。

在反身指代义上可以作宾语，述语为“有”。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红”在不同词义义项上语法功能、搭配能力的差别，也就是用法的差别。这几个意义都是形容词的意义，“红”代表这些意义时都能充当定语、谓语、补语等，但能结合的词语的范围有很大的不同，能出现的句子格式也有明显的不同。有的限制较少，有的有很大的限制。

三、“打”的结合能力分析^③

“打”在现代汉语中是意义最纷繁的词之一。不同词典对它的意义的分析有不同。我们主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处理，又作了些调整补充，共设28个义项，释义必要时反映“打”各义的搭配情况。

我们先分析“打”作为词时不同意义的结合能力，然后讨论“打”作为语素在构词中意义变模糊，以致于消失的情况。

“打”作为词的结合能力

“打”是动词，下面主要考察“打”作为述语时各个意义的结合能力。

(1)“打”+宾语

“打”的不同意义，要求不同的宾语。

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

能充当“打”这个意义的宾语的词很多。如：“~铁|~石头|~核桃|~苍蝇”等，但不是没有限制。其宾语是“鸟”“鱼”“野猪”时，“打”义要视语境而定，有时可用此义解释，一般要解释为“捕捉”。

攻打

能充当这个意义的宾语是表示可以当进攻目标、对象的事物的词。如“~碉堡|~反动派|~土匪”。在谈军事进攻的场合，也可以说“~工厂|~银行|~城市”。

(器皿蛋类等)撞击而破碎

“打”的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限于蛋类、陶、瓷、玻璃等器皿。如“~了蛋了|~了盘子了|~了玻璃了”。其他易

碎物品不能用，如不说“*~了塑料盒了|*~了收音机了|*~了灯泡了”。

手工制造(木器、某些器物、食品)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限于某些木器、金属品、某些食品，如“~箱子|~家具|~刀|~钳子|~烧饼”。但不说“*~砖|*~木盆|*~铁锅|*~蛋糕”。

手工编织(某些物品)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限于手工编织的某些物品，如“~毛衣|~手套|~网”，不说“*~衣服|*~床单|*~布”。

⑥拍击(某些物品)而运动、游戏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如“~篮球|~羽毛球|~扑克”，不说“*~象棋|*~剑|*~骰子”。

⑦捆扎(某些包装物)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如“~包裹|~行李|~背包”，不说“*~口袋|*~盒子|*~箱子(这个“打”，义为制造)”。

⑧购买(某些液体食品、车票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油|~酒|~醋|~车票”，不说“*~啤酒|*~汽水|*~牛奶|*~衣服|*~东西”。

⑨挖(某类洞穴)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洞|~井|~眼儿”，不说“*~水池|*~沟|*~水库”。

⑩涂抹(某些用品)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腊|~肥皂|~桐油”。不说“*~墨|*~胶水|*~紫药水”。

⑪取(某些食品、水)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稀饭|~菜|~开

水”，不说“*~ 馒头 | *~ 面条 | *~ 红烧肉”。

⑫ 砍取(柴、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草 | ~ 柴”，不说“*~ 树枝 | *~ 庄稼”。而“~ 麦子”“~ 稻子”的“打”又是撞击的意思了。

⑬ 建造(墙、坝)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墙 | ~ 坝 | ~ 地基”，不说“*~ 房子 | *~ 楼 | *~ 地板”。

⑭ 举或竖起(某些物品)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旗子 | ~ 标语牌 | ~ 伞 | ~ 灯笼”，不说“*~ 杠铃 | *~ 石担 | *~ 篮子”。

⑮ 捕捉(鱼、鸟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如说“~ 鱼 | ~ 鸟 | ~ 野猪 | ~ 老虎”，不说“*~ 虾 | *~ 螃蟹 | *~ 海蜇”。

⑯ 搅拌(某些液状物)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卤 | ~ 根子 | ~ 浆糊”，不说“*~ 泥 | *~ 蜂蜜 | *~ 药水”（“打药水”指喷射药水时能说。）

⑰ 发射(某些武器)、发出(电讯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枪 | ~ 炮 | ~ 电报 | ~ 电话”，不说“*~ 火箭 | *~ 导弹 | *~ 信 | *~ 通知”。把火箭打下来”的“打”义又为“撞击”。

⑱ 发生(某些自然现象、身体动作变化)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限制，如说“~ 雷 | ~ 喷涕 | ~ 哈欠 | ~ 楞儿”，不说“*~ 雨 | *~ 雪 | *~ 咳嗽”。

⑲ 除去(枝状物的尖端)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如说“~ 枝 | ~ 顶 | ~ 旁杈”，

不说“ *~ 叶子 | *~ 花 | *~ 污垢 | *~ 斑点”。

写(草稿、报告等)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 如说“ ~ 草稿 | ~ 报告 | ~ 叉 | ~ 十字”, 不说“ *~ 文章 | *~ 诗”。

做(某些工作、动作、事情)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相当的限制, 如说“ ~ 短工 | ~ 临时工 | 手势 | ~ 杂儿”, 不说“ *~ 清洁工 | *~ 姿势”。

计算

这个意义的宾语有很大的限制, 如说“ ~ 算盘 | ~ 二百元”, 不说“ *~ 钱 | *~ 物资 | *~ 资金”。

②用...说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 比方 ”“ 比喻 ”“ 官腔 ”等。

画(格子、直线)

这个意义的宾语, 只限“ 表 ”“ 表格 ”“ 格子 ”“ 线 ”等。

付、领(证件)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 介绍信 ”“ 证明(书) ”等。

谜底指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说明谜底的词语, 如“ ~ 一个字 | 某物品 | ~ 一城市名”。

盖(印章)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 戳子 ”等。

使(手电)亮

这个意义的宾语只限于“ 手电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 “ 打 ”的各个意义能结合的宾语很不相同, 多数意义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少数意义是有很有限的, 一般是不能类推的。

(2)“ 打 ”+结果补语

“ 打 ”各义能带什么结果补语, 决定于“ 打 ”义表示的行为

有否补语的表示的结果。如在“打跑了+宾语”的格式中，能出现的“打”义见下表：

		“打”的意义	能否出现
打跑了+	王人	① 撞击	+
	小敌	② 攻打	+
	鸡蛋	③ 撞破	-
	书架	④ 制造	-
	毛衣	⑤ 编织	-
	球	⑥ 拍…运动、游戏	+
	行李	⑦ 捆扎	-
	油	⑧ 买挖	-
	洞	⑨ 挖	-
	肥皂	⑩ 涂抹	-
	米饭	⑪ 取	-
	草	⑫ 砍取	-
	墙	⑬ 建造	-
	伞	⑭ 举	-
	鱼	⑮ 捕捉	+
		⑯ 撞击	+
	卤枪	⑰ 搅拌	-
	哈欠	⑱ 发射、发出	-
	旁	⑲ 发生	-
	报告	⑳ 除去	-
	短工	㉑ 写	-
		㉒ 做	-
	算盘	㉓ 撞击	+
	比方	㉔ 计算	-
	格子	㉕ 用…说	-
	介绍	㉖ 画	-
	信字	㉗ 付、领	-
	一个	㉘ 底指	-
戳手	㉙ 迷	-	
手电	㉚ 盖	-	
	㉛ 使…亮	-	

(3) “打”+趋向补语

“打”各义能带什么趋向补语，决定于“打”义表示的行为有否补语所表示的趋向。如在“主语+打+出去了”的格式中，能出现的“打”义只有几个：

- | | |
|------------|-----------------|
| 石头打出去了。 | “打”义 撞击 |
| 三连战士打出去了。 | “打”义 攻打 |
| 球打出去了。 | “打”义 ⑥拍...运动、游戏 |
| 旗子打出去了。 | “打”义 ⑭举 |
| 炮(电报)打出去了。 | “打”义 ⑰发射,发出 |
| 报告打出去了。 | “打”义 ⑳写 |

(4)“打”在各种组合中,“打”的意义随着意义上的受事对象而变化。

我们已考察了“打”义同它的宾语的关系,把它的宾语提到主语的位置,主语是受事主语,“打”义则随着受事主语而变化:

油打了。“打”义为 ⑧买

毛衣打了。“打”义为 编织

鸡蛋打了。“打”义为 ③撞破

但不是所有各义的宾语都能提到主语的位置上,如不说“短工打了|*北方打了|*哈欠打了”。

也可以用“打”加“的”再加它的宾语组成定中结构,则“打”的中心语在意义上仍是“打”的受事对象。“打”义随着中心语而变化:

打的箱子搬来了。“打”义为 制造

打的米饭端来了。“打”义为 ⑪取

打的洞太深了。“打”义为 ⑨挖

但不是所有各义的宾语都可以充当“打”加“的”定中结构的中心语,如不说“*打的短工|*打的哈欠|*打的旁杈”。

全面地分析“打”每个意义具体结合的词语是很细致的工作。孟琮等编著的《动词用法词典》对“打”各义的搭配情况,作了详细的描写,下面我们摘引其中的两条。

打(1)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

.....

【名宾类】受事〕~ | ~枣 | ~锣 | ~钟〔工具〕~大锤
〔处所〕~上边 | ~鼓帮

【动结】~光 | ~坏 | ~破 | ~掉 | ~着 a他个子矮，~不着树上的果子 || b_侯小俊他们~着不少核桃
~成 b鼓~成这个样子，还不换个新的。

【动趋】按：下面录出词典所列能带的趋向补语，再摘引部分例句。

上、上去、下、下来、下去、进、进去、出、回来、得(不)过来、过去、起、起来、开、开来、到。

~上 第一锤没~上 || ~上 孩子们拿着竹竿~上梨了

~上去 一棍子~上去 没打着

~下 ~下很多核桃

~下去 他一棍子打下去，震得手直发麻

打(2) 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

……

【名宾类】受事〕~玻璃 | ~饭碗 | ~鸡蛋〔结果〕~了一个窟窿 | ~了一道纹〔处所〕把鸡蛋~碗里

【动结】~光 | ~碎 | ~破 | ~//裂

~得 / 不了 a你放心吧，我一个茶碗也~不了

~好 b鸡蛋我已经~好了，你来炒吧

【动趋】能带的趋向补语有：上、得(不)起、起来、开、到。

~上 往锅里~上三个鸡蛋 || 你怎么又~上鸡蛋了

~得 / 不起 饭碗好几角钱一个，咱~得起吗

2 “打”在构词中意义模糊、消失的现象

我们不全面说明“打”各个意义的构词能力，而着重讨论“打”在构词中意义模糊、消失的现象。

“打”构成的词有一部分能分解它的语素义，如“打更、打架、打手”中的“打”义为“撞击”，“单打、双打”中的“打”是“拍...运动、游戏”。

“打”构成的词中又有一部分无法或很难分解它的语素义，但却不能说它无义。如：

打眼 买东西没看出毛病，上了当。

打喳喳 小声说话、耳语。

打哈哈 开玩笑。

打点 收拾准备(礼物、行装等)。

旧时送人钱财，请求照顾。

打紧 要紧。

打暖 打得火热(《辞源》)。

③实在(《辞源》)。

打快 赶快(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

打惨 凄切(同上)。

在“打”后加一个动词性语素构成的词中，有少数“打”还可以分解出语素义，如“打击”之“打”有“撞击”义，“打援”之“打”有“攻打”义，但多数“打”义消失，词义就是同“打”结合的动词语素的意义(或其比喻引申义)。如：

打扮 ①使容貌和衣着好看；装饰。

打比 ①用一事物来说明另一事物；比喻。

打岔 打断别人的说话或工作。

打动 使人感动。

打赌 拿一件事情的真相如何或能否实现赌输赢。

- 打发 ①派出去。
- 打滑 ①指车轮或皮带转动时产生的摩擦力达不到要求而空转。
- 打劫 抢夺(财物)。
- 打捞 把沉在水里的东西(如死尸、船只等)找着取上来。
- 打埋伏 ①预先隐藏起来,待时行动。

这样的词《现代汉语词典》还收有“打横、打开、打量、打猎、打流、打磨、打算、打听、打挺、打围、打问、打响、打消、打斜、打造、打招呼、打住、打转、打坐、打游击”等。

有人把这种“打”解释为“进行”,这对一部分词适用(如“打劫、打捞、打猎”),对一部分词则不适用(如“打开、打响、打住”,因为这些动作无连续性),实际上解释为“进行”同“打”后面的语素的意义是重复的,因为既是表示一种动作,当然这种动作是在进行。我们认为,把它看作意义消失的非能产的构词成分比较合理。

这里需要简单回顾一下“打”义的发展和人们对它的认识。“打”本义为“击”(《广雅·释詁》:“打,击也。”)又引申出“攻打”义《梁书·侯景传》:“我在北打贺拔胜,破葛荣。”后来“打”搭配的范围越来越广,构词能力越来越强。以“打”作为头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宋以前的如“打蔴”(北朝游戏的一种,见《北史》)“打毬”^①鞠。见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打鱼”(捕鱼。见唐杜甫《杜工部诗史补遗》)。宋以后修订本《辞源》所收就有“打坐、打乖、打春、打併、打量、打睡、打话、打暖、打号、打交道”等近50个。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还收有“打认、打调、打叉、打合、打唤”等《辞源》未收的近30个。在“打”组成的这么多词语中,打的本义“击”、引申义“攻打”几乎完全消失。欧阳修认为这是

世俗的误讹：“世俗之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谬，惟打字耳。其义本谓考击，故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银器亦可谓之打可矣。盖有槌击之义。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糊，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目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旧唐书》宋吴曾从字形上去分析“打”的意义：“打字从手从丁，以手当其事者也。触事谓之打，于义无嫌矣。”（《辨误录》）欧阳修认为“打”字后来的用法离开了本义，是一种谬误。吴曾从字形上解释“打”有以手接触的意义，说“打”后来的各种用法“于义无嫌”。但宋以前出现的“打”构成的词语中，有不少“打”不能用“以手当其事”去解释。如“打坐”指僧道盘腿闭目而坐，使心入定。“打乖”指使弄聪明。这一点清黄生在《字诂》中已经指出来：“若《项氏家说》谓‘俗间助语，与本辞相反，如打叠、打听、打请、打量之类’，又非可言以手当。盖凡起而作其事，皆谓之打耳。”（《字诂义府合按》“打”条）黄生指出了“打”的用法和构词中表示了最一般的“做事”的意义。

我们认为，唐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打”的搭配范围扩大，由于汉语双音合成词的发展，活动力强的“打”构成了一大批合成词。在这个过程中，它发展出的引申义离本义越来越远，欧阳修不理解这种现象。吴曾的解释说明了“打”的本义同一部分后起义的联系，但不能解释不包含“以手当其事”义的合成词中“打”的意义，黄生则解释为“起而作其事，皆谓之打”，反映了“打”在构词中，意义越来越概括，有一部分词中只能用最一般的“做事”义去解释。实际上，在“打”构成的许多词中，“打”义已变得模胡，以致于完全消失了。“打”后加动词性语素“打”义消失还可从不少在现代已消失的词中看到。如：

- 打勾 赎买。“勾”借作“购”
- 打旋 绕一转
- 打唤 叫唤
- 打睨 看
- 打灭 取消 消灭
- 打认 辨认(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
- 打叉 交叉
- 打合 邀人合作
- 打换 调换
- 打拢 合拢(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

这在汉语构词中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汉语双音合成词构词的发展，使活跃的“打”构成了一大批合成词，使它从发展出许多具体的意义到只表示最一般的的行为的意义，在一部分词中义变得模糊，以致于完全消失。成为构词成分的“打”加动词性语素已是非能产的构词方式了。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为“打”添一个义项：

⑧ 构词成分(放在动词性语素前)，如“~扫|~搅|~猎|~埋伏|~游击”等。

四、几点认识

1 语素构词能力的分析，语素在构词中意义的变异和发展，是语素义描写和构词分析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认识可以帮助人们具体地了解汉语中合成词和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的关系。深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促进汉语构词造词问题的研究。就一个个语素来说，如果将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结合起来，就可弄清语素意义和作用发展的历史。这对汉语的研究无疑是很有

意义的。语素构成合成词，许多是自由组合凝结而成的，但其意义的变化往往又不同于自由组合，有更多的习惯使然、约定俗成的性质。语素构词中一般保持独立的明确的意义，但它会产生种种变异，以致于意义模糊、意义消失。语言发展产生出许多新的构词方式，也有一些构词方式行时一段时间就失去生命力，但构成的词却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2 把词的意义同词的结合能力的描写结合起来，是词义描写本身所要求的。莱昂斯说：“词的意义和它们的分布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⑩我们认为，词义一方面是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概括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在应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词义同词经常结合的词语就有密切的联系。其中有规律性的表现，又显出众多的歧异和独特性。从本章说明的内容可以看到，词义和词的分布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

伏敏娜把词的意义分为自由义、非自由义(参看第三章)，实际上自由义也有不自由之处。“红”的义都能作定语、谓语、补语，可以说是自由义。但它们出现的句式、能同它们结合的词语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只同固定的格式联系，如“红”的义作补语，就仅用于“唱戏(写字、说书等)唱(写、说)红了”的格式中，有的作某个句子成分还带有特别的含意，如“红”的义作补语(变红[革命、政治觉悟高]了)意含讽刺。

性状词的适用对象，作定语和作谓语时有同有不同。如“红”的义作定语要求的中心语同作谓语要求的主语基本一致(红石头,石头红),红”^③义作定语要求的中心语主要是月份名,作谓语时要求的主语除月份名外,还可用生意、商店等。红的义作定语要求的中心语(红五月、红十月)和作谓语时要求的主语(连队一片红)则完全不同。

有一部分词的意义依存于有固定关系的一类或几类结合对象。如“打”的许多意义依存于在句子中同它一起出现的意义上

的支配对象“打油”“油打了”“打的油”“油”分别处在宾语、主语、中心语的位置上，但在意义上都是“打”的支配对象，“打”的意义是“买”。而“打毛衣”“毛衣打了”“打的毛衣”，则“打”义必不是买，而是编织。这些词义要求的结合对象，不能根据一般的逻辑关系类推，如不能根据“买油”可以说成“打油”而把“买汽水”“买牛奶”说成“打汽水”“打牛奶”。

由此可见，词义和词的结合能力（或分布）的制约关系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词不同的义项都要作具体的分析。

3 词义和词的结合能力（分布）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现代语言详解性描写词典的编纂，有助于词的各种用法词典的编纂，也有助于语法研究。

附 注

②③ И · В · Арнольд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The English Word), 43-44, Москва 1966.

同上，41-44.

⑤ I. Lyons, *Semantics*, p.486-487.

⑥ 同，P.488.

⑦ 参看拙文《词义和构成它的语素义的关系》（《辞书研究》1981年第1期）。

⑧ 参看拙文《语素“红”结合能力分析》（《语文研究》1983年第2期）。

⑨ 参看拙文《“打”义分析》（见《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

⑩ 同⑤，P. 375.